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GF73/03

前 言

《语言学引论》是为高等学校外语专业学生编写的教材。作为语言学基础理论课的教材，本书旨在使学生了解语言的本质、内部结构及其发展规律，并使他们具有用科学方法分析语言事实和语言现象的初步能力。

外语专业的学生，不论将来从事翻译、教学、科研或其他语言文字工作，都需要有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作指导。随着语言学与各门现代科学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结合，它的应用领域将愈来愈宽广，它在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中的作用也将愈来愈显著。外语专业的学生应认识到这门课程的重要性，提高学习的自觉性。

根据学生目前所掌握的语言事实和语言现象，语言学基础理论课以设置在二年级较为合适。学时不宜过少，最好能安排到五十四个学时。

本书(包括附录在内)共三十万字，系统地阐述了有关语言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解释了各门语言学学科的概念和术语，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目前有些外语院系的教学计划规定这门课程仅三十六学时，这本教材的内容便多了一些。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专业特点和学生水平灵活掌握，按教学计划规定的时数择要进行讲授。一些适宜于学生独立阅读的材料，可以指定让他们自学；一些与所学专业语言关系不大的内容，可以略作交代；一些目前看来偏难偏深的问题，可以暂时略去，留待学生以后（如在写毕业论文或学位论文时）查考。我们设想，这本书不仅可以作为外语专业学生学习语言学基础理论课的教材，而且能够作为他们往后工作中随时检索的手册。同时，它也能供语文工作者参考和语言学爱好者自学之用。

本书所阐述的各个基本概念，主要通过汉语的例证加以说明，并针对外语专业的特点，援引英、俄、日、德、法等语言的例证；

在有些地方还将汉语和外语作了相应的对比，以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对不同外语专业的学生，教师在讲课时可适当增加本专业语言的例证，减少或略去非本专业语言的例证。所要说明的是，教材所举的语言事实只是为了阐明有关基本概念，而不是为了全面系统地分析某种具体语言。

本书由戚雨村、许以理(上海外国语学院)、王超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赵云中(华东师范大学）共同编写，戚雨村担任主编。第一章语言学、第二章语言、第七章世界的语言及其分类和附录二、三、四由戚雨村执笔，第三章语音学、第四章文字学和附录一、五由许以理执笔，第五章词汇学由王超尘执笔，第六章语法学由赵云中执笔(其中《词组和句子》一节为许以理和戚雨村所写)。北京外国语学院王瑛珂曾为《语言研究历史简述》提供资料，上海外国语学院徐振远、王坚良曾为《世界语言的谱系》收集和整理素材。插图主要由上海外国语学院王志伟绘制。

本书经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织的审稿会议讨论通过。参加审稿会议的有：主审人王福祥（北京外国语学院)，审稿人王瑛珂(北京外国语学院)、华劭（黑龙江大学)、陈世民(厦门大学)、严信长（浙江师范大学)、周春祥(北京师范大学)、张可任(四川外语学院)、郭谷兮（湖南师范大学)、唐磊(西安外语学院)等同志。他们对本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谨在这里表示感谢。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国内外语言学方面的大量著作，有的地方还直接引用了其中的某些具体材料。由于本书不是专门论著，因此没有一一注明出处，特在此说明并向所引各书作者表示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本书在理论的阐述、材料的取舍和全书的安排等方面，定有疏漏和不足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编　者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语言学…………………………………………………… 1

第二章　语　言…………………………………………………… 7

　第一节　语言的社会功能……………………………………7
　第二节　语言的结构系统……………………………………15
　第三节　语言与思维…………………………………………23
　第四节　语言的起源和发展…………………………………30
　第五节　语言的分化与统一…………………………………39
　第六节　标准语和方言………………………………………46

第三章　语音学……………………………………………………56

　第一节　语音研究的三个方面………………………………56
　第二节　语音分类……………………………………………65
　第三节　音位…………………………………………………76
　第四节　超音段音位…………………………………………83
　第五节　语流切分……………………………………………93
　第六节　语音变化……………………………………………101
　第七节　语音规范和读音法…………………………………111

第四章　文字学…………………………………………………… 119

　第一节　文字和语言…………………………………………119
　第二节　文字的起源和发展…………………………………121
　第三节　字母表………………………………………………133
　第四节　书写法和拼写法……………………………………138
　第五节　文字改革问题………………………………………144

第五章　词汇学…………………………………………………… 149

　第一节　词……………………………………………………149
　第二节　词义…………………………………………………157

第三节　词义的聚合和组合 ……169
第四节　词汇组成 ……184
第五节　熟语 ……200
第六节　词典学 ……208

第六章　语法学 …… 215
第一节　语法 ……215
第二节　语法意义和语法手段 ……219
第三节　语法范畴 ……233
第四节　词的结构 ……243
第五节　构词法 ……252
第六节　词类 ……261
第七节　词组和句子 ……271

第七章　世界的语言及其分类 …… 286
第一节　世界的语言 ……286
第二节　语言的谱系分类 ……289
第三节　语言的类型分类 ……293
第四节　语言的功能分类 ……297

附　录 …… 300
一　常见基本元音辅音分类表及释例 ……300
二　世界语言的谱系 ……310
三　语言研究历史简述 ……328
四　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和转换生成语法 ……347
五　主要术语(汉、英、俄语)对照表 ……358

第一章 语言学

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科学。语言学的对象是人类的语言。语言学的任务是研究语言的功能、结构及其历史发展，揭示语言的本质以及语言的存在和发展规律。

实际掌握语言和具有语言学的知识是两回事。前者指的是具有运用某种(或某几种)语言进行听、读(理解)和说、写(表达)的能力，后者则指具有关于语言性质和规律的系统知识。每个人都具有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人们从小就开始学习并逐渐掌握本族语言，也有人学会了几种语言，但这并不等于说，每个人都具有语言学的知识。实际掌握语言的人能够运用语言，但却不一定能对语言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

例如，英语中有 [θ] 和 [ð] 这两个音，而汉语中则没有，因此，汉族人在初学英语时，对这两个音往往感到不容易掌握。如果他们去请教一个仅是实际掌握语言的人，后者只能发这两个音给他们听，让他们反复练习。而如果他们去请教一位具有语言学知识的英语教师，情况便不同了。教师当然也要让他们摹仿，但除了摹仿之外，他还会进行分析，指出这两个音在声学和发音上的特征。[θ] 和 [ð] 这两个音都是擦音、舌尖音、平缝音，发音时舌尖要接近上齿，让气流从舌面流出；而 [θ] 是清辅音，发音时声带不颤动，同发 [p]、[t]、[k] 的时候一样；[ð] 是浊辅音，发音时声带颤动，同发 [b]、[d]、[g] 的时候一样。学习的人只要记住上述特征，再加以练习，掌握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对于某些不合格的句子，如*“长排山的战斗经过，展示了我军机动灵活的战斗思想和顽强战术的精神面貌”，*“不管天皇老

子犯了法，我们也要依法惩办"，一个仅是实际掌握语言的人只能把句子改正，不一定能说出为什么要修改的道理来。而一个具有语言学知识的人还会加以说明：第一个句子错在对词义理解不透。"战斗"指敌我双方所进行的武装冲突，"战术"指进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所以只能说"战术思想"、"顽强战斗的精神面貌"；句子中第二个"战斗"和后面的"战术"的位置应该对调。第二个句子本来是个假设关系的复句，第一分句里应用表示假设关系的关联词"即使"或"哪怕"，这里错用了表示条件关系的连接词"不管"，就把意思说拧了。

具有语言学的知识，正确认识语言的性质和它的规律，可以指导我们自觉地对待语言事实和语言现象，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和运用语言。正因为这样，我们外语专业的学生，除了学习各门外语课程之外，还要学习语言学的基础知识。

人们对于语言的研究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在中国、印度、希腊等文明古国里，就有学者从事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不少成果。不过，从古代一直到十九世纪初，对语言的研究往往是为了达到哲学、逻辑学、文学或历史学的目的，如我国过去一般偏重从书面文献的角度来研究字形（文字）、字义（训诂）、字音（音韵）方面的问题，为读古书和学作文服务。文字学在汉代称作"小学"，因儿童入小学要先学文字而得名。隋唐以后，它的范围扩大，成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总称，至清代这种研究更为盛行。"小学"实质上也可称为"语文学"，它跟现在所说的"语言学"是不完全相同的。欧洲在公元前就有"语文学"，语言研究也具有悠久的语文学传统。

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建立于十九世纪上半叶。"语言学"（来自德语 Sprachwissenschaft）这个名称也是在那时产生的。十九世纪在语言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历史比较语言学，在语音变化规律的基础上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科学，但还只是在历时的方面。本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提出语

言是符号系统的理论并强调对语言系统进行共时的研究，他发出“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号召，使语言学最大限度地摆脱对其他科学的依赖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索绪尔为语言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在本世纪上半世纪，语言学明确了研究对象，丰富了理论体系，制订了专门的研究方法，并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走上了欣欣向荣的道路。近二三十年来，语言学发展迅速，日新月异。一方面，语言学建立了不少新的流派，不断推动语言的科学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另一方面，语言学和其他科学互相联系和渗透，产生了许多边缘学科，如语言学与社会学结合产生了社会语言学，语言学与心理学结合产生了心理语言学，语言学与数学结合产生了数理语言学，等等。这样，现代语言学已成为二十世纪的一门重要的学科。

现代语言学形成了众多的门类，建立了不少分支学科，下面扼要地作些介绍和说明：

（一）具体语言的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　语言学可以某种具体语言为研究对象，如专门研究汉语的叫汉语语言学，专门研究英语的叫英语语言学，专门研究俄语的叫俄语语言学。语言学也可以研究某些具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如以罗曼诸语言（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意大利语等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叫罗曼语言学；以日耳曼诸语言（英语、德语、荷兰语、佛莱芒语、瑞典语、丹麦语等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叫日耳曼语言学。以上这些都属于具体语言学的范围。如果语言学不限于研究某种或某些具体语言，而以人类语言作为对象，研究语言的一般性质和共同规律，那么，这样的语言学就叫普通语言学。普通语言学既吸收各种具体语言科学研究的成果，又指导个别语言学的研究。

“语言学引论”是普通语言学的基础课程。它的任务是传授普通语言学的初步知识，系统地介绍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培养初步分析语言的能力。因此，“语言学引论”是学习一切语言学学

科的准备和入门课程。

(二)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　对语言的共时研究，指的是研究整个语言或语言的某个结构部分(语音、词汇、语法)在其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状况，而不管它在历史中的发展和变化。比如说，对汉语的共时研究，可以分出古代汉语、中古汉语、现代汉语等学科。对语言的历时研究，指的是研究语言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过程，它的语音、词汇、语法的发展变化。它包括语言史、标准语言史、词源学等学科，具体地说，如汉语史、汉语标准语言史、汉语词源学等。对亲属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的研究，就叫历史比较语言学。

(三)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　理论语言学的目的在于建立关于语言的功能和结构的一般理论，普通语言学要解决语言研究中的理论问题，所以，普通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基本上是一致的。应用语言学的界说尚无定论，一般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应用语言学泛指语言学理论的各种实际应用，除了传统的语言文字教学、词典编纂、文字制订、文学作品的翻译和语言分析等之外，还应用于失语症和言语病理、信息传递和通讯联系、机器翻译、情报自动检索、人工智能等方面。狭义的应用语言学则专指把语言学理论应用于语言教学(包括本族语教学和外语教学)。

(四)“微观语言学”和“宏观语言学”　“微观语言学”指的是对语言结构和系统的研究。它包括研究语言内部的各门学科：语音学和音位学、语法学(可以分为词法学、句法学和构词学)、词汇学、语义学、语体学等。“宏观语言学”则扩充到其他的领域，它从宏观的角度进行语言研究，把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数理语言学等都包括在内。

上面已经顺便谈到了语言学的一些用途，这里再作点补充和说明。

概括地说，语言学是要回答“什么是语言”这个总的问题。对语言的本质、功能和结构提出正确的答案，对语言的起源和发展

规律作出科学的解释，这就构成了我们正确的语言观，而语言观则是人的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学所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比如说，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起源与人类起源的关系，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政治、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等等，对于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问题的科学论述，对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重要的作用。对于语言专业的学生，它不仅有助于树立正确的语言观，还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此外，语言学的原则和方法，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文学、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其他科学部门。这就是语言学具有的理论意义。

至于语言学的实践意义，在说明应用语言学的概念时已经提到。语言理论的应用范围是十分宽广的。下面举些例子加以说明。如制订语言政策，除了考虑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之外，还需要科学的语言理论和对具体语言和方言的调查研究。在方言差异明显的语言里，确定哪一种方言作为标准语的基础方言；在有多种语言的国家里，确定哪一种或哪几种语言作为国语或官方语言；语言学在这些工作中是不可缺少的。建国以来，我们制订了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三项语文政策。这些政策关系到汉语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要做好这些工作也离不开语言学。对于外语教学法来说，语言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等有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成果，构成了它的理论基础。如听说法根据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原理，主张通过“刺激——反应”的模式，加强句型训练，培养学生反射性的语言习惯；认知法根据转换生成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原理，主张从规则入手，培养学生创造性地运用语言的能力。对编写教材来说，语言教材编得好不好，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编者对语言的功能和内部结构了解得怎么样，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编写工作。所以，在提高语言教学质量方面，教学方法的改进，教材的编写，都需要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和知识。

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既对语言学的发展起了巨大

的推动作用，又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特别是语言学同计算机技术的结合，更为语言学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这对机器翻译、情报检索、言语识别和言语合成、人工智能、信息处理、语言统计以及语言结构本身的研究，都将产生无可比拟的影响。总之，随着语言科学的发展，语言学的应用领域将愈来愈宽广。

语言学也同其他科学一样，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这是我国语言学的方法论基础。语言学当然要采用一般科学所采用的方法，如归纳、演绎、分析、综合、观察、比较、假设、验证等方法；语言学也制订了自己的专门研究方法，如历史比较法和共时描写法；语言学还要采用其他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数学中的统计方法、心理学中的实验方法和社会学中的调查方法等，但我们必须把具体的研究方法同方法论区别开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语言研究工作。特别需要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常常涉及语言问题，对语言的本质、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语言的学习和运用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这些论述对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我们还要继承我国传统语言学中的优秀遗产，介绍和吸收外国语言学中有价值的成果和新的研究方法，使我国的语言学繁荣起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第二章 语 言

第一节 语言的社会功能

语言是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说语言是交际工具，是就语言的功能、它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言的；说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是就语言的机制、它的内部结构而言的。这样，语言的这一定义，是通过对语言的社会功能和结构系统两个方面的考察得出的。

从功能的角度看，语言首先是交际工具。所谓交际，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往来接触，互相传递和交换信息。列宁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论民族自决权》）。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按本质来说，人是社会的动物。从存在的第一天起，人就必须共同地与自然力进行斗争，取得生活资料。动物仅仅利用外界的存在，利用自然界现成的赐予，因此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一种动物因不会说话而感到不便。而人则要迫使自然界服从于自己的目的，要支配和改造自然界。这样一个任务显然不是任何个人所能完成得了的，因此他们必须联合起来，组成集体，这就需要用语言来传递和交换信息，以协调他们的共同活动。有些高级动物，如猿猴，也使用有区别的声音信号。这些声音信号不仅能表现某种情绪，如痛苦、恐惧、愤怒、满意等，而且能表现对一定情景的反应，如发出危险的警告或呼唤等。但动物的"语言"极为简单，它的声音信号是一种不可分割的连续体；人类的语言则由界限分明的单位构成，单位的组合能力使句子变化无穷。而且前者是一种本能，后者则要通过传习才能获得。因此，动物的"语言"同人类的语言是不能比拟的。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这是说，除了语言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交际工具，象莫尔斯电码、旗语、灯光交通信号、工程图甚至数学和化学公式，也都能传递一定的信息。但这些工具在功能和内部结构的复杂性方面以及在信息量上都赶不上语言，而且它们对语言来说是第二性的。

其次，语言是思维的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德意志意识形态》）。一般说来，一个人的思想在用语言表达出来之前，别人是无法感知的，人们也就不能达到互相了解。只有借助语言这个工具，思想才成为真正现实的东西。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的手段，而且是形成思想的手段。语言不是把已经准备好了的、现成的思想表达出来。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词和句子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人们在沉思默想进行思索的时候，也要借助语言这个工具。在找到恰当的词语来形成和表达自己的思想之前，人们的思想往往是模糊的、笼统的、不明确的。

正因为语言是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它也是积聚知识的工具。语言把人们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和句子积累并存贮起来，记载并巩固下来。这样，在语言里保存和反映了前人全部的劳动和生活经验，后人通过学习就能掌握前人积累下来的知识，而不必一切从头做起。显然，语言是人们认识世界、传授知识和发展科学文化的必要条件。学习语言是人们学习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语言学习的好坏，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对其他一切科学知识的掌握。我们要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不仅是本国的，而且是外国的。外国语为我们了解外国和介绍本国开辟了新的途径。根据拉法格的回忆，马克思说过："外国语是生活斗争的一种工具"。

在语言的上述功能中，交际功能是主导的。即使对于交际来说，表达思想必不可少，这也并不改变上述论断，因为人们表达思想就是为了达到交际和协调共同活动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说："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句话为语言的交际功能和思维功能的关系作了确切的说明。

人们在进行交际的时候，除了语言之外，还使用一些非语言的手段，包括不属于语言符号的声音、脸部表情、身体姿态和手势等。例如，人们在说话时会吃吃地笑、呜呜地哭，这自然的笑声、哭声、呻吟声、咳嗽声以及表示警诧或恐惧的叫喊声，等等，都是不属于语言符号的声音。又如，人们在高兴时会露出笑容，不高兴或生气时会拉长了脸；在有保留、怀疑或不满时会皱起眉头，拉下嘴角或耸耸肩膀；人们还会用手势指示方向，表示强调，等等，等等。不过，这些非语言的手段都只能表达极简单的思想和不多的信息。举例来说，在《儒林外史》第五回末第六回初，作者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

"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的的溜圆，把头又狠狠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奶妈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爷想是因两位舅爷不在眼前，故此记念。'他听了这话，把眼闭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近上前道：'爷，别人都说的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严监生在临终之际，失去了说话能力，他伸出两个指头，想表示"两茎灯草费油"这样一个意思，却叫人煞费猜测，可见这些非语言手段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它们只是语言的辅助手段或语言的伴随现象。

语言的功能是语言的社会本质的表现。语言是社会现象，具

有明显的社会性。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一方面，语言依赖于社会。语言是为了满足社会的交际需要而产生、存在和发展的。语言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语言是人类在劳动过程中由于交际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语言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人类认识的进步，推动语言日益丰富和精炼起来。语言只能在社会中充当交际的工具。如果某种语言停止执行这一功能，或者，如果社会停止使用某种语言，那么，这种语言就会成为死的语言。

语言符号是社会约定俗成的。这里所说的社会，指的是使用同一种符号系统的语言社团。符号里音和义的结合，是一个语言社团的人们长期形成的习惯。比如说“语言”，在汉语里是 yǔyán，英语里是 language，俄语里是 язык，德语里是 Sprache，法语里是 langue，日语里是げんご。不仅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连语言的伴随现象也是约定俗成的。如手势，汉族人点头表示赞成，摇头表示不赞成；尼泊尔人跟我们恰恰相反，摇头表示赞成，点头表示不赞成；保加利亚人也是这样。招手使来，汉族人是手心向外，四个指头(除大拇指外)弯动，美国人则是手心向上，仅食指和中指两个指头弯动。语言符号和伴随语言现象对语言社团中的每个成员具有强制性。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必须遵守社会约定的准则和规范。

另一方面，语言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的作用。早在远古时期，语言就是帮助人们脱离动物界和形成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语言是社会存在所必需的条件。因为物质财富的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而要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就必须用语言来协调人们的共同活动。语言是同生产活动直接联系的，不仅同生产活动，而且同人们生活一切领域的任何活动都有直接的联系。语言的活动范围差不多是无限的。如果没有语言，生产就会停止，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日常生活都将无法进行，社会也就不能存在了。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语言也

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前面说过，语言把千百代人创造的成果和取得的经验，把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及其信息积累并存贮起来。如果没有语言，人们就无从接受前人的经验、知识和文化，也无从把它们传授给下一代。这样，社会就不能前进，人类也就不能具有今天这样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了。

语言的社会功能也决定它是全民的交际工具。语言具有全民性即无阶级性。在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上，语言都是为某一语言社团的全体成员服务的。

社会的历史和语言的历史证明，语言早在远古时期，早在阶级出现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很明显，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当然谈不上阶级语言的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原始公社制度崩溃了，出现了阶级社会。社会经历了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有些国家里还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即使在阶级社会里，语言还始终是全民的。在阶级社会里存在着对立的阶级，存在着阶级斗争，而在对立的阶级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处于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中。他们要进行社会生产，协调他们共同的活动，就得交际，就需要全社会统一的、为全体成员共同了解的语言。再者，在阶级斗争中人们也要用语言来宣传本阶级的思想，驳斥敌对阶级的思想。为了做到这一点，也必须有共同的、全民的语言。否则你讲的话别人听不懂，怎样去进行宣传和斗争呢？至于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阶级完全消灭了，而语言仍将存在并且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时候的语言自然更没有阶级性可言了。

作为交际工具，语言同样地为社会一切阶级服务，这也可以从语言的结构系统来证明。语言是由语音、词汇、语法三个部分组成的。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人在使用语言时，在语音和语法方面可能有微小的差别，但总的说来，语音形式和语法规则是全社会统一的，各阶级共同的。有时个别阶级把自己专用的词语强加到语言中去，但这种词语的数量微乎其微。语言的词汇对

于语言社团的全体成员来说，绝大多数是共同的，没有阶级性。

语言对于各个阶级是一视同仁的，但是，阶级对于语言却不是漠不关心的。社会的个别阶级或阶层竭力设法利用语言为自己的阶级服务。在这方面，有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如封建贵族、上层资产阶级表现得最为突出。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压迫人民，在经济上剥削人民，在语言上也标新立异，以表示自己高人一等。在有些国家里，封建贵族故意使用外国语言以显示出他们与一般人民不同。例如，1066年诺曼地人入侵不列颠，给英国人带去法语。此后的两百多年中，法语成为英国贵族的语言。贵族的子女从襁褓时期起就学着用法语讲话。在上层圈子里，如果一个人不懂法语，人们就瞧不起他，而社会地位卑微的英国平民百姓则始终只是用英语进行交际的。直到十四世纪，英语才在英国通行起来。1399年登上王位的亨利第四，是从诺曼地人入侵以来承认英语为母语的第一个英国国王。在十七世纪后半叶，丹麦宫廷使用的是德语。德语作为口语也在贵族阶层中广泛流行，甚至在市民阶层中使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沙俄的贵族都热中于讲法语，只有在同仆人和农奴讲话时才使用俄语。当然，英国人和俄国人所使用的仍然是全民的法语，丹麦人所使用的也仍然是全民的德语，但封建贵族使用外国语言这件事，是带有一定的阶级色彩的。

有产阶级上层分子也使用某种形式的书面语以显示出他们与众不同。在我国，长期同时通行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种书面语，直到五四运动以前，文言文一直作为官方和主要的书面语使用。过去，士大夫阶级和读书人（读书是平民百姓跻身士大夫阶级的阶梯），因为受文言文的影响极深，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文言讲话。如在《儿女英雄传》中作者描写安学海，一个贵族出身的汉军旗人，中进士后做过知县的绅士，在同家里人说话时，如果用的是当时的日常口语，大家都能听懂；但当他用文言说话时，满口“诗云”、“子曰”，他的一个农家出身的亲家母张脅氏便听不懂了，只好问：“说的是啥呢？”鲁迅先生在《孔乙己》中也写道：“他

（指孔乙己）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当然，文言文当初也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由于书面语比较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与口语的分歧便越来越大。因此，这种情况只能说明语言是一种历史发展的现象，而不能得出语言有阶级性的结论。但是士大夫阶级使用文言文这件事，也是带有一定的阶级色彩的。

使用外国语言或古代的书面语不是与人民隔离的仅有办法。此外，他们还用华丽的词藻，用各种各样比喻的说法来代替通常的用语。典型的例子可以举出十七世纪法国的"客厅语言"或"沙龙语言"。这种"沙龙语言"把"日历"（le calendrier）叫作"未来的记忆"（la mémoire de l'avenir），把"森林"（la forêt）叫作"田园的美景"（un agrément rustique），把"耳朵"（les oreilles）叫作"智力之门"（les portes de l'entendement），把"衬衫"（le chemise）叫作"生者和死者的永恒伴侣"（la compagne perpétuelle des morts et des vivants）。"沙龙"女主人招呼客人坐下时，她说的是"请您满足这把椅子要想拥抱您的愿望吧！"（Contentez, s'il vous plaît, l'envie que ce siège a de vous embrasser !）这种矫揉造作的用语，语言学家称之为"阶级习惯语"。它只包括少量词语，使用的范围也很狭窄。这些词语的材料都借自全民语言，而且是按照全民语言的语法规则组织起来的。所以决不能把阶级习惯语同全民语言相提并论，混为一谈。

语言的阶级分化，或者，更广泛些说，语言的社会分化现象，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应该看到：在文化普及的社会跟文化不普及的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跟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之间，情况是很不相同的。语言的社会分化问题正在受到语言学家们的重视，不少社会语言学家正在进行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关于这方面的现象，后面在社会方言一节里还要谈到。

对语言社会功能的说明，还涉及区分语言和言语的问题，因

为语言的交际功能是通过言语形式来实现的。

那么，言语又是什么呢？

言语指的是语言的使用。它包括两个方面：（1）使用语言的过程，也即人们使用语言这一工具进行交际的言语行为。在言语行为中，说、写是表达过程，听、读是理解过程。在外语教学中，教师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也就是培养他们运用外语进行表达和理解的能力。（2）使用语言的结果，也即人们在言语行为中所产生的言语作品。言语作品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它可以是一句话、一段话（一段文章）或整篇讲话（整篇文章）。句子是言语作品的基本单位。也有人只把言语作品看作言语。

语言和言语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一方面，语言客观地存在于言语之中，语言的存在只是由于它在使用，语言的交际功能是在言语行为及由此而产生的言语作品中体现出来的。语言系统所有的成分和要素也只体现在言语行为和言语作品里，语言是从言语中不断吸取新的成分和要素而得到发展的。言语作品尽管多种多样，但可以从极其纷繁的言语作品中整理归纳出全民共同的结构成分和运用这些成分的共同规则。它们的总和就构成语言。另一方面，语言又是言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是在言语活动中选择使用语言提供的手段来组成言语作品的。语言贯穿在整个言语之中，贯穿在言语的各个方面。正是语言才使言语成为有别于人类其他行为的一种特殊的行为；也正是语言这一全民共同的结构成分和运用这些成分的共同规则的系统，才使人们有可能说出（或写出）别人能理解的话，并理解别人所说（或所写）的话。

现在，语言学家们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认为语言学理论不仅要研究作为交际工具的符号系统，而且要解释人们实际上是如何使用语言的。使用语言的情况比较复杂。它不仅涉及语言系统本身，而且涉及使用语言的人和使用语言的具体环境。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中，他的社会身份是不同的。比如说，一个教师，在学校里对学生来说，他是“教师”；对其他教师来说，他是“同事”；

对学校校长或领导来说，他是“下级”；如果他去做报告，便是“报告人”；主持会议，便是“主席”；走出校门，在公共车辆上，他是“乘客”；在商店里，他是“顾客”；回到家里，对父母来说，他是“儿子”；对爱人来说，他是“丈夫”；对孩子来说，他是“爸爸”，等等，等等。这些情况都会影响语言的使用，因为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是不会完全选择使用同样的语言手段的。我国过去讲作文章，有一种“六何”的说法，即要注意到“何故”、“何事”、“何人”、“何地”、“何时”、“何如”。其实，不仅写文章要注意这“六何”，说话也同样要注意。也就是说，我们使用语言，不仅要讲究正确，而且要讲究恰当、得体。这一点对语言教学特别是外语教学来说是很重要的。学习外语的学生，有时候能把现成的句子背得滚瓜烂熟，脱口而出，但却不能在具体环境中恰当、得体地使用这些句子。语言学要加强对语言使用的研究，使语言理论能更好地指导外语教学，起到提高教学质量的作用。

第二节　语言的结构系统

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就其本身的机制即就其内部结构而言，是一个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符号是具有社会信息的物质载体。比如说，用灯光指挥交通时，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可以通行”，黄灯表示“注意、小心”。红灯、绿灯、黄灯就是物质载体，“禁止通行”、“可以通行”、“注意、小心”就是这些载体所具有的社会信息。在灯光交通信号中，灯光就是符号。语言是以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作为符号的。语言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第一，在语言的整体中，语言单位及其类别、形式和范畴都是复杂的集合，具有内部结构，可以分别组成不同的分支系统；第二，在语言单位、类别及组成的分支系统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整体正是通过这些关系联结起来的；第三，整体和构成整体的各个单位和各种关系，是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的。整体的变化会使

某些单位或关系发生变化，某些单位或关系的变化也会在整体中反映出来。正因为这样，我们把语言称作符号系统。当然。灯光交通信号也是一种符号系统，但在重要性和复杂性方面，它跟语言是无法相比的。

作为符号的语言单位具有两个方面：表现方面和内容方面。语言单位的表现方面指的首先是语音。语言是用一定的声音作为物质载体的。例如，汉语用[xuotʂʻə]的声音形式，英语用 [trein]，俄语用 [pɔjest] 来表示“火车”这一社会信息。在有文字的语言里，语言单位可以用文字记录下来，如汉语用“火车”，英语用 “train”，俄语用 “поезд” 来记录它们的语音形式。这样，语言单位便成为音(形)和义的统一体，而音和形(文字)都属于它的表现方面。不过，与语音比较起来，文字是第二性的。文字的产生要比有声语言的产生晚得多，而且它是在有声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为简便起见，我们把语言单位说成是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的表现方面具有线性的特点。人们的言语行为总是表现为连续的语流。语言符号只能是一个接着一个连在一起出现的，就象链条中的环节一样。在口语中，声音符号是时间上的延续；在书面语中，书写符号是空间上的延续。它们前后相继，组成符号的序列。每个符号都占有一定的长度，若干符号构成一条线，这就是语言符号表现方面的线性特点。

语言单位的内容方面指的是语义。比如说，汉语中的[xuotʂə]、英语中的 [trein]、俄语中的 [pɔjest]，表示“由机车牵引若干节车厢在铁路上行驶的交通运输工具”的意义。语言符号里音和义的最初结合是任意的、无理据的。为什么用 [xuo] 表示“火”，[ʂu] 表示“树”呢？那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只能用“约定俗成”来解释。在两千多年前，我国的荀子在《正名篇》里就说过：“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简单的语言单位是这样，那么，比较复杂一点的语言单位，比如说复合词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复合词中音和义的关系就不是完全任

意的了。如“学校、教室、黑板、图书馆”这些词的组成，是有理据的，即有一定的道理可说的。但复合词的组成也并不完全排斥任意性的成分。举例来说，“火车”过去一度叫“火轮车”，“轮船”一度叫“火轮船”，后来却由三个音节缩成两个音节，可是前一个去“轮”留“火”，后一个去“火”留“轮”。为什么这样呢？看来并没有多大道理可讲。又如“铁路”这个语言单位，在汉语里由“铁”和“路”两个成分组成；俄语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法语 chemin de fer，德语 Eisenbahn 也由“铁”和“路”两个成分组成；但英语 railway 却由“轨道”和“路”两个成分组成。为什么这样呢？看来也没有多大道理可讲。这些都只能用约定俗成来解释。这就是语言符号音义结合的任意性的特点。

语言单位中音义的结合是任意的，不是必然的，但对语言社团的每个成员来说，它却带有强制性。这是说，两者的关系一经确定之后，个人在使用时决不能随便加以改变。例如，不能把“桌子”说成“子桌”，也不能把“桌子”用来表示“有靠背的坐具”（即“椅子”）。就这个意义说，语言符号具有不变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因为语言单位中音义的结合是任意的，我们又必须从理论上承认音义之间的关系是可变的，而且事实也正是这样。只要把现代语言同古代语言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变化。例如：“戴在头上的服饰”古代汉语叫“冠”，现代汉语叫“帽子”；“腿的下端”古代汉语叫“足”，现代汉语叫“脚”；“兵”在古代汉语中表示“兵器”，在现代汉语中表示“战士”；“闻”在古代汉语中表示“用耳朵听声音”，在现代汉语中表示“用鼻子嗅气味”，等等。这样，语言符号又具有可变性。语言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看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却符合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事物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既呈现出相对的静止状态，又显示出绝对的变化状态。而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语言的社会性，语言符号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

在语言单位的表现方面和内容方面之间，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也就是说，不是一个语音形式只表示一个意义，或者，一个

意义只能由一个语音形式来表示，而是相反。有时候，同一个语音形式可以表示完全不同的意义，如汉语的[i]可以是“衣、铱、依、一、医、……”，而其中的“衣”又可以表示几个有一定联系的意义：（1）衣服；（2）包在物体外面的一层东西；（3）胞衣。同一个意义可以用不同的语音形式来表示，如“星期天”、“礼拜天”都表示“星期一的上一天”；“自行车”、“脚踏车”、“单车”都表示“用脚蹬着前进的两轮交通工具”。不仅词汇方面是这样，语法方面也是这样。如俄语 книга（书）中的“-a”表示阴性、单数、第一格的意义，而 дома（房子）中的“-a”却表示复数、第一格（或第四格）的意义。英语形容词的比较级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加词缀 -er，另一种是在形容词前面加 more，如：happier — more happy（更愉快）。可见，语言单位中音义结合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

在语言的结构系统内部，各种语言单位之间的联系的紧密程度，它们的性质和功能，并不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根据各种语言单位之间不同程度的联系以及它们的性质和功能，把整个语言系统区分成若干不同的分支系统，这些分支系统处于一定的层次关系，就这个意义说，它们便是语言的层次。层次性不是外加给语言的，而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之一。语言层次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它又是整个语言统一体的组成部分。层次跟语言系统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同一层次的语言单位必须是同类的，彼此之间联系比较紧密，其性质和功能基本上是一致的。语言系统中有多少个层次，相应地便有多少类语言单位。

语言单位具有两个特征：一、它是音义结合的；二、它是现成的，也就是说，语言单位不是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组织起来的，而是作为现成的单位在言语中复现的。一般地说，可以分出语素、词、熟语、词的结构模式、词组结构模式和句子结构模式等几类语言单位。有的语言学家把音位也看作语言单位，他们认为音位

具有辨义的功能，这辨义功能就是音位的内容方面。音位能够起辨别语词的物质形式的作用，比如说，英语中的 pig (猪)和 big (大)两个词，前者由 [p]、[i]、[g] 三个音位组成，后者则由 [b]、[i]、[g] 三个音位组成。由于这两个词的音位组成不同，我们可以区别它们的意义。但是音位本身并不具有意义。因此，严格地说，音位不能算是语言单位。

下面分别对每一类语言单位作些说明：

(一)语素[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例如汉语"国家"一词中的"国"和家"，"桌子"中的"桌"和"子"；英语 teachers 一词中的 "teach"、"-er" 和 "-s"；俄语 книга 一词中的 "книг"和 "-a"，它们都由一定的音位组成，而且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如"国"、"家"、"桌"、"teach"、"книг"表示具体的、实在的意义，"子"、"-er" 表示补充的词汇意义，"-s" 和 "-a" 表示语法意义。

(二)词是最小的音义结合和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例如"国家"、"桌子"、"teachers" 和 "книга" 都是词。词跟语素的区别，在于前者能够独立运用，后者不能。词由语素组成，是最小的独立运用的单位，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一般是词；不仅如此，在语言研究中，主要考虑到的也是词。词不仅是词汇学的对象，而且是词法学、构词学，甚至是句法学的对象。因此，词是语言系统中的中心单位。

(三)熟语是语言中固定的词组和句子，它当然也是音义结合的。例如汉语中的"胸有成竹"、"雪中送炭"、"喝西北风"、"打秋风"、"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英语中的 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一石二鸟，一箭双雕)，俄语中的 лить масло в огонь (火上加油)等都是熟语。熟语由词组成。它跟一般词组和句子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作为现成的语言材料存在和使用的，而后者则是在言语过程中组织起来的。所以熟语是语言单位，一般的词组

① 语素，英语为 morpheme，俄语为 морфема，又译词素。本书统一采用语素这一译名。

和句子是言语单位。

（四）词的结构模式。词是按照一定的模式构造而成的，例如，在汉语中，“人民”、“美丽”按并列式构成，“火车”、“电话”按偏正式构成，“动员”、“负责”按动宾式构成，“扩大”、“缩小”按动补式构成，“霜降”、“地震”按主谓式构成，“桌子”、“第一”按附加式构成，等等。

（五）词组结构模式。词组是按照一定的结构模式构造而成的。例如，在汉语中，“长江和黄河”是并列结构的词组，“美丽的春天”是偏正结构的词组，“克服困难”是动宾结构的词组，“打扫干净”是补充结构的词组，等等。

（六）句子结构模式。句子也是按照一定的结构模式构造而成的。例如，在汉语中，“春天到了”按 SV 型（主语＋谓语型）构成，“我们学外语”按 SVO 型（主语＋谓语＋宾语型）构成，“叔叔送我玩具”按 SVO_1O_2 型（主语＋谓语＋宾语$_1$＋宾语$_2$型）构成，等等。

后面三类语言单位以成分的排列次序、屈折变化、辅助词和语调等作为其表现手段。例如汉语“很好”和“好得很”这两个词组的不同，是通过次序和辅助词表现出来的；英语 “English study”（英语学习）和 “study English”（学习英语）的不同，是通过次序表现出来的；“He has come.”（他来了）和 “Has he come ?”（他来了吗？）的不同，是通过次序和语调表现出来的。这些单位的内容方面，指的是语素和语素之间、词和词之间、词组和词组之间的关系意义。有时候，关系意义不同，会影响到对词汇意义的解释。例如俄语同形结构 “приглашение учителя” 在表示施动关系时，作“教师的邀请”解，在表示受动关系时，作“邀请教师”解。

前面三类语言单位（语素、词、熟语）和后面三类语言单位（词的结构模式、词组结构模式、句子结构模式）在性质和功能上是不同的。前面三类单位提供基本成分，后面三类单位则把这些成分加以组织，纳入自己的框架，分别构成词、词组和句子。前面

三类单位只涉及个别成分，后面三类单位则要涉及许多同类的成分，如按照一定的词的结构模式可以构成许多的词，按照一定的词组结构模式可以构成许多的词组，按照一定的句子结构模式可以构成许多的句子。因此，我们可以把所有语言单位分成两大类：语素、词和熟语是语言的基本单位，词的结构模式、词组结构模式和句子结构模式是语言的组织单位。有的语言学家把音位也看作语言单位，那么应该说明，它是只具有一个方面即表现方面的单位。

前面说过，语言单位是通过各种关系加以联结的。联结语言单位的最主要的关系有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两类。聚合关系指的是在同一结构内可以互相替换的成分之间的纵向关系，组合关系指的是在一定序列中可以前后连接的成分之间的横向关系。例如：

my	new	car	（我的新车）
my	new	house	（我的新房子）
my	new	coat	（我的新外套）
my	new	book	（我的新书）
…	…	…	
…	…	…	

在上述例子的纵的行列中，car、house、coat、book 等等，构成聚合关系；在横的序列中，my new car (house、coat 或 book) 等等，构成组合关系。聚合关系是建立在对立原则的基础上的，处于聚合关系中的成分互相替换，可以使同一结构取得不同的含义。组合关系是建立在线性特点的基础上的，线性主要在言语过程中才实际体现出来，而在语言系统中，它表现为某个语言单位的潜在的结合能力。因此，每个语言的基本单位都处在既能跟别的单位替换，又能跟别的单位结合的关系中。

语言系统内部可以分出不同的分支系统，而分支系统内部又可以分出更小的系统。如音位系统可以分为元音音位和辅音音位，分别构成小的系统；语素可以分为实语素（词根）和虚语素（词缀），也分别构成小的系统。因此，语言是由具有不同性质和功能的大小

系统构成的复杂的整体，就这个意义说，语言是各种系统的系统。

语言单位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从本质上说，语言系统具有社会性。各个语言社团所使用的语言系统各不相同。因此，语言系统是具有民族独特性的。语言系统的民族独特性表现在各个方面。在语音方面，如塞音的送气与不送气，在汉语中能够起辨义的作用：[p'a]（怕）—[pa]（爸），在英语和俄语中都不能；辅音的清浊，在英语和俄语中能起辨义作用：pig [pig]（猪）—big [big]（大），том [tɔm]（卷、册）— дом [dɔm]（房子），在汉语中却不能；辅音的腭化与否，在俄语中能起辨义作用：брать [brat']（拿、取）——брат [brat]（兄弟），在汉语和英语中都不能。在词汇方面，如汉语中有哥哥和弟弟两个词，英语中只有 brother，俄语中只有 брат，因此，在确指"哥哥"时，英语要用 elder brother，俄语要用 старший брат 来表示；在确指"弟弟"时，英语要用 younger brother，俄语要用 младший брат 来表示。在语法方面，如俄语名词有六个格：книга（书，第一格）——книги（第二格）——книге（第三格）——книгу（第四格）——книгой（第五格）——о книге（第六格），英语名词有两个格：boy（男孩，通格）——boy's（属格），汉语名词则没有格。汉语有量词，英语和俄语都没有；英语有冠词，汉语和俄语都没有。表现同一思想时，不同语言的句子模式可以各不相同。如汉语："下雨了"，用的是无主句；英语：It is raining，用的是带形式主语 it 的双部句；俄语：Идёт дождь，用的是主谓倒装的双部句。

了解语言的民族独特性对外语教学有重要的意义。教师在进行两种语言对比的基础上，通过对学生错误的分析，明确了他们学习中的难点，就能更合理地安排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学生通过两种语言的对比，明确了所学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特点，也就能更自觉地进行学习，增强学习效果。不仅如此，两种语言的对比，还能使人们更好地掌握本族语的特点，加深对语言系统本质的认识。

第三节　语言与思维

在《语言的社会功能》一节里，我们谈到了语言的交际功能、思维功能以及积聚知识的功能。这一节专门谈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以加深我们对语言的社会本质的认识。

在谈到本题之前，首先要说明一下有关思维的几个基本概念：意识、思维、思想。意识是指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总的反映过程。思维则指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反映客观现实的过程。这样，思维是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把它叫作思维意识。客观现实经过思维活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而产生的结果就是思想。除了思维活动之外，意识还包括反映现实的其他形式，如感觉、知觉、表象以及感情、意志、美感等。以思维意识为中心，我们可以把用感觉、知觉、表象等形式反映现实的过程称作前思维意识，把用感情、意志、美感等形式反映现实的过程称作外思维意识。

前思维意识也就是认识的感性阶段。当人们运用感觉器官分别感受外界事物时，首先就有了感觉。例如我们看见了一支花，辨别出花是红的，叶是绿的，这是视觉。我们听音乐，辨别出各种声音，这是听觉。如果我们把客观事物当作一个整体形象来加以直接感知或反映，那就有了知觉。我们也可以把感知过的不在眼前的事物，根据记忆再现出来，或者，把感知过的各种形象加以组合，构成新的形象，这就是表象。前者叫记忆表象，后者叫想象表象。

前思维意识的特点在于它的直观性和形象性，它是对客观事物的直接感知，属于感性经验的范围。前思维意识并不需要语言参加，因此，它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动物没有语言，但某些高度发展的动物不仅能反映和认识事物或现象的个别属性以及整个事物或现象，还具有初步的分析、综合能力，能做出某种机灵动作，如狐狸利用地形中断足迹来逃避它的追逐者。

前思维意识在整个认识活动中有重要的意义。感觉和知觉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本源。离开了感觉和知觉，认识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但它毕竟还是认识过程中的低级阶段，只是对客观事物的片面的、现象的和外部联系的认识。要认识事物的全体、本质和内部联系，必须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

思维意识就是认识的理性阶段。思维意识是离不开概念的，有了概念才能进行判断，有了判断才能进行推理。思维意识的功能，在于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反映自然界和社会各种事物的本质及其联系和关系。

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的一般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比如说"椅子"这一事物，在感性认识中所反映的是一把把各种各样的具体的椅子，其中包含着制作材料、颜色、大小、高矮、新旧等许多个别的、非本质的特征。在理性认识中，必须舍掉这些个别的、非本质的特征。在语言材料——词语的基础上，才能概括出具有"有靠背的坐具"这一般的、本质属性的"椅子"的概念来。在概念的基础上，就能进行判断和推理了。人们通常说的"让我想一想"，就是在脑子中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等认识活动。

思维意识的特点在于它的间接性和抽象性。从意识发展的历史来看，思维的出现是一次极其重要的飞跃。思维意识是高度组织起来的特殊物质，即人的大脑的机能，是人所特有的。它的存在和活动必须有语言参加。思维活动的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分别表现为相应的词语、语句和句群。

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关于信号系统的学说，可以作为上面所说内容的印证。巴甫洛夫在无条件反射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一信号系统的活动和第二信号系统的活动。无条件反射是本能的、先天遗传的对外来刺激的反应。无条件反射的刺激物本身就能引起一定的反应，如食物进到嘴里，会引起唾液分泌；火烧到手，手会自动缩回来。这是人和动物所共同具有的。条件反射是在无条

件反射基础上形成的对外来刺激的反应，二者都属第一信号系统。这里所说的外来刺激，指的是现实的具体事物及其属性。条件反射的刺激物本身并不能引起一定的反应，但通过无条件反射的刺激物，它也能象后者一样引起相同的反应。它是无条件反射的刺激物的信号。巴甫洛夫曾经作过这样的实验：每次在给狗喂食之前摇铃，经过多次重复，以后光是摇铃，不给食物，狗也会分泌唾液。这里铃声便成为食物的信号。具体事物及其属性构成第一信号系统，它也是人和动物所共同具有的。第一信号系统的活动并不需要语言参加，相当于上面所说的前思维意识。第二信号系统的活动是在第一信号系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也是一种条件反射，是现实的抽象化信号——语言单位所引起的条件反射。例如，有人怕蛇，他不用见到实物，只要别人在旁边大叫一声"蛇！"便会使他产生恐惧的心理。如果这个人懂得外语。那么，甚至说一声"Snake !"(英语：蛇)或"Змея!"(俄语：蛇)，也会引起同样的反应。语言单位构成第二信号系统，它是人所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统的活动必须有语言参加，而且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它相当于上面所说的思维意识。

至于外思维意识，那是指随着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而产生的复杂的综合性心理活动，包括感情、意志、美感等，这里就不加详细说明了。

明确什么是思维意识或思维之后，就可以进而考察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了。应该指出，在对待二者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把语言与思维割裂开来，认为语言与思维是毫不相关的，人们在进行思维、形成思想时，都不需要语言参加。另一种则把语言与思维混同起来，认为它们就是同一个东西：思维是不发出声音的言语过程，言语就是发出声音的思维过程。这两种观点显然都是错误的。

有人承认语言和思维有联系，但又承认思维可以脱离语言而进行。如设计师可以用工程图来形成和表达思想，数学家可以用

公式来形成和表达思想。又如画家可以用色彩、线条来进行构思；音乐家可以用音响来进行构思。不仅如此，他们还可以用图画或乐曲向观众或听众传递自己作品的主题思想，等等。当然，色彩、线条、音响以及工程图和数学公式，都能传递一定的信息，但它们也都只能是辅助的交际和思维工具。由于语言的存在，人类不可能依赖完全没有语言参加的纯粹其他信号系统的活动。设计师在进行设计时，不能只与工程图打交道；数学家在进行计算时，也不能只与公式打交道。他们也同别的人一样，要用语言来进行思维活动，即使暂时只有图表和公式参加，也是依附于语言并受语言调节的。爱因斯坦明确地说："没有一个学者用公式思维。"对于画家和音乐家来说，情况也是一样。他们的构思过程，不可能在脑子里只是出现连贯的视觉形象或听觉形象，而不出现语言；他们也不能只靠图画和乐曲向观众或听众交待作品的所有细节。罗曼·罗兰说得好："而音乐，虽然人家认为是普遍的语言，究竟不是普遍的，应当拿文字来做一张弓，才能把音乐射到大众的心里去。"

有人承认语言和思维有区别，但又承认语言是形式，思维是内容，两者的关系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语言并不就是思维的形式，思想也并不就是语言的内容。如果把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看成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实质上是把语言和思维看成同一物了，因为形式和内容是同一客体的两个方面。而语言和思维是各有其形式和内容的。语言的形式是语音，在有文字的语言里，则是语音和文字；语言的内容是语义，包括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思维则以概念、判断和推理为其形式，以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为其内容的。

那么，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语言与思维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语言与思维是统一的，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语言与思维又是有区别的，也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语言与思维是紧密联系，但又具有不同特点的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

语言与思维的统一性，表现在它们是互相依存和互相促进的。我们从两方面加以分析。一方面，从语言对思维的作用看，语言证明了思维的存在，它使思维物质化，从而使思维的结果——思想有可能为别人所感知。语言参加形成、表达和传递思想的整个过程。思维作为意识中概括反映现实的过程，必须建筑在词和句子的基础上。概念在词中形成之前，对思维者本人来说也是不清楚的，更不用说让别人感知和接受了。句子对判断和推理的作用也同样如此。人们根据特定的具体内容，选择语言单位组成话语来表达思想，并影响对方，使他也产生相应的过程，从而使思想交流成为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语言并通过语言来进行交际和交流思想，个人的知识才能成为集体的财富，前人的经验才能作为宝贵的遗产传给后代。人类思维的日益精密，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日益加深，这首先当然依赖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但同时也得益于语言。因此，语言是保证思维存在并推动思维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另一方面，从思维对语言的作用看，思维是构成语言单位的必要条件。作为符号的语言单位是音义结合物。脱离语义内容，语言的声音就同自然界的各种声音，如呼呼风声、潺潺水声以及虫嘶鸟鸣一样，不能作为语言单位在交际中发挥作用了。只有通过大脑的反映活动，语言单位的形式方面才能与客观世界的事物、现象和关系发生联系。对于词义的形成来说，思维的参加是必需的。理性意义构成词的词汇意义的核心，术语的意义与理性意义是一致的。某些词带有修辞感情色彩，这也是依附于理性意义的。语法是人类思维长期抽象化工作的成果。语法得出词组的结构模式，但这不是指某个具体的词组，而是指没有任何具体性的一般的词组。它得出句子的结构模式，但这不是指某个具体的句子，而是指属于这一模式的各个句子，不管它们的具体形式如何。语法意义是在词汇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概括出来的。它的形成更必需有思维参加。例如，现代汉语中动词的时态词缀“了”和“着”由动词经过词义虚化发展而来：“了”是由表示“终了”、“了

结"意义的动词"了"演变而来的，"着"是由表示"附着"意义的动词"着"演变而来的。某些构词后缀也由实词发展而来："医师"、"技师"、"工程师"中的"师"，来自表示师长意义的名词"师"。思维也是词义发展的动力和基础。当然，总的说来，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词义的变化归根结底也是由社会的影响引起的。但是社会对词义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思维的中介。正是思维的活动引起新的词义的产生，旧的词义的消失，并使部分词义改变，对整个词义系统起调整的作用。一词多义是词义发展的结果。多义词的各个词义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潮流"指"由潮汐而引起的水流运动"和"社会变动和发展的趋势"，"摇篮"指"婴儿的睡具"和"成长地、发祥地"，"意见"指"对事物的一定看法"和"对事物的不满看法"，"内行"指"对某行某业有丰富经验"和"有丰富经验的人"。这些词的词义都有一定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正是思维活动的成果。

语言与思维的区别，表现在两者在功能和结构系统方面的不同。

第一，从功能方面来说，语言作为交际工具为社会服务，使社会成员能够互相传递和交流信息，协调他们的共同活动；思维则作为认识活动中的高级阶段为社会服务，使人们更深刻地反映和认识客观世界，从而能动地改造世界。语言是思维过程必须凭借的物质材料，思维则是过程本身。语言是认识的必要手段，思维则是认识活动本身。由于功能不同，语言和思维与客观现实的联系性质也不同。思维是在客观事物基础上产生的理性现象，它与客观现实的关系是一种反映关系，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而语言却是以声音为前提的物质现象，它与客观事物和现象没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而是代表它们，作为它们的信号或符号。

第二，从结构系统方面来说，语言系统是某个语言社团约定俗成的产物。语言具有民族独特性，因此就有汉语、藏语、英语、

俄语、德语、法语等不同的语言，但思维的情况却不一样。人的意识反映客观现实的规律也好，在概括性的基础上形成概念的规律也好，运用概念构成判断和推理的规律也好，都是全人类共同的，因此，从来不存在什么汉族人的思维规律、藏族人的思维规律、英吉利人的思维规律、俄罗斯人的思维规律，等等。语言系统的民族独特性在上一节中已经讲过了，这里把思维和语言中共同的范畴作一比较。比如说，客观事物是可以区分性别的：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可以分成男女、公母、雌雄等；一切无生命的事物，一般都认为是属于中性即不分性别的。这就形成了“性”的逻辑范畴。语言是记载思维成果的，因而在语言中也相应地产生了表示性别的语言形式，但这种形式，在一些语言中用词汇手段表示，在另一些语言中用语法手段表示。在用语法手段表示性别的语言中就形成了“性”的语法范畴。在汉语和英语中，有生物的性别用词汇手段表示。例如：

汉语	英语
男孩子——女孩子	boy —— girl
公　牛——母　牛	ox —— cow
雄　鸡——雌　鸡	cock —— hen

无生物不分性别，因此汉语和英语名词没有“性”的语法范畴。有些语言，如俄语和德语都有“性”的语法范畴。不但有生物可以区分性别，连无生物也可以区分性别。但在这两种语言中，表示无生物名词的“性”属却各不相同，试比较：

俄语	德语
冬天：зима（阴性）——	der Winter（阳性）
房子：дом（阳性）——	das Haus（中性）
钢笔：перо（中性）——	die Feder（阴性）

表示有生物名词的“性”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自然性别是一致的。但也有例外，如在德语中，das Weib（妇女）、das Mädchen（姑娘）、das Waise（孤儿）都属于中性，俄语中的 дитя

(小孩子)也属于中性。法语中也有"性"的语法范畴，但情况又不一样。俄语和德语中分阳性、阴性和中性，法语中却只分阳性和阴性。不仅表示有生物的名词分成阳性和阴性，表示无生物的名词也分成阳性和阴性，如 le garçon（男孩子，阳性）、la fille（女孩子，阴性）、le banc（长凳，阳性）、la table（桌子，阴性）。丹麦语中"性"的语法范畴更有它特殊的地方。在丹麦语中，名词也有两种性，但不是阳性和阴性，而是通性和中性。前者包括大多数表示有生物的名词和某些无生物的名词，如 en dreng（男孩子）、en pige（女孩子）、en due（鸽子）、en ko（母牛）、en hammer（锤子）、en ske（匙子）；后者包括表示无生物的名词和某些有生物的名词，如 et barn（婴儿）、et svin（猪）、et hus（房子）、et fur（灯塔）。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思维中的"性"的范畴和语言中的"性"的范畴不是一回事，前者显示了全人类共同性，后者则显示了民族独特性。

第四节　语言的起源和发展

语言的起源是语言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因为了解研究对象的起因，对揭示这一对象的本质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但是语言的起源也是难于解决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实际材料加以证实。人类的语言起源于远古时期，但即使是最不发达的语言，如南美的某些印第安语、澳洲的阿兰达语，也已经经历了若干万年的变化，不能提供语言起源最初阶段的状况。至于对语言的历史记载，那只有在文字产生以后，而文字产生的历史只有几千年，与人类语言的历史相比显得太短暂了。有些学者试图从考察动物的"语言"入手来探究人类语言的起源，但今天动物的生理条件和它们所处的生态环境，都与人类祖先类人猿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有些学者试图从考察儿童掌握语言的过程来解决语言起源问题，但儿童学会说话的条件跟人类语言产生的条件不同，他们

的言语器官也是原始人类所不能具有的。这一问题的解决，除了综合各门现代科学的最新成就之外，还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作指导。

对语言的起源问题，人们很早就发生兴趣了。古代的宗教神话和传说，总是把语言说成是神或圣人的赐与。但这只是神话和传说，而不是科学的答案。从古代到上一世纪。不少学者还提出了各种假设性的解释。例如，古希腊斯多葛派提出摹声说，认为原始人类模仿事物的声音来称呼这种事物，从而产生了语言。古希腊伊壁鸠鲁派提出感叹说，认为原始人类因内心和外来的感受而产生叫唤，把表达种种感情的感叹词看作最早产生的词语。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诺瓦雷提出劳动号子说，他以原始人类在生产活动中伴随发出的劳动号子来说明语言的起源。这几种假设对解释个别词类的产生也许有一定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说明人类语言是如何起源的。十八世纪中叶，卢梭和亚当·斯密主张，原始人类制定契约，规定各种事物的名称，从而创造了语言。这种理论叫“社会契约”论。应该指出，“社会契约”论跟我们在第一节里提到过的“约定俗成”的说法是不同的。前者指人们事先共同商量，规定什么事物叫什么名称。后者则指人们在言语过程中使用某些词语，这些词语不是事先经过商量确定，而是在言语实践中自然形成一致，为某个语言社团的成员共同使用。原始人当时还没有语言，他们又用什么来制定契约呢？所以“社会契约”论也是站不住脚的。还有一种相当流行的学说，叫“手势语言”论。这种理论主张，人们最初用手势和姿态来传递信息，声音仅仅起一些辅助作用，直到后来才在手势语言的基础上，逐渐过渡到以有声语言为主来传递和交流信息。这一学说牵涉到有声语言第一性还是手势语言第一性的问题。手势语言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从使用条件来说，手势依靠视觉，而视觉又依赖光线，因此，手势语言不适用于夜晚、黑暗的地方和有障碍物的场合，有声语言的使用则不受这种限制。从信息发送的器官来说，打手势要用手，而手

还要用来做事，从事生产活动或其他活动；而说话用嘴，人们可以一边劳动，一边说话。从信息的递续速度来说，打手势也赶不上说话速度快。从表达内容来说，手势所能表达的信息是有限的，有声语言则变化无穷。因此，很可能，在简陋的原始语言时期，手势和姿态的运用比较广泛，它在当时的作用比在现代语言中的作用大得多。但要说在有声音语言之前，有一个十分漫长的手势语言时期，那是缺乏足够依据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两部著作中，都论及语言的起源问题，对人类在什么条件下、由于哪些原因才开始说话并产生语言进行了论述。这些论述为我们解决语言的起源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一，语言的起源是跟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起源紧密联系着的。大家知道，人类的祖先是高度发达的类人猿。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是在极其严酷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的。在大约三百万年前的远古时期，生产力的水平十分低下，巨大的自然力和凶猛的兽类构成人类生存的强大威胁。人类的祖先不得不结成大大小小的群落和集群。如果没有组织起来的、有相当数量成员的集体经常共同行动和相互帮助，他们要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战胜强大的自然力，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而生存下来是不可想象的。人类一开始就是社会化的动物，人类语言的起源是同人类本身和人类社会的起源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从一开始，语言和思维就是互相促进的。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生产活动和生存斗争，人类的祖先不仅需要在体力上，而且需要在智力上作出巨大的努力。跟语言一样，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语言和意识的产生也是以人类祖先的机体的一定发展为前提的，这是说，它们要求发音器官、脑和附属于脑的感觉器官有一定程度的平行的发展。恩格斯是这样说明两者的关系的："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

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在人类和人类社会形成的过程中，语言与思维就紧密联系，互相促进。

第三，在语言起源过程中，劳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劳动使语言的起源成为必要和可能。前面说过，人类的祖先在生产活动和生存斗争中，必须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密切地互相结合起来。在频繁的接触过程中，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共同协作的好处。经常的思想交流已跟劳动一样，成为生活的必需。“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自然辩证法》）。与此同时，劳动也为发音器官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直立行走使肺部和声带所受的压力减少了，可以自由地加以调节。下腭后缩，与上腭吻合了，可以构成发音时所需要的各种状态。头颅的垂直又减少了对鼻腔的压力，使它得以发展，形成了发音的共鸣器。随着劳动中对语言的需要不断增长，整个发音器官不断得到改造。经过漫长的岁月，类人猿不发达的发音器官终于发展成为人类的发音器官。恩格斯得出结论说：“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自然辩证法》）。

从以上所说的可以看出，虽然人类的祖先有着语言产生的某些生理前提条件，但只是在社会的劳动中才能真正产生语言。这再一次证明了语言是社会现象，而不是生物自然进化的结果。

语言一旦产生之后，就不能保持不变。原始的语言结构十分简单，它的词汇贫乏有限，语法构造也粗糙简陋。它能够满足远古时期社会成员之间并不复杂的交际需要，但决不能同样地为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服务。语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变化、发展的。

那么，语言的发展指的是什么呢？既然语言是作为人们交际

工具的符号系统，因此，语言的发展必然包含两个方面：语言交际功能的发展和语言结构系统的发展。

语言功能的发展，是指语言这一全民交际工具与其所服务的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变化，与其所服务的人们活动领域以及分布地区相一致的变化。语言这一方面的发展具体表现在：方言的分化和方言间关系的变化，共同语和标准语的形成以及它们与方言之间关系的变化，文字和书面语的产生以及口语与书面语之间关系的变化，功能语体的建立以及功能语体系统的丰富和多样化，等等。举例来说，文字和书面标准语的产生，对语言的功能发展带来十分巨大的影响。文字一般是在奴隶社会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形成而产生的。因为管理国家需要有条理的文书，需要用书面语来制定法律和发布命令；经营商业需要记载帐目和书信往来；文学和科学的发展也需要在书面上记录创作和发明的成果。在文字记载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书面标准语，出现了口语与书面语的对立。文字记载和书面标准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延缓着口语的变化。当然，要完全阻止活的口语中的变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它们毕竟对口语中不自觉的变化加上了一重约束，因而也对阻止它的分化起着一定的作用。我们不能不承认，汉字虽然不是拼音文字，但自秦代“书同文”以来，书面标准语的逐步发展，对汉语的统一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的。

又如，在资本主义民族及其以后的时期，语言在功能方面有如下的变化：

第一，全民语言对方言的关系有了显著的改变。资本主义前民族的统一语言虽然对方言有一定的影响，但方言差别不但依然存在，并且有可能继续发展。随着资本主义民族和民族语言的形成，方言分裂停止了。新的方言不再形成。原有的方言在标准语规范的影响下逐步成为带有残余性质的成分，最终趋于消亡。当然，方言是长期历史的产物，方言差别是相当稳固的。因此，方言的消亡将经历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第二，书面标准语只能在全民语言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在资本主义前民族时期，书面标准语可以借用异族的语言。如在中世纪，在欧洲许多国家中，都以拉丁语为科学、宗教的语言。有些国家甚至把它用作公文和文学的语言。在近东不少国家中，包括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波斯在内，都使用古典阿拉伯语为书面语，蒙古族曾使用满语为公文语言，藏语为宗教语言。汉语的旧书面标准语——文言，也曾被日本、朝鲜等国借用。到了资本主义民族时期，书面标准语只能在全民语言一种方言的基础上建立，并成为全民语言的高级形式。至于原来从异族借用来的书面标准语，则逐渐缩小使用范围或被完全摒弃不用。

第三，标准语的作用大大加强了。在社会发展和教育普及的基础上，由于文字信息的急剧增长，信息传递手段的多样化（除文字外，还有电讯、广播、电影、电视、录音、录像、卫星通讯等），信息传递速度的加快，标准语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不断扩大。标准语逐步成为这一语言社团中绝大多数成员的财富（当然，由于不同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条件的差别，它的普及程度是有差别的），并且成为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基础，使得方言和土语服从于自己，象低级形式服从高级形式一样。

第四，标准语具有更加明确和统一的规范，具有更加复杂多样化的功能语体，这也是同语言社团成员之间交际的发展联系着的。由于民族市场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形成，居住在广大地区的社会全体成员需要经常的合作和频繁的联系。没有统一的规范，这种合作和联系便会发生困难。标准语的语体不日益发展，也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纷繁多样的交际需要。

语言结构的发展，是指它的组成部分——语音、词汇、语法的历史变化。语言这一方面的发展具体表现在：（1）旧的语言事实的消亡；（2）新的语言事实的产生；（3）部分语言事实的改变。

以词汇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词语消亡了，如汉语中的“帝”、“后”、“妃”、“诸侯”、“尚书”、“侍郎”、“御史”、“翰林”、

"举人"、"监生"、"盔"、"甲"、"戈"、"戟"、"笏"、"花翎"、"社稷"、"宗庙"、"巡捕"、"捕房"、"保长"、"甲长"、"黄包车",等等。英语中的 knight (骑士)、mail (铠甲)、vizor (脸盔)、scribe (文书)、ere (过去)、foe (敌人)、coach (四轮大马车)、lute (诗琴),等等。俄语中的 стольник (御前大臣)、гусар (骠骑兵)、приказчик (管家)、крепостной (农奴)、земство (地方自治)、нэпман (耐普曼)、конка (有轨马车),等等。这些词语已经不在或不常在现代语言中使用,或者只在描写历史事件中才用得到。

从古到今,旧词语的消亡很多,而新词语的产生则更多。如汉语中的"电视"、"计算机"、"太阳能"、"激光"、"导弹"、"加速器"、"核聚变"、"宇宙飞船"、"人造卫星"、"中微子"、"等离子"、"光导纤维"、"遗传工程"、"人工智能"、"微处理机"、"大规模集成电路"、"集装箱"、"中长纤维"、"针织涤纶"、"四个现代化"、"新长征突击手"、"五讲四美三热爱",等等。英语中的 splashdown (溅落)、sealab (海底实验室)、soft landing (软着陆)、black hole (黑洞)、test-tube baby (试管婴儿)、generation gap (代沟)、picturephone (电视电话)、supermarket (超级市场)、autostrada (高速公路)、DNA (脱氧核糖核酸)、UFO (幽浮,不明飞行物)、VCR (盒式录像机)、disco (迪斯科)、miniskirt (超短裙),等等。俄语中的 информатика (信息技术)、голография (全息摄影)、планетоход (星球车)、аэроход (气垫船)、антиракета (反导弹)、пневмоника (气体射流技术)、супермода (超时髦)、попмузыка (流行音乐),等等。

词汇变化的另一形式表现为词义的改变。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具有不同的词义,如在汉语中,"江"原来专指长江,"河"原来专指黄河,后来都由专名变成通名了。"年"的古义是"庄稼的收成"(《说文》:"年,谷熟也"),现在主要用来表示时间的单位;"稍"的古义是"逐渐"的意思(《说文》:"稍,出物有渐也"),后

来才获得"略微"的意义；"爪牙"古代指"勇武之士，武臣"(《汉书·李广传》："将军，国之爪牙也")，现在则指"帮凶"；"时髦"古代指"俊杰"(《后汉书·顺帝纪》："孝顺初立，时髦允集")，现在则指"摩登、新颖趋时"。在英语中，meat 原来泛指"食品"(如在 sweetmeat [糖果、甜食]、greenmeat [青菜、蔬菜]仍保留这一意义)，现在专指"食用肉类"；deer 原来泛指"兽类"(如在 small deer [小动物总称]中仍保留这一意义)，现在专指"鹿"；to arrive 原来专指"(船)抵岸"，现在泛指"到达"；harvest 的原义是"秋天"，现在主要指"收获"；sad 的原义是"饱的"，后来获得"疲劳"的意义，再后来又获得"悲哀"的意义；fond 的原义是"笨的"，后来主要指"喜爱的"。在俄语中，чернила 原来专指"黑墨水"，现在泛指一切墨水(如 красные чернила [红墨水])；каникулы 原来专指"暑假"，现在泛指一切假期(如 зимние каникулы [寒假])；пиво 过去泛指"饮料"，现在专指"啤酒"；хранить 过去泛指"埋藏、保存起来"，现在专指"埋葬"；деревня 原来的意义是"土地"，现在的意义是"乡村"；глаз 原来的意义是"发亮的珠子"，现在的意义是"眼睛"。

语音的变化虽然不如词汇明显，但它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发展的。明末陈第就曾明确地指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读诗拙言》)。下面举几个古代汉语音系和现代汉语音系差别的例子：(1)声母方面，按照宋代"三十六字母"的说法，有十个全浊声母，它们是并 [b‘]、定 [d‘]、澄 [ȡ‘]、群 [g‘]、从 [dz‘]、床 [dʐ‘]、奉 [v‘]、邪 [z]、禅 [ʑ]、匣 [ɣ]；在现代汉语标准语中已经不再保留这些浊音声母了。(2)韵母方面，按照《切韵》的韵类，拿辅音收尾的有六类：鼻音韵母 [-m]、[-n]、[-ŋ] 三类，入声韵母 [-p]、[-t]、[-k] 三类；现代汉语标准语只保留了 [-n]、[-ŋ] 两类鼻音韵尾，其他的都消失了。(3)声调方面，古音原来只有平、上、去、入四类，到十四世纪，已经按声母的清浊分成八调；在现代汉语标准语里，由于浊音声母的消失和入声

韵尾的失落，保留下来的只有阴平、阳平、上、去四调。

语法也同样在发生变化，这里以汉语为例作些说明。先秦和稍后的语法在否定句和疑问句中，代词宾语一般要提到动词谓语前面来，如“三岁贯汝，莫我肯顾”（《诗经·硕鼠》），“而良人未之知也”（《孟子·离娄下》）；“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大王来何操？”（《史记·项羽本纪》）。到了六朝以后，就渐渐跟一般动词句相同了。判断句中不用系词也是先秦语法的特征，如“滕，小国也”（《孟子·梁惠王下》），“我，周之卜正也”（《左传·隐公十一年》），或是“名者，实之宾也”（《庄子·逍遥游》），“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孟子·梁惠王下》）。到了六朝，判断句的主语和谓语之间，一般就用“是”来连接了，如《世说新语》中的“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殷仲堪是东阳女婿”等。又如，汉语的词汇已由单音节词占优势发展到以双音节词占优势，汉语的构词类型和构词方式也获得很大的发展。在现代汉语里，构词前缀“初”、“第”、“老”、“反”，后缀“子”、“头”、“家”、“手”、“性”、“分子”、“主义”，等等，都在广泛使用了。

同其他事物一样，语言的发展是一种上升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运动。语言的功能日益扩大，语言的结构要素和结构成分也一天比一天丰富，一天比一天完善和精炼起来。

语言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的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动力和基础。斯大林说过：“因此，要了解某种语言及其发展的规律，只有密切联系社会发展的历史，密切联系创造这种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去进行研究，才有可能”（《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各种各样的社会历史现象，例如，语言社团成员结构的变化，不同语言社团之间的接触和交往；商业的扩大，宗教的传播，教育的普及，文化的进步；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等，都会对语言的变化产生影响，不过，语言这两个方面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联系是不相同

的。同结构系统的发展比较起来，交际功能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联系要更直接一些、紧密一些。比如说，语言的方言分化和方言集中为民族共同语与一定的社会历史进程有关；标准语，特别是书面标准语，只有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才能形成和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语言和方言有着不同的关系，等等。对语言的结构系统来说，各个组成部分与社会发展的联系也并不相同。一般说来，词汇发展与社会的变化关系比较密切，反映社会的变化也比较直接。比如说，"滟滪堆"原为瞿塘峡口的一块大礁石的名称，1958年疏通长江时这块礁石被炸掉。汉语中的"滟滪堆"这个词也就成为旧词了。1974年11月，由丁肇中主持的实验班子发现了一种新的粒子。他们把这种在分解时产生正负电子的新粒子命名为"J-particle"（J 粒子），在英语中也就出现了这一新词。语音和语法的变化则一般很难与社会的历史直接联系起来。

但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毕竟在它的内部，对语言来说也是一样。交际功能的发展和结构系统的发展是语言发展的矛盾而又统一的两个方面。语言功能方面的一切发展必须"物质化"，因而最终必须在结构系统中得到反映并巩固下来；而结构系统的任何变化归根结蒂也往往是为了实现并适应交际功能的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交际功能的日益扩大，必然推动着语言结构不断用新的词和语来充实自己的词汇，并不断改进语法构造；结构系统的日益丰富精炼，也有助于交际功能的充分发挥。一般地说，结构系统的发展总是落后于交际功能的发展，因此，语言为了满足日益扩大的交际功能的需要，不断充实和调整它的内部机制，这就是语言发展的根本原因或内因。

第五节 语言的分化与统一

语言的分化和统一是语言发展的两个基本过程。在语言的历史发展中，既有语言和方言的差别或数量增多的现象，也有语言

和方言的差别或数量减少的现象。分化和统一是语言功能发展的重要方面，同时在结构系统的变化上也得到具体表现。

分化是指同一语言的各个方言之间或者有共同来源的亲属语言之间差别扩大以及数量增多的过程。

这里所说的方言首先是指地方方言，地方方言是在许多世纪里逐渐形成的。形成方言的历史原因有：（1）部落的分裂或合并；（2）由于战争、屯兵或其他原因造成的人口迁移；（3）由于与其他国家或民族毗邻而引起的语言混合；（4）由于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带给语言的影响，等等。比如说，我国的闽南方言，最初是由晋代“永嘉之乱，衣冠八族入闽”（《福建通志》）的移民和唐代武后派来“征蛮”的士兵形成的。粤方言的形成，则是周秦时候中原汉族移民到百粤，与南部少数民族语言融合的结果。我国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建割据的局面，加上幅员辽阔、山川阻隔和交通不便，限制了不同地区居民间的交往。因此，汉语的方言分歧是十分纷杂的。现代汉语大致可以分成八个大方言区：（1）北方方言（以前叫“官话”）区；（2）吴方言区；（3）湘方言区；（4）赣方言区；（5）客家方言区；（6）闽北方言区；（7）闽南方言区；（8）粤方言区。英语的方言差别比汉语小得多，但也可以分成苏格兰、东部、南部、中部、西部和北部六个方言区。多数学者认为美国英语也是英语的一种方言，但也有人把美国英语看作已经是 American（美语），认为它是一种独立的语言。俄语的方言差别也比较小，历史上一般分成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两个方言区。

地方方言产生后，如果语言的分化再继续下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形成独立的语言。这些由共同来源分化出来的语言叫亲属语言。例如，在五世纪时，由于罗马帝国的解体，就在拉丁语（民间拉丁语）的基础上，形成了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等现代称为罗曼语族的各个语言。又如，在十一世纪末，基辅王国的崩溃，破坏了东斯拉夫语统一的基

础，导致后来形成了独立的俄罗斯语、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蒙古语的分化是一个更为晚近的例子。在十二、十三世纪蒙古帝国初建立时，蒙古族人民的语言原来是统一的。后来蒙古帝国连年对外征战，许多人随军远征，在新的驻地定居下来，他们分布在横跨欧亚两洲的广大地区。由于地域辽阔，交通阻隔，各地居民往来不便，于是蒙古语的方言差别就逐渐扩大。再后来蒙古帝国瓦解，分化加剧。到十六世纪左右，原来统一的蒙古语就分化为各个独立的语言：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内蒙自治区的蒙古语，我国境内的东乡语、土语、达斡尔语和保安语，苏联境内的布里亚特语和卡尔梅克语等。

语言的分化过程是同社会的发展密切联系着的。语言随着社会的分化而分化，社会分化是语言分化的先导。同一语言社团的成员居住在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接触和交往减弱，地方方言的差别就会扩大。同一语言社团的成员分化为不同的社会集团，也就为社会方言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当统一的社会解体分裂成几个独立的社会单位时，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更为疏远，人们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更少甚至断绝，就会导致彼此间失去共同的交际工具，使原来统一的语言分化成为各个独立的语言。

与分化过程相反，统一是指方言或亲属语言之间的差别缩小，以及方言和语言（包括亲属语言和非亲属语言）的数量减少的过程。

语言随着社会的统一而统一，语言的统一过程也以社会的统一为必要的前提条件。当说着不同方言或语言的人们在地区上十分接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十分密切时，语言的统一过程就活跃起来了。

语言的统一过程情况比较复杂，它可以是方言和亲属语言的接近，也可以是异族语言的融合和混合。从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语言统一的主要形式有两种：（1）方言集中为民族共同语；（2）不同语言的融合。

方言集中为民族共同语发生在资本主义民族形成时期，并在以后继续进行。在资本主义民族形成的过程中，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统一的民族市场，标志着高度的经济集中。这种高度的经济集中要由高度的政治集中加以保证，而高度的政治集中和经济集中又要求语言的高度统一。在这个时期，方言分化的过程逐渐停止下来，各个方言向以一个影响较大，交际功能比较发达的方言为基础的共同语集中，形成统一的民族语言。

各个现代民族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各个民族及其语言形成的时间、速度和情况也各不相同，但方言向民族共同语集中则是各民族语言形成及其以后时期的一般过程。以汉语为例。汉语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国政权统一的时候，一向是建都在北方的。北方话在汉语中一直占有优势。先秦的"雅言"是洛阳话，秦汉的"通语"是关中话；唐代的长安话和北宋的汴梁话，都曾先后成为当时各地官吏使用的共同语。从1153年金奠都北京以后，元、明、清相继定都于北京。新中国成立后，也以北京为首都。八百多年来，北京几乎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各地的官吏和商人到了北京，学会了说北京话，并且把北京话传播到全国各地。我国的著名文学作品，如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曹雪芹的《红楼梦》、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等，都是用北方话写成的。这些作品对北方话的传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汉民族共同语就是在以北京话为中心的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的。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发展；而真正推动汉民族语言发展的巨大动力，则是以"白话文运动"为特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彻底动摇了文言文的统治地位，使一向只用在所谓通俗文学上的"白话"获得书面标准语的合法地位。建国以来，推广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是政府语言文字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现代汉语的各个方言正在逐步向普通话靠拢和集中。

英语发展的历史可分为三个时期：五世纪到十一世纪为古英

语时期，在这期间，英语曾与丹麦语融合（九——十世纪）；十一世纪到十六世纪为中古英语时期，在这期间，英语曾与法语融合（十一——十四世纪）；十六世纪到现在为现代英语时期。由于伦敦一直是英国的政治中心，到十四世纪末，开始在伦敦方言的基础上形成书面标准语。乔叟的名著《坎特伯雷故事集》就是用伦敦方言写成的。从十六世纪开始，经过莎士比亚和其他一些作家的精炼加工，书面标准语的规范更加明确。随着产业革命的兴起，伦敦成为工业中心，各地居民纷纷迁住伦敦，英吉利民族共同语就在伦敦方言的基础上吸收各地方言的成分发展起来。

法兰西民族语言也有它的形成过程。民间拉丁语在高卢与凯尔特诸方言的融合早就完成了。从十二世纪开始，法兰西岛就成为全国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因此，法兰西岛方言也逐渐取得优势地位，它的势力一天天伸展到其他方言地区。法国统治者以这里为中心统一了周围封建主的领地。王室依靠日益发展的城市，吸收城市资产阶级参加政权。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和集中帮助奠定了法兰西岛方言的地位，十六世纪时就形成了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兰西岛方言为基础的标准语。经过作家的不断加工，这一标准语日益规范化，随着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它自然地成为法兰西民族共同语的基础。

德意志民族语言的形成是另一种情况。德国在封建制度时期没有形成象英国和法国那样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柏林成为德国的首都为时较晚，它的影响不如伦敦和巴黎。所以现代德语的两大方言：高地德语（又称南部方言）和低地德语（又称北部方言）的分歧很大。德语的标准语是在高地德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但也具有不少低地德语的特点（特别在语音方面）。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对这种标准语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马丁·路德在1534年把《圣经》译成德语，他的译作成为当时书面标准语的最有威信的范例。随着民族市场的形成，德意志民族共同语就在高地德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俄罗斯民族语言形成的时间和条件又有不同。十一世纪末基辅王国解体后，封建分割时代随之开始，在东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内出现了很多独立的公国。与此同时，东斯拉夫人还要长期地同鞑靼人的入侵作斗争。在十四到十五世纪，在莫斯科公国的领域内形成了大俄罗斯族。莫斯科即是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十五世纪末开始成立统一的俄罗斯国家，也以莫斯科为政治中心。尽管从十八世纪初到1918年俄国迁都圣彼得堡，莫斯科仍是两个首都之一，没有失去其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作用。俄国的第一张报纸在莫斯科出版，第一个剧院在莫斯科开设，第一所大学也在莫斯科建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大俄罗斯族发展成为俄罗斯民族，俄语也发展成为俄罗斯民族语言。俄语标准语是在介于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中间的莫斯科方言的基础上在十七世纪开始形成的，到十九世纪更趋规范化，普希金对现代俄语标准语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融合指的是一种语言同化另一种语言的过程。在部落结合成部落联盟、部落和部落联盟发展成民族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语言的融合。在阶级社会里，阶级剥削和压迫在民族关系上表现为对内是主体民族剥削和压迫少数民族，对外是强大民族掠夺并奴役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占统治地位民族中的剥削阶级，为了防止和削弱被奴役和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反抗，往往强迫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包括语言同化政策在内。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语言融合现象。因此，语言的融合有时也专指阶级社会内的语言强迫同化过程。

语言的融合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语言融合的结果，并不产生第三种新的语言，而通常是其中一种语言得到胜利，保持了自己的结构系统，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继续发展，并从失败的语言中吸取某些材料丰富自己。不过，语言融合中决定胜负的条件不仅是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还要看其他社会历史条件，如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人口的多

寡等。不仅如此，就语言本身来说，决定胜负的条件，还有结构系统的丰富精炼程度和交际功能的发达程度。这就是说，当两种语言发生融合的时候，其结果可能是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者的语言同化了失败者的语言，如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三世纪时，罗马帝国占领了现在的法兰西后，民间拉丁语同化了当时高卢人说的凯尔特语。不过高卢人的语言在法语中留下了一定的痕迹，这就是现代法语中的一部分凯尔特语词：alouette（百灵鸟）、bec（鸟喙）、chemin（道路）、mine（矿山）、gober（吞）、briser（破坏），以及其他一些语言成分。但也可能是失败者的语言同化了胜利者的语言，如在十一到十四世纪，法国诺曼地人征服了不列颠，但融合的结果是英语同化了法语，并从法语中吸收了大量词语丰富自己，如 state（国家）、government（政府）、people（人民）、nation（民族）、army（军队）、judge（法官）、literature（文学）、art（艺术）、table（桌子）、chair（椅子）、autumn（秋天）、beef（牛肉），以及其他许多从法语中吸收的词。当然，法语在英国国土上是失败了，但在它的本土法国则继续存在并发展着。汉族在历史上曾同不少民族发生过密切的联系，如在西汉以后，同居住在我国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隋唐以后，同契丹、女真（包括后来的满）等民族都有密切的联系。汉族曾经被这些民族征服过，汉语同这些民族的语言都发生过融合，但汉语每一次都在融合中取得了胜利。

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两种语言在历史某个时期相互接触，后来又分开了，各自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向前发展。如在阿拉伯的哈里发时代，大批操土耳其语和伊朗语的地区并入它的版图。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伊朗语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但没有一种语言取得胜利。

第二，双语制是语言融合过程中出现的富有特征性的现象，它是由两种语言统一为一种语言的必经的过渡阶段。这是因为语言的融合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成，而往往是延续几百年、涉及几

代人的漫长的过程。战败的民族不肯轻易地放弃自己的语言，他们努力坚持用本族语进行交际；在必要时，就学会使用两种语言在不同的场合进行交际。当然，到最后双语制还是要结束的，要由双语制重新回复到单语制，这样，语言融合的过程也就完成了。上面提到的民间拉丁语与凯尔特语的融合也好，英语与法语的融合也好，汉语与鲜卑语和满语的融合也好，都经历过双语制的阶段。

第六节 标准语和方言

标准语的形成标志着语言社会功能发展的重要阶段。

标准语是全民语言的最高形式，是经过加工和提炼的语言。高尔基说："语言是人民创造的。语言之分为标准语和民间的语言，只是意味着我们有作为'素材'的语言和经过巨匠们加工的语言"(《论文学》)。所谓加工，就是从全民语言的素材中挑选出准确、鲜明、生动和具有普遍性的成分，依据语言的发展规律加以创造性的提炼。这样，标准语是以卓越的语言巨匠(主要是有巨大影响的作家)为首的社会全体成员的语言创造的成果。

标准语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标准语是规范化的语言。这里所说的规范，指的是在语音、词汇、语法和书写等各个方面的标准、准则和典范。规范对于语言社团的成员来说具有强制性，也就是说，它是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所必须遵守的。有了规范，每一个使用语言的人就有了应该遵循的准绳和努力争取达到的目标，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这样就有可能对自己的言语活动加以自觉的控制，努力提高言语修养，不生造词语，尽量避免写错别字和造出不合乎语法的句子。这样也就有可能限制和逐步改变地方方言或不合规范的其他个人言语习惯，加强语言的统一，使语言更好地为全社会服务。

规范化的过程与加工的过程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全民语言中，不是一切语言材料都能进入标准语，非基础方言中的语音、语法形式和多数词语，社会方言中的绝大多数词语，一般都不能进入标准语。进入标准语的成分中也有一些模棱两可的现象需要进一步加以抉择，确定哪些材料能进入标准语，哪些不能；哪些是合乎准则的，哪些不是。这就是语言规范化的任务。语言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标准语的规范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标准语必须从全民语言中不断吸取营养，把现代的、典型的、最富于生命力的东西吸收进来，同时舍弃一些陈旧的、已经不再适用的东西。

第二，标准语在书面形式中定型。标准语是在文字出现以后形成的。如果不用文字把活的口语记录下来，就难于对语言进行提炼和加工，也难于使加工后的规范巩固并稳定下来。语言巨匠对全民语言的提炼和加工，是在书面形式的基础上进行的。而这也正是标准语与共同语不同的地方。共同语可能只有口语形式，标准语却必须具有口语形式和书面形式。在文字产生之前，共同语也有一定的加工形式，它存在于歌谣、神话、传说等民间口头创作中，但这只是标准语的萌芽。

第三，标准语逐步形成自己的功能语体系统。标准语形成之后，它的功能日益发达，服务领域也日益扩大，与之同时，它所拥有的材料也不断丰富和精炼起来。这就促使它的语体分化，逐步形成口语和书面语的各种语体。在现代各个语言中，首先可以分出谈话语体和书卷语体，书卷语体一般又可分出科学语体、文艺语体、政论语体和公文事务语体。每种语体都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即具有它本身典型的表达手段和方式，这些手段和方式对其他语体往往是不相容的。但语体之间又有渗透性，一种语体的个别要素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向其他语体转化，从而可以随着交际的需要形成一些中间的混合语体，如艺术性政论、科普读物、科学幻想小说等。

这样，标准语就能适用于一切交际场合，它是政府和社会机

构使用的语言，也是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电影、戏剧（在我国主要指话剧）、报刊、广播和电视等各个领域使用的语言。

第四，标准语具有超方言性。标准语在一个地方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它并不等于这一方言。以现代汉语标准语为例。现代汉语标准语以北方话为基础，但它还吸收了其他地方方言的成分，如福建话中的“龙眼”、“台风”，四川话中的“搞”、“过硬”、“要得”，上海话中的“尴尬”、“名堂”、“水汀”、“瘪三”、“噱头”，等等。与之同时，它又舍弃了基础方言中某些过了俚俗的成分，如“老阳儿”（太阳）、“话匣子”（留声机）、“取灯儿”（火柴）、“唠嗑”（闲谈）、“撒丫子”（跑）、“概拉”（乱吃）、“蚂螂”（蜻蜓），等等。标准语的超方言性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它为某个语言社团的全体成员所理解，同时也为他们所接受；二是一切方言都从属于标准语，服从它的调节，逐步向它靠拢。

只有在资本主义民族及其以后的时期，标准语的这些特点才得以充分体现。这是语言的社会功能与社会发展水平相一致的表现。但民族语言和标准语这两个概念并不相同。民族语言包括标准语、地方方言、社会方言和俗语（与标准语的口语不同，它只在非正式场合的口语中使用）。在民族语言时期，标准语与民族共同语的概念实际上趋于一致。现代汉语标准语就是汉民族共同语，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语言的统一是社会共同生活的必要条件之一。由于历史的原因，汉语中存在着严重的方言分歧，给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带来不利的影响。建国以来，政府在推行普通话方面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方针，采取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项任务已经列入了我国新的宪法，我们应当坚决贯彻执行。把普通话推行好了，为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提供了基础，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贡献。外语教师和翻译工作者都是以语言为专业，用语言作工具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的。推行普通话的工作与外语工作者有密切的关系。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6年)第七条还专门规定："一切对外交际的翻译人员，除了特殊的需要以外，应该一律用普通话翻译。"所以，外语工作者不仅要学好外语，还要学好普通话，作普通话的宣传者和教育者。

前面说过，标准语是与方言相对立的。方言分为地方方言和社会方言。地方方言是全民语言的地方分支，它流行在某个语言社团部分成员居住的地区，为这一地区的所有居民服务。它作为低级形式服从于高级形式——标准语。

地方方言具有结构系统上的特点，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就这个意义说，方言具有各自的结构系统。举例来说，汉语各个方言间的语音分歧可以表现为声、韵、调的差别。如在声母方面，北方话可以分出 [ts]、[tsʻ]、[s] 和 [tʂ]、[tʂʻ]、[ʂ] 两组音，多数方言区却不能区分（试比较：资、雌、丝和知、痴、诗）；吴语区和湘语区可以分出对应的清浊辅音 [b—p]，[d—t]，[g—k]、[v—f]，北方话却不能区分(试比较：败—拜、道—到、柜—贵、风—讽)。在韵母方面，北方话和吴语里都失去了鼻音韵尾 [-m] 和入声韵尾[-p]、[-t]、[-k]，粤语、客家话和闽南话里仍保留这些韵尾。在声调方面，北方话一般只有三到五个调类（普通话有阴平、阳平、上、去四个调类），吴语有七到八个调类，粤语有九个调类。

词汇的分歧可以表现为"同义异词"。如北京话叫"小孩儿"，苏州话叫"小干"，长沙话叫"细人子"，客家话叫"大细儿"，广州话叫"细佬哥"；北京话叫"媳妇儿"，苏州话叫"家小"，湖南、湖北话叫"堂客"，云南话叫"婆娘"；北京话叫"荸荠"，上海话叫"地力"，广州话叫"马蹄"；北京话叫"猴子"，苏州话叫"活狲"，广州话叫"马骝"。也可以表现为"同词异义"，如嘉兴的"阿爹"指父亲，苏州的"阿爹"指祖父，广西博白的"阿爹"指外祖父；苏州的"北瓜"等于常州的"南瓜"，苏州的"南瓜"等于常州的"北瓜"。

语法的分歧不很显著，但也是有的。如北京话里第二、第三人称除了用“你”和“他”之外，还用“您”和“怹”表示尊敬，这是其他方言里所没有的；兰州话里表示复数的附加成分“们”，除用于人称代词和指人名词外，还可以用在无生物名词的后面，象“书们”、“肉们”等，这也是其他方言里所没有的。数词方面，粤话里有一种特殊的简略用法，象“百二银”（一百二十元钱）、“百八斤”（一百八十斤）等。量词方面，各地方言有些特殊的说法，象客家方言中的“一只人”，粤方言中的“一张刀”，闽北方言中的“一条针”，闽南方言中的“一粒蛋”等。词序方面，北京话说：“我比他大”，广州话说：“我大过佢”，梅县话说：“偃比佢过大”；北京话说：“南京快到了”，苏州话说：“南京到快哉”。

俄语的北部方言和南部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也各有一些特点。语音方面，元音 [o] 北部方言在非重读时不弱化，南部方言在非重读时弱化，如 вода（水），北部方言念 [vɔ'da]，南部方言念 [va'da]；дорога（道路），北部方言念 [dɔ'rɔga]，南部方言念 [da'rɔɣa]；塞音 [g] 在北部方言中仍念 [g]，在南部方言中则念擦音 [ɣ]，如 гора（山），北部方言念 [gɔ'ra]，南部方言念 [ɣa'ra]；город（城市），北部方言念 ['gɔrɔt]，南部方言念 ['ɣɔrat]。词汇方面，如：

	北部方言	南部方言
公鸡	петух	кочет
狼	волк	бирюк
禾棚	рига	клуня
农舍	изба	хата
炉叉	ухват	рогач
头发	волосы	виски
耕种	орать	пахать
美丽的	баской	красивый

语法方面的差别不大，只是在个别地方有一些脱离现代俄语标准

语规范的说法，如 за грибам（采蘑菇，应为 за грибами），с малым детям（带着小孩子们，应为 с малыми детьми）；вся лицо（整个脸部，应为 все лицо），чья мясо（谁家的肉，应为 чьё мясо）等。

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情况同样如此。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都有一些差别。语音方面，“a”在清擦音前面时，在英国英语中念 [ɑ:]，在美国英语中念 [æ]，如 ask（问）：[ɑ:sk]—[æsk]，fast（紧的）：[fɑ:st]—[fæst]，calf（小牛）：[kɑ:f] — [kæf]；“r”出现在词末或辅音前，在英国英语中脱落，在美国英语中仍旧保留，如 learn（学习）：[lə:n]—[lə:rn]，core（果实的心）：[kɔ:]—[kɔ:r]，fork（叉）：[fɔ:k]—[fɔ:rk]；以后缀 -ary，-ery 构成的词，在英国英语中只有一个重音，在美国英语中有一个主重音和一个次重音，如 January（一月）：['dʒænjuəri]—['dʒænju,ɛəri]，millinery（女帽）：['milinəri] — ['mili,nɛəri]，preparatory（准备的）：[pri'pærətəri]—[pri'pæərə,toəri]。词汇方面如：

	英国英语	美国英语
铁路	railway	railroad
无线电	wireless	radio
电视	telly	TV
地铁	underground	subway
行李	luggage	baggage
卡车	lorry	truck
电影院	cinema	movie

语法方面几乎没有多大差别，只是有些格式在英国认为是不规范的，在美国认为是规范的；有些格式在英国用得多些，在美国用得少些，或者相反。试比较：I haven't any brother or sister（我没有兄弟姐妹）（英国）— I don't have any brother or sister（美国）；The new air service begins on Sept. 1（新航线于9月1日开航）（英国）— The new air service begins Sept. 1（美

同）；He comes home only at weekends（他只在周末回家）（英国）— He comes home only on weekends（美国）。

结构系统上的特点是区分地方方言所必需的。没有语音、词汇、语法上的差异，当然谈不上什么方言分歧。但是结构系统上的特点并不是区别语言和方言的唯一依据，因为这些特点对不同的语言或方言来说是不平衡的。比如说，现代俄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异比较小，而现代汉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异却比较大。甚至，作为独立语言的俄罗斯语、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就它们的语音、词汇、语法来说，也要比汉语的各个方言来得接近。因此，要区别语言和方言，除结构系统上的特点外，还要看地方方言是否从属于更高的形式——共同语，也就是说，还要依据语言和方言的交际功能上的特点。有些外国语言学家看到汉语的地方方言分歧十分严重，就得出结论说，汉语的各个方言实际上是不同的、独立的语言。这种观点是明显错误的，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只是依据结构系统上的特点来考虑问题。

作为全民语言的地方分支，地方方言是某个地区内具体而微的全民语言。方言具有全民性，它在自己流行的地区内一视同仁地为所有的阶级和阶层服务，作为它们共同的交际工具。正因为方言具有全民性，并且具有自己的结构系统，所以，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方言可以发展成为亲属语言。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上一节谈到语言的分化过程时已有说明，这里就不重复了。

社会方言是全民语言的社会集团分支。在一个语言社团内，从事不同职业或活动、属于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们集团，常常有自己的一套惯用词语，这套惯用词语就叫作社会方言。社会方言不同于地方方言，它基本上没有语音和语法上的特点，而只是一部分特殊的词语，范围很窄，数目不等。社会方言只在某个或大或小的人们集团内部作有限目的的使用，而且注定不能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

社会方言可以分成阶级习惯语、行业语、集团语和隐语四

类。

阶级习惯语主要是指有产阶级上层分子——封建贵族或资产阶级使用的特殊词语，他们的所谓“客厅语言”。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举出了法国贵族的“沙龙语言”作为社会习惯语的例子。我国过去的士大夫阶层也有一套类似的客厅用语，如他们把生儿子叫作“弄璋”，把生女儿叫作“弄瓦”，把行医叫作“悬壶”，把信件叫作“鱼雁”，把丈人叫作“泰山”，把女婿叫作“东床、乘龙”，把兄弟叫作“友于”，等等。《红楼梦》第十五回中有北静王世荣初见贾宝玉，与其父贾政有一段对话：“北静王见他语言清朗，谈吐有致，一面又向贾政笑道：‘令郎真乃龙驹凤雏，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将来“雏凤清于老凤声”，未可量也。’贾政陪笑道：‘犬子岂敢谬承金奖，赖藩郡余恩，果如所言，亦荫生辈之幸矣。’”可以看到这种“客厅语言”之一斑。

行业语主要是指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集团为了生产需要而使用的专门用语，如生产工具、生产过程和生产对象的名称等。比如说，木匠的生产工具之一——刨子，就有沟刨、刳刨、剃刨、花边刨、龙门刨等各种不同的名称；铁匠打螺钉的生产工序，就有落料、蹬头、倒角、勒光、铰牙等名称；炭窑工人的生产对象，就有丁、陡、焦炭、底皮、烟、脆炭、卤炭、底卤炭等名称。从广义来说，术语也属于行业语。但是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各门科学的专门术语，如语言学中的音位、音节、区别特征、重音、语素、前缀、后缀、词、内部屈折、名词、动词、主语、谓语、转换生成语法、话语语言学，等等，一般是不列入行业语的。科学术语是标准语科学语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集团语主要是指因某种原因（学习、入伍等）必须生活在一起的人们集团的惯用词语。他们使用集团语来开玩笑或嘲讽别人，因此集团语往往富于语体色彩，在一定场合也带有某种表情色彩。例如我国中小学生的集团语：开夜车、挂黑板、开红灯、打派司等；俄国学生把 шпаргалка（夹带）叫作 шпоры，把 удов-

летворительно（及格）叫作 удочка，把 сдать экзамен（зачет）（通过考试或考查）叫作 столкнуть。又如我们的战士把喝酒叫作"投手榴弹"，水兵把油漆舰艇叫作"埋地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士兵曾把司令部军官叫作 brass hat（字面意义是黄铜帽），把神经紧张叫作 cold feet（字面意义是冷的脚），把白兰地酒叫作 cold tea（字面意义是冷的茶）。

从事某种职业的人们集团所说的有些惯用词语，在性质上与集团语比较接近，也可以归入这一类。如写作者把写稿叫作"爬格子"，把稿件未被通过叫作"（给）枪毙"；演员把演出时念错台词或其他偶然失误叫作"吃螺蛳"，把一个演员演出的节目与另一个演员演出的节目重复叫作"撞车"。在美国医院里，护士把 sleeping pills（安眠药）叫作 sleepers，把 bed-pan（病人床上用的便盆）叫作 waste container，把 patient's gown（病人穿的衣服）叫作 monkey jacket，等等。

隐语又称黑话，主要是指社会游离分子（乞丐、流氓、小偷）或帮派集团使用的特殊词语。隐语的特点在于秘密性，因为使用隐语的目的，常常是为了使圈子之外的人听不懂，以便于保护自己或作为考察对方是否属于圈子中人的手段。例如从前广东的盗贼集团，把"刀子"叫"利"，"桥子"叫"黑马"，"被掳去的人"叫"参"，"糖"叫"甜砖"，"茶"叫"清莲"，"笔"叫"茅枪"等等。沙俄时期的盗贼集团，把 кровь（血）叫 клюквенный сок（蔓橘汁），кража（偷窃）叫 дело（活儿），деньги（钱）叫 смазка（润滑油），тюрьма（监狱）叫 царева дача（沙皇的别墅），убийство（凶杀）叫 мокрое дело（湿的活儿），наручники（手铐）叫 браслет（手镯），等等。又如英国的隐语：can-openers（万能钥匙）、dip（扒手）、bob（先令）、to shoop（偷窃）等；美国的隐语：courier（次等贩毒者）、A-bomb（含海洛因的香烟）、amock（吸大麻毒品的人）、moby grape（毒品注射器）、move out（偷，盗窃）等。旧社会的某些商贩，为了使买主不了解他们内部的行市，常

用一些特殊的词语来代替平常的数字，如他们把“一”叫“平头”，“二”叫“空工，”“三”叫“横川”，“四”叫“侧目”，“五”叫“缺丑”，“六”叫“断大”，“七”叫“皂底”，“八”叫“分头”，“九”叫“未丸”，“十”叫“田心”等等。这些用语也可以归入隐语一类。

应该指出，在社会方言中，阶级习惯语，特别是隐语，是一种语言污染现象，它们在全民语言里起着不良的作用，对语言的纯洁和健康有损害，因此必须加以抵制。

近二三十年来，社会语言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外社会语言学家加强了对语言的社会变体的研究。他们认为，现代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交通工具日益发达，原来妨障人们交往的地理阻隔已经缩小，因此地理上的语言差别正在缩小。相反，不同社会集团的语言差别却在扩大。这种情况在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较为突出。例如在美国，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社会地位跟白人不同，因而引起了语言的变异，如美国黑人英语和奇卡诺英语（哥伦比亚河口北岸印第安人说的英语），是与标准英语有显著差别的社会变体。社会分工的不同也产生了语言结构上特别是词汇方面的变异，这是技术性的变体，如各门科学都有大量术语，商业、医学、法律、会计也有各自的专门用语。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以及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人说话方式都有差别，这些社会变体也必须得到应有的重视并加以研究。此外，移民也带来了不少语言问题。西德、英国和美国近几十年来迁入了不少外国移民，他们有的同当地人结合，因而语言也随之发生变化。许多移民说话时常常带有不同的“口音”，并夹杂着各种外族词语，在语法上也跟标准语不同。移民也导致产生双语现象甚至多语现象。

不过，尽管语言有多种变体，但在各种变体中都包含着大量共同的语音、词汇、语法和拼写成分。这些共同成分的总和，语言学家称之为“共核”。共核是构成各种变体的主体，是使用某种语言的人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因此，共核也为大家所使用。

第三章　语 音 学

第一节　语音研究的三个方面

语言系统具有物质性。语言的自然物质材料就是语音。这就是说，真正的、本来意义的语言从来就是以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声音为其物质方面的。因此，我们说有声语言是第一性的。正是凭借语音的物质媒介，语言才能充当社会交际工具并世代相传、连绵不绝，因为人们自幼牙牙学语首先就在于听到并模仿周围人们的语音，进而掌握语言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说，语音是语言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语音是语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学习、使用和研究语言都离不开语音。在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形成后，语音学也就成为语言学的一门学科。语音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的语音方面；凡是跟语言的功能和意义有关的语音现象，都属语音学研究的范围。语音学的任务是探索语言的语音方面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普通语音学以整个人类语言的语音为研究对象，它的任务是解决对人类语言有普遍意义的语音问题，包括语音的普遍规律和普遍现象，因此可以说，普通语音学更着重于语音一般理论问题的研究。

语音具有物质属性，可以用一些仪表器械加以记录、测试，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使语音研究精密化和现代化。近三、四十年以来，由于电声学和X光摄影及X光电影技术的运用，这方面的研究更有长足的进展。这样的研究对言语的分析和合成、口语机器翻译、人机对话、自动控制等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无疑有重大的意义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这种借助仪表器械对语音的研究，一

般叫作实验语音学。

语音研究需要一套记音的符号或音标。以现有的文字注音是历来都采用的，但是这种标音方法有一系列缺陷。象汉字这样的表意文字，本身不表示读音，用它来标音是相当困难的。即使是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也往往在书写单位(字母)跟语音单位（音素)之间缺乏严格的对应关系。例如，英语字母 a 在 make（做)、rat（老鼠)、ate（吃)、along（沿着)这四个词中就依次表示 [ei、æ、e、ɔ] 四个不同的音素；而同一个音素 [k] 在 kind（种类)、cat（猫)、ticket（票)、chemistry（化学)这四个词中，又依次由字母 k、c 及字母组 ck 和 ch 表示。可见，拼音文字也不完全适用于标音。语音学家为了制订一种简单、明了、实用的音标，经过长期摸索，拟订了种种方案，终于在1886年成立的国际语音学会的努力下，于1888年公布了一套国际音标。国际音标迭经改进，逐渐为各国的语言学著作、语言教科书及语言词典所采用。国际音标适用于各种语言，所以本书也采用这种音标。

制订国际音标的基本原则是一音一符、一符一音，即每个基本音素都有它专用的标音字母(音符)，每个音符只给一个基本音素标音。国际音标主要采用小写的印刷体拉丁字母。每个字母(音符)代表的音素，跟使用拉丁字母的各种语言中同一字母通常的音值极为相近。印刷体小写拉丁字母为数有限，不敷应用，国际音标采取了一些补充办法：采用手书体的拉丁字母（ɑ、ɛ …)，小写尺寸的印刷体大写字母 [ʌ、ɪ …]，变形字母 [ŋ、ə、ɔ、æ…] 等；此外，也采用一些希腊字母和其他语言的字母（θ、ð、ϕ …)，以及新创的某些音符(如 ʔ)。如果音素的基本音质相同，但带有某种色彩或特性时，这些色彩或特性就用一些附加符号来表示。例如，音符右上角的“ʻ”表示送气音（pʻ、tʻ)，音符上面的“～”表示鼻化音（ɑ̃、ɛ̃)，音符右上角的“°”表示唇化音(t°、k°)，音符后面的“:”表示长音（i:、u:)，音节左上方的小竖“ˈ”表示重读音节(如英语的 along [əˈlɔŋ]) 等。

使用国际音标大致有两种规格或标准。一种是严式音标，要求把语音的细微特色也标示出来，多在对注音有严格要求时使用。另一种是宽式音标，只要求标出有关词语的基本读音或音位组成，最多也只标示出其中显著的变异和差别。一般可以按照需要说明语音差异的程度，分别选用这两种音标。现代语言学中音位的研究占重要的位置，常用近似宽式的音标表示词语的音位组成，前后用两条斜线//隔开，作为标志。本书采用两种音标。一种标示有关词语的音位组成，用斜线隔开。另一种视需要标出音位的某些变异和特色(不严格的严式音标)，用方括号[]隔开。

语音作为语言的物质材料具有多方面的属性。语音象自然界其他声音一样，具有物理属性，能作用于人的听觉器官，充当交际过程中的物质媒介。语音又是人的发音器官活动的结果，同人的生理器官的构造、功能和活动有因果关系，而具有生理属性。语音更是交际中信息的载体，跟语言的语义相联系，是实现语言社会交际功能的物质材料，而具有社会属性。语音这三方面的属性对语言讲来都是必要的，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语音的社会属性。

作为物理现象的声音具有音高、音强、音长和音色四种物理(声学)特性，它们取决于声音的形成和传导。

声音是发音体受力，发生往返振动的结果。这种振动影响到周围的介质(一般是空气)，使之以疏密相间的声波形式传布开来。人的听觉器官(耳朵)受到声波的作用，就产生声音的感觉。发音体振动时偏离静止状态的距离叫作振幅，发音体在单位时间(秒)内往复振动的次数叫作频率。频率的单位是“赫兹”或“赫”(Hz)，即每秒钟往复振动的次数。听觉能感受到的声波(声音)，频率一般在20到 20000 赫之间；超过或者不到这个范围的，就是超声波或低声波(次声)。

发音体的振动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均匀的周期性振动，形成乐音。乐音听起来比较悦耳，乐器发出的音就是乐音，语言中的

元音基本上就由乐音构成。另一类是不均匀的非周期性振动，产生噪音。噪音不悦耳、不和谐，使人感到烦躁。锯木、泼水及风吹雨打时就是些噪音。语言中的辅音都含一定成分的噪音。

乐音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发音体只作整体振动(单纯振动)发出的乐音，听起来比较单调、沉闷；音叉发音时就是这样。多数乐音的发音体不仅作整体振动，它的等分部分，如二分之一部分、三分之一部分等等，也会同时振动。例如，一根弦(直线 AB)振动时的状况可以简略地描绘成如下的图形，其中的曲线表示各部分的振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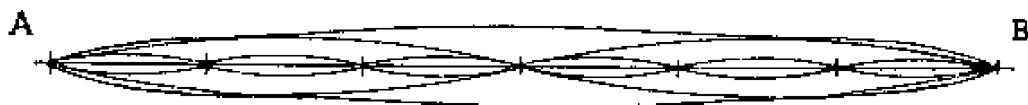


图 3—1 弦的振动

这种复合振动中发音体整体振动发出的音叫作基音，各等分部分分别发出的是陪音。基音的振幅大于各陪音(见上图)，其频率则小于各个陪音，与之成简单的整数比 1∶2∶3∶4……；即各陪音的频率成倍于基音。

声音在传导过程中会受到共鸣。共鸣是声音的感应现象。任何一定物理状态的物体都有它的振动频率或固有音频。一个原来不发音的物体，遇到频率与它固有音频相同或相近的声音就会受到感染而振动发音。这种因感染而振动发音的现象，叫作共鸣或共振；受感染而发音的物体是共鸣体或共鸣器。人的发音器官中喉头以上的空腔(咽腔、口腔、鼻腔)也在发音中起共鸣作用。共鸣对声音起加强的作用，特别是复合振动中某些陪音因得到共鸣而加强，从而使复合振动发出的音受到调制而改变音质。

根据声音形成和传导的原理，就可以对声音的四种物理声学特性作出说明。

(一)音高取决于发音体的振动频率：频率大的，声音就高；反之声音就低。这又与发音体的体积和弹力有关。体积大（长、

阔、厚、粗)的，频率小；反之频率就大。弹力强的（如弦绷紧时)，频率大；反之频率就小。人的主要发音体是声带。对语言说来，重要的是嗓音(声带发出的音)的相对高度，而不是绝对高度。汉语中的声调主要就是嗓音高低起伏的相对变化造成的。

(二)音强取决于发音体的振幅，而振幅的大小是由发音体本身的大小(如大锣和小锣)和受力的强弱（如用不同的力敲打同一面锣)决定的。复合振动中发音体整体振动的幅度(振幅)最大，基音也就最强、最明显；通常以基音的音高和音强代表整个复合振动的音高和音强。音强对语言讲来是很重要的。语音在交际过程中能为听话者感知，首先就在于有一定的音强（其最低限度就是听阈)。好些语言中的重音主要也是音强增加的缘故。与音强相关的是响度，这是听觉对声音的感受。但是，响度也与音高有关，同样音强的音，音高时响度也大，反之响度就小。

(三)音长取决于发音体振动的久暂。它指的是发音时间的长度，同声音的音质关系不大。但是有些语言中在音长上形成对立，如英语的 [i:] 和 [i]。

(四)音色就是声音的品质或音质，主要是陪音与基音的配比不同造成的。同样的乐曲，各种乐器演奏时效果不同，就由于音色不同。不同的发音体、促使发音体振动的不同方式以及不同的共鸣器都能造成不同的音色。这是因为有关的基音虽然相同，但是在各种情况下陪音却有不同的构成和变化。音色对语言有普遍的意义，语言中音素的差别几乎都同音色有关，而元音的不同完全是音色造成的。

语音的生理属性也是其物质性的一个方面，因为发音器官同整个人体一样，也是一种物质存在。但是，在谈到语音的生理属性之前，必须明确一点：人类的机体中并没有专门的发音器官，所有用于发音的器官都有它们原来的生理机能，发音仅仅是它们的“兼职”。语音学通常把发音器官分为三大部分：呼吸器官、喉头和喉上腔道。

（一）呼吸器官主要由肺、支气管和气管组成。这是发音的动力部门，提供发音所需的气流。人们通常只利用呼出的气流发音，这时气流主要通过口腔。南部非洲某些语言中所谓的“吸气音”，实际上是一些用吮吸动作发出的吮吸音或搭嘴音。好些语言中也都有个别的吮吸音，用作感叹词或拟声词，如汉语中的“啧”。发吮吸音时呼气仍然可以进行，只是不经口腔而经鼻腔罢了。肺部呼出的气流经左右两根支气管汇集于气管，流向喉头。

（二）喉头主要是发音时噪音的成音部位。喉头的底座是下连气管的环状软骨，其上前方连接着甲状软骨。甲状软骨是前面正中相连的两块不规则的四边形，正中连结处是喉结。环状软骨的后上方有杓状软骨，左右各一。每块杓状软骨的下端各有一个指向喉结的声带突。从喉结开始，有一对帷幕状的肌肉皱壁分别沿着甲状软骨左右两侧连结到每块杓状软骨的下缘，这就是声带。两片声带之间是音声门，左右声带突之间是气声门，两者总称为声门。由于一系列肌肉和软骨的作用，同时声带本身的肌肉也可张可弛，就形成了呼吸和发音时整个声门的各种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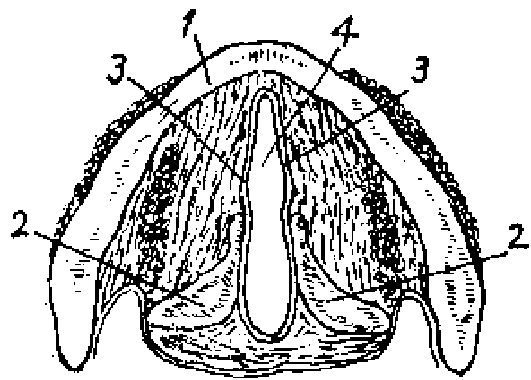


图 3—2 喉头（声门）横断面
1. 甲状软骨， 2. 杓状软骨， 3. 声带边缘， 4. 声门

（1）整个声门敞开，声带不紧张，气流能自由通过。这就是自由呼吸时的状态，发清辅音时基本上也这样。（2）气声门关闭，两片声带紧张并相互靠近，使音声门成为一条窄缝；声带受呼出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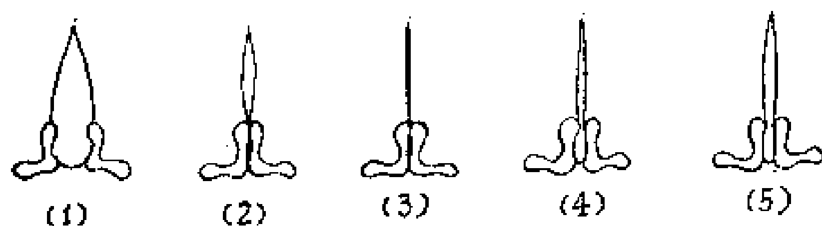


图 3—3 声门的各种状态

流冲击而颤动，发出噪音。这是发元音和浊辅音时的状态。(3)整个声门关闭，声带不紧张，气流受阻；然后声门迅速洞开，让积贮在声带以下的空气迸裂而过，发出爆破的声音。这是发喉塞音〔ʔ〕或咳嗽时的状态。(4)整个声门开成一条缝隙，声带不紧张，气流摩擦而过，产生轻微的噪音气息。发喉清擦音[h]和送气清辅音以及耳语时的情况大致都这样。(5)声带紧张并略为离开，使音声门成为一条窄缝，如(2)；气声门如(4)那样开成一条缝隙；气流在音声门处振动声带发出噪音，在气声门处产生摩擦的噪音气息。这是发喉浊擦音 [ɦ] 和送气浊辅音时的状态。气流过了喉头，进入喉上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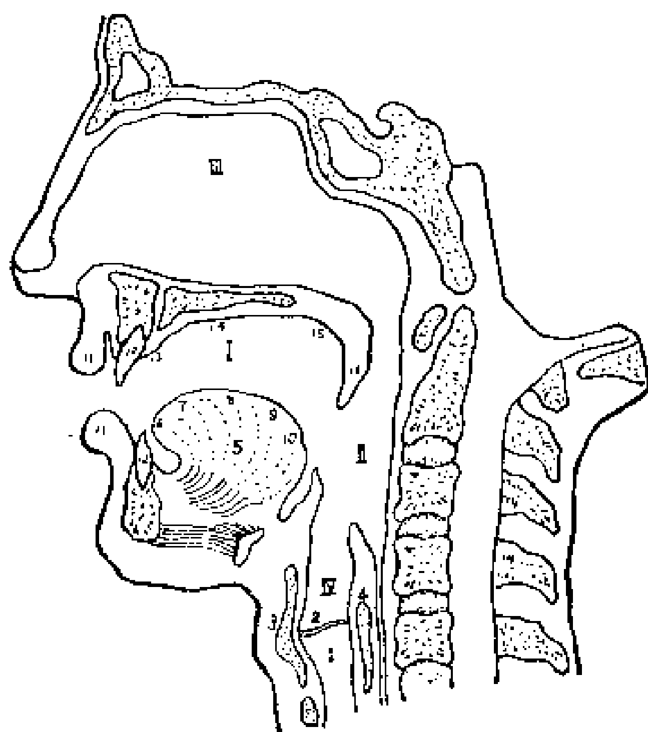


图 3—4 发音器官纵断面
Ⅰ.口腔，Ⅱ.咽腔，Ⅲ.鼻腔，Ⅳ.喉头
1. 气管，2. 声带，3. 甲状软骨，4. 环状软骨，5. 舌头，6. 舌尖，7. 前舌，8. 中舌，9. 后舌，10. 舌根，11. 上下唇，12. 上下齿，13. 齿龈，14. 硬腭，15.软腭，16. 小舌

（三）喉上腔道主要是咽腔、口腔和鼻腔。咽腔是一个“三岔口”，它下通喉头，前连口腔，上接鼻腔。咽腔除了起共鸣作用外，它的后壁因肌肉作用能够前缩，与后移的舌根形成一定的缝隙而发出咽壁辅音。鼻腔的内部是固定的，它在发音时只能起共鸣作用，使音素具有鼻音音色。口腔除了是噪音的重要共鸣腔，赋予它以各种音色，形成不同的元音外，还是产生不同噪音而形成多种辅音的所在。口腔的骨架是上下腭骨；其中上腭骨固定，下腭骨能移动，在发音时形成口腔不同的开合度。口腔的前哨是上下唇。上下唇相互间以及上唇与下齿都能形成阻碍，发出噪音。双唇还可以圆撮或舒展，起不同的共鸣作用。嘴唇圆撮时，一是因前伸而增大口腔的容积，二是缩小口腔的出口；与双唇舒展时相比，这两种情况都能降低口腔共鸣的音色。双唇后的上下门齿本身不能活动，但是唇舌这些活动器官能与上齿形成阻碍而发出辅音。上门齿后突出的部分是齿龈（牙床），它本身也不能活动，但舌头的前部能与它接近，发出一些元音和辅音。齿龈以后的上腭是口腔与鼻腔的隔层，其前部的硬腭不能活动，后部是软腭。软腭连同其末端的小舌是咽腔“三岔口”的一个活门，能够根据呼吸和发音的需要调节气流的通道。自由呼吸及发多数鼻音时，软腭后部及小舌凌空悬在“三岔口”，使咽腔同时与口腔和鼻腔沟通。发一般口音时，软腭后部及小舌上抬，贴住咽腔上部（鼻咽）的后壁，隔断咽腔与鼻腔的通道，使咽腔只与口腔相通。软腭后部及小舌还可下降，与上抬的舌面后部相贴，阻塞咽腔与口腔的通道，使咽腔只与鼻腔相通。这就是吮吸时以及发吮吸音和日语中成音节的鼻音“ん”[ŋ]时的状况。此外，小舌还能下垂与舌面后部形成阻碍，发出一些辅音。舌头是口腔内十分重要的发音器官，能作各种活动，对元音和许多辅音的形成起重要的作用。舌头抬高程度和部位的不同，改变口腔共鸣的形状和容积，使噪音获得各种音色，成为不同的元音。舌头的不同部分还能与口腔和咽腔的好些部位形成阻碍，发出不同的辅音。因此，语音学中往往把

舌头分成几个部分：舌头前部的尖端叫舌尖，舌头后面对着咽腔的部分称舌根，舌头整个向上的部分为舌面；而舌面又分为三个部分：舌头静止时对着齿龈的前舌，对着硬腭的中舌和对着软腭的后舌。

语音学中为了说明各音素的特点，把声带以上的发音器官分为两类。凡在发音时能主动改变状态的叫积极发音器官，它们是上下唇、软腭、小舌、下腭、舌头及其各个部分、后咽壁和声带。发音时不能主动改变状态而只充当积极发音器官接近对象的叫消极发音器官，它们是上下齿、齿龈和硬腭。

发一个音素，一般需要若干个发音器官的协同活动，这就是这个音素的发音动作或发音法。一个辅音的发音动作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成阻，是指发音器官从静止状态或从发前面一个音素的状态转变为发本音素所需要的状态。第二个阶段叫持阻，指发音器官保持着成阻时形成的状态。第三个阶段叫除阻，指发音器官转向静止或发下一个音素所需要的状态。发音动作三个阶段的划分，对理解辅音的形成及语流中音素的相互影响有重要的意义。

语音本身虽然没有意义，但是作为语言的物质材料，受语言社会本质的制约并与语言的功能和意义相联系而具有社会性，这是语音的主导属性。从这个角度研究分析语音，可以得出音位和超音段音位。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在后面要专门加以论述。语音的社会属性还在于不同的语言和方言都有各自的语音系统，其表现是多方面的。一是各语言的语音构成不同，如汉语的塞音系统地分为送气和不送气的两类，英、俄、德、法、日等语言就不这样划分；而英语的舌尖平缝擦音 [θ、ð] 又是汉、俄、德、法、日诸语言所没有的。二是各语言中似乎相同的音素，在发音和音响上往往有差别，如英语和法语的 [ʃ、ʒ、ə]，或者如汉语的 sh、r [ʂ、ʐ] 和俄语的 ш、ж [š、ž]。三是各语言的语音组合规律不同，如汉语的一个音节内不能出现辅音组，英、俄、德、法等语

言则可以有辅音组，但具体的组合规律又互有差别。四是各语言的语音变化规律也不相同，如俄语词末的浊辅音要清化（год［年］中的 д[d] 要发成相对的清辅音 [t]），英语却不这样（good［好］中的 d[d] 保持不变）。凡此种种使每种语言的发音动作在总体上具有各自的特色。一种语言中发音器官习惯了的一套特殊活动方式构成这种语言的发音法基础。发音法基础虽然只是各个具体语言中语音生理属性的集中表现，但相当深刻地显示出语音社会属性的主导作用，显示了语音的社会属性对生理属性和物理属性的制约关系。人们的发音和辨音能力是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受语言社团的习惯制约的，这也是语言民族独特性的一个表现方面。学习外语时带有本族语的发音特征或"口音"，就是由于本族语的发音法基础干扰的缘故。一个人如果要掌握地道的外语发音，显然必须了解并掌握这种语言的发音法基础。

第二节　语音分类

对语音的分类就是要对比音素的异同，从而揭示出各音素的特点。音素的分类通常多依据它们的发音特点即生理属性，也兼顾到一些物理属性。普通语音学中首先分出基本音质不同的音素，同时指出它们可能有的某些色彩。

各种语言中都区分元音和辅音两类音素，这是有它的普遍依据的。在功能上主要是这两类音素对构成音节的作用不同。元音往往能自成音节，辅音通常不能独立地而得伴随元音组成音节。在物理上，元音基本上由乐音构成，辅音则有一定的噪音。音素的物理属性对发音即音素的生理属性有因果依赖关系，因此在发音上，元音和辅音有下列三方面的差别。第一，发辅音时气流在其通道的特定部位会遇到引起噪音的阻碍，发元音时带乐音（噪音）的气流在其通道上就遇不到阻碍，只受到各种共鸣。第二，发辅音时为了要通过障碍，气流就比较强；发元音时，气流因无需克服阻

碍就比较弱。第三，发辅音时既然有一定的阻碍，阻碍部位的发音器官就明显地紧张，也就是说，发音器官的紧张度是集中的，发音的人有明确的部位感。发元音时，发音器官的紧张度并不集中于某个部位，而是均匀的，发音人也就没有明确的部位感。

介于元音和辅音之间的是响辅音，如汉语中的 m、n、l、ng [m、n、l、ŋ] 和作零声母韵头的 i、u、ü [j、w、ɥ]。它们一方面具有辅音的特点：发音时气流遇到阻碍（发出噪音）而不自由，发音器官的紧张度集中（因而有部位感）；另一方面又具有元音的特点：发音时气流比较弱，在其构成中噪音少而乐音（噪音）占优势，有时还能自成音节，如上海话中的“五”[ŋ̍]、“呒”[m̩]，英语 little ['litl̩]（小的）、cotton ['kɔtn̩]（棉花）中的 [l̩、n̩] 等（音符下的短竖表示成音节的辅音）。响辅音 [j、w、ɥ] 与相对的元音 [i、u、y] 间的差别就在于前者的气流通道比较窄（主要是舌头抬得较高），气流相应地比较强，通过时发出磨擦的噪音，发生磨擦的部位又显得紧张而造成部位感。因此，语音研究中一般把 [j、w、ɥ] 这些与元音相对的响辅音叫作半元音。

元音之间的差别是产生音色的共鸣腔的不同，其中决定元音的基本音质的是口腔三个方面的不同状态：舌头抬高的部位、舌头抬高的程度和双唇舒展或圆撮的状态。元音音素的划分，相应地有三个主要标准。

（一）舌头抬高的部位　发元音时舌面抬高的部位主要有三种。一种是舌面中部向硬腭抬高，这一部位对舌面元音来说是较前的，这种舌面元音就叫前元音，较常见的是 [i、y、ɪ、ʏ、e、ø、ɛ、œ、æ、a]。舌头后缩、舌面后部向软腭隆起时发出的元音是后元音，常见的是 [u、ʊ、o、ɤ、ɔ、ʌ、ɒ、ɑ]。根据这个标准分出来的另一系列元音叫央元音。发这些元音时，主要是整个舌面同时抬高，分不出具体的抬高部位在哪里，较少的是舌面中后部抬高，常见的是 [ɨ、ə、ᴀ]。前元音、后元音、央元音的抬高部位都在舌面，统称为舌面元音。汉语等一些语言中还有用舌尖抬高发出的

舌尖元音，它们还因舌尖的指向而有区分。舌尖前指的称舌尖前元音 [ɿ、ʮ]，舌尖后指的称舌尖后元音 [ʅ、ʯ]。

（二）舌头抬高的程度　从普通语音学的角度，因舌头抬高程度不同而发出有音质差别的元音，在前元音和后元音中至少可以各分出六档，在央元音中则要少些，尽管具体语言中不一定都有这六档的区别。较常见的这六档元音是：高元音 [i、y、ɨ、u]，偏高元音 [ɪ、ʏ、ʊ]，半高元音 [e、ϕ、o、ɤ]，半低元音 [ε、œ、ə、ɔ、ʌ]，偏低元音 [æ] 和低元音 [a、ʌ、ɒ、ɑ]。某些语言中也有按舌头的抬高程度把元音分成五档或三档的，中间的一档叫作“中元音”，以区别于按舌头抬高部位划分的“央元音”。

（三）双唇的舒展和圆撮　发元音时双唇圆撮的共鸣音色低于双唇舒展的音色，因此在具体语言中常把元音划分为圆唇元音和展唇元音。在各种语言中较常见的一种现象是前元音中展唇的居多，后元音中圆唇的居多；尽管从发音上讲，每个展唇元音都可以有相对的圆唇元音。前面列举的元音中，圆唇元音是 [ʮ、ʯ、y、ʏ、ϕ、œ、u、ʊ、o、ɔ、ɒ]，展唇元音是 [ɿ、ʅ、i、ɪ、e、ε、æ、a、ɤ、ʌ、ɑ、ɨ、ə、ʌ]。

根据以上三种标准划分出来的元音，无论在发音即生理属性上，或者在听觉感受即物理属性上，都有明显的差别，它们的基本音质是不同的；在音素分类上可以把它们叫作基本元音，发这些元音所需的唇、舌等三方面的动作就叫元音的基本发音动作。

发基本元音时只有一部分积极发音器官参与了活动，还有一些没有参与。有些语言中这些没有参与基本发音动作的发音器官也能做些动作，造成音素间某些色彩上的差异，而不改变有关音素的基本音质，因此这些发音器官的动作就叫补充发音动作。补充只是对音素的基本音质而言的。对具体语言说来，有没有这种“补充”动作，往往是不同音位的标志，因而决不是可有可无或者是“次要”的。较常见的元音的补充发音动作有下列四种。

（一）鼻化　发上列各基本元音时，由于软腭及小舌阻塞咽

腔与鼻腔的通道，气流只经口腔共鸣而外流，因此这些元音也可叫作口元音。但是，软腭及小舌也可以同时开通口腔和鼻腔，让部分气流通过鼻腔共鸣外流，造成鼻音色彩。这种带鼻音色彩的元音就是鼻化元音。它与相对的口元音没有基本音质的差别，只是多了鼻音色彩，在发音和听觉上都能感到它们是十分近似的，如法语 [fɛ̃] fin（末端）和 [fɛ] fait（行为）中的 [ɛ̃] 和 [ɛ]。带噪音的气流只经鼻腔共鸣而形成的音素，鼻腔的共鸣就不能视为补充发音动作，相应的音素也不能叫作鼻化元音，而应该是鼻音或鼻元音，如日语中成音节的“ん”[ŋ]。

（二）儿化　这是指发舌面元音时舌尖后卷的补充发音动作。这种动作使元音具有一种“儿”音的色彩，而不淹没舌面元音的基本音质，所以称为儿化。但是，舌尖后卷会使舌尖后的一部分舌面下凹，甚至影响到舌面中部及后部。北京话的“儿化韵”就是一种儿化现象，其实质是用词末元音的儿化来表示一定的词汇或语法意义，如“画儿” huar [xua˞]、“活儿” huor [xuo˞]、“头儿” tour [tʻou˞] 等。需要注意的是，北京话中的“儿化韵”不是一个单独的音节，甚至不是一个音素，这不能为汉字“儿”这种书面表达方式所迷惑。美国英语中辅音前和词末r的发音，也是一种儿化现象，但是其程度要比北京话的儿化强些，所以象 worker（工人）这个词的音标可以是 [ˈwə˞:kə˞]，也可以是 [ˈwə:ɹkəɹ]。

（三）清化　元音的基本成素是声带颤动发出的噪音。但是有些语言中元音在某些语音位置上发音时，声带可以不颤动，而喉上腔道的共鸣状态仍保持不变。因此，这些元音虽然没有声带颤动的噪音，但仍有气流经过共鸣腔发生的气息。发元音时这种声带不颤动、没有噪音的情况，叫做元音的清化；不带噪音的元音就叫做清化元音。清化也可以视为元音的补充发音动作，虽然是一种负向的补充动作。常见的元音清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元音作为非音节音时常清化，如俄语中元音后的 й [i̯]：мой [mᵘɔi̯]（我的）、май [mai̯]（五月）等。二是为了保持辅音特别是

清辅音固有的音质，语言中惯用的(中性)元音往往清化后作为附音连在停顿前词末的辅音上。这方面较典型的是法语。法语中为了使停顿前的辅音清晰可辨，常把元音 [œ] 弱化成 [ə] 附在辅音末，如 tête [tɛtᵊ]（头）、pipe [pipᵊ]（烟斗）、pomme [pɔmᵊ]（苹果）等。

（四）“长化”　有些语言中元音有长短的区别。例如，一般认为英语中有四对长短不同的元音(通常标成 iː、i、uː、u、ɔː、ɔ、əː、ə)，如 [iːt] eat（吃）和 [it] it（它）。其实，英语中每对长短元音是有音质上的差别的，主要是发短元音时舌头抬高的程度不及长元音。但是，确有长短音的差别只在音长的情况，而且爱沙尼亚语的元音还有三档音长的区别。元音纯粹的长度差别虽然只是量的差异，不涉及到音质，也无需其他发音器官的补充动作；但是，音长是声音的四种物理特性之一，发长音时发音器官动作的延长也是一种时间上的补充。因此，可以有条件地把长音的发音当作对短音的一种补充发音动作，并把这种动作叫做“长化”。

一个音素的前后音质往往是不一致的，也就是非均质的。这在使用仪表测试的实验语音学中固然一目了然，许多有经验的语音学家不用仪表也能察觉到一些音素的异质。有些音素的异质，连一般的语言使用者也能感觉得到。以元音而言，俄语 o [o] 的实际发音是 [ᵘɔ]，即其基本的 [ɔ] 之前有一个带噪音的 [u] 作附音。这种有明显的异质成分作附音的元音，叫作准二合元音。语言中往往还有异质元音的另一种组合，这就是复合元音。前面讲过，元音一般能自成音节，有几个相连的元音往往就有几个相邻的音节，如汉语的“阿姨” ayi [a-i]、“五阿姨” wu'ayi [u-a-i] 等。但是，有些语言的音节中可以有两个以上并列的元音，它们可以是二合元音或三合元音。根据两个元音对构成音节的作用，二合元音可以分为真性二合元音和假性二合元音。真性二合元音的两个成分共同构成音节的中心；它们的发音同样清晰有力，都没有失去元音的特性。真性二合元音比较少见，仅见于拉脱维亚

语、立陶宛语等少数几个语言，如拉脱维亚语 meita [meita]（女儿）、tauta [tauta]（人民）中的 [ei] 和 [au]。假性二合元音的两个成分不是同等的，其中一个发音清晰有力，处于音节的中心，是音节音，即充分保持着元音的本色；另一个则有一定程度的弱化，处于音节的边沿，是非音节音，也就是多少失去了元音的某些特色；可见，这两个成分有强弱及是否成音节的差别。音节音在前的叫下降二合元音。汉语“爱” ai [ai]、“肺” fei [fei]、“熬” ao [au]、“藕” ou [ou] 中的二合元音是下降二合元音。英语和德语中的二合元音都是下降二合元音。俄语 мой [m^{u}ɔi]（我的）、дай [dai]（给吧）、пей [p'ei]（喝吧）中也是下降二合元音。音节音在后的叫上升二合元音。汉语中的“啞” ya [ia]，“野” ye [iε]、“蛙” wa [uɑ]、“我” wo [uo]、“月” yue [yε] 是上升二合元音。法语中的半元音 [j、ɥ、w] 与后续的元音也构成上升二合元音，如 pied [pje]（脚）、nuit [nɥi]（夜晚）、moi [mwa]（我）。三合元音中的三个成分一般也不是同等的，往往其中一个清晰有力，处于音节中心，是音节音；其他的成分则有不同程度的弱化，在音节的边沿，是非音节音，汉语的三合元音都是当中的成分强，是音节音，两边的则是非音节音：“腰” yao [iau]、“忧” you [iou]、“歪” wai [uai]、“威” wei [uei]。罗马尼亚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中也有三合元音。

辅音的主要特点就是有噪音，噪音的不同则在于形成阻碍的部位以及形成和克服阻碍的方式方法各有不同。因而首先可以得出辅音分类的两项基本标准：辅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这两方面都对作为辅音必要成素的噪音的音质起决定作用。

按照发音部位可以分出七类辅音。

（一）唇音指由双唇或下唇与上齿构成阻碍发出的辅音，又可分为：

（1）双唇音发音时上下唇构成阻碍 [p、b、m、ʍ、w、ɥ、ɸ、β]；

（2）唇齿音发音时下唇主动接近上齿形成阻碍 [p͜f、f、v]。

（二）前舌音指舌尖在内的舌面前部形成阻碍发出的辅音。由于这一部分的活动幅度特别大，与它构成阻碍的消极发音器官可以是上齿、齿龈，直到硬腭中前部，因此对前舌音必须作进一步划分。

（1）前舌尖音发音时用舌尖或舌面前部与上齿和齿龈形成阻碍。这些辅音的发音部位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用舌尖与上齿及齿龈形成阻碍，因此叫舌尖音。另一种是舌头前伸，主要由舌尖后的舌面前部与上齿背或齿龈形成阻碍；因为舌面又称舌背，为了区别于其他舌面辅音，这些辅音就叫前舌背音。前舌背音的发音比舌尖音有力，但在其他音质方面两者没有明显的差别，所以就合在一起叫作前舌尖音。在一种具体语言中，只要发音方法容许，前舌尖音或者都是舌尖音（如汉语普通话和英语），或者都是前舌背音（如俄语），特别是 [t、d、n、s、z、t͜s、d͜z] 这些辅音；这也是各语言发音法基础的一个重要内容。较常见的前舌尖音是 [t、d、n、l、θ、ð、s、z、ʃ、ʒ、t͜s、d͜z、t͜ʃ、d͜ʒ]。

（2）顶音或翘舌音发音时舌尖近似垂直地上翘（上顶）与硬腭前部形成阻碍。由于舌尖上顶，舌面中部就下凹，扩大了口腔这个部分的共鸣容积，因此顶音的音色就比相应的前舌尖音低。英语的响擦音 [ɹ]（如 red [ɹed] [红色的]），俄语的舌尖颤音 р [r] 及擦音 ш、ж [š、ž] 都是顶音。

（3）卷舌音发音时舌尖后卷，多以它的反面与硬腭中前部构成阻碍，同时舌面中部下陷。因而卷舌音的音色也比较低，但以卷舌的色彩区别于顶音。汉语普通话的 zh、ch、sh、r [t͜ʂ、t͜ʂʻ、ʂ、ʐ] 就是卷舌音。

（三）中舌音指舌面中部抬高与硬腭构成阻碍发出的辅音。舌面中部的抬高缩小了口腔的共鸣容积，因此中舌音的音色就比较高。中舌音的部位还有前后的区别，在音质上也有差别。汉语普通话的 j、q、x [t͜ɕ、t͜ɕʻ、ɕ] 及 [d͜ʑ、ȵ] 是偏前的，英、俄、德、

法、西班牙等语言的中舌音是偏后的 [ɲ、ʎ、ç、j]； 日语中这两类中舌音都有。

（四）后舌音指舌面后部抬高与软腭形成阻碍发出的辅音。大多语言都有后舌音，如 [k、g、ŋ、x、ɣ]。

（五）小舌音指小舌下降与略为抬高的舌面后部形成阻碍发出的辅音。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都有些小舌音 [χ、ʁ、ʀ]。

（六）咽壁音指收缩的后咽壁与后移的舌根形成阻碍发出的辅音，主要见于阿拉伯语。

（七）喉音指声门形成阻碍发出噪音而构成的辅音。它们是清塞音 [ʔ] 和擦音 [h、ɦ]。

多数辅音发音时只在气流通道的一个部位上形成产生噪音的阻碍，这些辅音可以称为单焦（点）音。有些辅音是由两处阻碍产生的噪音构成的，因此可以叫做双焦（点）音。前面列举的基本辅音中有些前舌音就是双焦音，即除了前舌这个发音部位外，还有一个对它们说来较次要的发音部位。例如，英语和俄语中 [ʃ、ʒ、t͜ʃ、d͜ʒ] 的第二发音部位是舌面中部，德、法语中[ʃ、ʒ、t͜ʃ] 的第二发音部位是舌面后部；俄语顶音 [ʂ、ʐ] 和汉语普通话卷舌音 [t͜ʂ、t͜ʂʻ、ʂ、ʐ] 的第二发音部位也都是舌面后部。第二发音部位的噪音是整个辅音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些双焦的擦音和塞擦音所含的噪音成分就比相应的单焦音强，有些语音著作中就据听觉感受把它们叫作"嘶音"。此外，有些语言中还有双焦的爆破音（如越南语）和颤音（如爱沙尼亚语）。双唇音中的 [ʍ、w、ɥ] 也是双焦音，[ʍ、w] 的第二部位是舌面后部，[ɥ] 的第二部位是舌面中部。

辅音的发音方法包括气流通道上形成阻碍的方式以及克服阻碍的方式，因为这两者都关系到噪音的音质。根据发音方法的不同，辅音可以分成擦音、塞音和颤音三类。

（一）擦音指气流通过缝隙状的阻碍时因发生磨擦而形成的辅音，又叫缝隙音。前面列举的基本辅音中的擦音是 [ʍ、w、ɥ、ɸ、

β、f、v、ɬ、s、z、θ、ð、ʃ、ʒ、š、ž、ʂ、ʐ、ɹ、ɕ、ç、j、ʎ、x、ɣ、ʎ̝、ʁ、h、ɦ]。其中的 [ɬ、ʎ] 发音时，舌头在气流通道的中央上抬贴住上腭，让气流从舌头左右两边或一边下垂而形成的缝隙中通过，这样的擦音就叫边音。其他的擦音，因为缝隙在气流通道的当中，可以叫作中缝音。双唇和舌面前部构成的缝隙可以是扁平的，也可以是圆形的。[s、z] 等前舌尖圆缝音的音色较高，语音学的一些著作中据音响特点把它们叫作"咝音"，以区别于前面所讲的"嘶音"。

(二)塞音因发音的成阻和持阻阶段上气流遇到闭塞状的阻碍而得名，但在除阻时因解除闭塞的不同方式而有不同质的噪音，据此可以把塞音分成爆破音和塞擦音。

(1)爆破音在除阻阶段上，积极发音器官主动迅速解除闭塞，敞开气流通道，让积贮在闭塞后的空气迸裂而出，产生爆破的噪音。较常见的基本的爆破音是 [p、b、m、t、d、n、ɳ、ɲ、k、g、ŋ、ʔ]。

爆破音有时会发成没有爆破这个除阻阶段的非爆破音。前面所举上海话中成音节的 [ŋ̩] "五"和 [m̩] "呒"在发音上就是非爆破音。要是把 [m̩] 发成爆破音，在上海人听来就成了"呒没"(上海话中清晰的发音是两个音节[m̩-məʔ])。非爆破音在闭塞时发出的噪音虽然很微弱，但是不同闭塞部位造成的音质差异，足以使它们互相区分，上海话中就不仅区分 [ŋ̩] "五"和 [m̩] "呒"，在郊县还区分 [ɳ̩]。汉语普通话的鼻韵尾 [-n、-ŋ] 和某些方言的入声韵尾 [-p、-t、-k、-ʔ] 也是非爆破音，它们不仅各自的音质不同，还影响到前面的元音，尽管非爆破清辅音本身的音响是很微弱的。例如，汉语普通话 ban [pan] "搬"和 bang [pɑŋ] "帮"中的鼻韵尾 [-n、-ŋ]，使前面的元音 a [A] 分别成为 [a] 和 [ɑ]。

(2)塞擦音在除阻阶段上，闭塞约略开启，转为缝隙，让气流从挤出到摩擦而过；因而塞擦音就含有前后两种明显不同的噪音成分：前一成分是闭塞才开启时积贮的气流挤出的噪音，后一成分是气流缓解后徐徐通过缝隙的摩擦噪音。塞擦音虽然含这两

种明显不同的噪音成分，但仍然是一个音素，而不是音组。首先，它是由包含三个阶段的统一的发音动作发出来的。第二，它前面的噪音成分无论在发音动作或音响特征上都不同于爆破音。常见的基本塞擦音是 [p͜f、t͜s、d͜z、t͜ʃ、d͜ʒ、t͜ʂ、t͜ɕ、d͜ʑ]。

（三）颤音指有弹性的发音器官因受气流冲击发生颤动而形成的辅音。为了使气流能发挥冲击力，发颤音时气流通道上的阻碍通常是极窄的缝隙甚至接近于闭塞。用舌尖发的颤音，舌尖只有上翘，才延伸得薄而柔软，并垂直于气流方向而受到较大的冲击力，因而发出的才是响音。语言中常见的舌尖响颤音就是顶音 [r]。德、法语中还有小舌颤音 [ʀ]。在不同的语言中，在不同的语音环境中，颤音颤动的次数可以有一两次到三四次不等；其中只颤动一次的叫闪音。西班牙语中就分颤音和闪音 [ɾ]，如 vara ['baɾa]（棍子）和 barra ['bara]（铁条）。

辅音含有的噪音成分也是其分类的一个重要标准。辅音中噪音占优势的是响辅音 [w、ɥ、m、n、l、r、ɾ、ɹ、ɳ、j、ɲ、ʎ、ŋ、ʁ、ʀ]。其余的辅音以噪音为主，就叫噪辅音；它们又因含和不含噪音而分为浊辅音[b、β、v、d、ð、d͜z、z、d͜ʒ、ʒ、ž、ʐ、d͜ʑ、j、g、ɣ、ʁ、ɦ]和清辅音 [p、ʍ、ɸ、p͜f、f、t、θ、t͜s、s、t͜ʃ、ʃ、š、t͜ʂ、ʂ、t͜ɕ、ɕ、ç、k、x、χ、h、ʔ]。喉爆破音 [ʔ] 是声带爆破的辅音，在发音时声带不能同时再颤动而发出噪音，所以 [ʔ] 只能是清辅音，没有对应的浊辅音。其他噪辅音发音时声带都可以颤动或不颤动，即都可以带噪音或不带噪音而清浊成对。多数语言都有清浊成对的噪辅音。清浊成对的噪辅音因为噪音成分基本相同，音质也极相近。

响辅音中的 [m、n、ɳ、ɲ、ŋ] 发音时，气流通过鼻腔共鸣而产生鼻音音色，这些辅音就叫作鼻辅音。其他辅音发音时气流只经口腔，所以叫作口辅音。响辅音中的边音和颤音合称流音。

跟元音一样，发上述的基本辅音时也可以有一些补充发音动作。这些补充发音动作使基本辅音具有某些色彩，而不改变它们的基本音质。辅音较常见的补充发音动作有下列四种。

（一）送气　发塞音时整个声门或气声门形成一条缝隙，让气流摩擦而过；因而到了除阻阶段的末尾，当塞音固有的噪音减弱时，就能听到喉擦音[h]这样一种送气的声息。汉语的塞音有送气与不送气的对立 p—b、t—d、k—g、q—j、ch—zh、c—z [p'—p、t'—t、k'—k、t͡ɕ'—t͡ɕ、t͡ʂ'—t͡ʂ、t͡s'—t͡s]。

（二）腭化　这是舌面中部向硬腭抬高的补充发音动作。凡是发音部位不在舌面中部的辅音都可以腭化，因此中舌音就不存在腭化的问题。腭化使气流通道变窄，一是提高音色，二是增加擦音的成分；因此有些著作中把腭化叫做软化，把腭化辅音叫作软辅音，腭化的爆破音也常具有塞擦音的色彩。俄语中多数辅音都有腭化和非腭化的对立，如 пь—п、бь—б、мь—м、фь—ф、вь—в [p'—p、b'—b、m'—m、f'—f、v'—v]等。日语辅音中腭化与非腭化的对立也是普遍的。除了や行的辅音本身就是中舌音[j]，不能再腭化以外，日语中三种拗音和い段的辅音就是腭化辅音，三种拗音中的腭化辅音分别同あ、う、お段的非腭化辅音对立，而え段的辅音也是非腭化的，如きゃ—か、きゅ—く、きょ—こ、き、け [k'a—ka、k'u—ku、k'ɔ—kɔ、k'i、ke] 等。多数语言中也有辅音的腭化现象。

（三）软腭化　这是舌面后部向软腭抬高的补充发音动作。这一动作使相应辅音的音色变得低沉。语言中较常见的是 [ɫ]。俄语的 л 就是软腭化的 [ɫ]，非俄罗斯人发的非软腭化的 [l]，由于音色高于软腭化的 [ɫ]，在俄罗斯人听来，就象腭化的 [l']。英语中也区分软腭化的和非软腭化的 [l]：前者叫 "dark l"（模糊 l），出现于词末或辅音前；后者叫 "clear l"（清晰 l），出现于元音前。例如，little ['litɫ]（小的）这个词中前面是非软腭化的 [l]，后面的是软腭化的 [ɫ]。

（四）长化　辅音也有"长化"的问题，如俄语的 щ [ʃː] 就是一个长辅音。

第三节 音 位

对语音从社会功能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的最小单位是音位。研究语言中音位系统的学科叫作音位学。

音位是具体语言（方言）中能独立区分语素或词的语音外壳的最小语音单位。所谓独立区分，是指仅仅一个音位的差别包括前后顺序的差别都能构成不同的语素或词的语音外壳。例如，汉语"端" duan [tuan]、"弯" wan [uan]、"挖" wa [ua]、"啊" a [a] 的语音外壳在构成上是依次少一个音位，而"哀" ai [ai] 和"压" ya [ia] 的差别则在于音位排列的顺序不同。又如，英语 fight [fait]（战斗）、light [lait]（光明）、might [mait]（能力）、night [nait]（夜晚）、right [rait]（正确的）、sight [sait]（视力）这些词的语音外壳的区别在于它们的首辅音是不同的音位；而 sing [siŋ]（唱歌）、sang [sæŋ]（唱歌，过去时）和 sung [sʌŋ]（唱歌，过去分词）这些词形的差别则在于它们元音音位的不同。

语素和词是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音位区别这些语言单位语音外壳的功能，就是音位的区别功能，习惯上也叫作"辨义"功能。但是必须指出，音位本身并没有意义，也不直接区分或辨别意义，它只是直接区别语素和词的语音外壳，从而辨别了它们的意义。

音位之所以能区别语素和词的语音外壳，就在于音位相互间有差别。区分音位的特征叫音位的区别特征。音位的区别特征是以音素间的差别为前提的，至于音素的哪些差别能充当音位的区别特征，各个具体语言就不一样。衡量是不是音位区别特征的依据，是看音素的这些差别有没有独立的"辨义"作用。汉语普通话中塞音和塞擦音分为送气和不送气两种不同的音位，因为送气和不送气的差别能独立区分语素和词的语音外壳，如 Tā pǎole [tʻa pʻau-le] 是"他跑了"，而 Tā bǎole [tʻa pau-le] 是"他饱

了”。英语的清塞音虽然也有送气和不送气的差别，如 pie [p‘ai] （馅饼)和 spy [spai] （间谍)，但这一差别并不能独立区别语素和词的语音外壳(主要是清塞音前有没有音位 [s] 引起的)，因而就不是英语音位的区别特征(德语和日语中也类似)。然而，英、俄、德、法、日等语言中辅音是否带噪音，即浊音性和清音性的差别，却是音位的区别特征，如英语的 by [bai] (靠近)和 pie [pai] （馅饼)，big [big] （大的)和 pig [pig] （猪)等。再如，元音鼻化是法语音位的区别特征 (fin [fɛ̃] [末端]和 fait [fɛ] [行为])，但对汉语普通话、英语、俄语等说来，则不是区别特征，因为它不能独立区别语素和词的语音外壳。

一个音位的具体表现形式叫作音位变体。音位变体主要是音位在语流中所处的语音环境造成的，如相邻音位的特点、与重音的距离、处于词首或词末等等，都会对音位的表现形式有影响，也就造成不同的音位变体。例如，“坝、避、布”这三个词的辅音音位 [p] 由于分别同三个不同的元音音位 [a、i、u] 组合并受它们的影响，而成为三个不同的音位变体。与元音 [i] 组合的 [p]，受发 [i] 时舌面中部抬高的影响，舌面中部也相应抬高而带有腭化的色彩；在与元音 [u] 组合时，因发 [u] 时双唇圆撮的作用，也就带有双唇圆撮的唇化色彩。相比之下，元音 [a] 由于舌面抬高部位不明显，抬高的程度也最小，对 [p] 的影响也最小。用严式音标表示这三个词的实际读音，就可以显示出这个辅音的不同音位变体：“坝”ba [pʌ]、“避” bi [p'i]、“布” bu [p°u]。跟重音的距离不同而产生的音位变体，可以举俄语的元音音位 [o] ([ᵘɔ])、[a] 为例。这两个元音处于非重读音节时舌头及双唇的活动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其弱化程度决定于与重音(重读音节)的距离。如 хорошó [xərʌ'šᵘɔ] （好)、карандáш [kərʌn'daš] （铅笔)。可见，俄语元音音位 [o、a] 在重读时为 [ᵘɔ、a]，在重读前第一音节为 [ʌ]，在距重音更远时为 [ə]。英语边音 [l] 的两种音位变体 [l、ɫ] 则与它在词中的位置有关。清晰的 [l] 出现于元音

前，模糊的即软腭化的 [ɫ] 则出现在辅音前或词末，如 little ['litɫ]（小的）。

同一音位的各个音位变体，相互之间是不能独立区别语素和词的语音外壳的。在这种情况下，有关语素和词的语音外壳是由其他的音位来独立区别的。如普通话中"骂、蜜、木"的语音外壳是靠元音的不同来区别的，在讲普通话的人的感觉中它们的语音外壳是 [ma、mi、mu]，尽管更切合实际的读音是 [mᴀ、m'i、m°u]。一个音位的各个变体（如 [m、m'、m°]）相互间虽然不起独立的"辨义"作用，但是它们作为本音位（如 [m]）的表现形式或代表仍区别于其他音位（如 [p、p']），因而依然有独立区别语素和词的语音外壳的作用，如"避、辟、蜜" [p'i、p''i、m'i] 中的 [p'、p''、m']。同一音位的各个变体相互间既然没有独立的"辨义"作用，它们之间的差别在语言功能上就不同于各音位间的差别。音位学中把具体语言中区分不同音位的差别叫作区别特征或音位特征，把同一音位各个变体间的差别叫作非区别特征或非音位特征。把音位和音位变体、区别特征和非区别特征区分开来，是音位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除了语言环境引起的音位变体以外，还有一类音位变体，这就是具体语言或方言的习惯容许的在相同语音环境中一个音位的不同发音。例如，长江中上游北方话中元音前的 [l、n] 可以互换，如"来"可以发成 [lai]，也可以发成 [nai]；"兰"和"南"都可以发成 [lan] 或 [nan]。法语中的小舌响擦音 [ʁ] 可以发成舌尖颤音 [r] 或小舌颤音 [ʀ]；德语中的舌尖颤音 [r] 也常发成小舌颤音 [ʀ]。语音环境引起的音位变体对语言使用者讲来有社会强制性，是语言社团语音规范的组成部分，个人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叫作必然变体；又因为这些变体的出现受语音环境的条件制约，所以又叫条件变体。在相同语音环境中有不同发音的音位变体，可以由语言使用者据个人的习惯、爱好或风尚而随意地自由选择，所以就叫作随意变体或自由变体。随意变体的主要语言功

能与必然变体大致相同：同一音位各变体间没有独立的“辨义”作用；作为本音位的表现形式则区别于其他音位，而有独立的“辨义”功能。

在语言使用者的发音和感觉上，必然变体和随意变体是不同的。随意变体由于可以自由地加以选择，语言使用者一般能感觉到它们的差别，也不难逐个地把它们发出来。必然变体则不同，由于它们必然随着一定的语言环境出现，使用者从幼年掌握本族语或当地方言开始，就习惯于在这个语音环境听到并发出这样一个必然变体。所以音位的各个必然变体必须分别与它们应有的语音环境相符，这也是各语言发音法基础的重要内容之一。

语言使用者通常只认识到一个音位各个必然变体中的一个，认为它才是自己语言的音，把它当作本语言中一个不容发错的音即音位。这样的变体就叫做音位的典型变体。它们最好是能在语流中单独发音的那个必然变体，但这要求这个单位能单独成词（否则不可能在语流中单独发音），而语言中这样的音位为数不多。因此，在多数情况下，通常把最少受语音环境影响因而最能突出地表现音位的区别特征（即含非区别特征最少）的那个必然变体当作整个音位的代表，即当作音位的典型变体。这样，汉语普通话[p、p‘、m] 这三个音位的典型变体应该是 [p、p‘、m]，不能是[p′、p′‘、m′] 或 [p°、p°‘、m°]；音位 [a] 的典型变体则应该是[ᴀ]，而不能是出现频率远大于它的 [a、ɑ、æ、ɛ] 等。

音位学中对研究语言系统各个方面有重要意义的是对音位对立的分析。对音位研究本身来说，通过对音位对立的分析也更能揭示出音位的系统性或聚合关系。我们已经知道，具体语言中区分不同音位的特征叫区别特征。每个音位以它所具有的区别特征与本语言音位系统的其他音位发生关系，首先是对立关系。以区别特征为依据而互相对立的两个或更多个音位，组成音位对立体，参加音位对立体的音位就是对立成分或对立项。音位系统中一般以双成分的对立居多，但也不能排除三成分、四成分的对立。以

汉语普通话为例，其中的 b [p]——p [p‘] 对立就是双成分对立，这一对立的区别特征是有没有送气，因此也可以用“不送气——送气”的对立来加以说明。但是，普通话中的 s[s]—x[ɕ]—h[x] 则是三成分的对立，它们的区别特征在于舌位的前后，具体说是“前舌尖——中舌——后舌”的对立。如果把 sh [ʂ] 也列入这一对立体，就成了四成分的对立 s [s]—sh [ʂ]—x [ɕ]—h [x]，具体的对立关系是“前舌尖——卷舌——中舌——后舌”。有一种二分法的音位理论，主张根据每个区别特征只构成双成分的对立。其实，多加一道手续就可以把上列三成分、四成分的对立化为双成分的音位对立。这就是先从总的方面分为“舌尖——舌面”这种双成分音位对立，然后把“舌面音”再分为“中舌——后舌”即 [ɕ]—[x] 的双成分对立，并从原来四成分的对立中分出“前舌尖——卷舌”即 [s]—[ʂ] 的双成分对立。不过，二分法的音位理论采用的区别特征主要来自对音位频谱的分析；对这一理论的争议还很多，在本书范围内不可能作更多的介绍。

除了音位对立外，还有一类非音位对立。它们所依据的特征虽然也是有关音位具有的生理属性或物理属性，但是这种特征从整个音位系统看来无关紧要，是非区别特征，因而根据这种特征而形成的对立也就叫作非音位对立。例如，普通话的辅音系统中 b [p] 和 f [f] 这两个音位在发音生理上的关系，除了是“塞——擦”的对立外，又是“双唇——唇齿”的对立。其中，“塞——擦”的对立在普通话的辅音中是有系统性的，因为好多对音位都构成这样的对立，如 d [t]—s [s]、g [k]—h [x]，因而 b [p] 与 f [f] 的“塞——擦”对立从音位系统来说是本质的，是音位对立。至于这两个音位的“双唇——唇齿”对立，由于普通话所有的双唇辅音 b、p、m [p、p‘、m] 都没有相应的唇齿辅音作为对立成分，唇齿音 f [f] 也没有相应对立的双唇擦音 [Φ]，也就是说，这种“双唇——唇齿”的对立在普通话的辅音系统中是没有它的地位的。“塞——擦”这种音位对立足以概括 b [p]—f [f] 的对立，并与

其他唇辅音 p、m [p'、m] 相区别，而且 f [f] 作为唇辅音中的擦音也足以区别于整个音位系统中的其他音位，丝毫不会混淆。因此，“双唇——唇齿”的对立虽然有其生理依据，但是在普通话辅音系统中只是唇音“塞——擦”这种音位对立的附带因素，在音位系统上无关紧要，因而也就是非音位对立。音位学所主要关心的是音位对立，而不是非音位对立。

音位的组合关系也是音位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各个语言中音位的组合特点也具有民族性，因而也是音位系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世界各语言中存在着音位组合的普遍现象，如元音音位加辅音音位就是一种普遍结构。

对语言的结构成分进行描写研究的分布分析法，在对音位组合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音位来说，分布就是音位和音位变体可以出现的各种语音环境。这在各种具体语言中显然是不同的。音位的分布具体地同音节的结构、在词首和词末等词中的位置之类的语音因素或条件有关。例如，汉语普通话中除了鼻辅音 [n、ŋ] 以外，所有的辅音只能在音节的首端即元音前出现。三个鼻辅音的分布也各有不同：[n] 既能在元音前、又能在元音后出现，[m] 只能出现于元音前，而 [ŋ] 又只能出现在元音后。

音位的必然变体的分布不同于音位的分布。由于一个音位的各个必然变体是不同的语音环境引起的，它们各自的分布就不会彼此重复，而只会相互补充。换句话说，一个音位的各个必然变体分别从整个音位的分布中分到一部分语音环境(分布)，彼此间没有重复交叉的部分，而一个音位所有的必然变体得到的语音环境又相互补充，合起来正好是整个音位的分布(语音环境)。所以，音位的各个必然变体的分布就叫互补分布。例如，普通话的音位 b [p] 大致有三个必然变体，其中 [p'] 只出现于前高元音之前，[p°] 只出现于圆唇元音之前，[p] 则出现于非前高的展唇元音之前；这三者合起来正好是整个音位 [p] 的分布。一个音位的各个必然变体在分布上的这种关系就叫作互补关系。与同一音位各必

然变体的互补分布相反，各个音位的分布基本上互不牵制，因而音位的分布就叫作自由分布。正因为音位是自由分布的，不同的音位就能在相同的语音环境出现，因而能独立区分语素和词的语音外壳。

音位的自由分布实际上也只是相对的，前面就讲到过音位在分布上的一些限制。因此，当语素组成词（包括词形）或在语流中，语素中的音位及其必然变体所处的语音环境就会有所变化；一旦语音环境与它们的分布不协调时，音位及其必然变体就得变化，这就是语音（音位及其变体）交替。这里可能的情况有：（1）音位的交替，如俄语 руκá [ru'ka]（手，单数第一格）→рукú [ru'k'ɨ]（单数第二格）中，是非前元音前的非腭化辅音 [k] 与前元音前的腭化辅音 [k'] 的交替；（2）音位必然变体的交替，如俄语 хорошó [xərʌ'ʂᵘɔ]（好）中重读的 [o] 保持原来的读音 [ᵘɔ] 不变，重读前第一、第二音节的 [o]，依次以它的必然变体 [ʌ] 和 [ə] 出现，也就是典型变体 [ᵘɔ] 分别与两个必然变体交替；（3）音位的消失或音位与零音位[∅]的交替。如俄语 место ['m'esta]（地方）的词根 [m'est-] 加后缀 -н（ый）[-n (ɨj)] 构成形容词 местный（地方的）时，按俄语读音规则 стн 只能发 [sn]，这个形容词就发成 ['m'esnɨj]，也就是音位 [t] 的消失或与零音位交替。音位交替往往与词的形态有关。一门介乎音位学和语法学之间专门从形态方面研究音位交替的学科，就叫形态音位学。

音位因分布的限制而发生的另一种变化叫做对立的中和。音位对立的依据是区别特征。当语素的某个音位在词或语流中处于限制其分布（不容许它存在）的语音环境，失去某种区别特征而转变为原来据这种区别特征与它对立的成分（音位）时，就出现对立的中和。例如，俄语噪辅音有清浊的对立，但是在词末停顿前只能出现清辅音，原有的清浊对立就中和了。如 ногá [na'ga]（脚，单数第一格）→ ног ['nok]（复数第二格）中词根的 [g] 处于词末时不能保持其浊音性，只能以相对的清辅音出现，即发生音位清

浊对立的中和。

音位学从结构系统上研究语言的语音，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现在有些语言学家试图从结构系统的角度研究并解释语音的历史演变，这种研究叫作历史音位学。

第四节　超音段音位

音位及其变体在语流中组成大小不等的语音单位。这些语音单位在语流中有前后的顺序，它们的组合是呈线形的，称线性组合。据线性组合的先后顺序切分出来的语音单位，各占一定的时间段落，所以也称音段。语流中最小的音段是音位，因此音位也可以叫作音段音位。可是，语音成素还有一种非线性的共时组合，即可以在语流的某一时段上同时出现，或附加到某个音段上与这个音段共现。当音位前后连缀组合成较大的音段时，往往具有原来所没有的某种语音成素作为它的特征及组成部分。这种较大音段所具有的语音成素超越了原来的较小音段的线性组合，因而具有超音段的性质；同时，由于这种较大音段具有的语音成素往往也与语义相联系，即具有音位的“辨义”功能，所以在音位研究中就把它们叫做超音段音位。例如，汉语中 [t、i] 两个音位组成高一级的音节 di [ti] 时，除了原来的音位外，还具有声调这种语音成素，而声调的差别又使这音节成为不同语素或词的语音外壳，如 dī “低”、dí “笛”、dǐ “底”、dì “地”，因此，汉语中的声调就是一种超音段音位。当音节组成高一级的语音词时，又会出现重音这种语音成素，重音也往往跟语义有关，如“地道”dìdào [ˌti˥˩ ˈtau˥˩] 指“地下的隧道”，dì·dao [ˈti˥˩ tau˨] 表示“纯真的”意思。可见，重音也是一种超音段音位。超音段音位表现为语流中声音的抑扬顿挫，因而也叫韵律特征或韵位。

下面分别对几种主要的超音段音位作些说明。

(一)声调　声调是音节的上加成素，在多数东南亚语言以

及某些非洲语言和美洲的印第安语言中都有声调。

声调是汉语音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汉语语音研究中把每个音节(一般每个汉字表示一个音节)分成声(声母)、韵(韵母)调(声调)三部分。声调虽然是音节中与声母、韵母同等的组成部分，但是在语言的结构系统上却有不同的本质。声母和韵母是组成音节的线性语音单位，声调则是音节的上加成素，具有超音段的性质。

声调是嗓音高低起伏的变化，它只能上加于音节中带嗓音(即"带音")的音位。以汉语普通话为例，韵母的韵头(介音)、韵腹(主要元音)和韵尾(包括鼻辅音 [-n、-ŋ]) 三个部分都是带音的，所以整个韵母都有统一的声调；至于声调是否从声母开始，就得据作声母的首辅音是否带嗓音而定。例如："男" nán [nan˧˥]、"女" nǚ [ny˨˩˦]、"人" rén [ʐen˧˥]这些音节的声母是带音的响辅音和浊辅音，因此声调就贯穿于整个音节；但是象"八" bā [pa˥]、"九" jiǔ [tɕiou˨˩˦]、"十" shí [ʂi˧˥] 这些音节的声母都是不带音的清辅音，声调主要只上加于韵母。可见，音位本身虽没有声调，但对声调多少有一定的调节制约作用，因为具有声调的音节本身就是以音位的线性组合为基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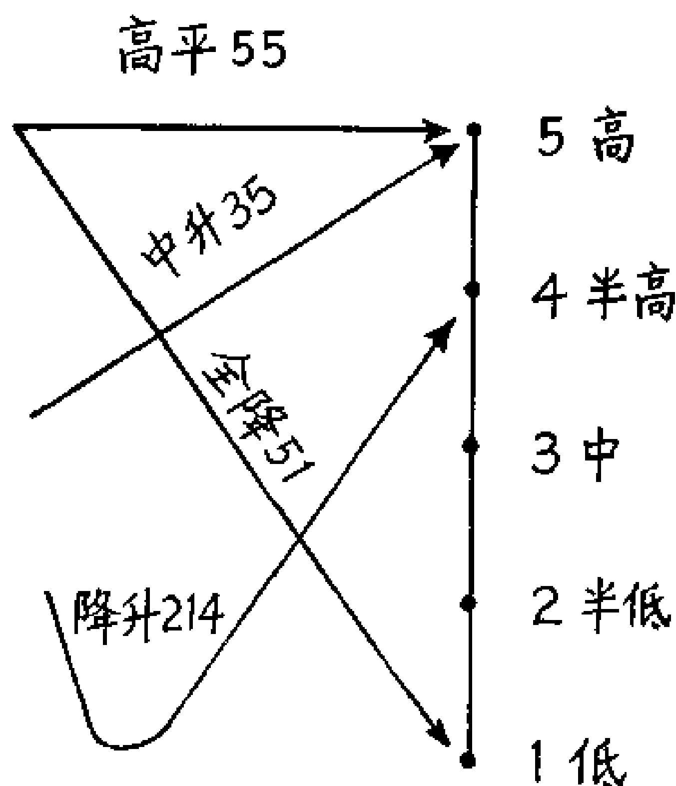


图 3—5 调值示意图

每种声调中嗓音具体的高低起伏是它的调值。对汉语来说，

把噪音从低到高分成1、2、3、4、5五挡，依次表示低、半低、中、半高和高就够了。具体的表示法是用一条竖线作比较线（纵坐标），分成高低五挡；然后按噪音起伏的时间顺序在横坐标上标出各声调起迄点及可能有的转折点的高度，再把这些标高用直线连接起来就是各声调的调形，各标高的数值连起来表示的噪音起伏就是调值。图3—5表示的是汉语普通话四声的调值，也可以用表概括成：

调　　类	调　　值	调　　号
阴平（第一声）	高　平　55	˥
阳平（第二声）	中　升　35	˧˥
上声（第三声）	降　升　214	˨˩˦
去声（第四声）	全　降　51	˥˩

表中的调号实际上是缩小了的调值示意图，在标音时常置于表示音节的音符之后，如"人民" rénmín 可标为 [ʐǝn˧˥ min˧˥]。汉语拼音方案中去掉了相当于调值示意图中比较线的竖线，把表示声调调形的直线和折线简化为"- ˊ ˇ ˋ"作为声调符号，标在音节的主要元音（韵腹）之上，如"山河美丽" "shānhéměilì。

汉语中声调的"辨义"功能和调值结合而成的声调类型叫作调类。普通话中能"辨义"的基本调值有上述四种，就分出四个调类。各方言中的调类从三个到九、十个不等。调类的名称是据古汉语平、上、去、入四声及各声分化出的阴、阳两类而定的，作为普通话的北京话的四个调类就是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经过历史演变，各方言中不仅调类多寡不等，同一调类的调值也不相同。例如，北京话中阴平的调值是高平调55˥，天津话的阴平则是低平调11˩；阳平在北京话中是中升调35˧˥，在天津话中却是

高平调 55˥。

调类的差别关系到音节(汉字读音)所表示的意义。换句话说，声调的"辨义"功能就在于调类的不同。有些著作中所称的声调音位或调位，实际上就相当于汉语中的调类。至于汉语中各调类的具体调值则相当于声调音位的变体，因为各调类往往有不同的调值作为它的实际表现形式。因此可以说，前面所说的普通话阴平为 55˥调、阳平为 35˧˥调、上声为214˨˩˦调、去声为51˥˩调，只是这四个调类的基本调值，也就是普通话声调音位的典型变体；它们是在很少受语音环境影响的条件下，特别是在音节(汉字)单独发音时出现的。当音节在语流中时，因受语音环境的影响，各调类的具体调值就会发生变化，这就是变调。

引起变调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前后音节(汉字)的声调相互影响引起的"联调变化"，汉语研究中一般叫作变调。从音位研究的角度来讲，联调变化可以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变化后的调值不同于本语言任何原有调类的调值。例如，普通话中非上声前的上声发成半上21˨˩（只有上声固有调值214˨˩˦的一半），如"北京" Běijīng [pei˨˩˦tɕiŋ˥→pei˨˩tɕiŋ˥]、"语言" yǔyán [y˨˩˦ian˧˥→y˨˩ian˧˥] 等。这种调值为21˨˩的半上是普通话其他调类所没有的，仅是上声的调值之一，又因为这是语音环境决定的，所以是上声这个声调音位的一种必然变体。可见，从上声这个调位的典型变体214˨˩˦到半上21˨˩的联调变化，只是一个调类范围内音位变体的交替，不涉及到其余的调类。联调变化的另一种结果是出现的调值恰好相当于另一调类的调值。这种联调变化显然超越了一个调类的范围，已经不是声调中音位变体的交替，而是声调音位的交替了。例如，普通话中上声前的上声发成中升的35˧˥调，这就是上声与阳平的声调音位（调类）的交替，如"领导" lǐngdǎo [liŋ˨˩˦tau˨˩˦ → liŋ˧˥tau˨˩˦]、"粉笔" fěnbǐ [fen˨˩˦pi˨˩˦ → fen˧˥pi˨˩˦] 等。

另一种原因引起的变调是汉字所代表的音节因轻读(非重读)

弱化而失去其固有声调，汉语研究中叫作轻声。汉语中凡是在语义和结构上无须突出，从而在语音上不重读的音节（汉字）就发成轻声。这主要是一些“虚词”、词缀等语法成分，如某些助词（对了、是的、走吧）、常用的词缀和量词（桌子、石头、来了、说着、三个）、方位后置词（家里、桌上）、趋向动词（回来、出去）、作宾语的人称代词（请你、找他）、常用双音词的第二个音节（哥哥、豆腐）等等。

（二）重音　重音是比音节大的音段（语音词或节奏组、语音段或意群）的上加语音成素。按照靠增加音强，还是靠扩大噪音起伏或增加音长来突出音节，重音有力重音、乐重音和量重音之分。少数语言的重音性质比较单纯，如通常认为日语的重音是乐重音。多数语言的重音是综合性的，即音强、音高和音长三者都有所增加。汉语重读音节的噪音起伏很明显，但音强和音长也有所增加。法语的重音也兼容了音强、音高和音长三种因素。英语和德语因元音音位有长短之分，重音就以音强和音高为主，但仍有音长的成分：非重读的长元音略短，重读的短元音又稍延长。俄语的重音一般视为力重音，但实验表明，音长几乎起着决定的作用。

就语义和结构的作用范围或所附着的语音单位（音段）而言，重音中可以分出词重音和语段重音。多数语言都有词重音，因此重音是词的重要语音标志。凡在语流中仍保持的词重音对词的识别有重大的作用，因为它不仅同元辅音音位一样是词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在快速说话时非重读音节的元辅音常常会弱化、消失，重音却能把整个词的面貌勾划出来。只是法语中的词重音比较特殊，实词在单念时末音节一般都重读，但是在语流中语词组合时单词的重音就会消失，只是含相对完整意义的节奏组或语音段的末一个音节才重读。例如，单词 donner（给）发成 [dɔ'ne], vous voulez（您愿意）发成 [vuvu'le];. 在语流中组成的节奏组这样的音段如 Voulez-vous donner？（您愿意给吗？）或 Vous ne voulez

pas.（您不愿意。）却依次发成 [vulevudɔ'ne] 或 [vunᵊvule'pɑ]。因而有人在理论上认为法语没有词重音，只有节奏重音和语段重音，词在单念时实际上已单独构成语流中的节奏组或语音段了，因此词单念时的重音实际上是节奏组或语音段的重音。

一个词可能有不止一个重音，而且往往有主次之分。如英语 conversation ['kɔnvə'seiʃən]（会话）、俄语 машиностроение [mašinastra'jen'iji]（机器制造）、德语 Schreibtisch ['ʃraep,tiʃ]（书桌）等。象德语 ['blu:t'arm]（赤贫的）和 ['blu:t,arm]（贫血的）（两词的拼写都是 blutarm）中主次重音的差别有"辨义"功能。

从德语 blutarm ['blu:t'arm]（赤贫的）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有些重音（重读音节）即使没有非重读音节的陪衬，也能充分显示其特性而突出。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俄语的 Тут брат взял нож ['tut 'brat 'vz'al 'nɔš]（于是兄弟操起了刀）。一句话（音段）四个音节，并没有非重读音节陪衬，仍然有重读（重音）的特性。因此，有些著作认为，除了力重音、乐重音和量重音外，还有一种质重音，即有些重音有它的质的规定性。

词重音因是否固定于词的某个特定次序的音节而分为固定重音和自由重音。捷克语的词重音总落在词的首音节上，波兰语的重音则在词的倒数第二个音节上，因而都是固定重音。固定重音有辨别语流中词的界限的作用。自由重音在词中不固定于某个音节，其位置完全因具体的词而异。英、俄、德等语言的词重音都是自由重音。自由重音作为超音段音位，不仅有识别词的作用，而且还具有"辨义"的功能。有些语言中不同的词的音位构成完全相同，其差别仅仅在于重音的位置不同。例如，英语中有一系列拼写相同的词，前一音节重读时为名词（及形容词），后一音节重读则为动词，如 export 发成 ['ekspɔ:t] 时是名词（出口、输出品）及形容词（出口的），发成[eks'pɔ:t] 时则是动词（出口）。俄语 мýка ['muka]（痛苦）和 мукá [mu'ka]（面粉）的差别，也在于重音位置的不同。

词重音还因是否随着词的形态变化(包括派生构词)改变其位置而分为移动重音和不变重音。例如，英语动词 ad'mire（钦佩）派生出名词 admi'ration（钦佩)和形容词 'admirable（可钦佩的)时，重音的位置也改变了。俄语中有些词在词形变化时重音的位置也发生变化，如动词变位时的 пишу́（我写）和 пи́шешь（你写）。有时，词的不同形式具有同音的词缀，在这种情况下移动重音成为辨别词形的唯一标志，如俄语的 ру́ки（手，复数第一格)和 руки́（手，单数第二格)、стра́ны（国家，复数第一格)和 страны́（国家，单数第二格)。

语言中并不是所有的词都有词重音，大体上说作为语法成分的"虚词"和一些人称代词没有词重音。这些非重读的词在语流中就作为附词，根据语义和结构附着于重读的实词上；附着于重读词前的称前附词，附于重读词后的是后附词。如汉语"在ˌ共产'党的'领ˌ导下"这个音段中，"在、的、下"这三个"虚词"本身不重读，是附词；它们分别从前或从后依附于重读的实词，其中"在"是前附词，"的、下"是后附词。重读的词及其前后的附词组成了以重音为标志的语义和结构相对完整的统一体，从语音的角度可以称为语音词，如前面这个音段就含两个语音词"在ˌ共产'党的"和"'领ˌ导下。"语音词与词汇和语法上的词是不完全一致的。由于分析性语言的语流中非重读的语法成分较多，加以语义和结构的完整并非总是一致的，所以在英、法语的研究中主要从语音的角度，把由一个重音连接起来的最小音段叫作节奏组(因为重音也是语言的一种节律)，把节奏组的重音叫作节奏重音。例如，英语 I 'haven't 'time to ''do it, | so I'll 'leave it till to''morrow.（我没有时间搞那个，我得把它搁到明天。)这句话中，有些节奏组就含好几个非重读的语法成分作附词，其中每个节奏组基本上都具有语义和结构的相对完整性。但是在 'Did you ''see him?（你见到他吗？)和 'Can you ''do it?（你能做这个吗？)这样的句子中，由于语义的需要，助动词 did 和 can 也具有节奏重音

而组成节奏组，与结构上的完整性就不一致了。总之，语音词和节奏组都是以重音为标志连结起来的最小音段，只是语音词着眼于实词的词重音，而节奏组只着眼于音段本身的重音，不管它是否与实词一致。

跟词重音相对的是语段重音。它是介乎句子和节奏组之间的语义结构单位即意群的语音标志之一。一个句子有几个意群就有几个语段重音。意群是语流中意义上完整的结构单位；它在语音上也有完整性，表现为有一个加强的词重音或节奏重音，有单独的音调以及可以（但并非必须）用停顿跟其他意群隔开，而内部不再有停顿。由于语音上的完整性，意群构成了语流中大于节奏组或语音词的语音单位或音段，通常叫作语音段。语音段由节奏组或语音词构成，语段重音通常是根据语音段（意群）的语义和结构而略有加强的一个节奏重音或词重音。在多数词序比较自由的语言中，语音段的语义结构重心多置于末端，因此语段重音往往是语音段中略有加强的末一个节奏重音或词重音，英、俄、法诸语言就是这样。例如，前面举的英语复合句在逗号处分成两个语音段，每个语音段中末一个节奏重音就强化成语段重音。后两个短的问句中各含一个语音段，也都是其中末一个节奏重音强化成语段重音的。法语的 Il a tout à fait bien é''crit.（他非常出色地写了。）是由一个节奏组构成的语音段，其语段重音就是这个唯一的节奏重音而稍有加强，但当语义结构重心移到"出色"上而说成 Il a é'crit tout à fait ''bien.（他写得非常出色。）时，这个语音段就包含两个节奏组，有两个节奏重音，语段重音仍是末一个节奏重音而略加强化。俄语的情况也相同，如 Вчера́ вечеро́м| я прочёл интéресную кни́гу。（昨晚我看了一本有趣的书。）这个句子的两个语音段中，都是末一个词重音加强为语段重音。

语段重音出现于说话者情绪平静、意思上无须强调的一般语气中。当说话者在意思上有所强调或需对比时，语段重音就为逻辑重音所取代。如对比时说的："这是'''黄的，那是'''绿的"；或者

“'''这个好，'''那个不好”。这完全取决于说话者所强调或对比的是什么。因此可以说，逻辑重音是语段重音在意思有所强调时的表现。只要有强调的需要，每个语段都可以有逻辑重音。逻辑重音跟语段重音主要的差别是：它的重读程度大于语段重音；它可以落在语流中的任何一个音节上，包括原来不重读的“虚词”或词的某个音节，甚至由个别辅音构成的词或语素。例如，“我不会唱歌”这句话，根据强调的不同，可以说成“'''我不会唱歌(，你来唱)。”“我'''不会唱歌(，谁说我会唱)。”“我不'''会唱歌(，不是不肯唱)。”“我不会'''唱歌(，听唱歌倒是喜欢的)。”“我不会唱'''歌(，说段相声吧)”。等等。又如，英语中为了明显的对比可以说 '''Up'stairs, 'not '''down'stairs(在楼上，不在楼下)，尽管通常说的是'up'stairs和 'down'stairs。再如，俄语中还可以说：Представьте себе, он спрятался не '''за шкаф, а '''в шкаф (可想不到，他没躲到柜子背后，却躲进柜子里去了。)；在这句话中不仅原来非重读的前置词 за (到……后面)和 в (到……里面)带上了逻辑重音，而且在清辅音前原来应发[f]的前置词в也因此而转化为成音节的浊辅音[ɣ]。

人们不仅用语言来形成并表达思想，还常用语言成素来表达一定的感情。以音节的某种强化来表示感情就是感情重音。汉语中常见的感情重音是用增加音节的音强来表示不满、不耐烦等，如“''真'''伤脑筋！”或“''简直是'''要''命！”英、俄、法等语言常用拖长音节的某个音位来构成感情重音。英语是拖长重读音节的辅音，特别是响辅音，如 Such a '''l-lazy boy！(多懒的孩子！)。法语是拖长有关词的(包括其首元音后的)第一个辅音，如Q-quel bandit！(十足的强盗！)C'est ab-bominable！(真讨厌！)俄语在赞赏时是延长重读音节的元音，如 Замечá-ательно！(真出色！)斥责时延长词的首辅音，如 Н-негодяй！(坏蛋) Ч-чёрт возьми！(见鬼！)

附带说一下，语流中的停顿也是为意义服务的，首先是使话语有层次。因此，每当话语中意思告一段落时，就可以或应该出

现停顿。较长的停顿出现于句末，因为每个句子表示一个独立的思想，句末的停顿就起着把前后句中虽互相联系但又彼此独立的思想区别开来的作用。可见，停顿是句子的重要语音标志之一。此外，句内的语音段（意群）末也可以有停顿，这是因为语音段在意义上是完整的。停顿也是语音段的语音标志之一。但是，语音段末的停顿要比句末的停顿短，而且两者的功能也是不同的。句末的停顿只有划分的作用，语音段末的停顿还有连接前后语音段的作用。因此，学习和使用语言必须注意这两种停顿的差别，尤其要注意语音段停顿可能引起的歧义。汉语中一些"句读"的文字游戏就是利用语音段停顿的不同造成的意义差异。例如："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各种语言中都有类似的例子。

（三）音调　　音调是语音段特别是语音句的上加成素，它是一切语言都具有的超音段音位。因为音调主要与句子有关，往往被称作句调或狭义的语调。比较普遍的语音段音调有两类。一类为句内语音段的音调，是上扬的；另一类为句末语音段的音调，一般是下降的。这两类语音段音调的作用与句内和句末停顿的作用相类似，句内语音段的音调不仅把整个语音段联成一体，还起连接后续语音段的作用，因为音调上扬主要表示话未讲完。句末语音段的音调除联合本语音段的各个成素外，还有划分语音句的作用。音调的下降主要表示一个含独立思想的句子已经结束。由于各种语言的结构不同，人们讲话时又往往带有各种感情，加以音调研究的历史又比较短，各种句子的音调类型还是正在探索中的问题。以简单句而言，大致可以分成三种音调类型。一是下降的音调，陈述句、祈使句、感叹句大体上都这样，如"他的任务完成了。"含疑问词的特殊疑问句也可以用降调。二是上升的，主要用于一般疑问句，如"今天星期一？"未完的句子（书面上多用省略号表示）通常也用升调。显然，这实际上与句内音段相类似，音调上扬多表示意思未尽，疑问句的上扬音调也表示需要答句来

续完对话。特殊疑问句因为问题已集中在疑问词上，就无需上扬的音调来表示了。再有就是列举的音调，一般除了最末的一个并列成分外，较前的成分多用低平调，如"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真是人山人海。"此外，插入语包括直接引语的引入语也有较普遍的音调，即一般都用低于整个句子基调的平稳的音调，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他喃喃地说。"

除了上述这些超音段音位外，语流的音色和速度也同思想感情有关。音色主要表示说话者对听话者及所述内容的各种态度和感情，如欢乐、欣喜、失望、悲哀、恐怖、惊讶等。语速虽常因各人的习惯和性格以及语体而有所不同，但是相对的语速往往含一定的情态意义，如慢速表示沉着、肯定或婉转，快速常表示绝对、不耐烦等。

广义的语调包含了上述各种超音段音位和语音成素。作为各级语音单位的特征，它们在语流中随着有关语音单位的组合而发生不同的组合关系。例如，声调语言中音节的连缀就伴随着声调的相连，进而就可能产生联调变化；当低一级的语音单位组合成高一级的语音单位时，这些语音成素又会发生迭合的(上加的)关系，如音节组成节奏组、语音段时，就有声调、重音、音调的迭合。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句子的复合的语调图形。各个具体的句子不仅包含一定的思想内容，还常带有不同的感情。句子的语调又依据思想感情和语义结构不同的各种句子模式集合成语调类型或调型。

第五节　语流切分

人们在使用语言时，选用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按照一定的规律加以组合，在时间先后的顺序上展开，形成长短不等的语流。最短的语流可以由单个的词构成，如对话中常见的"行。""对了。""是的。"等等。长的语流则可以有许多句子和段落。

语流本身由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组成，在思想内容方面又按

疏密的程度分成大小不等的意义单位；因此语流本身实际上并不是一气呵成的，而是依据形成和表达思想的现实需要以及语言系统的结构特点分成各种不同的组成部分。语流的这种划分在语音形式方面也必然有所表现。从语音方面或以语音为依据对语流加以切分，可以得出大小不等的语音单位或音段。通常所说的语流切分主要就是指这种切分。

语流切分的依据主要是语音两个方面的组合特点。一方面是语音成素的线性组合。由于语流切分是按语音的线性组合以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的，所以它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切分。语流切分另一方面的依据是语音成素的共时组合。即语音在线性组合的同时，往往还迭加了某些语音成素，组成各种语音单位，因此重音、音调或声调等就成了相应语音单位的语音特征或标志。每当这些语音成素出现时，就标志着有一种相应的语音单位，也就可以对语流作出切分。此外，停顿也是语流切分的一种标志，而且是一种最自然的标志，因为停顿是语流的间断，尽管停顿与其他语音成素是线性组合，而不是共时组合。

语流切分的主要依据虽然是语音物质方面，但并不与语流的思想内容相矛盾。这是因为语音作为语言的物质形式毕竟是为其意义内容服务并受后者制约的。语流切分中较大的语音单位如语音句、语音段、语音词本身就是或者基本上就是一种意义单位，这些语音单位的切分就兼备着语音形式和意义内容两方面的依据；它们与意义单位比较一致，也有明显的语音标志，作为本族语的使用者一般是不难加以划分的，这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切分。一些较小的语音单位如音素、音节等不仅没有直观的语音形式和意义内容的界限，而且在语流中也是相互绞合的；对这些语音单位的切分实质上是科学思维的成果，也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

下面对可以从语流中切分出来的各个语音单位分别加以叙述。

（一）语音句 使用语言的基本单位是句子，这是因为一个独立的思想要通过句子来形成和表达，而话也是一句一句地说的。相应地，语流首先切分为语音句。语音句和语法上的句子往往是一致的，因为它们的意义内容是同一的。语音句有完整的语调和句末较长的停顿作为它的语音标志。例如，“昨天我家来了一位客人”这句话既是语法上的句子，也是语流切分中的语音句。与此同时，它还具备语音句的两种语音特征。首先，句末较长的停顿表示其思想内容的独立性并把它与可能后续的句子隔开。其次，在一般语气的情况下，这句话的完整的语调是音调迭加在各个音节的声调及词的重音上，大致从句首开始逐渐上扬，到了带有语段重音的“来了”上从高峰转而徐徐下降直到句末，而句末下降的音调通常表示一个含独立思想的句子的结束。

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构成的语流可以包含不止一个句子。同一语流的前后句之间一般是有意义上的联系的，因而也就会在结构上表现出来。例如，一个人在说完了“昨天我家来了一位客人”以后，接着还要说明这客人的身分时，这客人就成了后续句表述的主体，一般得用代词性的词语如“这位客人、那位客人、这人、那人”等把后续句表述的主体与前句的“一位客人”联系起来。因此，后续句可以是“这位客人是我父亲的同事。”同一语流前后句之间虽然有意义和结构上的联系，却没有具体的语音成素作为特征或标志，表明它们构成一个语音单位。因此，语音句既是语流切分中的基本语音单位，也是最大的语音单位。

（二）语音段 小于语音句的语音单位是语音段，它表示语流中一个语义和结构的整体（意群）。语音段的语音特征是：有一定的音调；可以（但非必须）用停顿与后续的语音段隔开，但内部不能有停顿；处在它语义结构中心的词重音（节奏重音）略加强化成为语段重音。例如“唯独''革命ˌ家↗| 无论'他''生或'死↗| 都能''给'大家以'幸ˌ福↘||”（鲁迅《黄花节的杂感》），这个陈述句包含三个语音段（用“|”隔开）。其中，第一个语音段是表述的主体，

有单独的语义；又因为被第二个语音段隔开，不能与句子的论断(第三个语音段)连成一气，因此可以，而且也只能单独成为一个语音段。第二个语音段表示这句话的论断能够成立的条件，具有完整的语义；同时在结构上因为有了主语"他"而具有句子的形式(分句)，所以也应该单独成为一个语音段。作为论断的句子第三部分，在语义和结构上都是完整的，因此就成为第三个语音段。在语音特征方面，第一，因为这是论述文(书卷语体)的一个句子，念起来要铿锵有力，语速较慢，所以每个语音段后都有较短的停顿；只是第三个语音段处于句子末端，所以得服从整个句子表达思想的需要，用句末的较长停顿(用"‖"表示)。第二，前两个语音段结束时全句尚未结束，所以末端用句内语音段末上扬的音调(用↗表示)；最后一个语音段末得表示句子的结束，所以出现了陈述句末下降的音调(用↘表示)。第三，每个语音段的语义结构中心都通过词重音强化成的语段重音(用''表示)显示出来。从这一例句中可以看出，语音段的切分同词组和句子成分的划分是不一致的：(1)语音段可以由单个的实词构成(如上例的第一个语音段)，而词组至少得由两个实词组成；(2)语音段可以是句子的一个成分(如上例的第一个语音段)，也可以包含几个句子成分(如上例的第三个语音段)，甚至可以是具有句子形式的分句(如上例的第二个语音段)。

(三)语音词　比语音段小一级的语音单位是语音词或节奏组，这是语流中以重音为中心连接起来的音段，它的语音特征是比语段重音稍弱的词重音或节奏重音。语音词通常包含一个带词重音的实词，其他非重读的虚词(辅助词)则作为前附词或后附词连接在与它意义相联并直接相邻的重读词上，合并为一个语音词或节奏组。可见，语音词或节奏组并不就是词汇或语法上的一个词，尽管含重读音节的实词通常是它的结构中心。例如，前面列举的汉语句子"唯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或英语句子 I 'haven't 'time to''do it |so I'll 'leave it

till to''morrow|| 中，非重读的前附词和后附词就与意义相联并直接相邻的重读词连接(用⌣表示)成为一个语音词或节奏组。但是，语流中重音的配置还得服从语句的意义和结构，并且归根结底是受语言的结构制约的。因此，不仅象英语 'Did you ''see him? 'Can you ''do it? 这类疑问句以及 I''do like it.（我确实喜欢它。）这类强调结构中的 do、can 等助动词能重读而组成语音词或节奏组；而且象俄语 бýду читáть（我将读）、бýдешь писáть（你将写）等这些分析性动词词形中表示时间、人称、数等纯语法意义的辅助动词通常也重读而构成语音词。在这种情况下，语音词同词汇、语法上的词差别就更显著，把它们叫作节奏组可能更为恰当。可见，语音词的切分虽常有语义的依据，即多数情况下实词是组成节奏组或语音词的中心；但是主要取决于语流中词重音或节奏重音这种语音成素。至少可以说，语音词的切分是语流切分中从依据语义到依据语音物质的过渡，因为要切分再小的音节和音素这些语音单位时，一般就不能直接依据语义了。

（四）音节　　比语音词小一级的语音单位是音节。音节的切分是纯语音的切分，一般没有意义可以依据，也没有专门的语音成素作为它的语音特征。只是象汉语这样的语言每个音节通常代表一个语素或词这些意义单位并有声调这种语音标志。

音节是人们习见的语言现象，因为音节是最小的自然发音单位，人们在说话时都是按音节发音的。尽管如此，对音节的本质至今还缺乏一致的认识。自古以来就流行的元音说，以为每个元音(不论是否与辅音相连)构成一个音节，却不能解释复合元音和辅音成音节的现象。一次呼气脉冲构成一个音节的呼气说，不完全符合发音的生理机制。迄今仍颇有影响的响度说，按照生理发音把音素的响度从强到弱分为十等(低元音、中元音、高元音、颤音、边音、鼻音、浊擦音、浊塞音、清擦音和清塞音)，认为音素连缀时每出现一个响度高峰就构成一个音节。但是，汉语中[u、a、i] 三个音素相连时按响度说只有一个响度高峰 u‿a‿i，

却可以分别为一个音节（如“外”[uai]）、两个音节（如“五爱”[u-ai]）或三个音节（如“五阿姨”[u-a-i]）；或者象英语的 school [sku:l]（学校）和俄语的 мгла [mgla]（昏暗），虽然各有两个响度高峰 s k u: l 和 m g l a，实际上都只是一个音节。而且，同一个音素不仅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响度（如英语 indivisibility ['indi,vizi'biliti]［不可分性］中七个[i]的响度都不同，如以 1 表示最响，依次递减，那么它们在这个词的顺序中响度等级是 2 5 3 6 1 7 4），就是其前后的响度和音强也有差别（如汉语“难”[nan]中第一个[n]在发音的后阶段响和强，后一个[n]则是发音的前阶段强而响）。重要的是这些理论不能说明并确定音节的界限，而正是音节的划分具有语言的功能。

相比之下，肌肉紧张度说的音节理论能较全面地概括音节各个方面的特性。这一理论认为，说话时发音器官肌肉的紧张和松弛是交替进行的，肌肉每张弛一次就发出一个音节。肌肉紧张度的高峰是音节的中心，处于音节中心的是音节音，它的音强和响度都大，多半是元音；肌肉紧张度最小时即弛而复张的转折点上是音节的界限；处于肌肉紧张度渐增或渐减过程上的是非音节音，非音节音也就可以分为由弱到强的后强音和由强到弱的前强音。可见，音节的紧张度说不仅从生理发音的特点说明了音节的形成，还解释了音节内音素的音强和响度以及音节划分的原由。

音节音处于肌肉紧张度的高峰，它的发音强而有力，因而响度也大。发元音的肌肉紧张度及其音强和响度都大于辅音，所以音节音多半是元音；至少在元辅音组成一个音节时，音节音只能是元音。两个元音也可以同时处于肌肉紧张度的高峰而成为音节音，这就是真性二合元音。辅音在音节内没有元音的情况下也可以是音节音。成音节的辅音大多是响辅音。这显然与它们的音强和响度有关。个别噪辅音有时也能成音节，如上节中举的俄语前

置词 в 因带有逻辑重音而成为音节音。

非音节音处于肌肉紧张度渐增或渐减的过程上，前后的音强就不一致：在音节音前由于紧张度渐增是后强音，在音节音后因紧张度渐减是前强音。一个音节因有无前强音而分为闭音节和开音节，因有无后强音又分为前闭音节和前开音节。因此，语言中就有四种音节类型，以汉语的“武术运动” [u-ʂu-yn-tuŋ] 为例列表说明如下（表中 y 表示音节音，f 表示非音节音）：

音节类型 ＼ 前强音 ＼ 后强音	无（开音节）	有（闭音节）
无（前开音节）	y 武 [u]	yf 运 [yn]
有（前闭音节）	fy 术 [ʂu]	fyf 动 [tuŋ]

前强音和后强音的区别涉及到音节的划分，这就要受语言的语义以及历史形成的音节发音方式或即语言的结构的制约。例如，汉语“发难” [fa-nan] 和“翻案” [fan-an]、英语 a name [ə-ˈneim]（名字）和 an aim [ən-ˈeim]（目标）等音链中，音节元音间的 [n] 之作为后强音还是前强音，就受语言的意义单位的制约。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音节是受具体语言的语义和结构制约的最小的自然发音单位，在生理发音上它是发音器官肌肉一个张弛周期的结果，在物理音响上则表现为音强和响度从增加到减弱的过程。

（五）音素 语流中比音节再小一级的语音单位是音素。它是各个发音器官联合活动的一次发音动作发出的最小语音单位。

在有音素文字传统的英、俄、德、法等语言中，音素的切分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情况并不如此。因为除停顿外，语流中的音

素都是前后连缀、互相绞接的。所以在物理音响上就根本无法确定音素。在生理发音上，由于各发音器官的活动有先后的差异，好些音素的音质就不是一致的，如许多语言都有的塞擦音 [pf、ts、tʂ、tʃ、dʒ、tɕ] 等，英、德语中一次发音的二合元音 [ei、ai、ɔi、iə、ae、ao、ɔφ] 等，以及象俄语 [^{u}ɔ] 那样的准二合元音等。加上音素在语流中前后衔接的互相影响，以及受音节发音中肌肉不同紧张度的影响，受重音、音调等超音段音位和停顿等各种语音因素的影响，同一音素在不同的语流中也不是均质的。因此，当人们遇到陌生的语言时，只能似是而非地抓住几个与原来熟悉的语言相类似的音素，要从语流中切分出音素往往显得无能为力。然而，许多语言，特别是有音素文字传统的语言，还是有自己的一套模式，使语流中的音素切分得以进行。根据音素在生理和物理上的非均质性以及使用语言和记忆、联想中可理解性的心理特点，应该认为音素的切分是以它的语言功能即它与语义的联系为基础的。音素本身没有意义，但它是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的必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一个语言中或多或少总有些由单个音素构成的语素或词这样的意义单位，这就成了音素划分的基础。有些音素虽然不能单独构成意义单位，但能单独地与语义相联系(如内部屈折时)，从而使音素的划分能够逐步进行，直到划出不单独与语义联系的音素。这里以英语为例加以说明。英语某些名词的复数形式中常出现由音素 [s] 表示的词尾，如 book-s [buk-s] (书)、pipe-s [paip-s] (管子)等；音素 [s] 因同复数语义相联系并在不作为意义单位时，如在 school [sku:l] (学校)中，也出现，而具有一定的语音独立性，因此能从语流中加以切分。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把从构词的聚合关系如 giant-ess ['dʒaiənt-is] (女巨人)、adventur-ess [əd'ventʃər-is] (女冒险家)或 lion-ess ['laiən-is] (母狮)、tigr-ess ['taigr-is] (母虎)等中得出与“女性、雌性”的语义相联系的构词后缀 [-is]，切分为两个音素，得出音素 [i]，也巩固了 [s] 的语音独立性。此外，还可以进一步从 sing [siŋ] —

sang [sæŋ] — sung [sʌŋ] （唱歌）， ring [riŋ] — rang [ræŋ] — rung [rʌŋ] （响铃）， drink [driŋk] — drank [dræŋk] — drunk [drʌŋk]（喝）等中，分别把与动词不同语法意义相联系的音素 [i]（不定式或现在时）、[æ]（过去时）、[ʌ]（过去分词）切分出来，并进而切分出不直接与语义相联系的 [ŋ]。这样，就可以把语言中各个音素逐步切分出来。

可见，音素的切分是从语义出发，在语言系统包括语音系统的聚合关系的基础上得出来的，所以实质上是一种音位分析；切分出来的音素基本上是与音位一致的。在有音素文字传统的语言中，字母所代表和区别的主要也是音位。然而，音位、音素和字母是不同的科学概念，我们必须明确地加以区分。

第六节　语音变化

引起语音变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则是语流。各种语音成素在语流中因前后连缀或相互迭加而彼此影响，形成各种语音变化。语音成素在语流中因互相影响而产生的变化叫语流音变。语流音变可以分为联音变化和随位音变两大类。

先说联音变化。

联音变化指音素或声调等同类语音成素因前后相连而发生的变化。语言中比较普遍的联音变化是音素相连时发生的音变。音素的发音动作是各个发音器官的协同活动，但每个音素发音时并不是所有的发音器官都要参与活动。音素在语流中相连时，各个发音器官间就会有忙闲不均的情况。忙者可能有所休止以求缓解，闲者也可能提前或延长活动。这样，参与每个音素发音的各个器官会缺乏同步的活动，各音素也就互相影响而发生各种联音变化。相连的音素如果属同一音节，发生联音变化的机率就要比音素分属不同的音节时大。这是因为音节是最小的自然发音单

位，同一音节内的音素更需要互相适应以便于发音。同时，前后相连的音素或声调在互相适应时，后一成素影响前一成素使之变化的机率大于前一成素影响后一成素的变化。这是因为使用语言时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意义内容上，对词语的语音外貌只有一种整体性的认识，并不逐个分析它们的语音构成。讲话时把每个词当作整体发出来，发音器官也就常常提前为后续的语音成素作好准备或发动起来。联音变化中主要有协音变化、同化和异化。

（一）协音变化　协音变化指元音和辅音这些非同类音素组合时相互适应而发生的变化。元音和辅音组合成音节时，它们在发音动作上容易互相影响：有些音素除原来的基本发音动作以外还因而获得补充发音动作，有些音素也可能因受邻接音素发音部位的牵制而发生发音部位的转移。常见的协音变化有腭化、唇化、鼻化及元音的舌位移动。

腭化指辅音受相连的舌面前元音特别是舌面前高元音 [i、y] 舌面中部抬高的影响，也具有舌面中部抬高这一补充发音动作的协音变化。如汉语的“低、逼、驴” [t'i、p'i、l'y]。除了中舌音 [ɕ、t͜ɕ、j、ç、ɲ…] 以及前舌、中舌双焦音 [ʃ、ʒ 、t͜ʃ、d͜ʒ …] 的基本发音动作就包含舌面中部抬高外，其他辅音都可能受前元音的影响而腭化。多数语言和方言中辅音只是在与舌面前高元音 [i、y] 相连时才腭化，但是在俄语中辅音与一般的前元音相连时通常也腭化，试比较俄语“你”的第三格和第五格形式 тебé [t'e'b'e]、тобóй [ta'bɔj]。可见，在同样的语音条件下是否腭化以及腭化的程度是因语言和方言而异的。以下几种语流音变也有这样的情况。

唇化指非圆唇的音素因受相连的圆唇音素的影响而具有双唇圆撮的补充发音动作这样一种协音变化。比较常见的是辅音受圆唇元音的影响而唇化，而且即使是唇辅音，只要基本发音动作不是双唇圆撮，也会受圆唇元音的影响而唇化，如汉语的“都、熏、布” [t°u、ɕ°yn、p°u] 等。

鼻化主要指元音因受相连的鼻辅音的影响，在发音时也让软腭下垂使气流在鼻腔中共鸣而全部或部分地带有鼻音色彩的协音变化，如上海话的“帮、糖、打”[pɑ̃ŋ、dɑ̃ŋ、tɑ̃ŋ] 等。元音处于鼻辅音间时往往会全部鼻化，如上海话的“忙来、忘记”[mɔ̃ŋlei、mɔ̃ŋtɕi] 等。但是，在法语这种有鼻化元音作音位的语言中，元音在同样的语音条件下却并不鼻化，否则就会引起语义的混淆：例如，tonne [tɔn]（大木桶）和 même [mɛm]（同样地）不能分别发成 [tɔ̃] 和 [mɛ̃]，因为它们依次是 ton（你的）和 main（手）的读音。

舌位转移主要是元音的舌位因受相连的舌辅音舌位的影响而发生的前后或高低的移动。例如，汉语的 [a] 在单独发音如“啊”时是央低元音 [ᴀ]，但是在“安、单”[an、tan] 等音节中因受前舌的 [t、n] 特别是后续的韵尾 [-n] 的影响而发成前 [a]。而在“昂、钢”[ɑŋ、kɑŋ] 中则主要因后舌韵尾 [-ŋ] 的影响而发成后 [ɑ]。

（二）同化　同化指语流中同类的音素（辅音与辅音、元音与元音）相互影响而增加共同点的一种联音变化。相互影响的音素如果变得完全相同就是完全同化，如果增加共同点后没有完全一致，则是部分同化。例如，汉语的“关门” [kuan＋men→kuam-men] 是完全同化，而“辛苦”[ɕin＋k‘u→ɕiŋk‘u] 则是发音部位变得相同的部分同化。拉丁语表示否定的前缀 in- 中的 n 常被词干的首辅音完全或部分同化为 m、l、r，这一变化现在在英、德、法等好些印欧语言中都能见到，试比较英语的 in-different [in'difrənt]（不关心的）和 im-mobile [i'moubail]（不动的）、im-perfect [im'pəːfikt]（未完成的）、il-legal [i'liːgəl]（非法的）、ir-rational [i'ræʃənl]（无理性的）。后四例中除 im-perfect 是发音部位上的部分同化外，其他三例都是完全同化。

按照所增加的共同点的发音特性，可以分出部位同化、方法同化、清浊同化和软硬同化。部位同化指辅音的发音部位从不同

变为相同。前面举的汉语"关门、辛苦"和英语 immobile、imperfect 中原来前舌的 [n] 变为与后续辅音同一部位的 [m] 或 [ŋ]，都属部位同化。英语音组 [tr、dr] 的发音中也发生了部位同化，因为 [t、d] 原来是舌尖前伸的前舌尖塞音，但在 true [tru:]（真的）、dry [drai]（干的）这些词中被后续的舌尖上翘的顶音 [r] 同化为顶音 [ṭ、ḍ] 了，即 [ṭ、ḍ] 的舌尖状态及与之成阻的消极发音器官都与 [r] 一致了。

方法同化指原来发音方法不同的辅音因相互作用而具有相同的发音方法。前面举的拉丁语前缀 in- 在英语 illegal 和 irrational 中应该说是发生了方法同化。因为英语的 [n、l、r] 都是前舌辅音，发音部位相同；但是 [l、r] 是擦音，而 [n] 是塞音，发音方法不同；从 [n] 变成了 [l、r]，就包含了方法同化。

清浊同化指清、浊辅音因相互影响而都发成带噪音的浊辅音，或都发成没有噪音的清辅音。英语动词过去时的后缀 -d (-ed)，因受动词不定式最后一个音素的影响常与之在清浊上保持一致，而发成 [-d] 或 [-t]，就是一种清浊同化，如 move-d [mu:vd]（移动）、walk-ed [wɔ:kt]（走）。俄语和法语中也经常有辅音的清浊同化，如俄语的 вокзал [va'gzal]（客运站）和 лодка ['lɔtka]（船），法语的 subsister [sybziste]（存在）和 obscur [ɔpsky:r]（暗的）。德语的浊辅音在清辅音前也被同化为清辅音，如动词 loben ['lo:b-ɔn]（表扬）单数的三个人称形式依次是 lobe [lo:bə]，lobst ['lo:pst] 和 lobt ['lo:pt]。

软硬同化主要指非腭化辅音受腭化辅音的影响而发成腭化辅音。这在俄语这样的辅音有腭化（软）和非腭化（硬）音位对立的语言中常能见到，如 две [d′v′e]（二）、кость [kɔs′t′]（骨头）。

以上各种同化主要发生在辅音之间，元音相互影响也能引起同化。汉语中几个元音组成复合元音时，相互间在舌位上就会接近，特别是 [i、u、y] 作为非音节音的介音（韵头）或韵尾时对央低元音 a [ᴀ] 的影响。因为这三个非音节音或者是前高元音 [i、

y]，或者是后高元音 [u]，是舌面高元音的前后两个极限；同时央低元音[ᴀ]的舌位又有抬高和前后移动的余地。因此，当a [ᴀ] 作为主要元音组成复合元音时，常不能保持央元音的舌位，而发成前 [a] 或后 [ɑ]，如"呀" [ia]、"哀" [ai]、"熬" [ɑu]，"蛙" [ua]，"歪" [uai]、"腰" [iɑu]。尤其是 a [ᴀ] 在 [ian、yan] 这样的音组中，由于从前后两个方面受到舌面中部和前部抬高的影响，不仅舌位前移，还抬高而发成 [æ] 或 [ɛ]；如"烟、冤、天、宣"就发成 [iæn、yæn、tʻiæn、ɕyæn] 或 [iɛn、yɛn、tʻiɛn、ɕyɛn]。从"歪" [uai] 和"腰" [iɑu] 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在汉语的联音变化中也是后续音素的影响大于前行音素，对汉语的韵母说来则是韵尾对主要元音的影响要比介音大。

在阿尔泰诸语言、芬兰-乌戈尔诸语言、朝鲜语以及汉藏语系的某些语言中，还有一种叫作元音和谐的同化现象。这是指一个词内的元音往往属于同一类别：不全属前元音，就全属后元音；或者都是圆唇元音，否则都是展唇元音；也可能同为紧元音，或同为宽元音，等等。例如，维吾尔语的 [yzym] "葡萄"、[zaman] "时代"、[uruʃ] "打仗"等。在有元音和谐的语言中，词缀的元音得与词根的元音属相同的类别。例如，土耳其语构成复数的后缀是 -lar 还是 -ler，决定于词根的元音，如 adam-lar（人们）和 ev-ler（房屋，复数）。

语音的同化除了按上述音素的特性分为元音同化和辅音同化，全部同化和部分同化，部位同化、方法同化、清浊同化和软硬同化以外，还可以据相互影响的音素彼此的语音位置加以划分和描述。一种是按同化的方向划分。凡是前面的音素影响并同化后面的音素的，叫顺行同化，如前面举的英语 moved [mu:vd] 和 walked [wɔ:kt]，法语 subsister [sybziste]。如果后面的音素影响并同化前面的音素，则叫逆行同化，汉语的"难免" [nan＋mian→nammian]、"面包"[mian＋pau→miampau] 以及前面举的大多数例子都属逆行同化。再一种是根据相互影响的音

素是否直接相连而分为近接同化和远接同化。同化是发不同音素时发音器官的相互影响和适应的结果，因此语言中以近接同化为多，前面举的例子也表明了这一点，但元音和谐多数是远接同化。

（三）**异化**　与同化相反，异化指原来相同或相似的语音成素因相互影响而变得不相同或不相似的联音变化。例如，俄语 что（什么）和 конечно（当然）这两个词中的辅音组 чт、чн 都由前舌（中舌双焦）塞擦音 ч [t͡ʃ] 和前舌塞音 т、н [t、n] 组成。在发这两个音组的刹那间，要前舌反复闭塞两次，显然不太方便，所以这些常在口语中出现的词中就把塞擦音 [t͡ʃ] 变换为舌尖顶擦音 [š]。音组也分别成为 [št、šn]，发音时前舌的活动也就从舌尖的顶擦音 [š] 前移到舌面前部闭塞的 [t、n] 而具有一种近似滑动的性质，音组的发音就从容自如了。异化基本上也可以象同化那样从各个角度加以描述或分类。

汉语声调的“联调变化”也是一种联音变化，因为这是作为语音成素的声调在前后相连时互相影响而引起的语流音变。普通话中上声前的上声发成阳平，如“粉笔”[fen˨˩˦pi˨˩˦→˧˥˨˩˦]，以及去声前的去声发成半去，如“汉字”[xan˥˩tsi˥˩→˥˧˥˩]，都是逆行的声调异化。

协音变化、同化和异化是三种主要的联音变化，都是发音器官为适应语音成素的前后相连而造成的。其他的联音变化或者是在这三种音变的基础上产生的，或者与它们具有类似的生理发音基础，结果就会有联音变化中的增音和减音。

增音即音素的增加，这多是发音器官因不便于发前后相连的音素而在其间增添的。例如，前面讲过，英语动词过去时形式是在不定式后添加后缀 [-d、-t] 构成的。但是，如果不定式的末一音素本身就是 [d、t]，就会与这个后缀融为一体，使它失去个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语素的语义而把它们发清楚，就把这个后缀发成 [-id]，从而增加了一个音素 [i]，如 command-ed [kə-'mɑːnd-id]（指挥）和 construct-ed [kən'strʌkt-id]（建造）。英

语中构成名词复数和所有格及动词单数第三人称等形式的同音词尾 -s (-es) 的三种语音形式 [-s、-z、-iz] 中的 [i] 也是增音，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即为了避免与词干末的咝音 [s、z] 和唏音 [ʃ、ʒ、tʃ、dʒ] 融为一体而增添的，如 place-s ['pleis-iz]（地点）、wish-es ['wiʃ-iz]（希望）、bench-es ['bentʃ-iz]（长凳）等。

减音则是在相连的音素中不发某个音素，通常也是由于发音不便而造成的。俄语音组 стл、стн、здн [stl、stn、zdn] 中的 [t、d] 常不发音，如 счас(т)ли́вый [ʃːa'sl′ivɨj]（幸福的）、изве́с(т)ный [i'zv′esnɨj]（出名的）、пра́з(д)ник ['prazn′ik]（节日）。减音现象在英语中也能见到，如 cas(t)le ['kɑːsl]（城堡）、lis(t)en ['lisn̩]（听）、kin(d)ness ['kainːis]（仁慈）等。

再说随位音变。

随位音变指语音成素因受所处语音位置或语音条件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一般地说，对语音成素有较大影响是词首、词末或停顿前这些位置，是否重读以及与重音的距离等。从使用语言的心理特点讲，在说话开始时或词的开头，包括发音在内的言语活动处于振奋状态，各语音成素就发得清晰，能充分显示其特性；到了词末或停顿前，信息的传递接近结束，发音器官趋于静止，发音不太清晰，就容易发生音变。同样，重音既然是音节的强调和突出，发音就清晰有力；非重读音节以及距重音较远的音节，发音就不太清晰，也容易发生音变。比较常见的随位音变有弱化和脱落。

（一）弱化　弱化指语音成素在语流中发生音质或音量上减弱的现象。弱化通常可分为元音弱化和辅音弱化。元音的弱化往往见于非重读音节，这时整个发音器官特别是决定元音音质的唇舌在不同程度上接近于休止状态。典型的弱化元音是展唇半低央元音 [ə]。由于发 [ə] 时唇舌处于休止状态，它的“辨义”音位功能又最弱（往往是音位对立中和的结果），所以常把它叫作中性元音。例如，俄语的音位 a [a] 和 o [ᵘɔ] 在非重读时因与重音的

距离而依次有两级弱化 [ʌ] 和 [ə]，如 карандáш [kərʌn'daš]（铅笔）和 хорошó [xərʌ'šʷɔ]（好）。英语的元音在非重读时常弱化为 [i、ə]，如 extract（摘录）读为 ['ekstrækt]（名词）和 [iks'trækt]（动词），conduct 读为 ['kɔndəkt]（行为，名词）或 [kən'dʌkt]（引导，动词）以及 desert 读为 ['dezət]（沙漠）或 [di'zə:t]（遗弃，动词）等。与此相类似的是英语中有些作附词或构词成分的词有强读和弱读两种发音，强读中不同的元音在弱读时多半是 [ə]，如 man [mæn]、men [men]→[mən]（人），a [ei]→[ə]（一个，不定冠词），the [ði:]（这个，定冠词，在元音前）→[ðə]（在辅音前），must [mʌst]→[məst]（必须）等。[ə] 也是德语音位 [ɛ] 和法语音位 [œ] 的弱化变体，如德语的 schreiben ['ʃraebən]（写）、法语的 petit [pəti]（小的）。元音的弱化还表现在音长上，弱化的长元音常缩减为半长元音。如英语 student ['stju:dənt]（学生）和 institute ['institju.t]（学院）以及德语 Musiker ['mu:zi.kər]（音乐家）和 Musik [mu.'zi:k]（音乐）中的长元音 [u:、i:] 在非重读时弱化为半长元音 [u.、i.]。

辅音弱化中较多见的是词末浊辅音的清化。这是由于到了词末发音器官倾向于休止，当喉上各器官尚未静止时，声带先松弛了下来，敞开了声门，呼出不带嗓音的气流，词末的浊辅音也就成了清辅音。俄语词末的浊辅音一般都弱化为清辅音，如 сад [sad → sat]（花园）、паровоз [para'vɔz → para'vɔs]（机车）；俄语词末的响辅音如果在清辅音后也可能清化，如 смотр [smotr → smɔtr̥]（观察）、вопль [vopl' → vopl̥']（号叫）。因此这里是辅音的弱化及其顺行的清浊同化交互作用的结果。法语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即语音段末的响辅音 [r、l、m] 在清辅音后也发成清辅音），如 ministre [ministr̥]（部长）、peuple [pœpl̥]（人民）、organisme [organism̥]（机体）。德语词末的浊辅音也弱化为清辅音，如 Tag [ta:k]，但 Tage ['ta:gə]（"日子"的单数和复数形式），Hand [hant]，但 Hände ['hɛndə]（"手"的单数和复数形

式)。

声调语言中的声调也会弱化，通常所说的汉语中的轻声就是指声调的弱化。但是，汉语的轻声实际上是整个音节的弱化，除了声调因弱读而没有明显的高低起伏，失去其固有调值和调类外，音节的元音和辅音也有不同程度的弱化。轻声音节中元音的弱化主要也表现为不同程度地向中性元音 [ə] 靠拢，包括复合元音的单纯化以及高元音的清化，如"棉花" mianhua ['mianxuə]、"打扮" daban ['tapən]、"外头" waitou ['uait'ə]、"脑袋" naodai ['nautɛ]、"豆腐" doufu ['toufu̥]、"意思" yisi ['isɿ̥]、"阔气" kuoqi ['k'uotɕ'i̥] 等。轻声音节中辅音的弱化可以以清辅音的浊化为例。在汉语的音节结构中清辅音只能作声母，因而通常处于前一音节的元音或响辅音韵尾 [-n、-ŋ] 及本音节的元音之间，这对清辅音来说是一种容易发生浊化的位置。由于前一音节和本音节的韵母发音时都需要声带颤动，声带因怠于变动而把两个音节中韵母的噪音串连起来，使介于其间的清辅音具有噪音而浊化，如"哥哥" ['kɤgə]、"弟弟" ['tidi]。

(二)脱落　脱落指语音单位在语流中消失的现象，包括元音的脱落、辅音的脱落和音节的脱落。口语中轻读音节的元音常常脱落。特别是含响辅音的音节。例如。汉语后缀"们" [mən] 中的弱化元音 [ə] 就常脱落而让其中的响辅音作音节音，如"我们" ['uɔmn̩]；在较快的语速中会把"们"发成[m̩]，如"他们" ['t'a-m̩]；在最快速时还会把"我们不要"说成 ['m̩-m̩ p(u)iau]。英语中弱化元音也常脱落，特别是中性元音 [ə]，如 open ['ou-pn̩] (开)、action ['æk-ʃn̩] (行动)；又如把 history ['histəri] (历史)发成 ['histri]，把疑问短语 do you ['du: ju] (你可是)发成 ['dju]；而有些常用短语中辅助词的元音脱落还会在书写上表示出来，如 don't ['dount] (不)。俄语的口语中把палочка ['palatʃka] (小棍子)、пятница ['p'atn'itsa] (星期五)发成 ['pa-ɬ-tʃkʌ]，['p'æt-n̩'-tʂʌ]。德、法语中的中性元音 [ə] 也常脱落。如德语的 Laden

(商店) ['la:dən → 'la:dn̩], leben (活) ['le:bən → 'le:-bm̩], 法语 petit [pəti] (小的)带定冠词的阴性形式 la petite 一般发成 [laptit], 而 médecin [medəsɛ̃] (医生)常发成 [mɛdsɛ̃] 或 [mɛtsɛ̃]。

辅音因弱化而脱落的多半是擦音，如英语中有些以擦音 [h] 开始的辅助词，在弱读时首辅音往往就脱落，如 his [iz] (他的)、has [əz] (他有)等。北京话中常把"不知道"[ˌputʂʅˈtau]发成 [ˌpuʅˈtau]，其中非重读音节的辅音 [tʂ] 就脱落了。

音素特别是元音的脱落可能引起音节的脱落。例如，英语 what is ['wɔt iz] (是什么)的弱读形式是一个音节的 what's ['wɔts], shall not ['ʃæl nɔt] (将不)的弱读形式 shan't [ʃɑ:nt] 也是一个音节。北京话口语中把"两个、三个" ['lianke、'sanke] 分别发成"俩、仨" [lia、sa]，不仅轻声音节脱落，连重读音节的鼻韵尾 [-n] 都脱落了。俄语口语中人名等称呼常有不同程度的脱落，特别是快速发音时，如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 在一般口语中发成 [al'ek'sandr al'ek'sandritʃ]，但在快速时非重读音节都脱落而成为 [san 'santʃ]。

语流音变表明，同一个语素在不同条件下的语音构成会有差异而出现语音交替。例如，汉语的"难" [nan] 单念时或在"难题" [nant'i] 中都以 [-n] 为韵尾，但在快速的"难看" [naŋk'an] 和"难保" [nampau] 中却分别以 [-ŋ、-m] 为韵尾，就有韵尾 [-n//-ŋ//-m] 的交替。

语言是历史地发展的，语音变化也就有时间上的界限，从这个角度可以把语音交替分为现行交替和历史交替。前面列举的语音变化大多数都属现行的语音交替，即在一个具体语言中引起音变的语音条件以及音变的发音习惯都是现存的。语音的历史交替则是具体语言中历史上存在过的语音条件和当时的发音习惯引起的语音变化。这些语音条件或发音习惯现在已不再存在，语言中就不可能再发生相应的语音交替，因而是历史的现象。但有些历史的语音交替由于语词语音外貌的整体性，特别由于这些音位交替

往往跟词的形态(词形变化、派生构词)相联系而具有语法作用，也就在语言中保存流传了下来。因此现代语言中除了可以由现存语音条件加以解释的现行语音交替外，还有古代留存下来的历史语音交替；这些交替虽不能据现代的语音予以解释，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却是一定的语音条件引起的。例如，俄语中的同根词кругóм [kru'gɔm] (绕圈子)和кружóк [kru'žɔk] (小圈子)都是由词根 круг (圈子)构成的，其中 г、ж [g、ž] 所处的语音条件也相同：都是重读音节的首辅音，都在元音 у、о [u、ɔ] 之间。在俄语的历史上 [g//ž] 的交替是当时语音条件引起的，因而是一种历史语音交替。在俄语发展的历史上 [g] 这种后舌辅音在 [i、e] 等前元音及中舌响音 [j] 前得腭化为前舌中舌双焦的 [ʒ]，而当初构成 круж-ок 的后缀 -ок 中还有一个起首的 [j]；按这种语音条件构词时就发生了语音交替 [krug＋jɔk→kruʒjɔk]。随后的历史发展中又发生了两起语音变化：后缀 [jɔk] 中 [j] 的消失；[ʒ]转化为顶音 [ž]，失去了腭化或中舌的抬高。因此，在现代俄语中就留存了 кружок 这种语音构成的词，与其他同根词相比则有 [g//ž] 这样的历史交替。历史上留存下来的语音交替，往往因与形态有关而具有语法功能，它们既是语音学，也是形态音位学和语法学研究的对象。在语法上因为这种历史的语音交替接近于屈折的作用，所以就叫作内部屈折。例如，英语动词 sing [siŋ]、sang [sæŋ]、sung [sʌŋ] (唱)的基本词形就是通过词根元音的历史交替 [i//æ//ʌ] 构成的；俄语动词 вúдеть ['v'id'et'] (看)的人称形式 вúж-у ['v'iž-u] (我看)、вúд-ешь ['v'id'-eš] (你看)等的构成，除添加词尾 -у [-u]、-ешь [-eš] 外，还有词根辅音 [d'//ž] 的历史交替。

第七节　语音规范和读音法

语言作为全民交际工具的社会本质决定了语言的社会制约

性。这就是说，人们要有效地使用语言，达到交流思想、互相了解的目的，就必须遵循语言中历史地形成的语音、词汇、语法以及文字书写等方面的准则。民族标准语不仅在语音、词汇、语法和书写上都有明确的规范，而且由于民族的统一以及标准语直接而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的规范作用才比较全面和显著，它的语音规范也就更有其重要性。特别在本世纪，由于交通、通讯以及广播、电视的发展，人们相互间的口语交际愈益频繁，因此语音规范不仅有其紧迫性，还有其现实基础。

读音法或正音法是一门比较年轻的语言学学科。它以标准语的规范语音为研究对象，它的任务是确定具体语言的语音规范、读音准则，因而是一门实用性较强、与应用语言学比较接近的学科；由于它以语音理论为基础，所以也是语音学的一个分支。为了纠正偏离语音规范的现象，读音法还研究引起偏离语音规范的社会因素。

建立读音法的前提是确定标准语的基础方言及其标准语音，这是由形成标准语的社会历史进程确定的。以汉语而言，汉民族的社会和语言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是现代汉语的标准语。

在确定了基础方言和标准语音以后，读音法就需要在标准语音的基础上建立起读音规范。首先，应该明确标准语音的音位系统，即其中具有“辨义”功能的元音音位、辅音音位以及重音、声调等超音段音位。其次要明确音位的组合规律，即哪些音位可以互相组合，哪些则不能；明确音位组合时的变化即语音交替，其中哪些属音位交替，哪些是音位变体交替，各音位变体的音质或音值又是怎样的，特别要注意几种语音变化交互出现的情况。此外，语言中留存的语音历史交替不同于现行交替，是不受现代语言语音系统制约的；但是它们既出现于现代语言之中，又往往与词的形态有关，读音法就必须予以考虑，指明哪种历史交替会在

哪些词及其词形中出现，哪些词及其词形中又有哪样的历史交替。本章前面各节已经对这些内容作了说明，读音法的主要任务在于把它们归纳整理并研究其贯彻中的问题。此外，读音法还要研究基础方言中语音成分的筛选以及某些词或语素的异读取舍。

就象基础方言的某些词汇或语法成分不能进入标准语一样，基础方言中某些语音成分也不能被标准语接受。读音法应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性订出相应的读音规范和准则，以便标准语更容易为全民所接受而发挥其社会功能。例如，儿化韵是北京话的语音特点之一。但是，第一，北京话本身的发展中儿化韵就有减少的趋势，年轻一代北京人用的儿化韵要比老一辈少得多。第二，儿化韵之所以能存在，除了语音的历史传统外，主要在于它具有一定的语言功能：或者能辨别词义而具有词汇功能（如“油票儿”不是“邮票”），或者能区分词类而具有词汇语法功能（如“活”是形容词，而“活儿”是名词），或者具有一定的修辞表情色彩（如“小孩儿、脸蛋儿”）。然而，有些儿化韵如“凉席儿、铁丝儿”等并没有任何语言功能，连北京人也不都是这样说的，所以普通话的读音规范中完全可以订出有关的规定，限制使用儿化韵；因为多用了（如“拍手儿”）就会有明显的方言、俗语的色彩。此外，科学术语表达严格的科学概念，不能带感情色彩。过去连有些语言工作者也常把“词”这个词说成“词儿”，显然是由于模仿北京话而过多地儿化了，同时也为了适应双音化的趋势而又不致把单词说成“词汇”所造成的。但是儿化的“词儿”在语法词汇意义上既与“词”没有什么差别，又是科学术语，不能带任何感情色彩，所以应该恢复为不带儿化的“词”。

读音法还要解决同一个词或语素在相同语音环境中不同的音位构成，即异读的问题。意义完全相同的单位具有不同的语音外壳，只会徒然增加学习和使用的负担，引起混乱，不利于标准语及其规范读音的推广和普及。作为普通话标准语音的北京音中这种异读也有一定的数量，如“谬误”（miùwù 或 niùwù）、“嫩黄”

(nènhuáng 或 nùnhuáng)、"复习"(fùxí 或 fúxí) 以及"卡片"(kǎpiàn 或 qiǎpiàn) 等。在对这些异读作抉择时，不仅应该考虑语言发展的规律性，还应该考虑到读音的群众性。正是依据这一精神，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于 1957、1959 和 1962 年分三批发表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广泛征求意见。这对普通话的语音规范化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从此多数人是照它拟订的读音规范发音了（前面举的各对异读中前一读音被该《初稿》订为规范读音）；有些规定没有被群众接受，也有些原来的异读未及搜集或审订，如"指"这个语素在北京话中仍有三种声调，如"指甲"(zhī·jia)、"指头"(zhí·tou)、"食指"(shízhǐ)。

标准语都有书面的文字表达形式。任何文字类型都不可能详尽地记录口语中各种实际的语音情况，即使是音素文字这样的拼音文字。首先，一种语言使用的字母往往少于音位，同一个字母有时就得表示几个音位，如拉丁字母 c 在英、法等语言中既表示 [k]，也表示 [s]。其次，有些重要的语音成素，特别是超音段音位在多数拼音文字中一般也不予表达。例如，阿拉伯字母一般不表达元音；英、俄、德等语言的文字一般不标重音；汉语拼音方案一般不标声调和轻声，完全不表达儿化引起的联音变化等。再次，有些字母或字母组在某些词或语素内表示的读音有特殊性，不同于一般情况下的读音。例如，英、法语中字母组 ti 在元音字母前一般分别发成 [ʃ] 和 [sj]，如 nation（民族）分别读为 [ˈneiʃən] 和 [nasjɔ̃]；但是在少数词中却分别发成 [tʃ] 和 [tj]，如 question（问题）分别为 [ˈkwestʃən] 和 [kɛstjɔ̃]，这里是前一音位 [s] 对字母组 ti 的辅音 [ʃ] 和 [s] 的近接顺行方法异化。又如，俄语字母 г 一般表示音位 [g]，如 год [gɔt]（年），但是在形容词和某些代词阳性和中性单数第二格的词尾 -ого 或 -его，如在 нóвого [ˈnɔvava]（新的）、чегó [tʃeˈvɔ]（什么）及 сегóдня [sʲeˈvɔdnʲa]（今天）和 итогó [itaˈvɔ]（共计）等少数词中，г 的读音是 [v]。因此，在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中，读音法首先要指出字

母拼读的一般规则以及书面上未加表达的语音变化规律，例如，英、法等语言的字母 c 在 a、o、u 和辅音字母前以及在词末时表示 [k]，在 e、i、y 前表示 [s]，如 cycle（周期），读音依次为 ['saikl] 和 [sikl]；指出英、法等语言字母组 ti 在元音字母前的读音规则，汉语中儿化引起的音变规律以及声调的联调变化规律等。其次，读音法也应该指出字母在某些情况下的特殊读音，如俄语字母 г 在词尾 -ого、-его 等中的读音。第三，在书写规范允许的范围内必要时可以标注一些符号。例如，汉语拼音方案容许标注声调符号，俄语有时也可以标重音，比如在同一段俄语文章中可以用标重音的方法把 что́ [ʃtɔ]（什么）同 что [ʃtʌ]（主从连词）区分开来，尽管在其他词上并不标注重音。如 Я слушал, что он говорил, но не слышал, что́ он сказал（我听到他在说话，但说了些什么，却未听到）。最后，对个别的特殊读音，读音法也必须一一指明，如俄语的 итого́ 等。

在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表意的汉字仍然是汉语的主要书面表达手段。因此汉语的读音法比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更有其复杂的内容和任务。首先，应该使用汉语拼音方案来给用汉字书写的普通话注音，这里也会遇到与上述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相类似的读音法问题。其次，汉语的读音法必须在群众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二十多年来的经验，解决北京话中的异读及其他语音成分的筛选问题，使普通话有全面而明确的读音规范。再次，汉语读音法还需要解决汉字这种表意文字类型和性质引起的读音问题。每个作为书写单位的汉字一般表达代表一个意义单位（词或语素）的音节。要在一个字的范围内表达大量不同的意义，在方块字的结构上是相当困难的，于是在汉字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形声字，这样就把读音的因素引入了汉字的结构之中。如“格、胳、骼、阁、铬、袼”中的“各”是声符，表示了这些字的读音 ge [kɤ]，另一部分“木、月、骨、门、金、衣”是意符，表示这些读音基本相同的音节所表达的意义分别属于不同的概念类

别。但是同一声符的各形声字的实际读音往往有很大的差别，如“搁”gē、“客”kè、“烙”lào、“路”lù、“络”luò、略lüè、“貉”hé、haó、mò等。对这类很容易把读音引入歧途的形声字，读音法必须一一注明它们的读音。

有些汉字的读音不同，表达的意义也不同。例如“长短”cháng duǎn的“长”和“生长”shēngzhǎng或“长辈”zhǎngbèi中的“长”，以及“重新”chóngxin和“重量”zhòngliang、“降落”jiàngluò和“投降”tóuxiáng、“快乐”kuàilè和“音乐”yinyuè、“银行”yínháng和“行为”xíngwèi等。这种情况与前面讲的异读有实质上的差别。异读的不同音位构成跟语音环境特别跟意义毫无联系，即在相同的环境和意义下有不同的读音，因而对语言来讲是一种消极现象。而“长、重”等的不同读音是由于有声语言中意义不同的单位有不同的音位构成，这完全是与音位“辨义”功能相联系的积极现象。为了避免读音差错，读音法就应该指出它们在表示各种具体意义时的正确读音。

读音法在依据标准语音的音位系统及其组合规律的基础上，除了考虑词汇、语法对读音的影响(如北京话中的儿化)外，应着重考虑书面的文字表达形式和有声语言中实际读音间的关系。因此，读音法可以就标准语音中带普遍性的读音规范订出相应的读音规则，如音位的发音、语音的交替，等等。有些读音规范尽管涉及的语词比较少，又不能订立普遍的规则，但读音法也不能予以忽视，而得逐个地指出语词及其语法形式的规范读音。许多语言的语文词典特别是读音词典或正音词典实际上是这样做的。

读音法为了贯彻读音规范，也需要研究偏离读音规范的原因以及加以克服的方法。各种现代语言中造成偏离读音规范的主要原因有两种。一种是乡音土话对发音的影响，另一种是书面文字对读音的影响。汉字中的形声字常常会引起读音错误，即所谓“秀才识字读半边”，如把“绽”zhàn、“淀”diàn都读作“定”ding，把“臀”tún读为“殿”diàn，“啻”chi读为“帝”di等。

即使在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中，由于文字固定于书面，常落后于口语的发展，与读音的差距就不断增大，特别象英、法语的文字与实际读音往往差别很大。俄、德语的文字虽然比较接近于读音，但文字不是音标，出于对词汇和语法方面的考虑，有时也就顾不上读音了。例如，俄语 со́лнце [ˈsɔntse]（太阳）中的字母 л 不发音，但是在 со́лнечный [ˈsɔlnʲetʃnʲɨj]（太阳的）等某些派生词中字母 л 又是按其音值 [l] 发音的。

语言是历史地发展的，读音规范也是历史地形成和发展的。因此，有些老的规范不可避免地会逐渐被新的规范所取代；特别是现代社会中由于交通和通讯的发展，不同方言地区的人们交往频繁，加以掌握书面标准语的人越来越多，标准语不可能不受到各种影响；各种现代语言及其包括读音规范在内的标准语都变化发展得比过去明显。例如，俄语形容词末的 -гий、-кий、-хий，按旧规范应发为"非腭化的后舌辅音+[əi̯]"，如 убо́гий [uˈbɔgəi̯]（赤贫的）、глубо́кий [gluˈbɔkəi̯]（深的）、ти́хий [ˈtʲixəi̯]（静的）。由于俄语结构系统的发展，读音受文字的影响以及与 си́ний [ˈsʲinʲii̯]（蓝色的）等读音划一化的倾向，把上述形容词末尾发成"腭化的后舌辅音+[ii̯]"（即把上列各词发成[uˈbɔgʲii̯、gluˈbɔkʲii̯、tʲixʲii]）日益普遍，已成了一种新的读音规范。作为普通话标准音的北京语音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老一辈的发音中是区分儿化的"果儿" guǒr [kuoɻ˨˩˦] 和"滚儿" gǔnr [kuəɻ˨˩˦] 以及"歌儿" gēr [kɤɻ˥] 和"根儿" gēnr [kəɻ˥] 的，但是年轻人对这两组音节已不加区别，一律发成 [kuɔɻ˨˩˦] 和 [kəɻ˥] 了。

由于交际的场合、目的、对象、方式等不同而形成的语体分化也影响到发音和读音规范。语体主要有两大类：书卷语体和谈话语体，它们的发音有明显的差别。书卷语体的语速较慢，是逐词按音节发音的，因此语词的语音构成表现得相当清楚。谈话语体的语速一般较快，不可能按语词原来的语音构成逐个音节来发音，会出现较多的语流音变，特别是弱化、脱落等。例如，北京

话口语中的“俩” [lia]、“不知道” [puˡˈtau]，俄语口语中的 пятница ['p′æṇ′tsʌ]（星期五）、говори́т [gr′it]（[他]说），以及英语的各种弱读形式等。这些在各种语言中普遍存在的语音现象，主要是谈话语体的发音特点。在读音法形成的过程中主要依据书卷语体订定语词的读音规范，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在这种语体中词语的语素和语音构成才表现得最明显。但是当前交通和通讯事业空前发达，人们还随时通过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录象等大量接触到这种语体，因此，如何依据谈话语体订出语词乃致较大单位(熟语、语音段或意群以及句子)的读音规范，就有其紧迫性了。

作为汉民族标准语的普通话在各个方面基本上都有明确的规范，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全国广为推行。推广普通话是为了便于语言交往，有利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建设。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消灭地域方言，因为地域方言是历史地形成的，在它通行的地区具有全民性，也是重要的交际工具，因而是不可能强行消灭的。方言势必与普通话共存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但是，完全可以在言语文化水平提高的基础上要求人们尽量少讲方言土语，特别是在公共场所和社会活动中。因此，对从事不同活动的人可以有掌握普通话的不同要求。外语工作者以本族语和外语为工具，沟通中外，准确和规范的语言不仅能使自己的交际对象迅速理解，而且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因而更能增强交际的效果。因此，学习外语的人员除了应该学习有关外语的标准语以外，还必须熟练地掌握普通话及其规范读音。

第四章　文 字 学

第一节　文字和语言

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说话，交谈双方口耳相传，以语音为物质媒介来传递信息。这就是口头言语。另一种是书写，即通过书写或印刷的书面文字符号来传递信息。这种交际形式中出现的是书面言语，它以文字为物质媒介。文字在有声语言的基础上形成，它是记录有声语言的书面符号系统。

文字学是以文字为研究对象的一门语言学学科。它的任务主要是研究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研究文字的结构系统以及相应的书写形式和规则，研究文字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等。书面记录汉语的汉字是历史最悠久的文字系统之一，研究汉字的文字学是我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普通文字学以记录人类语言的各种书面手段为研究对象，它的任务是研究世界各种文字共同性的问题，如文字的起源和发展，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及文字的类型，广泛通行的文字的历史渊源、演变和流传以及文字系统的创制和改革等。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是不可须臾或缺的。但是，第一性的有声语言，由于它的语音物质形式一发即逝，不能流传久远，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繁衍和社会集体的扩大以及知识的增长和生活内容的充实，它因时空局限就不能适应语言社会交际功能的发展。人类经过长期的摸索，终于创造了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文字。

文字的出现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意义。首先，文字满足了日益纷繁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包括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中

法律条令的制订和颁布，以及生产和分配流通领域中的经营管理和书信往来等。更重要的是文字使人们的经验知识得以记录、保存、积累、整理，上升为系统的科学，传之后世，布于异地。人们也就可以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以递进的速度加快科学文化的发展，创造出灿烂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明。正因为这样，在历史研究中常以文字的出现为界线，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时期和文明时期。文明时期在整个人类史中虽然比较短暂，但是在这个时期内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远远不是漫长的蛮荒时期所能比拟的。

文字的产生对语言有积极的作用。首先，文字克服了有声语言的时空局限，使它能随着社会生活活动领域的扩大而不断发展其社会交际功能。其次，在文字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语言进行书面加工并建立比较稳定的规范，从而使标准语的形成成为可能。第三，随着文字而出现的书面语与口语的对立，为语体的分化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第四，不同类型的文字系统与语言系统的语音、词汇、语法等结构部分有不同的对应关系，对这些结构部分及整个语言的发展就有不同的影响。现代社会中掌握科学文化的人越来越多，文字对社会及其发展的作用也更加巨大。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提供了广播、电视、远距离通讯、遥控遥测、录音、信息的贮存和处理、检索网络等克服语言时空局限的手段，但是它们并不能取代文字。

文字是在有声语言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但是由于它是视觉感受的书面符号构成的系统，所以与有声语言有一系列的差别。

（一）从起源上讲，语言随着人类、人类社会的形成而产生，根据考古发掘和古人类学的研究，语言距今已有成百万年的历史；文字则在原始公社制后期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才开始创立。最早出现的成系统的文字，距今不过五千多年。

（二）在历史发展上，文字虽然记录有声语言，是有声语言的派生物，因此必须随着语言的发展而发展；但是文字的书面形式比有声语言的语音形式固定，并受其书面符号系统的制约，因此

文字的发展往往落后于有声语言。

(三)在存在形式上,语言以语音为物质材料,文字则以书面符号为物质材料。不论文字的书面符号是否直接记录并表示语言的语音,这种物质存在形式的差异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字系统的产生和发展不同于有声语言,也决定了人们对这两者在掌握和使用上的差异。

(四)就掌握的情况来说,人们掌握有声语言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在孩提时期就学会了说话,即掌握了有声语言。文字则不同,至今世界上多数语言还没有文字,在有文字的语言集体里也不是人人都学会和掌握文字的。

(五)就使用的情况来说,文字和语言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实现交际功能的方式不同。文字也具有社会交际功能,这是有声语言交际功能的延伸和补充,因此文字是语言最重要的辅助工具。有声语言多用于人们面对面相处时的直接交际。交谈时语句相连,贵在迅速,共处的情景也有助于相互理解,特别可借助于表情、手势等手段,因此遣词造句往往比较简单。文字多用于有时空间隔的间接交际,既无共处的环境,又不能凭借手势、姿态、表情等手段,而且不象有声语言那样转瞬即逝,可以对词句加以推敲,用词讲究精确,陈述也较详尽,长句结构也就较多。

第二节　文字的起源和发展

在人类形成后的一个漫长时期内,由于生产力和相应的知识水平都很低下,初民们终日劳作才能勉强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种系的绵延。当时聚居的社会集体只能是人口不多的氏族,生活内容也很贫乏,有声语言基本上能满足口耳相传的直接交际的需要。随着生产力和知识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出现了畜牧业和农业以后,基本的生活资料有了比较稳定的来源,社会集体因人口的增加而扩大,社会生活的内容也渐次充实和繁复起来。这样就形成了与

生产和分配相适应的生产制度和社会制度，积累了一定的生产知识并出现了某些比较蒙昧的意识形态，这些是需要世代相承地沿袭下去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扩大，氏族发展为部落，进而出现了部落联盟，社会集体的活动地域也日趋扩大，各地区之间需要传递某些信息，包括不同的部落联盟和社会集体之间因征伐或结盟等关系需要信使往来。总之，到了氏族社会的后期，单凭有声语言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了，人们很需要有一种能克服语言时空局限的手段来记载和传递信息。

作为书面符号系统的文字是人类智慧长期探索的结晶。在文字出现以前，人们不得不借用一些实物来记载和传递信息。据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波斯王大流士在公元前514——513年渡海深入多瑙河北黑海草原地区进攻游牧的斯基泰(粟特)人时，斯基泰人给他送去了一封由青蛙、老鼠、鸟和五支箭组成的“信”。这封信的内容由大流士的祭司们解释出来，意思是说：“你们波斯人如果不会象青蛙那样跳越沼泽，象老鼠那样钻入地穴，象鸟那样飞翔，一旦踏上我们的土地，就得饱尝我们的箭矢”。这些实物都含有比较直接的象征意义，如鸟表示飞翔，老鼠象征钻穴等。根据人类学的资料，比较常用而且更具有条件意义的是结绳。我国的《易经·系辞》中就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记载。秘鲁的土著以及我国解放前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有结绳记事的情况，大致是以不同色泽或长短、粗细不等的绳索并排联结在主绳或树干上，各种颜色的绳索可以表示不同的事物或事件，如黄色代表黄金，白色代表白银或和平，绿色代表禾谷，红色代表战争等；绳索的长短或粗细则用来表示事件的轻重主次或数目的大小，如十位数和个位数等。另外，同一根绳索上打结的多少或单结与套结的差别也可以表示各种数目。北美印第安的易洛魁人用不同色泽和大小的贝壳编串成的贝带，也具有与结绳相类似的性能。无论结绳或贝带，所表达的内容都极其有限，而且约定性很强，只能在少数人之间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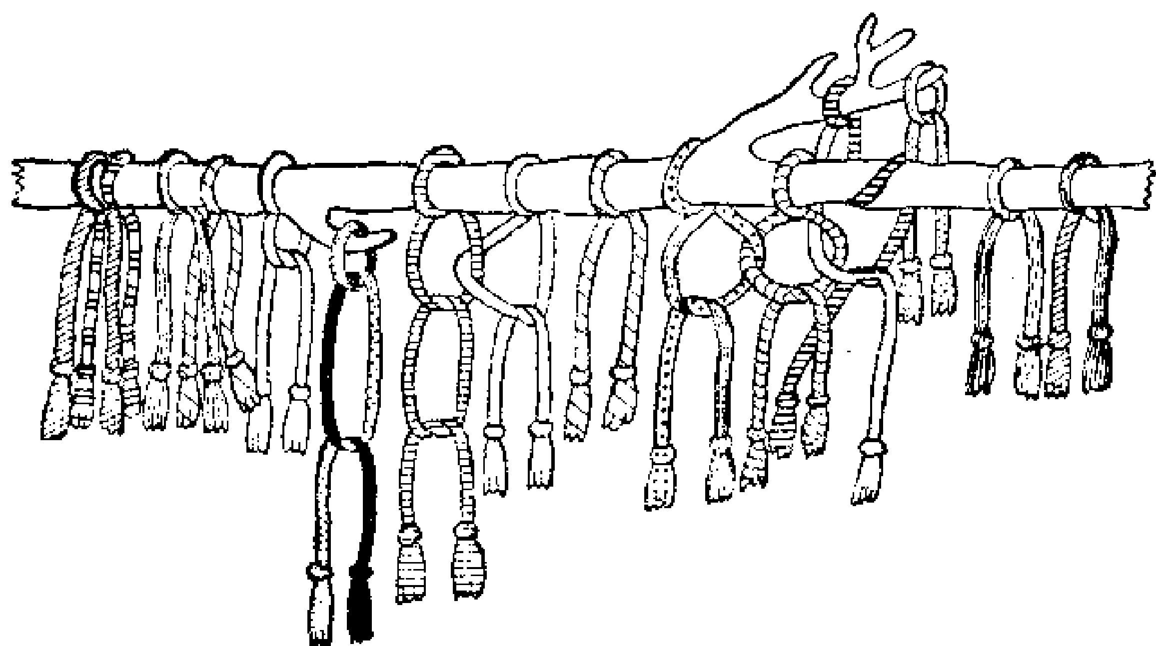


图 4—1 结绳记事

它们与作为书面符号的文字还有很大的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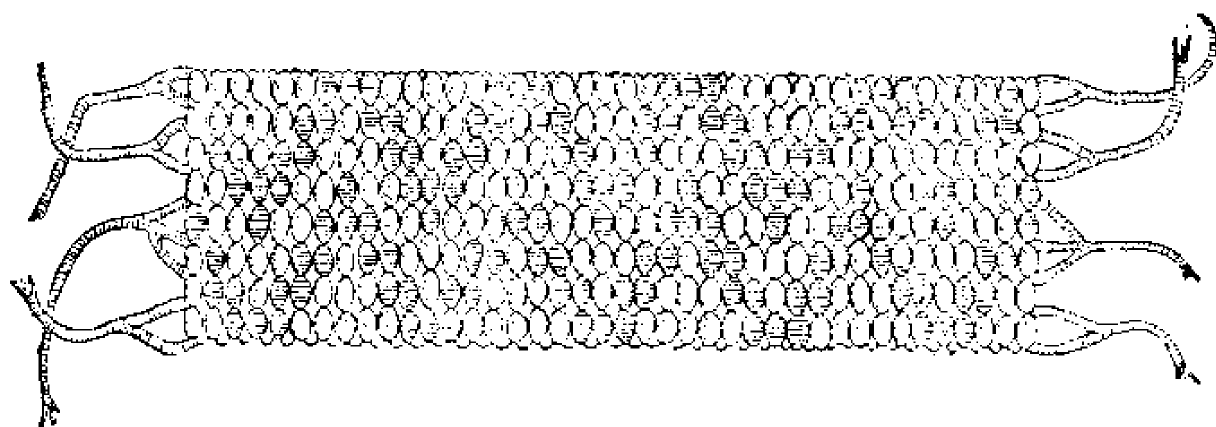


图 4—2 贝 带

另一种有类似功能的方法是在泥块、树皮、岩石等实物上划杠记数。这起源于实物计数。人类最初是凭借一些常见事物来给别的事物点数的，首先借助于自身的肢体，后来就形成了以双手十指计数的十进制，也有因手足并用而形成二十进制的。初民们常用随手可得的石子、短小棍棒等来点数和记数，进而仿照棍棒

的式样划杠记数。被有些学者看作我国古代文字的八卦，也是以划杠为基础的。由于三条相连或中断的直线最多只能排列出八个基本卦形，每两个基本卦形相排也只能得出六十四爻，表达的内容很有限，因此八卦也未能发展成真正的文字。划杠计数和八卦作为书面符号，比帮助记忆的实物更接近于文字。

帮助记忆的实物和划杠记数虽然在内容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但两者的结合，即在书面上画下实物，却开拓了克服有声语言时空局限，表达较丰富内容的前景。据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人类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前就学会了在书面上描绘实物以记录实际的生活情景或表达所响往的生活内容。这种用实物图象表达思想内容的方法在人类历史上使用得相当普遍，而且后来逐渐发展为各种类型的文字。在文字学中也有把它当作一种文字类型，而称为表形文字或图画文字的。表形或图画文字最便于表达具有视觉形象的实物。例如，图 4—3 是一个游猎的爱斯基摩人用图象“写”



图 4—3 图画文字：一个爱斯基摩猎人的日记

的日记，它的内容是：他外出游猎，先后猎取到两张兽皮，然后又猎捕海象，再与伙伴划船到对岸，在窝棚里过了夜。应该指出，即使在这幅直观性很强的图画中，许多实物的图象还是有它的社会约定性的。如兽皮、海象、窝棚及人的姿态、动作等。因此，如果不了解该社会的实际生活，这种文字是不容易解读的。有些图画文字的社会约定性就更强。例如，下页这幅图画文字是北美印第安人奥杰布华（又称奇普瓦）七个部落于 1849 年联名给美国当局的请愿书，要求归还他们对苏必利尔湖的渔业权。看来，只有了解这些部落的实际社会生活，才能从动物、湖泊、道路等各个图象的含义来理解整个请愿书的内容。其中，鸟兽等动物是各个部落的图腾，相应地表示这七个部落；为首的大概是他们的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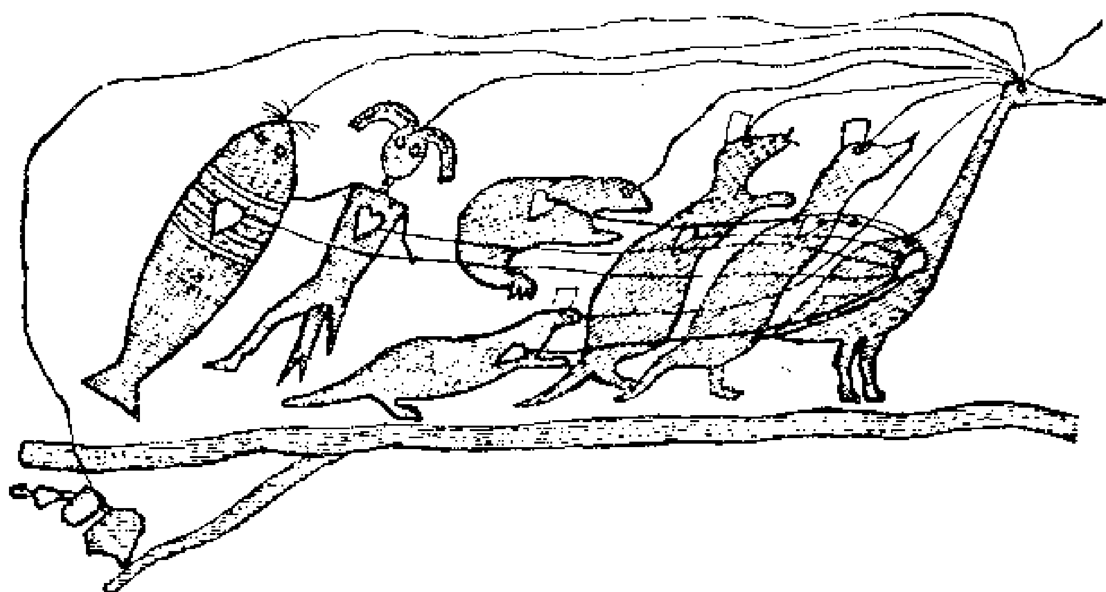


图 4—4　图画文字：北美印第安人的请愿书

主，部落盟主的心和眼跟其他六个部落的心和眼用线条相连，表示他们同心同德，注目于后面的湖泊，并就此向政府呼吁。从这幅图画中可以看出，图画文字对表达没有视觉形象的精神领域以及抽象、概括的事物是相当困难的。例如，各个具体的部落都是一定的社会集体，具有概括性，图画文字就比较难以表达，只得用它们的图腾来代表。但是如果泛指一般的部落，又该用怎样的图象呢？又如，同心同德或一心一意是抽象的精神状态，是难以用图象表达的，请愿书中只得用线条把一些心联起来加以表达。尽管这样，由于还没有完善的文字系统，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图画文字还是广泛地用于记载社会的实际生活，包括游猎和征伐，同时还用于写信、记录传说和故事等。我国云南的纳西族就有用图画文字记载的整部民间故事。

严格地说，图画文字还不是真正的文字系统，因为它记录的并不是语言的语音、语词或语句，只是直接而笼统地记录思想内容。每个图象只表示认识和思维的对象，语言成素及其结构关系得不到确切的表达，这也反映出对语言还缺乏分析能力。同一幅图画文字既可以由不同的语言加以解读，在同一种语言中也可以

用不同的词、句结构来“阅读”或转述。但是，与帮助记忆的实物相比，图画文字毕竟具有较多的文字特性。这不仅在于这已经是一种书面表达形式，还在于它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符号性，它不仅比结绳、贝带等实物能供更广泛的社会成员使用和识别，而且图象的描绘形式和表达内容也有明显的“约定俗成”的社会性。更重要的是历史上及现存的许多文字系统几乎都是从图画文字演变而来的。因此，可以把图画文字视为文字的萌芽阶段或原始类型。

第二种文字类型是表意文字。表意文字是记录语言中意义单位(词或语素)的书面符号系统。表意文字是名副其实的文字，具有文字必要的本质特征。第一，它记录的是真正的有声语言，首先是语言的意义单位以及这些单位间的某些结构关系。第二，表意文字出现于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一般是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是由于社会生活的紧迫需求而引起的，因而它的使用远比图画文字频繁和广泛，这就使表意文字具有真正的社会性。第三，由于频繁和广泛的使用，表意文字的书写单位或符号不仅在形式上因简化而脱离图画文字的图象，在表达内容上也可以不受图画的直观形象的限制，因而具有真正的符号性。同时，各个符号在形式和表达性能上因结构制约关系不仅更趋定型化，而且共同构成一个书面符号系统。历史上著名的表意文字有四种：古埃及文字、巴比仑楔形文字、中美的玛雅文字和我国的汉字。它们在二、三千年甚至四、五千年前就已经是发达的文字系统，对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中唯独汉字源远流长，从大汶口原始文字(陶文)算起，大概有五千年的历史，甲骨文至今也有三千多年，而且基本上一直是汉民族通用的文字，还为国内外其他一些民族所采用。

表意文字是由原始的表形文字演变而来的。最初的表意文字中都有一些表示事物直观形象的象形字。它们是由图画文字中的图象简化而成的，只是后来为了书写方便，这些字才失去了图象

的直观性。最古老的一部分汉字就是从图象演化而来的象形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六书"中象形字的解释是："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诘诎是曲折的意思，这句话的含义是：象形字是按照物体的曲直，画出这物体而成的字。它的例字是"日"，甲骨文为○、①，金文作⊙、⊖，以及"月"，甲骨文为D、D，金文作D、D，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好些字是明显的象形字，如R"人"、氵"水"、半"牛"、米"木"等。由苏美尔文字发展而成的巴比仑和亚述的楔形文字最初也是由象形字演变来的，古埃及文字则几乎全由象形的字符构成。

最初象形字	苏美尔的象形字	早期巴比仑文	亚述文	最初或引伸义
				鸟
				鱼
				牛
				谷
				脚 立 走

图 4—5 楔形文字演变由来

表意文字不象图画文字那样只笼统地表示思想内容，而已经表示语言中的意义单位，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名副其实的记录语言的文字系统。这表明人类已经具有分析语言的一定能力，能够依据意义首先是实物意义对语言进行分析了。首先从语言中分析出意义单位，或者从意义入手分析语言，是符合使用语言的心理特点的。

表意文字虽然以图象演变成的象形字为第一批成员，但是客观世界有许多事物和现象本身并没有直观的视觉形象，而在语言中却有一定的意义单位反映和表达它们，表意文字对这些意义单位也必须加以记录和表达。于是，早期的表意文字在图象的基础上，对图象有所增减而创造出一批象意字，这就是汉字"六书"中继"象形"字之后"指事"字和"会意"字的由来。据《说文解字》的解释，"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简单地说，指事字就是一种示意的书写符号。例如，在水平线上的二就是"上"，在水平线以下的二就是"下"；又如，日出现在地平线上是"旦"，即一天的开始；而指明刀的锋口则是"刃"等。"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㧗。"这里"比"是合并的意思，"类"是字类。"比类"就是把两个或多个字合并起来；"谊"就是"意义"，"㧗"是用手指点，指挥的意思。全句话的意思是"把字合起来，以指出含义"。具体的例字可以举：人倚木为"休"，用力于田为"男"，肉在火上是"炙"，多木为"森"等。我国过去的文字研究中是区分单体结构的文和合体结构的字的，因此，象形字和指事字是文，会意字和形声字则是字。其他的表意文字中也有类似的象意字，例如，古埃及文字中双脚前后岔开是"行走"，人前倾持杖为"老"，壶口泻水则为"凉"等。

图象除了描绘实物而作象形字以外，还可以有所增减而成为具象征意义的象意字，这固然扩大了文字的表达力，但仍满足不了记录语言意义单位的需要。因为成千累万的意义单位中有些意义相当抽象，很难甚至根本不能用图象来表达；于是就借用已有的字，取其字音来表达语音相同或相近而意义毫不相关的意义单位。这就是汉字"六书"中"假借"字的缘起。许慎所说的"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就是这个意思。例如，"来"原来是象形字，表示

小麦，甲骨文是朿，金文作朿，《说文》为來；来去的“来”与它同音，就把它假借来表达了。又如，“而”原来表示胡须，也是象形字。《说文》：“而须也，象形。”“因而、而且”这些虚词中的“而”意义抽象，但声音相同，也就假借它来表达了。假借会带来一字多义，因此汉字中的假借字不多。但是，假借字表音的特点不仅代表了文字发展的趋向，而且为表意文字开拓了具体书面表达的新前景：音义结合的书面表达，即把声符和意符(类符)组合起来表达意义单位。这种音义结合起来表达的字在汉字的“六书”中就是形声字。许慎在《说文》中指出：“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其中的“名”就是“字”，“以事为名”就是用与事物相关的字即意符来造新字；“譬”是比方、相似，“取譬”是采用语音相似的字即声符；“相成”就是把作为意符和声符的字组成一个合体字。例如，对汉族的生息有重大意义的长江和黄河都是水流，就用了表示河流的“氵”作意符，又据它们当时的名称和读音分别用“工、可”作声符，而合成为“江、河”。形声字可以说是汉字中的“后起之秀”。在甲骨文等古文字中形声字仅百分之十左右，现行汉字中它的比重已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成了汉字的主流。许多新创和简化的汉字往往都是形声字，如“氢、氧、钾、锂”和“胜、肤、护、态、惊、虾”等。显然，形声字是文字表音化趋势在汉字中的表现。对“六书”中的“转注”字争议最大。据《说文》中“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的义例，应该说是指部首(偏旁)相同、意义相同而可以互相解释的字。“类”是字类，“首”是部首，“建类一首”是指用同一偏旁(部首)构成的字；“同意相受”则指意义相同，彼此可以互相解释即互训。例如，“老”甲骨文为𠤎，金文作耂，《说文》是耂，从“人”(以“人”为偏旁)，上象老年人的长发(或从“毛”)，下象拐杖，是表示老年人持杖的合体象形字；“考”金文作考、考，《说文》是考，也从“人”、从“毛”，下面为声符“丂”，因此是形声字。《说文》中“老、考”互训，即互为注释或同意相受。“考”的古意(如“寿考、先考、祖考”等)与“老”相同，两

字同义；因此在构造上具有相同的偏旁"人、毛"或"耂"，但"考"为形声字。"老"为合体象形或指事字（试比较"旦、刃"）。汉字的研究中往往把"六书"分为两类：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这四种是字形构造的原则或依据，而假借和转注则是字在同音通借或同义互训上的使用或关系。

其他的表意文字也具有与汉字相类似的演变过程。除了前面提到的巴比仑和亚述的楔形文字脱胎于苏美尔的象形文字以外，古埃及的表意文字也是一个相当发达的象形文字系统，只是为了书写方便，后来才简化为不具图象性质的所谓僧侣文字或祭司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共有几千个描绘实物及其部分的字符，包括罕见的甚至仅见一次的，最常用的也有七百多个。显然，古埃及象形文字早先就经历了向合体象形和象意发展的道路，因此从同一个实物的图象中往往分化和派生出差别极细微的许多字符。这是不利于清晰的书面表达的，因此表达词的书写单位就具有兼表音义的性质：字符在表达具体的语词时有功能上的分工，分别充当意符、声符和类符。意符主要以它的图象表达有关的事物，同时兼表相应词语的读音。例如，𓂋表示"嘴"，读音是 r（古埃及文字只表辅音，不表示元音）；𓉐表示"房屋"，读音是 pr；𓇯表示"天"，读音是 pt 等。声符在字形上也是实物的图象，但是在具体语词中充当声符时就不以它的图象来表示相应的事物及其语词，而只表示有关的词或语素的读音。声符因表辅音的多少而分为三种：表示单个辅音的单音声符或字母声符，如 𓂋 r、𓊪 p、𓏏 t、𓅓 m、𓊃 s、𓎛 h、𓈖 n 等；表示两个辅音的双音声符，如 𓉐 pr、𓋴 sn 等；表示三个辅音的三音声符，如 𓄤 nfr、𓋹 ᶜnx（ᶜ 是一种喉擦音）。语词通常由声符和意符的组合表示，如 𓊪𓏏𓇯"天"上面的 𓊪、𓏏 是声符，表示读音

p、t，下面的▭是表示"天"的意符；又如 𓅓 𓋴 𓎛 𓆊 "鳄鱼"中前三个是声符，表示读音msh，后一个是表示"鳄鱼"的意符。类符表示词的意义类别或范畴，写在词末而不表音。例如，"兄弟"的读音是 sn，写成 𓋴𓈖𓀀；其中 𓋴 是双音声符 sn，𓈖 是重复的字母声符 n（用双音声符和三音声符表示词的读音时，它们最后的一、二个辅音常用单音的字母声符重复表示）；𓀀 是类符，表示这个词是指"男人"，但不表示任何读音。

第三种文字类型是表音文字。这是用书面符号即字母表示语词读音的文字系统。它的书面符号既不是实物的图象，也不直接代表词或语素这些语言的意义单位，而只表示不含意义的较小的语音单位。因此，表音文字与语言的语音物质材料有直接的联系。根据表音文字的字母拼合起来的读音，人们就能辨认出它们所代表的词或语素这些意义单位。这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有声语言的语音物质形式及其可分析性。因而通过语音单位的书写就能记录和表达相应的意义单位。由于语言中较小的语音单位为数不多，表音文字的书面符号也比较少，远没有表意文字那样繁复，掌握和使用起来都比较方便。根据书面符号所代表的语音单位，表音文字又可以分为音节文字、辅音文字和音素文字。

（1）音节文字的每个字母代表一个音节，多数是辅音和元音组合的音节，也可以是单独成音节的元音和响辅音。使用音节文字的语言中音节的结构比较简单，因而不同的音节及相应的字母为数不多。例如，日语书写中的假名就是一种音节文字，它的字母表就是由能自成音节的元音字母あ [a]、い [i]、う [u]、え [e]、お [o] 及以か [ka]、さ [sa]、た [ta]、な [na]、は [ha]、ま [ma]、や [ja]、ら [ra]、わ [wa] 为代表的九个辅音与这五个元音组合

的音节字母构成的“五十音图”，加上“拨音”ん [ŋ]，总共只有五十一个。由于语音组合时音位对立的中和，“五十音图”中有六对音节是同音的，其中有三对在书面上保持异形，实际只有四十八个基本字母；连同带附加符号(以 が [ga]、ざ [dza]、だ [da]、ば [ba] 和 ぱ [pa] 为代表的辅音与五个元音组合的音节)的二十五个“浊音”和“半浊音”假名(其中有两对同音异形)，合计也只有七十三个不同形的假名。依靠这些假名足以在书面上记录并表达日语的全部读音(尽管实际的音节构成还有“促音、长音、拗音”的差别)。由于历史的习惯传统，日语的书面表达还夹用汉字。

(2)辅音文字的字母主要表示辅音音素，一般不表示元音，就象前面见到的古埃及文字的声符那样。采用辅音文字的语言中，一般是辅音较多，辅音又多是语词的主要组成部分，表达其实在意义；元音则比较少，又往往随着语词语法意义的改变而有规律地交替出现。掌握了这类语言的人在阅读时会随着语词在语句中的位置自动增添所需的元音，所以这种文字中一般就没有专门表示元音的字母，在文化课本、词典等必要的情况下常用添加符号来标注不同的元音。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我国的藏语以及古腓尼基语都使用辅音文字。

(3)音素文字中既包含表示辅音音素的字母，也包含表示元音音素的字母，因此它是一种全面的拼音文字。由于语音的社会功能，音素文字的字母一般只表示“辨义”的音位，而不表示语流中出现的音位变体。这表明人们已经多少认识到语词的语音形式是由“辨义”的最小语音单位组成的。由于语言中音位有限，音素文字的字母为数不多，加上音素文字是全面的拼音文字，所以音素文字最容易为人们所掌握使用。现代许多民族大多都使用音素文字，包括英、俄、德、法等传统地使用音素文字的语言，或者象土耳其语那样从原来使用阿拉伯字母的辅音文字改为拉丁字母的音素文字。我国的汉语拼音方案也采用音素文字。

文字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不是绝对的，这是说，实际使用的

文字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类型的文字。就象表形文字中有表示抽象意义的线条或划杠记数，以及表意文字中有象形字和形声字或声符那样，使用表音文字的书面语中也掺杂着其他类型的文字成分，如阿拉伯数字、数理化符号等表意成分。这些成分表示的意义和概念在同一学科中对不同语言都是相同的，但是用语词读出来时其语音构成却各不相同；甚至作为有形态变化的语词在同一语言中也可以有不同的语音构成，如数学上的“＝”，在俄语中可以是 равняться，也可以是 равный 或 равно。

第三节 字母表

表音文字中用于拼写语词读音的基本书写单位叫作字母。因此，字母的基本性能就在于有一定的音值，即主要表示一定的语音单位：音节、辅音或音素(音位)。少数字母可以不代表语音单位，但是仍表示语音单位的某些语音特性，因而仍具有拼写语词读音的功能。例如，英、德等语言及汉语拼音方案的字母组 ng 中的 g 本身不代表音素，而是与 n 合在一起代表一个后舌鼻塞音 [ŋ]，或者，g 表示 n 所代表的鼻塞音是用后舌抬高构成闭塞发出的。又如，俄语字母 ъ 和 ь 本身不代表任何音素，而是表示相邻字母的某些语音特性：表示它们前后的字母不相拼读（因而称为隔音符号），如 подъём [pad-'jɔm]（上升、抬高），ружьё [ruž-'jɔ]（枪）；ь 还可以表示它前面的字母代表腭化(软)辅音(因而又称软音符号)，如 конь [kɔn']（马），等等。作为书面符号的字母也必须具有一定的形体以保证视觉的感受和识别。音素文字的字母常按形体分为印刷体和书写体（日语的假名则分为楷书体的片假名和行书体的平假名）、大写和小写。此外，表音文字的字母因为经常反复使用，每个字母依据其表音性能和历史传统常有一个专门名称，以便使用时加以区别。因此，字母总是具有一定的表音性能和固定的形体，同时每个字母也可能有它单独的名称。

使用表音文字的语言的全部基本字母按一定顺序排列起来就构成该语言的字母表。如果各字母有单独的名称，字母表的口头表达则是按顺序逐个读出字母的名称。掌握一种语言的字母表不仅是学习书面语的必要前提，对其他许多实际工作说来也有很大的作用。例如，许多语言词典中的词条就是按字母表的顺序编排的，其他信息处理也多按这种顺序。

除了日语等少数语言的字母表(日语中叫作“五十音图”)外，世界上多数语言的字母表具有共同的来源。从字母表的排列顺序、字母的形体、音值和名称来看，多数语言的字母表共同起源于公元前一千多年地中海东岸闪语文字的腓尼基字母表。有些学者倾向于把腓尼基字母表看作古埃及文字声符演变的产物，关键在于本世纪初发现的公元前十五世纪的西奈文字，他们认为这是前两者的中间环节。但也有人持怀疑态度，因为西奈文字目前尚未解读。不管怎样，古埃及文字及巴比仑楔形文字特别是它们的声符对闪语文字是有影响的，尤其是巴比伦文字。第一，使用闪语的闪米特人早从公元前三十世纪起就与巴比仑人或苏美尔人相邻，在地理上连成一片；第二，表意的巴比仑楔形文字也有许多声符，它的符号性和适应性远比古埃及文字强，先后为好些语言所采用。腓尼基人以善于经商著称，他们为了经营业务的实际需要，不会不利用别的文字中简便的成分，从而创造出字母文字，然后又通过商业渠道把字母表传布到其他地区。

腓尼基字母表共有二十二个字母，都表示辅音，因此是一种辅音文字。这是由于腓尼基语(已死亡)与古埃及语一样，属闪含语系，其类型特点是语词的实在意义由辅音表达，元音则随着语词语法形式的变化而有规律地交替出现。从字母的名称来看，每个名称原来都是闪语中的词，可见字母是由表意字简化而来的。例如，据希伯来语的读音 ʔaleph 是“牛”，beth 是“房屋”，gimel 是“牛轭”或“骆驼”，daleth 是“门”，等等。腓尼基字母从右到左横行书写。

腓尼基人通过商业活动把他们的字母表带到各个地区，各种语言又按自己的特点对腓尼基字母表加以改造，形成了世界许多语言各种式样的字母表。从字母表的系统来看，腓尼基字母表主要有东西两支的演化。

先说东支。东支在腓尼基本土西亚一带流传演化，最早形成的是希伯来字母表和阿拉米字母表。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与腓尼基语一样，同属闪米特语族，因此在文字上彼此能够适应。例如，希伯来字母表也有二十二个字母，全都表示辅音，也是自右而左横行书写。在阿拉米字母表的基础上，在西亚先是通过帕尔米拉语的中介形成了叙利亚字母表，后来又通过那巴特语的中介形成了阿拉伯字母表。叙利亚字母表也有二十二个字母，大量的基督教文献就是用这种文字写成的，后因教派的分裂字母表也有不同的变体。随着基督教的东传，在叙利亚字母表的基础上通过粟特语的中介形成了古维吾尔字母表亦即回鹘文或回纥文；只是在伊斯兰教传入后，维吾尔语才采用了阿拉伯字母表，形成了我国新疆的老维吾尔文（这种文字现在与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维吾尔文平行通用）。成吉思汗崛起后在古维吾尔字母表的基础上建立了蒙古字母表，后来在蒙古字母表的基础上又创立了满语字母表。我国锡伯语（属满语支）使用的文字就是稍有改变的满语字母表。阿拉米字母表流传到南亚形成了印度字母表，首先是书写梵语的天城体字母，在这基础上又形成了现代的印地语、旁遮普语、孟加拉语等印度语言以及我国藏语的字母表。这些字母的书写特点是都有断续的上横线。此外，缅甸语、高棉语、老挝语及我国的傣语等使用的文字也是从印度字母表演变来的，尽管它们在书写时并没有上横线。

再说西支。腓尼基字母表流向西面的地中海地区的结果，是于公元前九、十世纪产生了希腊字母表。从字母表的排列顺序、字母的形体、音值和名称（依次为 alpha、beta、gamma、delta 等）看来，希腊字母表对腓尼基字母表的继承关系是明显的。但是，

由于两者所表达的语言在结构类型和谱系归属上迥然不同，因此对腓尼基字母的表达性能就作了较大的改变。首先，希腊语的词根和词缀既包含辅音，也包含元音，因此必须有表示元音的字母。希腊字母表利用了在希腊语中没有相应的辅音可表达的四个原腓尼基字母 A、E、O、Υ，并新创了一个字母 Ω 来表示希腊语的元音。其他表示辅音的字母也有所增减或改变音值以适应希腊语的语音系统（新增的字母排在字母表的末尾）。这样，希腊字母表就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具备元、辅音字母的音素文字的字母表。希腊字母的形体也改进得比腓尼基字母简单、匀称、明晰、美观。在书写方式上原先也象腓尼基字母那样自右至左横行，后来改为一行自右向左，再一行从左到右，依次递变的"牛耕式"，最后才固定为自左至右的顺序。希腊字母表在表音性能及形体和书写顺序上的改进，使它具有广阔的前景。它在希腊本土除形体稍经变动外一直沿用至今，它的东西两支则分别演化为斯拉夫字母表和拉丁字母表；这两者与阿拉伯字母表一起是世界上通行的三种字母表。

（一）拉丁字母表是在希腊字母表的基础上通过依特拉斯坎字母的中介，于公元前七世纪形成的。拉丁字母表汲取了依特拉斯坎的二十六个字母中的二十一个：A、B、C（表示 k 和 g）、D、E、F、Ɪ（希腊字母 zeta）、H、I（表示 i 和 j）、K、L、M、N、O、P、Q、R、S、T、V（表示 u 和 v）和 X。Ɪ（即 Z）在公元前四世纪就不再使用了，空出来的位置由公元前三世纪从字母 C 分化出来的 G 填补。公元前一世纪，罗马人征服希腊后，为了书写借词引进希腊字母 Y、Z（Z 也可以说是在拉丁字母表中的"复生"），并把它们列在字母表的末尾。拉丁语在中世纪作为西欧的书面标准语使用时，于十六世纪分别从 I 和 V 中分化出了 J 和 U。因此，拉丁字母表本身共有二十五个字母，字母 W 则是在这一字母表应用于其他语言的过程中从 V 中分化出来的。拉丁字母的形体比希腊字母更为简单、匀称、明晰、美观；

在表音性能上不仅能表示各种常见的主要元音，还能够表示以多种部位和方法发出的辅音。拉丁字母的形体便于增添附加符号，改写成变体字母或合体字母，并用字母组表示音素，对各种语言的适应性很强。正因为这样，拉丁字母表是世界上最通行的字母表，除了整个西欧和部分东欧地区因罗马文化的传统和影响沿用拉丁字母表外，许多新开发地区如美洲、大洋洲以及许多亚洲和非洲新创制的文字，也都采用拉丁字母表。有些曾经采用其他文字的语言后来也改用拉丁字母表，如土耳其语于 1928 年从阿拉伯字母改用拉丁字母，我国的汉语拼音方案也采用拉丁字母表。

(二)斯拉夫字母表是由希腊字母表的东支演变而来的。东希腊字母表在东南欧和西亚的传布先后形成了古典希腊字母表和拜占庭字母表。公元九世纪的中后期，拜占庭的东正教教士基里尔和麦福迪兄弟在拜占庭字母表的基础上创制了斯拉夫字母表。从斯拉夫字母表中现行的俄语字母表来看，它的字母形体、音值、名称和排列顺序与拜占庭字母表仍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下面以俄语字母表为准把两个字母表作一粗略的比较：

俄语字母表：АБВГДЕЁЖЗИЙКЛМНОП

拜占庭字母表：Α ΒΓΔЄ ΖΗ ΚΛΜΝΟΠ

俄语字母表：РСТУФХЦЧШЩЪЫЬЭЮЯ

拜占庭字母表：ΡCΤ ΦΧ

为了适应斯拉夫语的特点，基里尔等创制的字母表共有四十多个字母，包括从 В 分化出 Б，采用希伯来字母 Ц、Ш 等，以及新创的 Ж、Ъ、Ы 等。随着斯拉夫语言的历史发展，字母也有所变化，如俄语中于十八世纪分化出 Й，稍后，近十九世纪分化出 Ё。此外，斯拉夫字母也历经数量和形体的简化，如彼得大帝时对字母形体的简化使之接近于拉丁字母和希腊字母而便于书写和印

刷，1918年俄语书写的改革废除了ѣ、i、θ和v四个字母。这样就形成了上列以俄语三十三个字母为代表的现代斯拉夫字母表。现在除了有历史传统的东南欧（巴尔干半岛）的一些斯拉夫民族和苏联的斯拉夫民族外，苏联的一些其他民族于三十年代后期起陆续采用了斯拉夫字母表，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推行的新蒙文也采用斯拉夫字母表。同使用拉丁字母表一样，各民族采用斯拉夫字母表时，根据本民族语言的特点对字母有所改动。

（三）阿拉伯字母表是通过那巴特语的中介在阿拉米字母表的基础上形成的。阿拉伯字母表共有二十八个字母，主要表示辅音，其中有三个兼表元音 a、i、u；此外，在必要时用附加符号表示元音，因此它是辅音文字。阿拉伯字母仍保持自右至左的横写，每个字母一般有独用、词首、词中和词末四种书写形体。中世纪以来，阿拉伯字母表随着阿拉伯语通行于西亚北非。由于伊斯兰教及其文化的传布，一些中亚、南亚的民族如波斯、普什图、乌尔都和我国的维吾尔族也采用阿拉伯字母表。各民族使用的阿拉伯字母表也不尽相同，如维吾尔语就用了三十个字母。

第四节　书写法和拼写法

文字作为书面符号系统具有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各个书面符号相互间在形体和功能上有一定的关系。例如，在汉字这种表意文字中，“江”和“河”的共同偏旁表明它们字义上的联系；“河”和“何”的共同偏旁则表明读音上的联系。拼音文字虽然比较单一，它的字母间也有这方面的关系。字母不仅在形体上有差别和联系，而且在表音功能上也同样如此，因而可以分为元音字母、辅音字母等；或者，象日语假名这样的音节字母，可以按元音分为不同的“段”，按辅音又分成不同的“行”，等等。另一方面，书面符号又与语言中不同层次的单位有一定的关系。根据不同的文字类型，书面符号可以主要与语言的语音单位（主要是音位）相

联系，也可以主要与语言的意义单位（语素和词）相联系。这两方面的关系确定各个具体语言中文字的书写规则，也就是书写法。书写法是研究文字系统这两方面关系并阐明书写规则的学科。

一般地说，文字在形成系统并在较广泛地使用后才有它的书写法。图画文字一般谈不上什么书写法。在表意文字中由于文字这两方面的关系已相当明确，所以逐步形成了书写法。古埃及文字就有某些书写规则，如常用的男人图象达五十多个，各图象间的某些差别使它们分别代表不同的意义单位及其读音（禽兽的图象也有类似的情况）。古埃及文字横写时（也可以直写）可以自右至左，也可以从左到右。在自右至左书写时人、兽、禽的图象都是头朝着右面，在从左到右书写时这些图象的头朝向左面。

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现代汉字是具有相当完备的书写规则的文字系统。从文字系统内部的关系看，汉字的构造主要由笔划组成偏旁，再进而组成字。以楷书为代表的现代汉字由点（丶）、横（一）、竖（丨）、撇（丿）、捺（㇏）、挑（㇀）、钩（乚㇄）、曲（㇇亅）八种基本笔划构成。这些笔划可以有一些变体。如"钩、曲"中所列的那样。由笔划组成的偏旁已经基本上具有汉字形、音、义三方面的特性。偏旁基本上呈方形，这是它组成方块汉字的形体基础。偏旁的音和义则是进一步组成汉字的潜在因素。例如，"木"是构成汉字的偏旁，它的音是mù，义是树木、木材的木；当它构成"沐"这样的形声字时，只采用了它的音，而没有取它的义，当它构成"材、桔"这样的形声字时，又只采用了它的义，而没有取它的音。多数的汉字包含两个偏旁，如"明、空、困"等；但也有包含不止两个偏旁的，如"众、碧"等。汉字各个偏旁的结合主要有上下、左右、内外的分别，如"尘、仗、街"；但在"盟、腔、捆、众、碧"等由三个以上偏旁构成的汉字中，有两次以上的上下、左右或内外的结合。多数汉字中偏旁的部位是固定的，否则就不成其字，或者成为不同的字，如"含"和"吟"、"裹"和"裸"、"召"和"叨"等。有时偏旁位置的不同可以构成异体字，如"够"和

“夠”、“群”和“羣”、“峰”和“峯”等。随着汉字的规范化，加以采取横行书写，这些成对的异体字中都取前一字为规范汉字，一般以偏旁的左右结合取代其上下结合。

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在于它表达汉语的意义单位，每个汉字一般表达以一个音节为语音外壳的语素。汉字与语素的联系主要通过汉字“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这四种造字方法，前面已经讲过，这里不再重复。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由于汉字形体的历史演变，现代汉字的楷书字体与当初的字体形式可能已经很不一致了。例如，“日、月”二字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是象形的例字，现在的字体很难说是象形字了，实际上只是语素“日、月”的约定俗成的书面符号。又如，“莫”原来的字形是茻，《说文》解释为：“日月冥也，从日在茻(众草)中”，因此是会意字。由于字形的变化，已看不出众草了，但同音假借为含有“不”的意义的“莫”，并充当形声字“模、寞、募”等的声符；而它的本义也由从日、莫声的“暮”来表达了。

表音文字也具有两方面的关系。表音文字的字母形体间的关系远没有表意文字那样复杂。每个字母一般有印刷体和书写体的区别，这两种字体各又分为大写和小写。大写和小写的差别是与表达功能相联系的：通常大写字母表示句子和专有名词的开始，德语中普通名词也用大写字母开始。

表音文字特别是音素文字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字母主要跟语言的语音发生关系，它的字母一般表达音位。在具体语言中，字母表与音位系统发生关系而具有的表达音位及其组合的方法总和，构成该语言的表音法。字母表是历史地形成的，字母的数量通常少于音位，因此具体语言中就有不同的表音方法。第一，字母通常表示音位，而不表示音位变体。第二，一个字母往往可以表示不同的音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通过不同的拼写加以区分，就比较合理；否则就会因无规律可循而增加文字的难度。例如，英语的元音字母在开音节中通常按字母的名称拼读，在闭音

节中则表示短元音，如 a 在 ma-de（“做”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中表示音位 [ei]，在 mad（发疯的）中表示音位 [æ]，这样就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第三，同一个音位也有用不同字母表示的情况。如果拼写的条件能够区分出不同的字母，这还是可取的，否则就是文字的缺点。例如，汉语拼音方案规定音位 [u] 因是否在零声母之后而分别用字母 w 和 u 表示（单独成音节时用 wu 表示），如“伤亡” shangwang 和“闪光” shanguang；这样不仅指出这两个字母出现的条件，而且阅读时还可借助字母的不同来划分音节，这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第四，一个字母也可以表示经常出现的音位组。这本身是一种简捷的表音法，但如果同一个音位组还可用其他字母组表示，多种书面表达方式仍然是文字的缺陷。例如，由于历史的原因拉丁字母 x 表示音位组 [ks]（在英、法等语言中还表示音位组 [gz]），但是在英、德、法等语言中这个音位组还用其他字母组表示，如英语 except（除外）和 success（成功）中的字母组 xc 和 cc。第五，一个音位也可以由字母组表示，具体的情况又各有不同。（1）一个字母单独不表示音位，当它与其他字母组合时，则起着某种区分作用。汉语拼音方案的 w、y 接近于这种情况，特别是当它们分别与 u、i 组合表示单元音时，表明这个元音自成音节，从而也有划分音节的作用，如 zhuyi 是“注意”，而不是 zhui “追”；diwu 是“第五”，而不是 diu “丢”。（2）字母单独使用时还分别表示别的音位，如汉语拼音方案中用分别表示 [n、k] 的字母 n、g 组合成 ng，以表示后舌鼻辅音 [ŋ]。（3）重复同一个字母以表示长音。例如，西班牙语的 r 表示舌尖闪音，rr 则表示舌尖颤音，如 pero（但是）和 perro（狗）。（4）字母组的各个字母实际上表示复合元音或塞擦音等非均质音位的各个组成部分，或者表示双焦音的不同部位。例如，英语 house（房子）中的 ou 表示二合元音 [au]；汉语拼音方案的 zh、ch、sh 分别表示前舌 z、c、s 和后舌 h 的双焦。

字母的表音性能就是字母的音值。由于字母少于音位，有些

字母就兼有几种音值。一个字母的各个音值通常有主次之分。字母的主要音值凭字母本身就能表达，无须借助于其他拼音手段；次要音值则须通过拼音才能表达。例如，英语元音字母在开音节中表达的是主要音值，因为它们单独存在时的字母名称就是发这种音值的 a [ei]、e [i:]、i [ai]、o [ou]、u [ju:]，而且由这些字母单独表达的单词也是按这种音值读音的，如 a（不定冠词），I（我）。相反，这些字母所表达的短元音则是它们的次要音值，因为必须在拼音时，特别是与闭音节末尾的辅音字母相拼时，才能表达。又如，俄语有十多对软硬对应的辅音，它们各由一个辅音字母表达，因此这些字母有表达硬辅音和软辅音的两种音值。其中表达硬辅音是它们的主要音值，因为是无需其他拼音手段就能表达的；表达软辅音则是次要音值，因为一般须与软元音字母 я、ё、ю、и、е 或软音符号 ь 相拼，才能表达。

字母的多音值，同一个音位可以用不同的字母或同一字母的不同拼写来表示，以及语流中发生的音位交替等，使语言中的一个词按表音法有多种拼写的可能。例如，英语的 [rein]（雨）可以拼为 rain、rane、wrain、rein、reign 等形式；俄语的 [ad'bor]（选择）也可以拼成 адбор、атбор、одбор 或 отбор。显然，在表音文字中把字母表与语言的关系局限在表音法即语音平面上是不够的，因为这不足以保证书写的统一。言语交际时是以词为独立应用的意义单位的，因此书面语就必须保证词的统一拼写。在使用表音文字的语言中，具体词的拼写方式就是该语言的拼写法。拼写法以表音法为基础，从表音法提供的词的各种拼写形式中，根据语言系统中的某种联系，确定一种为“正确的”拼写形式，以保证书面语的统一。因此，拼写法有时又叫作“正字法”。拼写法在确定词的拼写方式时所依据的词在语言系统中的联系，就是拼写法原则。各种语言中采用的拼写法原则一般有四种。

（一）语音原则规定按词的读音拼写，即完全照词的音位构成拼写。音素文字原则上是应该这样做的，因此语言中都有这种拼

写法的例子，如英语的 pin [pin]（针）、felt [felt]（感到）、draft [drɑ:ft]（选拔）；俄语的 дом [dɔm]（房屋）、стул [stul]（椅子）、люблю [l'u'bl'u]（我喜欢）等。但是，对这一原则也不能绝对化，否则会因语流中的音位交替而使词的拼写不能统一，如汉语的"难" nan 还得拼成 nam（如"难免" [nammian]）和 nang（如"难堪" [naŋk'an]）。

（二）形态构词原则以构词的形态单位即语素为拼写单位，同一个语素拼写相同，尽管它的读音可能有差异。例如，俄语"水"的词根总是拼成 вод-：вод-а [va'da]（第一格单数）、вод-ы ['vɔdɨ]（第一格复数）、вод [vɔt]（第二格复数）。又如，英语动词过去式的后缀多写成 -ed：talk-ed [tɔ:kt]（说）和 rain-ed [reind]（下雨）。这种拼写原则使构词和构形方面有聚合关系的同根词、同一词的不同语法形式以及不同词的相同语法形式在书面上保持一致，从而能举一反三，望文知义。这正是这一原则的主要优点。

（三）历史传统原则要求保持词在历史上的拼写方式，而不顾它们在读音和形态上已经发生的变化。象英语这样长期未进行拼写法改革的语言中，按这一原则拼写的词是很多的，如 light [lait]（光明）、laugh [lɑ:f]（笑）、debt [det]（债）、clerk [klɑ:k]（职员）等。按这一原则拼写的词得逐个地加以掌握，这就增加了学习的难度。拼写法的改进主要就是针对这些按历史传统原则拼写的词的。

（四）辨义原则按不同的方式拼写同音词，以便在书面上加以辨认和识别。例如，英语的 [rait] 因拼写不同而表示不同意义的词：write（写）、wright（工人）、right（正确）、rite（仪式）。法语中 a（他有）和 à（前置词）、la（阴性定冠词）和 là（那儿）读音相同，但在拼写上用元音的开口符以示区别。按这一原则拼写的词也得逐个地加以掌握，但因能在书面上互相区分，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从上列各种拼写法原则看来，比较合理的拼写法应该建立在

以形态构词原则为核心的语音原则的基础之上，同时适当采用辨义原则。广义的拼写法(正字法)还包括大写字母的使用、常用的缩写字、复合词的连写或分写以及移行规则等等，因此实际上涉及整个书写法的范围。

第五节　文字改革问题

语言不能改革，而文字是可以改革的。这方面有过不少先例，如土耳其于1928年从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苏联好些非斯拉夫民族于三十年代末开始改用斯拉夫字母，等等。拿汉民族来说，由于建国后推行简化汉字，现在大家都用它来阅读、书写，就连过去学过繁体字的人对此也习惯了。

从社会和语言的发展来看，到了一定的时期，文字改革是有其必要性的。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科学知识日益广泛地应用于工农业生产，一般劳动群众也必须掌握一定的科学文化，而作为文化工具的文字如何便于广大群众掌握和使用的问题也就更为突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字这种固定于书面的符号系统，在发展上往往落后于以语音为物质材料的语言，随着文字和语言差距的扩大，掌握文字的难度也会逐渐增加，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文字改革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即使是表音文字，到了一定的时期也有必要加以改革。

从文字的类型来看，表意文字与语言的意义单位——语素或词相联系，表音文字则与语言的语音单位——音素(音位)、辅音或音节相联系。语言的意义单位成千上万，所以表意文字必然是一个庞大繁复的书面符号系统。语言的语音单位毕竟有限，特别是音位，一般只有几十个；而音素文字又是元辅音全面拼音的文字，看到文字即能拼读出来，听到语音也能拼写下来，所以最便于掌握。

汉字至今还是表意文字。在汉民族发展的历史上，汉字能超

越方言的语音分歧而通行于全民族，汉文典籍和汉字是长期维系民族统一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还为国内外其他民族所采用，对这些民族的社会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汉字是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汉字仍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继续为全民族和全中国服务。但是，汉字的表意性质决定了它的主要缺点在于不表音、结构复杂和字数庞大，因此难认、难写和难记，难以迅速为广大群众所掌握。

汉字不象表音文字那样，掌握了几十个字母就能拼读出来，必须逐个地加以认记。尽管现代汉字中形声字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是声符的位置不固定。有些声符与汉字的实际读音又相差很远，象在“何、河、阿、呵、奇”等字中根本看不出声符“可”的作用，实际上与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没有什么区别。汉字实际上不表音，就很难加以认读。

汉字结构复杂，形体繁多而差别细微。在简化汉字以前，有些字就由二十多笔组成。有些偏旁相同的字，部位也不能差错，如“部”和“陪”、“啼”和“啻”；甚至笔划略有差别，也是不同的字，如“己、已、巳”，“戊、戌、戍”等。因此，汉字不仅难认、难读，也很难书写，往往稍一疏忽，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汉字的数量也很庞大。清代的《康熙字典》就收有四万多个汉字，到建国初期包括异体字在内已达六万多个。阅读一般的书报，大致需要掌握三千到六千字；要阅读古籍，就得掌握万把个字。因此，学校教育中要化大量的时间去认记汉字，其他发展智力的时间则相应减少，教育质量的提高也受到影响。现在已进入信息爆炸的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汉字改革问题也更加紧迫。此外，汉字结构繁复、数量庞大，对印刷、打字、电报以及信息处理等技术工作也很不方便。

正因为汉字改革对科学文化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关系如此密切，所以在建国后，党和政府就把它与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并列为语文工作的三项任务，并在国务院领导下建立了中国文字

改革委员会具体研究和推行这一工作。

我们对文字改革工作必须持积极稳妥的态度，分两个步骤推行，这就是汉字简化和最后的汉语拼音化。

汉字简化主要是减少字数和减省汉字的笔划。减少字数首先是从同音、同义的异体字中取一个笔划少的(因而也是减省笔划)作为规范的字，而废弃其他的繁体字，如去"膽"留"胆"，弃"礮"取"炮"等。此外，音或义虽不尽相同的字，在不影响含义的情况下，也可以合用一个简化字，如"(答)復"、"複(写)"都简化为"复"，"(背)縴 (qian)"、"纖 (xian) (维)"都简化为"纤"等。减省笔划的字有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如"礼(禮)、万(萬)"等；有的是把草书加以楷化得来的，如"东(東)、车(車)、为(為)"等；有的是采用在群众中流行的，如"斗(鬥)、习(習)"等；有的是按汉字固有的造字方法新创的，如"尘(塵)、惊(驚)"等；再有就是用简化字作偏旁而得来的，如从"龙(龍)"得"笼、垄、庞"等，从"寿(壽)"得"筹、俦"等。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年内共减少了异体字和生僻字一千一百多个；公布简化字2238个，共简化了2264个繁体字；还按照偏旁简化的方法，简化了大批繁体字。因此，不仅汉字的总数减少了，汉字的结构也简化了：原来的繁体字平均每字近二十划，简化后则在十划左右；而且字体也更为清晰。这样，简化汉字远比旧汉字便于掌握使用。此外，这些简化字是分批在报刊上采用的，从而使人们有一个逐步适应和习惯的过程，特别是完全新创的简化字毕竟比较少，因而并不造成阅读的困难。

在简化汉字的同时必须积极准备汉字改革的第二步工作。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这个方案是总结了我国注音识字和拼音字母运动的经验，集中了全国语言和文字专家及群众的智慧，吸取了各种表音文字的优点而制订出来的。它采用拉丁字母表的二十六个字母，各个主要字母的音值既与拉丁字母通常的音值大体上一致，又完全适合汉语普通话的

语音特点。

汉语拼音方案现阶段的主要作用是给汉语普通话注音。首先，它可以给汉字注音，配合汉字简化以推行识字教育和扫盲工作。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十分有利于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的。其次，汉语拼音方案是据普通话语音系统制订的，利用它来拼写普通话是推广普通话的有效手段之一。再次，汉语拼音方案还在国际交往中用于拼写汉语，特别是拼写我国的地名、人名等专有名词，以及拼写外国的译名。在这方面，我国已开展了地名的普查及其标准化拼写的审订工作，同时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以及好些国家和通讯社已经正式承认并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我国各种专名的标准文字形式。现阶段必须逐步扩大汉语拼音方案的使用范围，以便形成社会习惯，最终达到汉语拼音化的目标。

为了最终实现汉语拼音化，还必须与其他语文工作相配合。一是与推广普通话的工作相配合。汉语拼音化是要在全国实行普通话的拼音，因此推广普通话在一定程度上是汉语拼音化的前提。否则，方言地区如各按自己的方音拼写，那么就象口语交际那样，仍然有语音分歧，影响相互理解。在现阶段充分利用汉语拼音方案为汉字注音以推广普通话，肯定有利于汉语拼音化的早日实现。因此可以说，这两项工作是相辅相成的。二是与汉语规范化的工作相配合，这就要加强汉语规范化的研究工作。在这方面，有好些问题还需要通过汉语拼音方案的实际使用来发现和解决。例如，汉字原来是按字分写的，而拼音文字一般按词分写，因此规范化的汉语中如何划分词的界限，汉语拼音中又如何确定词的连写标准，还有，各种文体的书写款式如何做到既适合民族固有的习惯，又符合一般拼音文字的通例，这些问题都要在实践中加以探讨和研究。

那么，对原来的汉字该如何处理呢？有人担心，汉语拼音化会废弃汉民族固有的文化遗产。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文字主要只涉及民族文化的形式方面，对需要了解和研究古文化的人来

说，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有三种处理方式。第一，把原来用汉字书写的书面材料用拼音文字加以转写。第二，对不能用拼音文字转写的古文，可以把古汉语译成汉语拼音的现代汉语普通话；或者，有些人仍旧可以通过汉字学习来阅读古代文献。第三，某些专门从事汉字形音义结构研究的人，他们完全可以直接应用汉字记载的文献。总之，汉语拼音化决不会废弃汉民族固有的文化遗产，相反，由于拼音化而带来的全民族科学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正有利于民族文化遗产的研究、整理和继承。

第五章　词汇学

第一节　词

语言可以划分不同的层次，分出不同的单位。它可以分出辨义单位——音位。音位不表义，语言中表义的最小单位是语素。然而语素在语言中不能独立运用，语言中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表义单位则是词。

语言中所有的词的总和是词汇，语言学中研究语言词汇的学科叫作词汇学。严格地说，词汇学研究词的本质、词义与概念的关系、词义的系统以及语言词汇的组成等问题，但常常也把研究与词汇有关问题的一些学科归入词汇学，如熟语学和词典学。前者主要研究语言中相当于词的固定词组，后者研究词典编纂的原则和技术、词典的类型及其主要特点。

词汇学首先要研究什么是词的问题。关于什么是词，词的定义究竟是什么，由于各个学派所持的观点不同，因而众说纷纭。本书采用比较通用的说法，即词是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的音义结合的单位。

人们在日常交际中使用的可能是一个句子，也可能是好多句子联成的话语。句子是由词构成或组成的。一个句子可能由一个词构成，也可能由几个词组成。例如，引起对方注意的警告："车！"；要对方出示票子的要求："票！"；表示不同意的"不"；表示同意的"行"等等句子都是由一个词构成的。而"好大的雪啊！"，"别吸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则都是由多少不等的几个词组成的。同样，一个词可能由一个语素构成，也可能由几个语素组成。例如，"天"、"地"、"红"、"好"、"走"、"葡萄"、"玻璃"等

词都由一个语素构成；而“人民”、“美丽”、“研究”、“图书馆”等词则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组成。

语素和词都是表义单位，都含有一定的意义。但在独立运用的能力上，词区别于语素。这种独立运用的能力既表现在结构上，也表现在句法功能上。例如，俄语的 читать （读）可以切分成：

чит	+	а	+	ть
（词根）		（后缀）		（后缀）
表示“读”的语义		表示动词的类型		表示动词的形式

这三个语素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词，可以独立运用：可以出现在停顿前，可以单独出现，同其他词没有严格的线性联系，即中间可以加词，还可以颠倒次序。试比较：

（1）Я люблю читать. （我爱读书。）

（2）Я люблю по вечерам читать. （我爱每天晚上读书。）

（3）Читать роман я очень люблю. （我很喜欢读小说。）

上面第一句中的 читать 之后有停顿，第二句在 люблю 与 читать 之间加了若干词，第三句中两个词的次序颠倒了。这说明 читать 是个词，它具有结构上的独立性。其中的语素 чит-、-а-、-ть 却不然，它们不能单独出现在停顿前，每一个语素同前后相邻的语素都处于严格的线性联系，既不能颠倒它们的次序，原则上也不能在中间夹进其他语素。

这种观察方法用于汉语有一定的困难：汉语的方块字妨碍我们观察词的结构独立性，不容易从中区别词和语素。但只要透过汉字，直接观察，也不难分析。例如“英”和“雄”是两个语素，合在一起成为词。它可以出现在停顿前，与相邻的词不具有严格的线性联系。试观察下面的例子：

（1）时势造英雄。

(2)时势造就出无数人民的英雄。

(3)"英雄"，这是多么令人崇敬的字眼。

(4)他是个不怕困难，奋不顾身，为大众利益英勇斗争的人民英雄。

(5)在一定的意义上，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说，英雄造时势。

而"英"和"雄"，切分开来，则既不能单独出现在停顿前，也不能相互颠倒或插入其他词，换句话说，它们不具备结构的独立性。

大多数词还具有句法功能上的独立性，即单独可以作为句子成分，或者作为独词句。"英雄"在"时势造英雄"一句里是宾语，而在"英雄无用武之地"一句里又成了主语，在"好一个万人敬仰、千古流芳的英雄！"一句里，"英雄"又成了单部句中的主要成分。"英"和"雄"作为语素则不能自由地用作句子成分。由此可见，把结构独立性和句法功能上的独立性结合起来观察，词和语素的区别是可以确定的。

当然，汉语里语素与词的关系比较复杂，有许多不同于欧洲语言的特点，因此，与欧洲语言相比，区别汉语的词和语素的难度要大得多。

词是语言中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的音义结合的单位。在独立运用的音义结合单位中它是最小的，不能再往下进行切分。从这一意义上说，词又区别于词组。试观察：

吃　饱	爱　国
动补词组	动宾词组

这里的"吃"和"饱"、"爱"和"国"从表面上看来虽然同"英"和"雄"一样，都是由两个音节组成的，但是"吃饱"、"爱国"可以进一步切分，切分所得的单位都可以独立运用。它们就功能而言是词组，而不是词。

不过，有必要指出，语言中存在许多不一致的现象，有时令

人难以按上述的某一个标准，来划分词或词组。例如，俄语的 буду читать（我将读）、читал бы（最好读）；英语的 has read（他读过）、will read（将要读）、is reading（他正在读）、has been reading（从某时起一直在读）；德语的 hat gelesen（他读了）、wird gelesen（……被读了）、wird gelesen haben（他将要读）及其它词的分析形式，从文字上乍看起来貌似词组，然而从句法功能看，它们是通过两个或三个形式构成的一个词。从结构上看，它们之间可能夹其他词，有时候也可能颠倒次序，如：俄语的 Я *буду* с интересом *читать* эту книгу.（我将很有兴味地来读这本书），Ты *бы читал* дальше, а не спорил.（你最好往下读，先不要争）；英语的 He *has* never *read* this book.（他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Has* he *read* this book?（他读过这本书吗？）；德语的 Ich *habe* erst gestern dieses Buch *gelesen.*（我昨天才读了这本书的）。

但是，少数现象毕竟不能否定规律。

任何语言的任何词都必须首先通过一定的语音形式表示出来。它称呼一定的客观事物，包括动作、现象、特征、数量、关系，等等；它还表示一定的概念。例如，"鸡"这个词是以[t͜ɕi]作为语音外壳的，它用来称呼一种嘴短，上喙稍弯曲，头部有鲜红色肉质冠，翅膀短，不能高飞的家禽，同时它表示"鸡"这一概念。可以用图示意（见下页图5—1）。

词的语音外壳是由一个音位或若干个音位组成的。用一个音位构成的词在任何语言中都很少。汉语、日语都属音节语言，任何词都以音节为基础，因此只有元音可以单独成词。如汉语的[i]可以表示：

（1）依——允许、答应。例：个个条件都得依，不依不饶。

（2）医——治疗。例：医病要医心，防火必防源。

（3）一——数目。例：进一步退两步。

英语中以一个音位构成的词很少，如不定冠词 a [ə]。俄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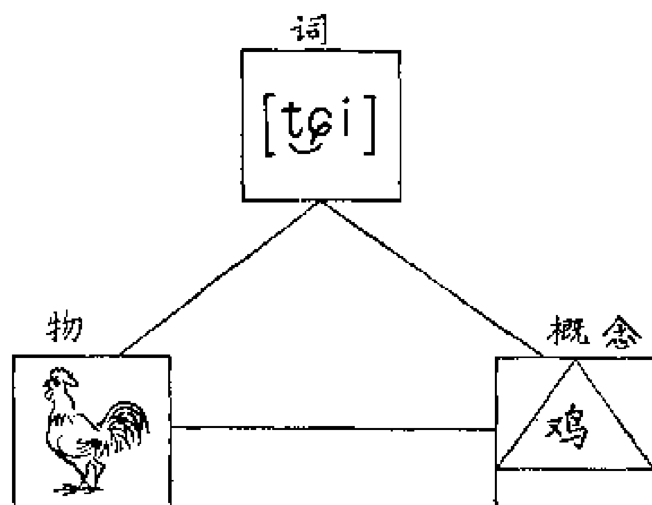


图 5—1

则不仅有元音构成的 a [a] (而、但)、o [ɔ] (关于)、и [i] (和)、y [u] (在……旁边), 还有辅音构成的 в [v] (到……里去)、c [s] (带有)、k [k] (朝向)。尽管如此, 俄语中绝大多数词都是由若干音位组成的。

词的语音外壳在每一种语言里都有特色。以汉语中的词为例。无论单音位词、多音位词,都以音节为基础: 每一个音节最多只能以一个辅音结尾, 而且结尾辅音有严格限制, 标准语里只有 [n]、[ŋ] 可以位于音节末尾, 方言里最多也只能增添不爆破的 [p]、[t]、[k] 以及 [m] 和喉塞音 [ʔ]; 音节首端可能出现的辅音比较多, 但数量上限于一个。试观察:"山" [ʂan]、扇 [ʂan]; 上海话的"白" [baʔ]; 广州话的"学" [hɔk]、"盒" [hap]、"笔" [bæt] 等。欧洲语言却没有这类限制。此外, 汉语的每个音节都具有一定的类型的声调, 如上例中的"山"属第一声, "扇"属第四声。欧洲语言的音节不具有声调。

词的语音外壳与它所表示的意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并不是某种意义必定附着在特定的语音外壳上。正因为如此, 同一意义在不同语言中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语音外壳。试比较汉语的"人" [ʐen]、德语的 Mensch [menʃ]、英语的 person ['pəːsən]、法语的

homme [ɔm]、日语的ひと ['hito]。即使在同一语言中，同一意义也可以用不同的语音外壳来表示。例如汉语标准语的书卷语词"玉蜀黍"，口语中称之为"玉米"，也叫"苞米"；"星期一"在口语中也说"礼拜一"。反之，语言中相同的语音外壳能表示不同的意义。如汉语的 [kuŋʂl] 至少可以表示三个彼此毫无联系的意义：(1)公事、(2)攻势、(3)公式。英语里这类例子不少，如 last [lɑ:st] 在现代英语中至少可以表示以下四个互不相干的意义：

(1)最后的。Fight the enemy to the *last* drop of our blood.(和敌人战斗到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

(2)持续。The performance *lasted* two hours. (演出持续了两个小时。)

(3)鞋楦头。

(4)重量单位，一般在四千磅上下。

又如俄语里的 коса [kʌ'sa] 表示：(1) 割草刀、(2) 辫子、(3)沙滩。

以上语言事实足以说明词的语音外壳和它所表示的意义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古代，人们就对名称的来源感兴趣。古希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 427—公元前 347)认为名称是本身性质决定的，自然界赋予的。这就是说词的语音外壳与它所表示事物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而古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 460—公元前 370)认为名称是人创造的，在长期共同使用之后固定下来的。这实质上是主张词的语音外壳与它所表示事物之间的联系是约定俗成的，是在交际过程中固定下来而得到社会公认的。

中国的古代，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即公元前三、四百年，也长期存在过名、实的争论。墨子在《贵义》篇里说："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实质上就是承认名称是事实的反映。荀子在《正名篇》里指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名，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

则谓之不宜。”这同德谟克利特的论点不谋而合。

人们最初用什么样的语音形式来称呼某个事物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古代人们把“天”称作“地”，把“地”称作“天”，今世操汉语的人们可能不会因此而大惊小怪或者感到迷惑不解。不过，词源学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人们用某个词称呼一定的事物，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往往以事物的某个特征作为命名的基础。俄语的соловей（夜莺）来自共同斯拉夫语的词根*солвъ-（后变成现代俄语的солов-）加后缀*-uj（后变成现代俄语的-ей），而*солвъ-原为“草黄色”的意思(试比较现代俄语的соловеть［马的毛片变草黄色］、соловый［草黄色而鬃、尾发亮的］)，可见俄语的соловей是根据鸟的毛色命名的，世代相传，就成了“夜莺”的固定名称。但汉语里夜莺的名称则不是着眼于它的毛色，而是取它活动的特征：多活动于月夜，故名为“夜莺”。英语里的名称则不仅取其“夜”，而且取其“唱”：nightingale (night［夜］，gale 源自古英语 galan［唱］)。有时，客观事物的某一特征十分显著，许多语言都不约而同地均以此命名，从而造成称谓的巧合。如汉语的“向日葵”，又称“朝阳花”，因“花、实向日而转，故名”。英语称sunflower，法语为 tournesol，德语作 Sonnenblume；均以“太阳花”、“向阳花”命名。以上例子均证明音义联系并非必然，而是约定俗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词是称呼事物的符号，或者说词有称名的功能。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名称是用来区别的符号，是某种十分显明的标志，我把它当做表明对象的特征的代表，以便从对象的整体性来设想对象。”马克思说：“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性质，全然是外在的”(《资本论》)。人们最初用一定的语言符号来称呼客观事物确实带有一定的任意性，但一旦语言符号在该语言社团中通行之后，这种任意性变成了强制性，个人不能任意改变语言符号(词)或事物名称。人们对语言符号所表示的内容的理解基本上是共同的，不能任意加以解释。语言符号的这种约定俗成性质保证了语言社团中思想交流的顺利进行。

词的命名是概括的结果。客观事物，包括其行为、性质、状态、数量、关系，数不胜数，如果每一个、每一件都用一个名称，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人们在交际中只对一些需要特别加以区分的事物命以专名（即语法所谓的专有名词），如张三、李四、北京、上海等，对一般事物都命以类名（即语法所谓的普通名词）。类名不是某一个事物专有的名称，而是某一类事物的共同名称。如"人"不仅指张三、李四，凡是会说话、能思想的动物都可以称作"人"。可以称之为"桌子"的不仅是教室里的课桌、办公室里的写字台、食堂里的饭桌，凡是上有平面，下有支柱，平面上可以放东西做事情的家具都是"桌子"。

作为命名符号的词具有概括性。同类事物都有共同的特点，词集中了人类对于该类事物的认识，用一定的语音外壳称呼它，以便同其他事物区别开来。"人"兼指张三、李四、男人、女人等等，但又不等于张三、李四或男人、女人。它区别于"猿"、"猩猩"、"猴子"、"马"、"狗"等所表示的非人动物。应该说专名也是概括的。"鲁迅"这个人名概括了不同时期的鲁迅。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明确指出："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词的概括程度大小不等，例如"人"的概括程度就比"男人"、"女人"大。而代词可以替代名词，它的概括程度就更大。列宁在同一本书中说过："是我，一切人都是我。"词的概括性是和词表示概念有直接关系。任何词几乎都表示概念。

词既有概括性，同时又有特指性。词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里，在一定的上下文中，可能表示某个特定的事物。"人"在"人是最宝贵的财富"一句中是泛指的，但在"我说的那个人马上就到"一句中则是特指的。特指是泛指的具体化，泛指是在特指基础上进一步概括而成的。无论泛指、特指都是事物各类特征综合概括的反映，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概括。词的特指并不能否定词的概括性。如上例中所指的人虽然是具体的某个人，但指的仍然是区别于"猩猩"、"马"、"狗"等动物，即会说话、能思想的高等动

物；因为起特指作用的词仍然在表示着某种概念。

第二节 词 义

词有词义。词义是词的内容方面。

词义按性质的不同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类别意义，即词属哪种类别？具有哪些范畴？类别意义也就是语法意义，是同类词所共有的意义。如俄语的 хорошая （好的）和 плохая（坏的）、отличная（优秀的）、скверная（可恶的）同属一种词类；而且，这几个词都是形容词、阴性、单数、第一格。这些都是这几个词的语法意义。英语的 me （我）、him（他）、her（她）、us（我们）和 them（他们）都是人称代词的宾格，me 和 him、her 一样，都是单数，us、them 都是复数。这些又都是这几个词的语法意义。汉语的词很少形态变化，因此形态方面的语法意义不丰富。它的许多语法意义要通过词与词的组合关系来表现。例如汉语的“走”和“打”、“说”、“商量”、“考虑”一样，能受副词修饰，如“不走”、“不打”、“不考虑”，但不受程度副词修饰，不能说“很走”、“很说”、“很商量”；都能重迭，如“走走”、“说说”、“商量商量”；都可以加时态词缀“着”、“了”、“过”，如“走着”、“打着”、“说着”、“考虑着”，“走了”、“打了”、“说了”、“考虑了”，“走过”、“打过”、“说过”、“考虑过”；能用肯定否定相迭的方式表示疑问。如“走不走?”、“考虑不考虑?”；在句中经常充当谓语，如“他走家串户，同群众一道商量队里的大事”。所有这些组合关系的特征加在一起，说明这些词是动词，它们都有时态范畴。例如：

他已经走了。　　　　(完成态)

他走过两次。　　　　(经历态)

“动词”、“时态”都是上述词的语法意义。词的语法意义我们在语法学里还要加以讨论。

词的另一种意义是个别意义，是每个词独有的意义，也叫词

汇意义。词汇意义是词汇学探讨的重点。本章以下提到的"词义"，均指词汇意义。

关于什么是词义，语言学界也一直说法不一。有的语言学书上说，词义"实际上就是表明该词联系的是何种对象"。有的书上说"词汇意义是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某种反映，这种反映是通过概念来表现的"。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只说明了问题的一半。

词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经过概括而形成词义。根据言语交际的心理生理过程来分析，词义的产生可以大致简述如下：人们看到客观世界的某件事物，比方说"鸡"，于是在头脑中产生一种反映；人们听到表示这一事物的词（语音形式），比方说[tɕi]（鸡），在头脑中也产生反映。这两种反映联系起来并形成巩固的联系就构成这个词的词义。因而当人们看到这一事物，并在头脑中产生对这种事物的反映时，必然联想到表示这一事物的词的形象。反过来也如此，当人们听到或读到这个词，并在头脑中形成对这个词的反映时，必然又联想到这个词所表示的客观事物。人脑把对词的反映同对客观事物反映联系起来的过程中有概念参加（见图5—2）。我们知道，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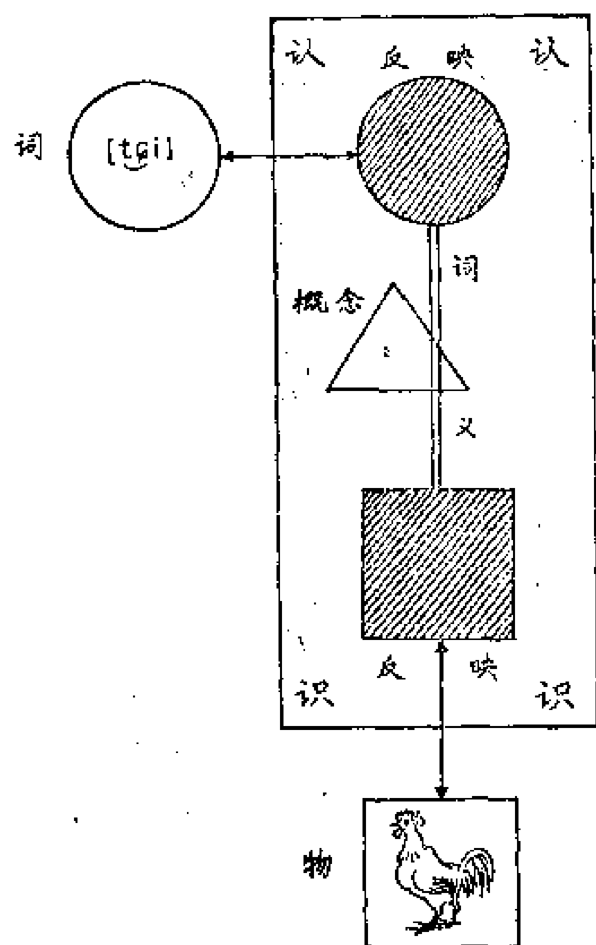


图 5—2

念本身就是在词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这里所说的词既指词的语音形式，也指词的意义。概念一经与词义联系起来，便对词义有决定性的影响。

概念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思维形式之一。概念把同类事物所共有的本质特征概括起来，以区别于其他事物。概念在概括过程中把同类范围内个别事物的特有特征排除在外。正因为如此，受概念作用的词义所反映的不只是个别事物，而是一大批同类事物，它所反映的不是个别事物特有的特征，而是同类事物所共有的本质特征。比如说“鸡”，不仅可以指某只具体的鸡，而且可以指所有称之为“鸡”的同类动物；鸡是纯白的，或是棕黄的，还是全黑的；是食用的，或是卵用的；这些全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是家禽，嘴短、上喙稍弯曲、头上有冠、翅膀短、不能高飞。又比如英语的 lamp (灯)，不仅可以指某盏具体的灯，也可以泛指各种各样的灯。lamp 的词义里所概括的共同特征是：用于照明等用途的发光器具。至于靠油发光，还是用电发光，都无关紧要。俄语的 стол (桌子)不仅可用以指某张具体的桌子，而且它还是各种各类桌子的统称。对于 стол 来说，重要的是它表示一种家具，人们利用它的上方平面来进行学习、工作、就餐、娱乐等。这是 стол 的本质特征。至于它是用于办公，还是用于就餐，是在厨房用，还是下棋用，或是制图用，都是个别桌子的具体用途；至于是圆，是方，又是个别桌子的外形特征。стол 的词义不着眼于这些个别的特征。从上述例证里不难看出，词义既反映客观世界的事物，又表示认识这类客观事物的概念。词义指的不仅是个别事物，而且指一批同类事物。词义表示的是事物共同的本质的特征。

词义与概念有密切联系，但词义并不等于概念。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思维形式，它反映事物最一般、最本质的特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化教育的提高，概念的内容在不断深化，不断丰富。但作为语言要素的词义却有相对的稳定性。它不一定反

映事物最本质的特征，它只求反映同类事物的某些本质特征，足以区别于其他事物，以便达到交际的目的。为此，有的语言学家把作为词义基础的这类概念称之为日常概念，从而区别于科学概念。例如“人”就其本质特征来说，“是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动物。”这是人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具有本质意义的飞跃。这是“人”的科学概念。然而，人们在使用“人”这个词时不一定都联想到这一概念，不少人甚至并不具有这样的深刻认识。这种认识上的差别并不影响人们的交际，并不妨碍人们对“人”有共同的理解。这是因为“人”有自己的词义，它所反映的日常概念是“直立行走的、会说话能思想的高等动物”。这一词义对于掌握汉语的人来说是共同的，是操汉语的人在交际中共同使用的。由于人们文化教育水平的不同，所处的岗位、职业的不同，人们对同一个词所指的事物的认识深度不尽相同。“星”在一般人的理解中，是指“夜晚天空中闪烁的发光体”，但是在天文学里，“星”的科学概念是泛指“一切能发射光或反射光的天体”，包括太阳、月亮、地球等都在内。“水”的科学概念应该是“一种无机化合物；分子式是H_2O，在标准大气压下摄氏零度时凝结成冰，摄氏一百度时沸腾，摄氏四度时比重为1”。但“水”在语言中的词义却是：“无色、无臭、无味、透亮的液体”。因此，尽管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深度不同，但作为语言现象的词义，以及作为词义基础的日常概念是共同的，这就保证了交际的正常进行。

概念有真伪之分。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的反映，这种反映可能正确，也可能是谬误。举例来说，“神”、“鬼”、“天堂”、“地狱”之类的概念是违反科学的“伪概念”，客观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类事物，这类概念是对客观事物的歪曲反映，因此是伪概念。然而，“神”、“鬼”、“天堂”、“地狱”作为词有它们自己的词义，比方说，“神”是迷信所指的“主宰物质世界的，超自然的，但又具有意识和人格的存在”。“鬼”指“人死后的灵魂”。词义无所谓真伪，无论有神论者，或者无神论者，都有共同的理解，都能用来交际。

从内容上看词义也不等于概念。词义除了以日常概念作为它的基础之外，还包含外思维意识的内容，如感情、意志、美感等。语言中不少词除了表达一定的概念之外，还含有褒贬的色彩。试比较：

	汉语	英语	俄语	德语	日语
褒词：	高尚	nobility	благоровство	Edelmut	尊さ
	英雄	hero	герой	Held	英雄
贬词：	法西斯	fascist	фашист	Faschist	ファシスト
	色鬼	debauchee	развратник	Sittenloser	すけべえ

再比较下面两个句子：

（1）哎，你怎么蹲在这儿不动窝了，不是说好哪儿都去逛逛吗?!

（2）十里长街上，肃静的人群低声啜泣，失声痛哭，泪眼凝望灵车在黯黯的余晖中驶向八宝山。

两句中划线的词都具丰富的表现力。第一句中的一些词给人生动活泼的语感，第二句中的一些词又予人以庄重、典雅的意味。这都是包含在词义里的附加色彩造成的印象，而概念本身无所谓褒贬，也不带情感色彩。

俄语中有一套丰富的表情后缀，加在名词、形容词后面，给词附加新的感情色彩。试比较：

无特殊色彩	表小表爱	表大表憎
рука （手）	ручка, ручонка	ручища
нос （鼻子）	носик	носище
дом （房子）	домик, домишко	домище
Миша（米沙）	Мишка, Мишенька, Мишечка	

日语里也有表爱的后缀さま、さん和表敬意的前缀お。如お月さま（月亮，表爱）、お日さま（太阳，表爱）。

语言中还有一些词，它们不表示概念，只是表示感情和意志等，而所表示的感情、意志也就是这些词的词义。试比较：

	汉语	英语	俄语	德语
表惊奇：	啊	oh	oго	au
表鄙视：	呸	pah	тьфу	pfui
表欢呼：	噢	hurrah	ура	hurra
表悲哀：	唉	alas	увы	o weh
表招呼：	喂	hello	алло	hallo
表禁止：（要求不作声）	嘘	sh	тсс	sch

上面的分析足以证明，词义和概念密切相关，彼此依存。词义以概念为基础，概念同一定的词义有联系。但概念是认识客观事物的成果。而词义是具有称名功能的词的内容。概念只反映对客观事物的理性认识，而词义还包含感情、意志、美感等外思维意识的内容。

确定词义内容的因素除了非语言现象的事物与概念之外，语言现象，具体地说，某一词义与其他词义的关系，也是举足轻重的一个方面。语言中词与词、词义与词义都处在各种各样的联系之中，这种联系进一步规定词义的内容、词义的价值(简称义值)。这在不同语言的对比中看得比较清楚。举例来说，汉语的"手"通常指手腕到手指尖的部份，手腕以上的上肢称"胳膊"。因此，"他向我握手告别"一句里必须用"手"，而"干吗袖子挽得那么高，把胳膊都弄脏了"一句中要用"胳膊"。英语、德语、法语有同样的区分，而俄语却不存在"手"和"胳膊"的分工。试比较：

汉语	英语	德语	法语	俄语
手	hand	Hand	main	рука
胳膊	arm	Arm	bras	

因此，"手"，hand, Hand, main 虽然同俄语的 рука 基本对应，但它们之间的义值是不同的。正因为如此，俄语的 пожать руку（握手）和 взять кого-н. под руку（挽着某人的胳膊）两个词组里用的都是 рука，但在其他语言里却分别用两个词表达。试比较：

俄　语	英　语
пожать руку	shake hand
взять под руку	take arm
德　语	**法　语**
die Hand drücken	se donner la main
unter den Arm fassen	se prendre à bras

语言中与同一部分现实相联系的各个词义组成大小不等的同目义群，或者叫作语义场。如表示时间的：年、月、星期、昼夜、日、夜、钟头、分、秒，春、夏、秋、冬，早晨、上午、中午、下午、黄昏、黑夜；表示亲属关系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孙子、孙女，伯父、叔父、婶母、侄儿、侄女，外祖父、外祖母、舅父、舅母、姨父、姨母、外甥、外甥女、外孙、外孙女、姑父、姑母，等等。每个语义场的组成词义不等，因而每个词义的义值也就不完全一样。汉语表示直系亲属的语义场的组成词义与英语、俄语、德语相同。因此这些词义的义值基本一致。但是，汉语表示旁系亲属的词大大多于这三种语言，因而这些词义的义值不完全相同。试比较：

		汉语		汉语
英　语	uncle	伯父	aunt	伯　母
俄　语	дядя	叔父	тётя	婶　母
德　语	Onkel	舅父	Tante	舅　母
法　语	oncle	姑父	tante	姑　母
		姨父		姨　母

从表里可以看出，汉语的"伯父"相当于，比如说，法语的 oncle，但两词的义值显然不同，这种义值的区别正是由语言系统（具体来说是词汇系统）决定的。这点在外语学习中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有了解词所联系的客观事物，认识它所表达的概念以及它在词汇系统中的地位，才能确切把握它的词义。词汇系统的内容是很丰富、很纷繁的，这里举的例子只是显而易见的一部分。

根据词义与它所表示的事物、概念以及与语言中其他词义的关系，词义可以分出许多类型。

第一，从词义与它所表示的事物的关系来看，词义可分称谓词义和非称谓词义，直义和转义。

称谓词义指词与所称谓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如"说话"、"走路"、"风"、"雨"、"红色的"、"白色的"，等等，但并非所有的词都具有称谓词义，像汉语的代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就不具有称谓词义，只有非称谓词义。如汉语的（1）"他"、"这"，（2）"和"、"被"，（3）"因为"、"所以"，（4）"的"、"吗"，都不作事物的名称，而是表示各种各样的关系：说话人与事物的关系（如1），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如2、3），说话人所确定的说话内容与所表示的客观现实之间的关系（如4）。前面提到词义都具有程度不等的概括性，而非称谓词义则具有更大的概括性。

称谓词义中又有直义、转义之分。直义直接反映客观事物，不经过该词的其他词义作中介。如英语中的 book、writing book、lamp、sun、tree、man、face，法语中的 livre、cahier、lampe、soleil、arbre、homme、face 之类的词表示"书"、"练习本"、"灯"、"太阳"、"树"、"人"、"脸"，都属直义。转义则是在直义的基础上，借助于直义所表示的事物，取其某种特征，引申来形象化地表示其他事物。如俄语的 каменный 表示"石头的"，属直义，但在 каменное сердце 中 каменный 表示"冷酷的、残忍的"，则属转义。石头质地坚硬，借用性质上的某种相似性，转指心肠硬，缺乏同情心。德语里用同样的办法转义。试比较：德语的 Stein（石头）——ein Herz aus Stein（铁石心肠）。法语里也有类似的情况，不但借用"石头"的形象，而且借用"岩石"的形象：coeur de pierre (de roche)（铁石心肠）。汉语里则借助于"铁"和"石"两个词。

各种语言里的词通常有转义，但转义的规律各不相同。例如"绿色的"在许多语言里都可以转指"没有经验的、年轻幼稚的"，

试观察：英语的 green youth（幼稚的年轻人），俄语的 зелёная молодёжь，德语的 grüner Junge。汉语的“绿色的”则没有这样的转义。法语的 vert（绿色的）不仅可以转指“幼稚的、没有经验的”，还可以引申来表示“老当益壮的”，如 un vieillard vert（一个精神矍烁的老人），后一种引申是上述其他语言里没有的。词义转移的民族特色常常造成学习外语词汇的困难。

第二，从词义与概念的关系来看，词义可分术语词义和非术语词义，情感性词义和非情感性词义。

术语词义指与概念内容几乎合而为一的词义，如“原子”、“分子”、“音位”、“语素”、“宪法”、“拘留”；非术语词义的内容则除了概念之外，往往还有附加的意义或色彩。

情感性词义和非情感性词义的区分则以词义内容是否包含感情和意志为依据。例如，“啊呀”、“老天”、“去你的”、“滚”、“没门儿”、“娘们儿”、“秀丽”、“敦厚”等词所包含的是情感性词义。非情感性词义则不然，它不包含感情、意志这类成素。试比较：“惊奇”、“哀叹”、“不满”、“小气”、“妇女们”、“好看”、“老实”等。

第三，从词义与语言内部的其他词义的关系来看，词义可分无理据词义和有理据词义，自由词义和非自由词义。

无理据词义是指不依赖于其他词义，而本身执行功能的词义，它往往是最原始的词义，从现代语言角度看，不能说明它产生的根源。例如，英语的 book 表示“书”，table 表示“桌子”，look 表示“看”，go 表示“走”，good 表示“好的”，red 表示“红色的”。而有理据词义则是由无理据词义衍生的词义，它可以借助无理据词义说明它产生的根源。例如，俄语的 идти 作为“走”是它的无理据词义，从现代语言角度看，不能解释它为什么表示“走”；而 идти 作为：（1）“下、降、落”，如 Идёт снег.（下雪了）；（2）“出现、来临”，如 К нам идёт гроза.（雷雨快到我们这儿了），Идёт весна.（春天快来了）；（3）“进行、进展”，如

Работа идёт хорошо.（工作进行得好），Время идёт быстро.（时间过得快）；则为有理据词义，它们是由"走"这一意义衍生而来的。经过分析可以找到这些词义与无理据词义的联系，可以借助无理据词义论证这些词义产生的根源。认识无理据词义与有理据词义之间的联系，对理解和掌握词的意义有一定的作用。

自由词义与非自由词义的区分则是根据词义与相邻词词义之间的关系确定的。凡不依赖相邻词的词义而能独立、充分地体现出来的词义是自由词义，如英语的 sky（天）、earth（地）、man（人）、horse（马）、light（亮的）、dark（暗的）、quickly（快）、slowly（慢）等。非自由词义则需依赖相邻词的词义来体现，它必须具备有一定相邻词的条件，它的出现是不自由的，要受一定相邻词的限制。例如英语的 to kiss the hare's foot 已经丧失了每个组成词的词义（原词组的字面意义应为"吻兔子的脚"），这些词组合在一起表示"迟到"的意思，这些词表示这样的词义只在这一词组里出现。又如，to make allowances（考虑到）、to make up one's mind（决定）、to make friends（交朋友）中的 to make 原义为"做"，但这里名词的词义兼代了它的词义。这种词义也是非自由词义，只出现在一定的词组中。确切区分自由词义与非自由词义，并了解后者出现的条件，对理解词义并掌握它的用法是必要的。

研究词义时，应该把它和个人用法区别开来。词义是语言现象，个人用法是言语现象。词义是得到社会公认而且在语言中被固定下来的内容，词的个人用法则是个人在使用语言时对词的具体运用。词的个人用法一般是以词义为基础的，但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离开这个基础，反映个别人对这个词的独特用法。例如王安石的《木末诗》："缫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这里的"白雪"用以指丝，"黄云"用以指麦子。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汉语中"白雪"含有"丝"的词义，"黄云"含有"麦子"的词义。这只是王安石个人在作诗时对"白雪"、"黄云"的具体运用。

词的个人用法虽然不等于词义，但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词的个人用法可能得到社会承认，在语言中固定下来，转化成为词义。例如汉语“打”在《说文解字》中的释义是：“击也。”如“打锣”、“打鼓”。因为锤铜锻铁需要敲打一番，所以后来制作金属制品也叫“打”，如“打镰刀”、“打戒指”、“打铜盆”等等，这种用法一经固定下来，就使“打”词取得了“制造”的新义。以后这一“制造”的词义继续扩展到制造其他非金属的东西，如“打家具”、“打门窗”、“打墙”、“打井”等等。收庄稼，收果子也需要“打击”这一动作，因此又出现“打粮食”、“打桃子”、“打栗子”的说法，这种用法固定下来之后，使“打”在语言中又多了“收、取”这一新义，然后再扩展成“打鱼”、“打水”、“打油”、“打柴”等等词组。个人用法使用得妥当、贴切，做到新颖独特，语意鲜明，可以增强言语的表现力。作家和诗人常在自己的作品中巧妙地运用词语，有时还故意改变词义，采用不习以为常的个人用法，使人耳目一新，以取得修辞的效果。如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一文中写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叶子和花上。”这里的“泻”指“照”。这里词的个人用法不仅无伤文意，反而增添了文章的诗情画意。然而，如果个人用法不够贴切妥当，则会破坏语言的规范性。

语言是发展变化的，语言的发展变化首先反映在词汇中，其中也包括词义。生活的变化，新事物的出现，认识的发展，语言结构内部的变化，都会推动词义的发展。

一个词在刚出现的时候大多是单义的，在使用中，不断衍生新义，于是成了多义词。

词义的衍生有客观现实的基础。宇宙间的事物是无穷的，而语言的词汇是有限的。为了克服这种无限与有限的矛盾，人们利用事物在某方面的联系，以语言中已有的词来表达新义。衍生词义的方法一般有隐喻和借喻两种。隐喻指以事物的某种相似性为基础，从甲义衍生乙义的方法。如汉语的“包袱”一词本指“行李、包裹”，以它有沉重之感的特性，转而指“思想上的负担”。法语的

bras 原义是“手臂”，根据与躯干分支的相似性，衍生出“支流”的新义。德语的 Bein 本指“腿”，因它有“支撑物”的特性，转指支撑器物的“腿儿”。日语的“犬”转义而指“特务、跟踪者”。借喻的基础则不是事物的相似性，而是两件事物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是材料和制成品之间的，如日语的“灰”(碳)转而指用烟碳制成的“墨”；可以是物品和与物品有关系的人之间的，如日语的“锅”转而指“女佣人”；可以是物品和与物品有联系的其他事物之间的，如法语的 bureau (毛布)转而指铺毛布的“办公桌”，进而指有办公桌的“办公室”，然后又指办公的机构“厅”、“局”；可以是容器和所容物之间的，如俄语的 стол (桌子)转而指通常放在桌上的“饭食”，日语的“膳”(方盘)转而指摆在桌上的“饭菜”；可以是材料与制成品之间的，如英语的 glass (玻璃)转而指用玻璃做成的“玻璃杯”；还可以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如汉语的“口”转而指有口的“人”。词义正是通过隐喻和借喻的途径引申出许多新义，使语言能用较少的词(语音形式)来表达较多的词义。

同一个词内的每个词义称为义项，具有两个以上义项的词称为多义词。多义词虽然有几个词义，但在言语实践中一般不会混淆，因为言语环境使其中的一个义项显示出来，排除其他的义项。言语环境包括上下文，还包括交际的场合、条件，如谁说的、对谁说的、怎样说的、什么时候说的、什么地方说的，等等。试观察汉语“闹”的几个义项：

例句(上下文)	义项
(1)屋子里闹得很，没法看书。	(1)喧哗，不安静
(2)这孩子又哭又闹，真不听话。	(2)吵嚷，扰乱
(3)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大闹了一阵情绪。	(3)发泄(感情)
(4)你别找他帮忙了，他在闹眼睛。	(4)害(病)

以上(3)、(4)两项的“闹”必须用于一定的动宾词组，有上下文就可以确定词义。(1)、(2)两项的“闹”有时候可以依靠说话的场合来识别。如在“别闹！”一句中是用于喧哗吵闹的场合，只能

属第一义项；如果用于纠缠吵嚷的场合，则只能属第二义项。由此可见，一词多义实质上是词在语言中所具有的现象，词在言语中通常是单义的。

语言中的词也有不少是单义的，有的并力求只用于一个词义。这类力求用于单义的词首先是术语。术语是表示科学技术概念的词。它不单记载着科学技术上的成就，而且有助于推动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每一科学技术部门都有一套自己的术语，例如物理学方面的“杠杆”、“饱和”、“熔点”、“重力”；化学方面的“氧化”、“还原”、“中和”、“原子价”，生物学方面的“细胞质”、“细胞核”、“核糖核酸”、“蛋白质”，语言学方面的“音位”、“声调”、“同义词”、“语法范畴”，等等。

术语在语言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第一，术语具有严格的定义；第二，术语没有表情色彩。如果一个术语代表几个科学概念，或者几个术语表示同一个科学概念，都应该看成是个不足，因为这种现象会引起歧义，从而影响术语准确地表示科学概念。因此，整理与统一术语是各门科学学者们的重要任务之一。

第三节　词义的聚合和组合

词义是同现实中的事物相联系的，它反映了人对客观现实认识的成果；词义同时也可能包含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为了区分词义的这两种内容，语言学中把前者称为词的理性意义。词的理性意义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同其他词的理性意义可能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例如“父亲”、“母亲”这两个词在意义上联系紧密，它们都表示“上一辈”、“直系亲属”，但是它们在“性别”上彼此区分为两个不同的词。又如“父亲”和“女儿”这两个词在“直系亲属”这点上被联结在一起，在“辈份”上、“性别”上却又彼此区分。语言中与同一部分现实相联系的这种既联结又区分的关系把若干个词义构成一个大小不等的同口义群，语言学家称之为语义场。属于

同一语义场的各个词的词义之间都有亲疏不等的联系，如表示亲属关系的各个词的词义："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儿子"、"女儿"、"孙儿"、"孙女"、"舅父"、"叔父"、"姑母"、"姨母"，等等。又如表示人在工作上的关系的各个词的词义："上级"、"下级"、"领导"、"群众"、"同事"、"师父"、"徒弟"、"老师"、"学生"，等等。以上两个语义场之间也有意义上的联系，它们都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它们又同属一个更大的语义场。其他还有许多语义场，如表示时间的"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分"、"秒"，"春"、"夏"、"秋"、"冬"，"早晨"、"上午"、"正午"、"下午"、"黄昏"、"夜晚"，等等；表示温感特征的"烫的"、"热的"、"温的"、"冷的"、"冰凉的"，等等；表示感知的"看见"、"听见"、"闻到"、"摸到"、"感到"、"尝到"，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这些语义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

统一在一个义项之中的联结或区分要素，可以称之为义素，如上面提到的"女性"、"上一辈"、"直系亲属"都是"母亲"这一义项的义素，而"动作"、"利用触觉"、"用手"、"达到目的"等又是"摸到"这一义项的义素。根据义素的分析，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义项与义项之间的联结和区分。试观察下图（其中"＋"号表示肯定的义素，"－"号表示否定的义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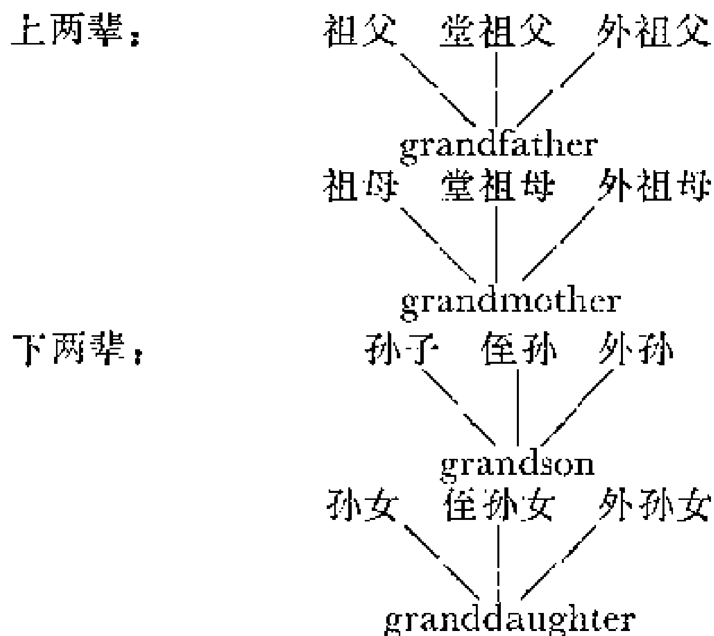
义素表露 词义 / 义素	父亲	母亲	舅父	儿子	女儿	姑母	外甥	侄女
直系	＋	＋	－	＋	＋	－	－	－
下一辈	－	－	－	＋	＋	－	＋	＋
男性	＋	－	＋	＋	－	－	＋	－

"母亲"和"女儿"在"直系"、"男性"这两个义素上分析的结果相同，但在"下一辈"这一义素上两个词义又相互区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推知，语言中的语义虽然纷繁复杂，但通过既联结又区分的对立统一关系，语义构成一个有规律、有条理的词义系统。这样，语义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语义的本质特征。不过，语义分析尚属语言学中新的课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包罗无遗、大家公认的语义分析方法。

每种语言的语义场有它自己的民族特色。了解这种民族特色显然对学习语言，尤其对学习外语有促进作用。比如汉语中表示直系亲属的语义场只在三辈（同辈、上一辈、下一辈）的范围内跟英语基本相同，其中的成分大多可以在英语中找到对等的成分，试比较：

上一辈：父　亲——father　　母　亲——mother
同　辈：丈　夫——husband　　妻　子——wife
下一辈：儿　子——son　　女　儿——daughter

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在英语里需要通过词组来表示。至于三辈以外的亲属，汉语语义场中包含的成分多，区分细，而英语则反之。试比较：



旁系亲属语义场的情况也同样如此。英语里采用的是模糊称谓，汉语里却相反。试比较：

关系 / 称谓 / 语种	男性				女性			
	上一辈		下一辈		上一辈		下一辈	
	父系	母系	父系	母系	父系	母系	父系	母系
汉语	叔父 伯父 姑父	姨父 舅父	侄子	外甥	婶母 伯母 姑母	姨母 舅母	侄女	外甥女
英语	uncle		nephew		aunt		niece	

又如，表示基本味觉的语义场，在汉语里有五个成分："甜"、"酸"、"苦"、"辣"、"咸"；俄语里却只有四个成分：сладкий、кислый、горький、солёный；俄语的 горький 兼有"苦"和"辣"的意义。

语义场内部各语义之间的联系有许多不同类型，有的表示近义关系，如"悲哀"、"烦恼"、"担心"、"愁闷"等。试比较以上各个词的词义：

义素 / 义素表露 / 语义	人的	精神方面的	感情上的	不愉快的	外表上的	伤心	烦闷	苦恼	缺乏信心
悲哀	+	+	+	+	—	+	—	+	—
烦恼	+	+	+	+	—	—	+	+	—
担心	+	+	+	+	—	—	—	—	+
愁闷	+	+	+	+	—	—	+	+	+

有的表示种与类之间的关系，如"衣服"与"衬衫"是分属两个不同层次的词义："衣服"是总称，"衬衫"是隶属总称之下的具体名称，或者说，"衬衫"的词义是包含在"衣服"的词义之中的。有的表示同一层次上词义之间的平行关系，如"衬衫"、"衬裤"、"毛衣"、"外套"、"大衣"等，它们是同属"衣服"这一总称下的具体衣服的名称，或者说，是包含在一个总语义之中的个别词义；有的表示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如"房子"和"门"、"汽车"和"方向盘"、"上衣"和"袖子"、"国家"和"省"、"市"等。语义场的这些关系在各种语言里都有，但在不同语言里表现的形式不尽相同，具有一定的民族特色。例如汉语有"裤子"的总称，它可以指长裤、短裤、外裤、内裤；而英语的 trousers, 法语的 pantalon, 德语的 Hose, 俄语的 брюки 则仅是外长裤的统称，"内裤"、"短裤"另有其他的词表示。汉语里有表示"痛"、"酸"、"胀"、"麻"等感觉的平行语义，其中的"酸"和"胀"在许多欧洲语言里找不到完全确当的等价物。

我们知道，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是语言中最普遍、最重要的关系。对语义来说也同样如此。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一、语义的聚合关系

语义的聚合关系指在语言系统中各个语义成分在对立的基础上形成的关系。语义场实质上就是有某些共同义素的词群聚合而成的场。语义场内各个词义可以根据它们之间的相同、相近、相似、相反、相对、相属等聚合关系，构成不同类型的聚合体。语言学中通常研究的同义词、反义词就属这类聚合体。语言中还有另一类词叫同音词，它们与语义的聚合关系无关，但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词的音、义关系，也附带放在这里加以说明。

（一）同义词指的是词义相同或极其相近的一组词。同义的几个词所包含的义素相同，或者仅有某些不具区分功能的附加义素或其他成素是不同的。如汉语的"脸"和"面孔"，"母亲"和"妈妈"，"侵入"和"侵犯"，"选择"、"挑选"、"挑"和"选"，"美丽"、"漂亮"

和"好看"。"侵入"和"侵犯"都指"进入境内"、"损害对方"，义素基本相同；但"侵入"的主体可以是"人"或"国家"，也可以是"外来的有害事物"，而"侵犯"的主体通常只能是前者。再者，"侵犯"所及的客体通常只限于"领土"、"权利"等，而"侵入"所及的客体范围广，泛指某种事物的内部，但不能指"权利"。这些细微区别只属于附加的意义色彩，并不改变这些词的基本词义。"美丽"、"漂亮"和"好看"的义素也相同，都指"人对客观事物的视感"，都指"美好"，然而"好看"的语义强度，即特征的表现程度，不如"美丽"、"漂亮"大，"美丽"通常用于文雅的语体，"漂亮"在语体上则没有特殊的色彩。语义强度、语体特点也都是词义的附加成素，并不影响词的基本词义。义素相同是同义词聚合的基本条件。同义词的差别可能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语义的附加色彩不同，即语义概括、反映的侧面和重点不同，如"悲哀"和"悲伤"、"成果"和"后果"、"马"和"马匹"。(2)语义的强度不同，即特征、状态、过程表现的程度不同，如俄语的 богатый 表示"富有的"，состоятельный 指"殷实的"，обеспеченный 相当于"富裕的"，зажиточный 意思是"富足的"，以上各词都表示"富"，但富的程度逐词下降。(3)语义所包含的修辞、情感色彩不同，如德语的 dick 指"肥胖的"，korpulent 的词义也是"肥胖的"，但它的语气比较委婉，带有一定的褒义色彩，相当于汉语的"丰满的"；汉语的"母亲"多用于书面语，"妈妈"用于没有特殊修辞色彩的言语，"妈"用于口语，"娘"略带俗语色彩；这些词的基本词义相同。(4)词的搭配、用法不同，如英语的 many 和 much 的意义都指"多"，然而 many 只与可数的名词组合，而 much 只与不可数的名词组合；汉语"脑瓜子"和"脑袋"的词义基本相同，都用于俗语，但"脑瓜子"只能同表人的名词、代词连用，而"脑袋"既可以同表人的名词连用，也可以同一般的动物名词连用。

同义的各个词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同义词的这一本质特征使它在语言中起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丰富修辞手段，加强言语表

现力，避免用词重复和表达细微含义。试观察《天山景物记》里的："从九十月大雪封山，到第二年四五月冰消雪化，旱獭要整整在洞穴里冬眠半年。"同义词"消"和"化"在这里起了避免重复的作用。《骨肉相关》的一段大鼓词里则利用同义词来配韵：

"你把我扔下吧，我命不值钱。
只要你把我孙子救上岸，
我燕门久远不忘你好心田。
我托你给我儿子捎封信，
在前线要立功报国别念家园。
同志你正年轻前途远大，
我老命不可惜别把你牵连。"

外语里的同义词也起着类似的作用。英语的 happy 和 lucky 是同义词，都有"幸运的"意思。例如：I was lucky to get that job.（得到那个工作我感到很幸运），这里也可以说 was happy；但是在 You have been lucky in choosing your time.（您在选择时机上一直很走运）中，这里的 lucky 就不宜换 happy，因为后者包含主观的感觉，有"高兴"的附加语义。俄语的 очи 和 глаза 同义，都指"眼睛"。法捷耶夫在《青年近卫军》里利用来加强言语的表现力："А у Ули глаза были большие, темнокарие——не глаза, а очи…"（而乌丽娅的眼睛大大的，深褐色的，简直不是普通的眼睛，而是一双秀丽的明眸）。

语言中绝对同义词的数量较少，一般都是：（1）语体不同的词，如汉语的"齿龈"和"牙床"、"浴池"和"澡塘"；日语的兄上（兄长）和にいさん（哥哥），死ぬ（死）和逝去（逝世）；英语的 to come（来）和 to arrive（到达）。（2）旧词与现代词，如汉语的"首"和"头"，"目"和"眼睛"；俄语的 очи（目）和 глаза（眼睛）。（3）外来词与非外来词，如汉语的"布拉吉"和"连衣裙"、"布尔乔亚"和"资产阶级"；德语的 korpulent（丰满的）和 dick（肥胖的），前者借自法语；英语的 to commence 和 to begin（开始），前者

借自古法语。（4）来自方言的词与标准语的词，如汉语的“尴尬”和“为难”，前者来自上海方言；“过硬的”和“极好的”，前者来自湖北方言；“歇晌”和“午休”，前者来自东北方言；德语的 Junge 原为中德方言，以后进入标准语，和 Knabe（男孩）同义；英语的 tongue 本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方言，后来同标准语的 language（语言）取得同等的地位。

若干个同义的词构成一个同义词列，每个同义词列通常有一个首词作为词列的组织核心。首词一般都是反映共同意义最多的，不具有特殊修辞色彩的，使用频率较大的词。例如，汉语的“轻视”、“渺视”、“小看”、“看不起”、“鄙视”、“歧视”这个同义词列中，以“看不起”为首词；在“帮”、“帮忙”、“帮助”、“援助”、“支援”的词列中，以“帮助”为首词；俄语的 желание（希望）、жажда（渴望）、хотение（愿望）、охота（想望［口语词］）中，以 желание 为首词；英语的 to eat（吃）、to partake（就食［高雅词］）、to wolf（狼吞虎咽［口语词］）、to lay in（猛塞［粗俗词］）中，以 to eat 为首词。

同义词列里不能包括义素不同的近义词，如汉语的“竞走”和“赛跑”都具有“位置的移动”和“比赛”的义素，但前者又含“走”的义素，后者含“跑”的义素，因而不是同义词；“伴送”和“送行”也不是同义词，尽管两者在语义上有一定联系。分别表示种和类、整体和部分，以及表示同一种（或类）所属平行词义的各个词也不属同义词。

由于一词多义，因此同一词可以分属若干个同义词列。例如英语的 to ask 有三个主要的意义：（1）问，（2）请求，（3）邀请，因而它分别属于三个同义词列：

(1) to ask、to inquire （询问）

He asked if the weather was fine. （他问天气好不好。）

(2) to ask、to beg（恳求）、to reqest （要求、请求）

He asked me to do it. （他请我做这件事。）

(3) to ask、to invite （邀请）

He asked his friend to dinner. （他邀请他的朋友共进午餐。）

在一定的言语环境中，可以把词义上有联系的非同义词对照使用，突出它们共同的义素，临时构成同义词，这是言语同义词。言语同义词同样能起到丰富修辞手段，加强言语表现力，避免用词重复及表达语义细微差别的作用。如《天山景物记》里说："发青的酥油草把它们(旱獭)养得胖墩墩，圆滚滚。"这里的"胖"和"圆"并不是同义词，但在"外形"和"粗壮"的义素上两者相通，这些共同性把它们联结在一起，在特定的言语环境里构成临时的同义词，用以加强言语的表现力。尽管如此，"胖"是指"脂肪多、肉厚"，而"圆"是指"呈球形"。在这两个义素上，"胖"和"圆"毫无共同之处，脱离开特定的言语环境，它们并不同义。又如"坐井观天"和"孤陋寡闻"并非同义的成语，但两者都表示"眼光狭小，知识贫乏"，在一定的条件下可构成同义关系。

(二)反义词指的是意义相反或相对立的一组词。反义词也是语言词汇中由聚合关系联结起来的系列。它在统一基础上通过某个或某些义素的对立而构成。反义词通常是成对的，因而称为反义词偶。例如：

汉语：大——小，长——短

英语：big — small, long — short

俄语：большой — маленький, длинный — короткий

德语：groß — klein, lang — kurz

法语：grand — petit, long — court

日语：大きい—小さい，長い—短い

运用反义词可以充分揭示所说明事物的对立关系，通过对比、对照的手法，加强言语的表现力。试观察：

"他……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生，也欲死。"

——鲁迅：《淡淡的血痕中》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白毛女》

汉语中大量利用反义手段来构词和构成成语，如"早晚"、"动静"、"来往"；"大醇小疵"、"新陈代谢"、"眼高手低"等。反义词中的对立的义素，必定有相同的义素作其统一的基础。例如"大"和"小"中含有对立的两个义素，但它们在"度量"这一义素上是统一的；"新"与"旧"也含有对立的两个义素，但它们在"存在的时间"或"使用的程度"的义素上又是统一的。表示对立的反义语义之间往往可能插入中间过渡的语义，如"大"和"小"之间可以插入"中"，"新"与"旧"之间可以插入"半新旧"。如图。其中的 A 与 B 是两个对立的语义，大圆圈表示两者对立的统一基础，而 A 与 B 之间还有余地，可以有中间的过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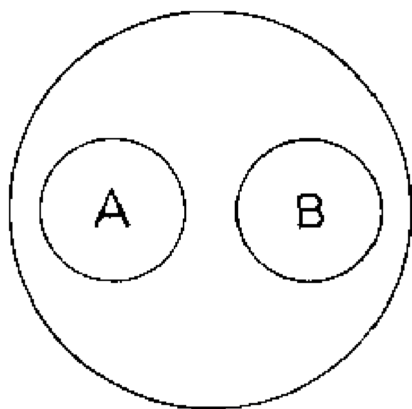


图 5—3

有些反义词的词义并不彼此相反，互相矛盾，而是彼此相对立，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如"男人"和"女人"、"父亲"和"母亲"、"买"和"卖"、"收"和"发"、"东"和"西"、"南"和"北"，等等。它们往往成为事物、现象、过程的双方，非此即彼，互为存在的条件。形象地说，这类相对的语义 A 与 B 瓜分了整个大圆圈，中间没有余地，一般不可能有中间的过渡。如"男人"和"女人"是在"人"的统一基础上分成两半，非男即女，

中间不存在过渡。“父亲”和“母亲”是在“上一辈的直系亲属”的统一基础上各占一半，非“父”即“母”，也不存在中间的过渡。如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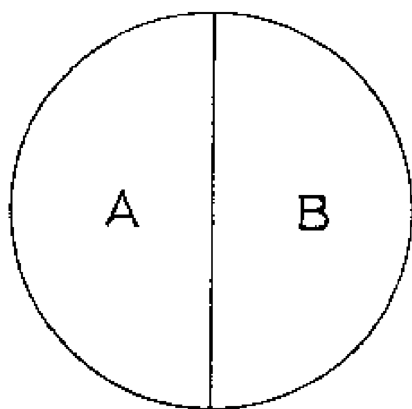


图 5—4

还有些词本来不是反义词，在一定的言语环境中，突出它们之间潜在的语义对立关系，也可以成为言语反义词。例如前面《淡淡的血痕中》的“哭”和“歌”本来不构成反义词偶，但是“哭”含有“悲哀”的义素，而“歌”是“喜乐”的产物，从而构成临时对立的统一基础。再如：

> “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的朋友了。”
>
> ——鲁迅：《我们不再受骗了》

这里的“敌人”和“朋友”是语言中的反义词，“我们”和“它们”、“痈疽”和“宝贝”则属言语反义词。言语反义词脱离特定的言语环境就不成为反义词。

在多义词里，每一个义项都可以有自己的反义词偶，试举英语的 clever 为例：

(1) clever（聪明的）—— stupid（愚蠢的）

a clever boy —— a stupid boy

（一个聪明的男孩子）（一个愚蠢的男孩子）

(2) clever（机灵的）—— dull（迟钝的）

a clever girl —— a dull girl

（一个机灵的女孩子）（一个迟钝的女孩子）

(3) clever（灵活的）—— clumsy（笨拙的）

a clever man —— a clumsy man

（一个灵活的人）（一个笨拙的人）

（三）同音词指的是发音相同而词义不同的一组词。例如：

英语 { ball [bɔːl] （球）
　　　 ball [bɔːl] （舞会）

{ match [mætʃ] （火柴）
　match [mætʃ] （竞赛）

德语 { das Lied [liːt] （歌曲）
　　　 das Lid [liːt] （眼皮）

{ die Weide ['vaedə] （柳树）
　die Weide ['vaedə] （牧场）

各种语言的语音系统及其区别词语的手段不同，因此，"语音相同"的含义在不同的语言中不尽相同。汉语的同音词除了要求词的音位组成相同外，还要求声调相同，如"仪表"（指仪容、外表）——"仪表"（指测定温度、气压、电量、血压等的仪器），两词的第一音节 [i] 都是第二声，第二音节 [piau] 都是第三声。其他如"公事"——"公式"——"工事"——"攻势"，"保健"——"保荐"——"宝剑"，"公议"——"公意"——"工艺"，"发言"——"发炎"，"风化"（指风俗教化）——"风化"（指物体在空气中受作用而起的变化）等同音词的声调都相同；而"妈"、"麻"、"马"、"骂"这四个词虽然音位组成相同，但声调不同，因此不算同音词。重音是俄语区别词语的手段之一，因此，俄词的мука [mu'ka]（面粉）——мука ['muka]（苦难），замок [za'mɔk]（锁）——замок ['zamɔk]（城堡），虽然书写形式相同，音位组成相同，但并非同音词。

在有词形变化的语言里，同音词还有完全同音词和局部同音词之分。完全同音词是在各种语法形式中语音都相同的词。试比较法语的 louer [lwe]（出租）和 louer [lwe]（夸奖）：

第一人称，单数	loue	loue
第二人称，单数	loues	loues
第三人称，单数	loue	loue

第一人称，复数	louons	louons
第二人称，复数	louez	louez
第三人称，复数	louent	louent

局部同音词则是仅在某些语法形式中语音相同的词。试比较俄语的 жать [žat′]（压）和 жать [žat′]（收割）：

第一人称，单数	жму [žmu]	жну [žnu]
第二人称，单数	жмёшь [žm′ɔš]	жнёшь [žn′ɔš]
第三人称，单数	жмёт [žm′ɔt]	жнёт [žn′ɔt]

同音词的书写形式可能相同，如上面举的例子："仪表"——"仪表"，match — match, louer — louer，等等；也可能不同，如汉语的"公事"——"公式"——"工事"——"攻势"，英语的 see [si:]（看）—— sea [si:]（海），德语的 Lied — Lid。不同写法的同音词在词典中一般不作反映，同样写法的同音词原则上都应该分立词条，如"涂①"（使油漆、颜色、脂粉、药物等附着在物体上）——"涂②"（海涂）——"涂③"（姓）。

同音词的来源很多，最主要的是多义词的解体。多义词的各个意义之间本来有着或强或弱的联系，随着词义的发展丧失了其间的联系，它的几个义项就发展成为独立的词，这几个词就成为同音词。汉语的"螺蛳"与"螺丝"本来是同一个词的两个意义，后者以其外形相似而得名。在现代汉语中，作为软体动物的名称和作为带螺纹的紧固件的名称已经成为两个词，连写法都分化了。俄语的 жать（压）和 жать（收割），коса（辫子）、коса（沙滩）和 коса（镰刀）等，也都是由多义词解体而造成的。多义词解体的过程和语言的一切变化过程一样，是非常缓慢的，可能出现许多过渡现象。这也就造成区分多义词和同音词时的两可情况。

语音变化也会造成同音现象。例如"家"[tɕia] 和"夹"[tɕia] 在古代汉语中并不同音，前者为[ka]，后者发 [kap]，后来其韵母出现了韵头 [i]，于是其前的后舌音 [k] 腭化，成了现代汉语中的 [tɕ]，另一方面又由于音节趋向简化，韵尾 [p] 脱落，结果导

致"家"——"夹"同音。汉语韵母的儿化有时也会造成同音词。例如"盘"和"牌"、"柜"和"棍"、"对"和"顿"原不同音，一旦儿化后，就都念成［p'ɚ］、［kuɚ］、［tuɚ］了。

吸收外来词也是产生同音词的来源之一。如汉语本来有"站"［tʂan］，指"立"的状态，后来又从蒙古语里吸收了另一个"站"［tʂan］，指"通道上停车、转运的地方"，于是出现同音现象。俄语的 брак（婚姻）是原先就有的词，后来引进德语的 Brack（废品）→брак，于是造成了同音词。英语 ball（舞会）借自法语，从而与固有的 ball（球）同音。

同音词在语言中并不是理想的现象，它可能引起误解，妨碍交际的顺利进行。例如"务须出席"可能理解成"勿需出席"，又如把"定销"误解成"定消"，于是去算消费账，订消费标准，歪曲了原来的意思。因此，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应该斟词酌句，尽量避免可能产生的歧义。

不过，人们也常常利用同音现象来造双关语，例如：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还有晴。"

——刘禹锡：《竹枝词》

这里的"晴"和"情"语妙双关。

民间喜闻乐见的歇后语，也多半是利用同音词的结果。例如：

拉胡子过河——牵须过渡（谦虚过度）；

旗竿上吊暖壶——高水瓶（平）。

二、语义的组合关系

语义的组合关系指在语流中各个语义成分通过前后连接而形成的关系。这种关系首先表现为词的搭配。

词在聚合体中的意义是抽象的、一般的、概括的，但在组合中，词的意义具体化、个别化了。人们交际中所谈及的事物、现

象多数是具体的、个别的、特定的。词在聚合关系中获得相应的语义，又在组合关系中具体化，从而使交际、交流思想成为可能。

语义的组合一方面要受语法规则的支配，例如组合模式在词性方面有严格要求，汉语中限定关系的结构一般是“形＋名”的结构，而支配关系则是“动＋名”的结构，另一方面语义的组合也要受到语义条件的约制。例如，汉语普通话中的“喝”是动词，它在交际中并不能同任何名词组合而构成动宾结构，组合的双方在语义上必须相互适应。因为“喝”是“口腔作出的饮咽动作”，作为它的客体必须是表示“液体食物、饮料、汁水等”的名词。因此，不能组合成“喝＋石头”、“喝＋馒头”、“喝＋烟”，而只能组合成“喝＋水”、“喝＋汤”、“喝＋粥”、“喝＋酒”等。词义是客观现实通过词的中介在头脑中的概括反映，它的组合也反映客观现实中事物与事物的联系、事物对事物的作用。如果现实中不存在这类联系，当然也就不可能出现这类组合。不过，即使现实中存在的联系，与其相应的词义也并不都能组合。

语义的组合有时候要受到词的形态结构的影响，如俄语的жаркий（很热的）和знойный（炎热的）都可以同день（日子）、погода（天气）、лето（夏季）等名词搭配，构成限定结构。但在同名词жара（热气）、зной（暑气）组合时，两个词的搭配能力就不同了，可以说жаркий зной（灼热的暑气），знойная жара（炎炎的热气），但不能说жаркая жара，也不能说знойный зной。这里起作用的不是语法模式，也不是语义适应性，而是词的形态结构。汉语中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如不能说“炎热的热气”、“高大的大楼”、“英勇的英雄”，等等。

语义的组合还反映使用这种语言的言语习惯。例如，汉语的量词“头”用于指家畜“牛”、“驴”、“羊”等：“一头牛”、“两头驴”；但是对于“马”却不能说“头”，而要用“匹”：“四匹马”；对于“骡子”则既用“头”，也用“匹”；对于骆驼，通常使用量词“只”。量

词"匹"还用于计整卷的纺织品："一匹绸子"、"两匹布"；"头"则可用于计蒜："几头蒜"。这种组合规则更多的是出于汉语的言语习惯。英语的 beautiful、handsome 都有"漂亮的"意思，但 beautiful 通常用于形容女子，handsome 在这个意义上同表示男性的名词搭配。

语义的组合还要考虑到语体特点、情感色彩等因素。

不同的词在语义组合的能力上是不同的，有的强，有的弱，但任何词的组合能力都是有一定限制的。例如汉语的"拿"表示"握住"、"手持"的意义时，搭配范围很广，凡是表示抓得住、搬得动的东西的名词都可以与"拿"搭配。从而，"抓得住，搬得动"也就成了它组合的限制；凡是表示"抓不住，搬不动"的东西或"无法抓，不能搬"的东西的名词就不能与"拿"搭配，如不能说"拿大楼"、"拿起重机"、"拿桥"，也不能说"拿云"、"拿气"、"拿海"，更不能说"拿自由"、"拿斗争"、"拿精神"。若是从表示动作主体的角度来观察，"拿"的组合能力就更弱，它排除了表示抽象意义、表示物体甚至一般生物的名词，而只能同表示人和某些高级动物的名词搭配。

语义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有密切联系，聚合关系使语义确定化，组合关系使语义具体化。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的有机结合，使语义构成有规律、有条理的系统。

第四节 词汇组成

要全面了解词语在交际中的功能，单从语义的角度分析、研究还不够，必须观察词在整个词汇组成中的地位及其除了理性意义之外的各种特性。

词汇组成指的是进入某种语言的全部词语的总和及其内在的系统。一种发达的语言总是拥有丰富而纷繁的词汇的，词的数量可达几十万。1950 年开始出版，1965 年出齐的苏联科学院编的

《现代俄罗斯标准语词典》(十七卷)收词十二万，如果再加上术语、方言词、俗语词、近年来出现的新词语以及固定词组，总数肯定要大大超过。

显然，操某种语言的人不是对词汇组成中的每个词都会认、会用的，事实上也不存在这种必要性。一般日常交际所需的词数量不大。一个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经常使用的词不过四五千个，即使是长期从事写作的作家，他的用词量也是有限的。苏联语言学家对普希金作品中的词语作过精确的统计，总数为二万一千多个(见《普希金词典》1—4卷)。

语言的词汇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词汇组成进行分析。

一、按使用频率，可分出积极词和消极词。

词的使用频率是大不相同的。有一些词在人们的交际中经常使用，复现率很大，可以称之为积极词汇；另外一些词很少使用，复现率很小，可以称之为消极词汇。区分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对语言教学特别是外语教学有参考价值，但过去这种区分常常带有主观成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语言学家运用计算机来进行词汇统计，这就使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的区分有了可靠的基础。统计的结果说明，最最常用的二千个词在话语中的出现率可达百分之七十八到百分之八十。各种语言出入不大，英语约百分之七十八，捷克语约百分之七十五，根据《普希金词典》的统计资料，俄语约百分之八十。

积极词汇所表示的都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非常密切的事物，不论男女老少，在交际中都离不开这些词，如表示自然现象的"天"、"地"、"太阳"、"月亮"、"雷"、"电"、"水"、"火"等，表示家畜和家禽名称的"马"、"牛"、"羊"、"猪"、"狗"、"鸡"等，表示人及其肢体器官的"男人"、"女人"、"孩子"、"眼睛"、"耳朵"、"手"、"脚"等，表示亲属关系的"父亲"、"叔父"、"哥哥"、"弟弟"、"妻子"等，表示方位的"上"、"下"、"前"、"后"、"左"、

“右”等，表示时间的“春天”、“夏天”、“秋天”、“冬天”、“早上”、“黄昏”等，表示数目的“一”、“二”、“三”、“十”、“百”、“千”、“万”等，表示主要劳动工具的“刀”、“剪”、“车子”、“机器”等，表示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动作状态的“吃”、“睡”、“坐”、“走”、“跑”、“听”、“看”、“说”等，表示最基本的特征的“红”、“黄”、“长”、“短”、“多”、“少”、“大”、“小”等。

消极词汇能为操某种语言的人所理解，但在日常频繁的交际中很少使用。它首先包括一部分有特殊感情色彩的词，如“夺目”、“深邃”之类的高雅词，“悼念”、“庆典”之类的庄严词；也包括使用范围比较狭窄的词，如“核糖核酸”(生化名词)、“孔径”(机械技术名词)之类的术语，“颠儿”(走)、“笑扯扯”(笑呵呵)之类的方言词，“鱼囤子”、“箔帘”之类的行业语；残留在现代语言里的古词，如“宗庙”、“朝廷”等；逐渐被淘汰替换的旧词，如“俸禄”、“稼穑”等；在语言中出现时间不长，还没有被广泛运用的新词，如“空调”、“宇航”等。

到目前为止，对积极词汇与消极词汇的划分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计数据作为标准，但并不能因此否定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的存在。从事外语教学和外语学习的人都要牢牢掌握外语中的积极词汇，同时适当注意扩大消极词汇量。

消极词汇中的一部分，由于说话人的职业、年龄、地位的不同，可能对某些人、某类人来说是积极的，例如“技能”、“优秀”、“测试”、“空堂”等词在汉语中属消极词汇，使用不普遍，在一般人的言语中出现率不高，但对于学生、教师来说是积极词，在日常交际中经常使用。这类词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在每个人掌握的词汇量中占相当大的部分。

二、按语体特点，可分出通用词和专用词(书卷语词、口语词)。

词汇不仅有使用频率的特点，还有使用场合的特点。例如，汉语的儿化词只适用于一定的场合，在日常谈话和文学作品中可

以说“花儿”、“鸟儿”，但在科学著作中就只能说“花”、“鸟”；在亲朋熟友之间可以把人名说成“大本儿”、“晓三儿”，但在正式场合就只能称之为“大本”、“晓三”。凡是由于交际场合不同而形成的使用语言特点的系统称为语体。语体的不同首先表现在词汇上。

根据语体特点，可以把词分为通用词和专用词（书卷语词、口语词）。通用词指不限于在一定语体中使用的词，它们在书卷语体和谈话语体里都适用。例如姜宝林的相声词里有下面这段话：

“这卖鞋的想坑人，鞋盒里放了两骨碌儿大白萝卜，这号人没有好下场。不让你买你非要买，要不是发现得早，你就上当了。皮鞋别穿了，买点粉丝儿，回家熬萝卜吃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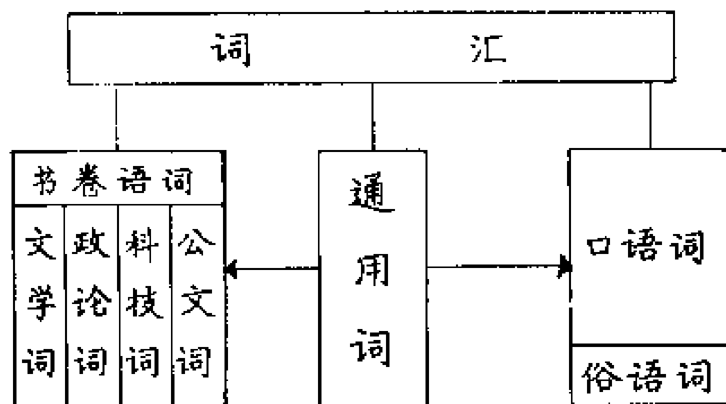
这是一段谈话语体的话语，但是里面大多数词不仅适用于这种语体，如“这”、“想”、“人”、“里”、“放”、“两”、“大”、“白”、“萝卜”、“没有”、“好”、“下场”、“皮鞋”，等等。又如贺敬之《桂林山水歌》中开头的四行诗：

“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
神姿仙态桂林的山！
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
如情似梦漓江的水！”

这几句诗属书卷语体，但是其中多数词也通用于谈话语体，如“云”、“啊”、“雾”、“的”、“山”、“一样”、“深”、“梦”、“美”、“水”、“神”、“仙”。

专用词（口语词、书卷语词）与通用词不同，它们经常用于谈话语体或书卷语体的言语，具有口语或书卷语的色彩，使用不当就会产生语体不合、修辞不贴切的情况。口语词通常用于日常生活的言语，而书卷语词则通常为文学作品、政论、科技、公文体裁的言语服务。口语词里包括一部分俗语词，听起来比较土气，不登大雅之堂，但使用在亲朋熟友之间，却有亲切和无拘束之感。

上述词汇分类可图示如下：



口语词的特点就在于通俗性、群众性，俗语更令人有粗俗、亲昵之感。例如前面相声词里的“坑”、“粉丝儿”、“熬”、“卖鞋的”都是口语词，而其中的“骨碌儿”、“号”已经带有俗语色彩。这些词相当于通用词的“害”、“粉丝”、“煮”、“卖鞋子的人”、“段”、“种”。书卷语词的特点在于它的文雅性和非口语性，或者予人以高雅、典丽的美感，或者造成严谨、论理的印象。例如“蔚蓝”、“瑰丽”、“神姿”、“仙态”、“锦绣”、“宽旷”等词多用于文学作品，当然也可能用于其他类型的言语，但一般不用于口语；“前者”、“后者”、“由此”、“归结为”等词多用于科技、政论体言语，一般不用于文学著作；“等因”、“鉴于”、“此致”、“事由”、“下达”、“为荷”等词常用于公文事务性言语，一般不用于文学著作，在科技政论体中根本不用。这些词都不用于口语。

语体和言语形式（口头的、书面的）有一定联系，但有区别。一般来说，谈话语体经常用于口头形式，书卷语体经常用于书面形式，但是两者并不绝对对应。公务性谈话常用一些书卷语词，而政论文章、文艺作品则又常使用口语词。例如在毛泽东同志的《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

“可是，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要坚决反对我们。不反对我们，他们想不开。他们来进攻，是很自然的。我们解放区的地方让他们抢了去，我们也想不开。我们反

击，也是很自然的。”

这段话里的“想不开”即属口语词。

三、按情感色彩，可分出中性词和表情词。

词不仅有理性意义，还可表明说话人的情感。词可能传达的情感是多种多样的，有表示赞赏、夸奖的褒义词，有表示贬斥、厌恶的贬义词，有予人以典雅、肃穆印象的高雅词、庄严词，有予人以否定印象的不赞词，有表示诙谐、戏弄的戏谑词，有表示嘲笑、指摘的讥讽词，有传达轻视、鄙弃的鄙夷词，有骂人的詈词。凡是表达一定情感色彩的词叫作表情词，不表示说话人特定情感色彩的词叫作中性词。举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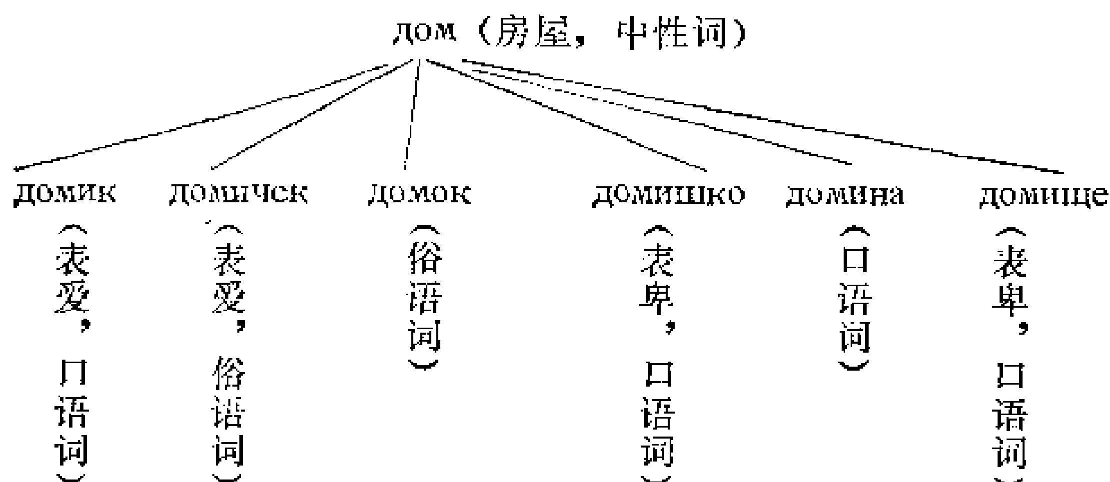
成果	褒义词	恶果	贬义词
教诲		伎俩	
坚强		煽动	
捍卫		炮制	
辽阔	高雅词	瞻仰	庄严词
飞翔		开创	
闪烁		呈现	
邂逅		典范	
下台	不赞词	冒尖儿	戏谑词
得了		溜号	
帮闲		卡壳	
唠叨		开窍	
卖弄	鄙夷词	混蛋	詈 词
洋相		妈的	
臭美		王八蛋	
显摆		二百五	

“成果”的中性词是“结果”，“伎俩”的中性词是“技巧”，“飞翔”的中性词是“飞”，“典范”的中性词是“榜样”，“帮闲”的中性词是“帮忙”，“开窍”的中性词是“弄通”，“显摆”的中性词是“表现”，

等等。词的语体属性和词的情感色彩属两个范畴，前者指词的使用场合，后者指说话人的主观态度。不过，两者有一定联系，高雅词、庄严词通常是书卷语词，不赞词、戏谑词、鄙夷词、詈词多半是口语词和俗语词。表情词使用的频率比中性词小，使用的场合受限制，同其他词的组合能力弱。

外语中词的表情色彩也是很丰富的，例如俄语的中性词лицо（脸）有好多个相应的表情词：лик（面庞）、рожа（丑脸）、морда（嘴脸）、мордашка（脸蛋儿）。英语的 youngster（年青人）是中性词，同义的 lad（小家伙）、chap（小伙子）、fellow（小伙计）都是表情词。

俄语有专门的词缀表示语体和情感色彩，同一个词加上不同词缀可获得不同的色彩。试比较：



因此，学习外语词汇的时候，不能单纯了解它的理性意义，同时要进一步认识它的语体特点、表情色彩，这才有助于正确地理解，正确地运用。

四、按使用范围，可分出全民词和非全民词。

有些词是操某种语言的人普遍使用的，这叫全民词。当然，并非任何全民词都为每一个操该种语言的人熟知和运用。人们的知识水平、生活经验决定他们对全民词掌握和运用的多寡。这类词之所以称为全民词，是因为它们通行于操这种语言的整个集体

中，不受地区、职业范围的限制。例如，“深邃”、“瑰丽”、“屹立”、“本儿”、“卡壳儿”、“想开”等词，不见得说汉语的人都能懂、能用，但是懂得这些词的人里包括有全国各地的，也包括从事各种职业的。与全民词相对的是非全民词，即受地域、职业、社会集团的限制的词。只用于一定地域的词为方言词，表示科学、技术、艺术中特定概念的词为术语，只用于一定社会阶层的词为阶级习惯语，只用于一定行业的词为行业语，只用于一定社会集团的词为集团语和隐语。

方言是全民语言的一个支脉，方言差别首先表现在发音和用词上。就词汇方面来说，如汉语标准语中的“玉米”，又叫“玉蜀黍”，在方言里有许多叫法，东北叫“包米”，四川叫“包谷”，杭州叫“六谷”，闽北叫“苞萝”，闽南叫“金豆”，上海叫“珍珠米”，广东叫“鷄米”、“包粟”，山东叫“棒子”。德语的“椅子”和“扶手椅”分别由 Stuhl 和 Sessel 两个词表示，但在北部方言里却统称为 Stuhl，在南部方言里则统称为 Sessel；“大街”在标准语里叫 Straße，而南部方言叫 Gasse。俄语的方言差别虽小，但方言的词汇差别还是相当多的，如“公鸡”在标准语里是 петух，但南部方言叫 кочет；“很多”在标准语里是 много，北部方言却说 порато。

文艺作品中常常要使用方言词，以便衬托出故事发生的地点以及表现出主人公的生活和活动特点，作家在运用方言词作为表现手段时，要谨慎选择，巧妙运用，做到恰到好处。

阶级习惯语、行业语、集团语和隐语也是一种方言，只不过不是地方方言，而是社会方言。术语的地位比较特殊，多数人把它看作全民词，但也有人把它看作社会方言。

术语与语言的科学语体密切相关。术语主要为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服务。自然，其他领域也可能有一套术语，但术语首先是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术语的特点在于它的单义性和统一性。但是，具体语言中的有些术语可能是多义的，

比如，汉语的“形态学”既是生物学的术语，指研究生物体的外部形状、内部构造及其变化的科学；也是语言学的术语，作为词法学的别名，指研究词的形态的学科。又如“形象”既是文艺学的术语，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神情面貌和性格特征”；也是非术语，指“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术语的统一性有时也会遭到破坏，如组合、配置，主令电器、操纵装置、指挥仪等，实际上指的都是同一现象和仪器。在翻译术语时，还会出现异译的情况，如英语的 phoneme，有译“音位”的，有译“音素”的；俄语的 аффикс，有译“附加成分”的，有译“词缀”的。因此，有必要建立专门的机构对术语加以审订。

欧洲语言为了统一术语和保证单义，常采用吸收外来词，主要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词语的办法，这就促进了术语国际化的过程。不少术语在许多欧洲语言里都是统一的。汉语里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汉语中的术语有民族化的倾向，有些曾经采用过转写译名的，也转而改用意译法，如“盘尼西林”→“青霉素”，“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烟士披里纯”→“灵感”，等等。这同汉字的特点有很大关系。

关于阶级习惯语、行业语、集团语和隐语这四类非全民词，我们在第二章《标准语和方言》一节里已作过论述，并举了不少的例子。这里就从略不谈了。

五、按来源，可分出本族语词和外来词。

本族语词是某种语言原有的、按自己的内部规律构成的词，外来词则是从其他语言引进的词。

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移民杂居、战争征服，必然引起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语言接触存在着不同的形式，引进外来词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形式。

每种语言里都有数量不等的外来词。例如，汉语从西域借入的“葡萄”、“石榴”、“狮子”、“玻璃”，从印度梵语借入的“佛”、“菩萨”、“罗汉”、“塔”，从蒙古语借入的“站”、“歹”、“蘑菇”、

“胡同”，从英语借入的“幽默”、“摩登”、“沙发”、“雷达”，从德语借入的“纳粹”、“海洛因”，从俄语借入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伏特加”，从日语借入的“资本”、“垄断”、“演绎”、“干部”、“纤维”，等等。外来词在汉语的词汇中比重不大，而在有些语言中却占相当大的数量。例如德语从凯尔特语借入的 Eisen（铁）、Amt（职权）；从拉丁语借入的 Ziegel（砖）、Fenster（窗）、Küche（厨房）、Kloster（修道院）、Schule（学校）、Tinte（墨水）、schreiben（写）；从希腊语借入的 Kirche（教堂）、Priester（神父）；从斯拉夫语借入的 Grenze（疆界）、Graupe（麦米粒）、Säbel（马刀）、Peitsche（鞭子）、Gurke（黄瓜）；从意大利语借入的 Bank（银行）、Grotte（岩洞）、Oper（歌剧）、Baß（男低音）；从法语借入的 Banner（旗子）、Panzer（铠甲）、Flöte（笛）、tanzen（跳舞）、Dame（夫人）、Onkel（叔叔）、Mode（流行时样）、Weste（背心）、Pumpe（唧筒）；从英语借入的 Streik（罢工）、Klub（俱乐部）、Dock（船坞）、Tram（电车）、Sport（运动）；从亚洲一些语言借入的 Tee（茶）、Zucker（糖）、Reis（米）、Kaffee（咖啡）、Schach（象棋）等。可见，德语中的外来词范围很广，几乎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汉语中，要把外来词与意译词和仿译词区分开来。外来词主要是从外语借音，而意译词则主要是借义，词本身还是用本族语的构词材料和构词规则构成的，仿译词则是用本族语的构词材料逐一翻译外语词的语素，不仅引进外语词的意义，而且仿照它的构词关系。

汉语在吸收外来词时，为了便于理解，常常采用既借音又借义的办法，如英语的 car 进入汉语成了“卡车”，俄语的 трактор 进入汉语成了“拖拉机”。这些词里的“车”、“机”都是原词所没有的，它们加在后面起了对前面的成分作注解的作用。汉语的音节常常同一定的意义联系着，因此，汉语吸收外来词很少采取单纯借音的办法。试比较汉语中的外来词、意译词和仿译词：

类型	汉语词	原语词	
外来词	阿司匹林	aspirin	(英)
	卢布	рубль	(俄)
	纳粹	Nazi	(德)
	淋巴	リンパ	(日)
意译词	电话	telephone	(英)
	火箭炮	катюша	(俄)
	抒情诗	lyrisme	(法)
	最后通牒	ultimatum	(英)
	蜜月	honeymoon	(英)

各种语言吸收外来词的途径也是各不相同的。有的是直接从某种语言引进，如俄语从法语直接引进了 актёр（演员）、бюро（局）、вестибюль（前厅）、канал（运河）、канитель（麻烦事）等；从德语直接引进了 бухгалтер（会计）、гастроль（巡回演出）、диктант（默写）等。有的则是经过其他外语中转之后引进的，如俄语的 винт（螺旋）、тарелка（盘子）、шнур（线绳）是经过波兰语中转借入的德语词。据苏联学者布拉霍夫斯基考证，俄语词 лак（漆）、лакировать（刷漆）可能来自印度语，经过伊朗语、希腊语、意大利语的中转，最后于十八世纪通过德语引进俄语。

外来词经过长期使用之后，逐渐服从于借用语的语音、语法规则，人们几乎忘掉它们的来源，非经专门研究，无从知道它们是外来词。如汉语中的"佛"、"狮子"、"塔"等。俄语的外来词 театр（剧院）、лейтенант（中尉）、шофёр（汽车司机）也都按俄语词形的变化规则和读音规则使用。俄语的 граница（国界、边境）、сабля（马刀）原来并不带冠词，进入德语后取得了德语特有的冠词：die Grenze、der Säbel。英语在十一世纪从法语引进的词，如 state（国家）、people（人民）、nation（民族）、fine（美好的）、war（战争）、peace（和平）、soldier（士兵）等，经过语音、语法上的改造，一直沿用到今天，完全被同化了。

有些外来词始终保持它原语中的某些语音、语法特征，从而予人以鲜明的外来词印象，这就是未被完全同化的外来词。如汉语中的"华尔兹"、"沙发"、"卡其"、"布尔什维克"等词，其中每个音节都同意义没有任何联系，不合乎汉语构词的习惯，不用专门考证就可以确定它们是外来词。俄语的 кино（电影院）、пальто（大衣）、шоссе（公路）、кофе（咖啡）、джем（果子酱）等词虽然表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的重要概念，在俄语中存在的时间也不短，但它们仍然未被完全同化，仍然保留一些语音、语法上不同于俄语的特征。俄语名词都要变格，但 кино、пальто、кофе、

шоссе 都没有格的变化；俄语的元音有弱化规则，非重读的元音 o 要发成 [ʌ]，而 шоссе、кофе 里的元音不弱化，仍发 [ɔ] 音；俄语中 e 前面的辅音一般是软辅音，而上面 шоссе、кофе 里的 c、ф 仍发硬辅音；俄语词里一般不出现 дж 的音组，而 джем 里有。这些都是外来词未被完全同化的外部标志。

吸收外来词是语言词汇丰富、发展的一种途径。外来词有时候甚至能在长期竞争中挤掉原有的词并取而代之。例如汉语中"站"原来叫作"驿"，南宋时引进了"站"，"驿"就被淘汰了。又如汉语原有"名学"一词，以后被外来词"逻辑学"所代替。

欧洲语言里有些外来词不仅存在于某一种语言，还存在于别的许多种语言里。这类外来词叫作国际词。国际词多数是从拉丁语和希腊语引进的，或者是利用这两种语言的语素来构成的。它们通常表示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各种概念。试比较以下四个词在几种语言里的形式：

英　语	俄　语	德　语	法　语
telephone （电话）	телефон	Telefon	téléphone
microscope （显微镜）	микроскоп	Mikroskop	microscope
morphology （词法学，形态学）	морфология	Morphologie	morphologie
institute （学院，研究所）	институт	Institut	institut

语言中拥有这样一批国际词并不表示该语言词汇贫乏，也不会损害语言的民族特色，反而有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利于国际间科学文化的交流。

外来词是研究民族发展史，了解与其他民族接触过程的重要材料，也是语言的历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材料。

六、按发展情况，可分出一般词和新词、旧词。

词汇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出现三种现象：（1）新词的产生；（2）旧词的消亡或被淘汰；（3）词的意义发生变化。这里

谈新词和旧词。

新词指语言中新出现的词。新词在语言中出现时一般都是单义，使用的范围狭窄，如科学技术上的专门用语："激光"、"血红蛋白"、"硅芯片"、"视传感器"、"胰岛素"、"控制(论)"、"软件"等。但有些新词一出现就在语言中广泛使用。这类新词所表示的事物和概念大都和人民的社会生活有密切联系，如"四化"、"五讲四美三热爱"、"攻关"、"知青"、"待业"、"专业户"、"包产"，等等。

新词的产生有两种途径：(1)构造新词，(2)吸收外来词。利用本民族的构词材料和构词模式来创造新词是词汇发展的主要途径。

旧词又分为两类。一类表示生活中已经消失的事物或现象，又称古词；另一类所表示的事物和现象还存在于生活中，但这些词已经被其他的词取而代之。与新词的出现相比，旧词的消亡在数量上要少得多。旧词的消亡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些词的含义和运用范围逐渐缩小，以至最后完全不用。

应该指出，旧词消亡在有文字的语言中和在没有文字的语言中，情况不完全一样。在没有文字的语言中，某些词一旦完全不用，也就永远消失了。在有文字的语言里，这些词可能被记载下来，保留在文献中，如"兽人"、"俑"、"卤"、"簸"、"秬"、"秠"，等等(这些词就是上面所说的古词)。在活的语言里，这些词已经消失了，但它们被保存在古书里，人们为了某种需要读古书时，还可能遇到这些词。有些旧词可能获得新义，而重新"复生"。如"封建"本来指"王者分封诸侯，使之立国于赐封之区域"。随着这种制度的废除，"封建"这个词也逐渐消亡。现在人们则又利用它来指"历史上具有某种特定生产方式的封建主义、封建制度"或指"守旧"。"封建"这个词就在这一新义上复生了。又如"大夫"本是古代高级官职，宋代兼称医官，后来又泛指医生，而"大"字的读音也从[ta]变[tai]。其他如"革命"、"文明"、"博士"、"大学"等

词都属于这种情况。

旧词的消亡可能是因为认识的深化而引起词汇聚合体的变动。古汉语中对某些事物、动作、性质的说法偏细，如公马叫“骘” [tʂi]，母马叫“騇” [ʂə]，后左脚白的叫“馵” [tʂu]，四条腿膝下都白的叫“驓” [tʂəŋ]，四只蹄子都白的叫“騚” [tɕian]，前两脚都白的叫“騱” [ɕi]，后两脚都白的叫“翑” [tɕʻy]，前右脚白的叫“启” [tɕʻi]，前左脚白的叫“踦” [tɕʻi]，后右脚白的叫“骧” [ɕiaŋ]，身子黑而胯下白的叫“驈” [y]，纯黑的叫“骊” [li]，等等；室内慢步走叫“踌” [tʂou]，堂上小步走叫“行”，堂下举足徐行叫“步”，门外快走叫“趋”，中庭快走叫“走”，大路疾行叫“奔”，在草丛、山林中走叫“跋”，在水中走叫“涉”，等等；月白为“皎”，日白为“晓”，人白为“晰”，鸟白为“皠”，霜雪白为“皑” [ai]，草花白为“皅” [pä]，玉石白为“皦” [tɕiau]，等等。而现代语言里的说法比较概括，统称之为“马”、“走”、“白的”，那些具体的说法均成旧词，基本上都消亡了。

旧词也可能因被其他词替换而在语言中消失，如“余”（我）、“尔”（你）、“目”（眼睛）、“足”（脚）、“乾坤”（世界），等等。旧词被替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社会的因素。随着封建社会的消失，官吏们的“俸禄”也就被“薪水”所替换，建国以后又改为“工资”。建国后出现的词语替换数量很大，如“司令官”—→“司令员”，“厨子”—→“炊事员”，“汽车夫”—→“司机”，“邮差”—→“邮递员”，“老妈子”—→“保姆”，等等。语言本身的因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古汉语中以单音节词为主，现代汉语中单音节词发展成多音节词，以避免同音混淆。《现代汉语词典》中读 jiàn [tɕian˥˩] 的字有三十个，这些字如果都作为词使用的话，必然引起歧义，影响交际。因此，就以“看见”替换“见”，以“践踏”替换“践”，以“逐渐”、“渐渐”替换“渐”。语言表达的精确化也会引起词语的替换。古汉语中一个“保”词包含很多意义，现代汉语中则分别用“保护”、“保卫”、“保存”、“保养”、“保持”、“担保”等词来表示各个意义。

旧词一般用于表现某个时代背景，某个历史人物的言语色彩等。有时旧词也用于一定的修辞目的，如表示庄重、典雅或抒情的语气，以及讽刺、戏谑等情感色彩。试观察拜伦的诗句：

With thee, my bark, I'll swiftly go
Athwart the foaming brine;
Nor care what land thou bear'st me to,
So not again to mine.
Welcome, welcome, ye dark blue waves!

（和你一道，我的帆船，
我将快速地横渡这汹涌的海洋；
任凭你把我载往哪个国度，
只要不将我遣返自己的家乡。
欢迎，欢迎你，深蓝色的海浪！）

诗里的旧词，如 thee、bear'st、thou 和 ye 是拜伦时代的英语所允许的，但 bark、brine、athwart 在当时也是旧词，诗人用以表达庄严、抒情的语气，现代英语中一般用 ship、sea、across；诗中的 land 虽然并非旧词，但它在诗里所反映的词义却已陈旧，作"家乡"、"故土"解的词在现代英语里应该是 country。

再举一个汉语的例子。试观察郭沫若《创造者》中的诗句：

"海上起着涟漪，
天无一点纤云，
初升的旭日，
照入我的诗心。"

这里"涟漪"、"无"、"纤"、"旭"等都是旧词，用以表达抒情、高雅的语气。又如：

"……'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这里的"者"、"之"、"谓"、"也"都是旧词，用以表达戏谑的情感色彩。

旧词还可能长期保留在固定词组中，如“负荆请罪”、“揠苗助长”中的“负”、“荆”、“揠”、“助”都是旧词。

第五节 熟 语

熟语指语言中固定的词组和句子，是作为现成的语言材料存在和使用的。例如汉语里的“胸有成竹”，就象语言中的词一样，是语言中现成的词汇材料，不需要在交际过程中临时组合。汉语里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是现成的语言材料，不需要在交际过程中临时组合。

定型性是熟语的本质特征之一。定型性既表现在结构上，也表现在语义上。汉语里的“指鹿为马”、“怒发冲冠”、“人云亦云”、“分庭抗礼”、“出尔反尔”、“举一反三”、“抛砖引玉”、“前车之鉴”等都是约定俗成的，在交际中长期沿用，不能任意增减成素，不能任意换用同义或近义的成素，也不能任意改变结构模式。不能把“指鹿为马”说成“把鹿称为马”或“指鹿为驹”。英语的 leaky vessel（饶舌的人）、the apple of one's eye（掌上明珠）、to make a mountains of molehills（小题大做）等也是不能任意更改其中的成素和结构的。当然，具有定型性并不等于绝对一成不变。在特定的条件下，可能改变它的结构，替换其中的成素。汉语中某些并列结构的固定词组可以变换次序：“同仇敌忾”——“敌忾同仇”，“瓦解冰消”——“冰消瓦解”，“千山万水”——“万水千山”；某些固定词组中的个别词可以变换：“揠苗助长”——“拔苗助长”，“一枕黄粱”——“黄粱美梦”，“黔驴之技”——“黔驴技穷”，“身无长物”——“别无长物”。外语里的成语也有变动结构和替换个别词的现象，试比较俄语的 съесть собаку — собаку съесть（行家），старый воробей — стрелянный воробей（饱经世故的人）。这些结构变化和组成词的变化不仅不能否定熟语结构的定型性，反而从另一个侧面证明熟语的结构一般是固定不变的。

熟语的意义也是约定俗成，具有定型性。例如汉语的“胸有成竹”表示“事前已有主意”，“指鹿为马”表示“故意混淆是非”，“一丘之貉”表示“一样地坏”，“同仇敌忾”表示“一致痛恨敌人”。英语的 to dance on a tight rope，字面上的意思是“在拉紧的绳索上跳舞”，但作为熟语，只能表示“冒险”；the apple of one's eye 在字面上看来应该是“某人眼睛里的瞳人”，而作为熟语只能表示“掌上明珠”。

熟语的第二个特征是语义的整体性。熟语不管它组成词的词义是什么，一般以其整体来表示熟语的语义。组成词的词义或者基本消失，或者部份消失，也有一部份熟语基本上保留组成词的语义，整个熟语的语义是由每个组成词的词义组合而成的。

熟语包括以下几类各有特点的语言事实：成语、谚语、俗语、名言和惯用语。

（一）成语是词化的固定词组，它在句子中起词的作用，整个词组充当一个句子成分。从语义的整体性来分析，成语的语言形式与所表达的语义之间的关系是不尽相同的。

有些成语的组成词完全丧失了独立性，整个成语的语义同各组成词的词义，不经考证看不出联系；所有的组成词溶为一体，而且其中保留了古代语言的残迹。例如俄语的 бить баклуши（游手好闲）中的 баклуши 以前指“准备做木碗、木盘、木勺的木头块”，在现代俄语中已经不用了；整个词组原意指“砍削木头块”，转而指“不好劳动、不务正业”。其他如 точить лясы（闲聊）中的 лясы，турусы на колёсах（胡说）中的 турусы，сложа руки（抄手不干）中的 сложа，притча во языцех（街谈巷议的话题）中的 языцех，都是现代俄语中已经消失的旧词或词的古老形式。汉语的成语也包含了许多这样的成分，试观察：“伊于胡底”（到什么地步为止）中的“伊”和“胡”，“纵横捭阖”（指运用政治、外交手段来联合或分化）中的“捭阖”，“一发千钧”（万分危急）中的“钧”，“厉兵秣马”（准备作战）中的“厉”和“秣”，“尔虞我诈”

（互相欺骗）中的"尔"和"虞"，"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中的"茅"和"顿"，都是现代汉语中不用或不单独使用的词。

有些成语的组成词虽然在现代语言中依然使用，但它们在成语中却已经失去独立性，它们的语义同整个成语的语义，不经考证看不出联系。例如汉语的"四面楚歌"指的是"四面受敌"，"楚歌"和"受敌"之间没有任何意义联系。这个成语源出于历史典故：楚汉交战，项羽的军队驻扎在垓下，兵少粮尽，他忽然听到汉军四面都唱楚歌，意识到他的军队已陷入汉军和诸侯军队的层层包围。又如"胸有成竹"并不是说心里真有竹子，从字面上也引申不出"事前已有主意"的语义。这是说宋代画家文同画竹子时，心里先有一幅竹子的形象，由此引申得出现在的语义。汉语的"卧薪尝胆"、"夸父追日"、"山阴道上"、"一衣带水"、"叶公好龙"、"风声鹤唳"等成语也都同样如此。英语成语 to show the white feather（示怯，字面意义为"露出白色羽毛"）和 to kiss the hare's foot（迟到，字面意义为"吻兔子的脚"）的语义与组成词的词义之间的关系也属于这一类。这类成语在翻译时一般都需要采取意译的办法。

语言中有一些成语，虽然语义并不完全由各个组成词的词义组合而成，但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组成词的词义在这些成语中并没有完全消失，可以从中引申出整个成语的语义。试观察汉语中的"对牛弹琴"（没有共同语言）、"张冠李戴"（弄错了对象）、"见异思迁"（意志不坚定，喜爱不专）、"混水摸鱼"（乱中谋利）等。这里的"对牛弹琴"并不完全是字面上的意思，不是真正"对着牛去弹琴"，而是"对牛弹琴，牛不入耳"，引申来比喻对不讲道理的人讲道理，对外行人讲内行话。这类成语最重要的特征是形象化，接近于隐喻，在翻译时有可能把它们译成相同的成语。试比较：

汉　语	英　语	俄　语
火上加油	pour oil on the fire	подлить масло в огонь

晴天霹雳	a bolt from the blue	гром среди ясного неба
赴汤蹈火	go through fire and water	в огонь и в воду
趁热打铁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куй железо, пока горячо

有时候在不同的语言中所利用的形象不同，但隐喻的性质类似，因而也可能译成相当的成语。如汉语的"一箭双雕"，利用的形象是"箭"和"雕"。英语相应的成语是 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字面上的意思是"一块石头打死两只鸟"），利用的形象是"石头"和"鸟"，前者与汉语不同；俄语中的相应成语是 убить одним ударом двух зайцев 利用的形象是"打击"和"兔子"，两者都不同。但最终都是比喻"一举两得"。又比如俄语的 с глазу на глаз（字面上的意思是"眼对着眼"），在德语中相应的成语是 unter vier Augen（字面上的意思是"四目之间"），法语是 tête-à-tête（字面意义是"头碰头"），英语是 face to face（字面意义是"面对面"）。这几种语言分别用了"眼睛"、"头"、"脸"作为隐喻的形象，但是引申的语义都是"两个人单独地"。

日语里的这类成语，有一部分同汉语的成语同形同义异音，试比较：日语的"一諾千金"——汉语的"一诺千金"，日语的"一網打尽"——汉语的"一网打尽"；也有一部分同汉语的成语所用形象不同，试比较："油と水"——"水火不相容"，"鼻つ柱か強い"——"固执己见"。

语言中还有一些成语，它们的组成词的词义基本保存，整个成语的语义由组成词的词义组合而成。因此，了解组成词的词义，也就能理解整个成语的语义。例如汉语的"自相矛盾"、"骄傲自满"、"取而代之"、"丰衣足食"、"厚今薄古"、"粗心大意"、"原原本本"，等等。英语的 to make allowances for（考虑到），to make up one's mind（下决心），to make friends with（交朋友），know (somebody) by name（知其名不知其人）。

德语里有丰富的固定词偶，即两个实词(特别是名词)由并列连接词 und 连接起来，强化词义，丰富表现力。有的是同一词的重复，如 durch und durch (彻头彻尾)、über und über (十分，完全)；有的是两个同义词或近义词，如 kurz und gut (简明扼要)、Schritt und Tritt (亦步亦趋)、angst und bange (极其可怕)；有的是两个意义相关的词，如 Haus und Hof (房地产)；也有的是两个意义相对的词，如 Himmel und Erde (天地)、Himmel und Hölle (竭尽全力)等。这类固定词偶大致上相当于汉语并列结构的成语，如“平心静气”、“和颜悦色”、“善始善终”、“横冲直撞”、“精打细算”、“风平浪静”等。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定型性是成语的本质特征，语义的整体性则不是普遍适用的标准，如对于后一类成语来说，语义的整体性并不突出。从语义整体性出发分出的几种类型也只是相对的，各类之间的界限并不非常清楚，其间可能有不少过渡现象。

汉语很多成语由四个字组成，但也有少于或多于四字的，如“碰钉子”、“栽跟头”、“和稀泥”、“扣帽子”、“不管三七二十一”、“脚踏两只船”、“临时抱佛脚”、“先下手为强”等。欧洲语言里除了固定词偶外，没有词数的限制。

成语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不论在结构上，在语义上或是在功能上，各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点，而且成语中往往反映出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历史和生活习俗，如汉语的“四面楚歌”、“图穷匕首见”、“先斩后奏”、“山珍海味”、“夫唱妇随”，等等。这与成语来自民间创作，来自文学、历史著作和来自名人的警句有关。这些成语充分反映了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民的智慧、人民的认识以及人民所走过的历史道路。例如取自民间口语的“拉后腿”、“坐山观虎斗”；出于《孟子》的“好为人师”、“揠苗助长”；出于《韩非子》的“兵不厌诈”、“吹毛求疵”；出于《左传》的“有备无患”、“城下之盟”；出于《史记》的“道不拾遗”、“利令智昏”；出于《论语》的“既往不咎”、“不耻下问”、“三思而行”，等等。

有些成语来源于宗教著作，如汉语出自佛经的成语："不可思议"、"唯我独尊"、"回光返照"、"极乐世界"等；又如英语出自圣经的成语：lost sheep（迷途羔羊）、to wash one's hands（洗手不干）。由于圣经的传播，这类成语往往成国际性的，试比较俄语的 заблудшая овца、умывать руки。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对欧洲国家有很深的影响，因此有些出自希腊、罗马文学作品的成语也在英、俄、德、法等语言中出现，例如英语的 the heel of Achilles（致命伤），俄语的 Ахиллесова пята，德语的 die Ferse des Achilles，法语的 le talon d'Achille，都共同来自荷马史诗《伊里亚特》。

成语往往带有语体或情感色彩。汉语的成语属书卷语体的多，欧洲语言的成语属谈话语体的多。成语所表达的情感色彩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热泪盈眶"、"百折不挠"、"众志成城"、"雪中送炭"等用于褒义，而"一丘之貉"、"死心塌地"、"变本加厉"、"哗众取宠"等则含贬义。

成语言简意赅，富有形象性，使语言深刻、生动、明确，因此善于使用成语是加强言语表现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例如：

"他只得绕出树林，看那后面却又是碧绿的高粱田，远处散点着几间小小的土屋。风和日丽，鸦雀无声。"

——鲁迅：《故事新编》

"开国之初，虽然百废待兴，然而已经是生机蓬勃，万紫千红的局面。"

——徐迟：《地质之光》

成语也可能有言语性的，即说话人为了特定的目的，有意改动某些成语的组成词，或者自行创造而出现新的成语。这类言语性的成语往往只能用于一定的言语环境，没有得到广泛使用。毛泽东同志在著作中使用过很多这类言语性成语。例如：

"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

队，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

“由此看来，对于蒋介石及其一群的军事政治发生‘纷纷议论’的人们，究竟是‘莫明其妙’呢，还是已明其妙呢？”

许多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运用言语性成语作为修辞手段，加强言语的表现力。例如：

“我滇不容辞，只得写了这一点，不久，便在《涛声》上登出来。”

——鲁迅：《南腔北调》

“他那颗心又僵硬了似的，半筹莫展。”

——茅盾：《子夜》

（二）谚语不同于成语。成语一般表示概念，谚语则表示判断或推理；成语起词的作用，充当句子成分，谚语则起句子的作用。试比较：

成　语	谚　语
一丘之貉	天下乌鸦一般黑
饮水思源	喝水不忘掘井人
众擎易举	众人拾柴火焰高
见异思迁	这山望着那山高
本性难移	是狗改不了吃屎

谚语表达相对完整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教养意义。谚语是人民智慧的结晶，它以生动活泼的语言说出深奥的人生哲理。如汉语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任何一种发达的语言里都拥有大量的谚语，如英语的 No pains, no gains（不努力就无所获），There are lees to every wine（字面意义是：“凡酒皆有沉淀”，相当于汉语谚语：“人无完人，金无足赤”），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字面意义是“患难朋友才是真朋友”，相当于汉语的“患难见知己”)。日语的“急がば迴れ”(字面意义是“流急了，水就会拐弯”，相当于汉语的“欲速则不达”)，“貧は世界の福の神”(相当于汉语的“穷则思变”)。

谚语多半来源于民间口语，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寓意深刻，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语言材料，如果运用恰当，必然会增添言语的表现力。

(三)俗语也是一种句子形式的熟语，它同谚语的差别就在它不含有教养意义，只是通过生动活泼的言语来点破事实的真谛，或刻画行为、状态的形象。如汉语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口上仁义道德，心里男盗女娼”，“雷声大，雨点小”，“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千里鹅毛一点心”，“情人眼里出西施”等。

汉语的歇后语也是俗语的一种。歇后语一般由两个部分组成。前一半大多是比喻，后一半是本意。如“猫哭老鼠——假慈悲”，“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抱元宝跳井——舍命不舍财”，“茶壶里煮饺子——肚里明白，嘴里说不出”。有时候后半部分是利用谐音构成的，如“孔夫子搬家——尽书(输)”，“外甥打灯笼——照舅(旧)”，“拉胡子过河——牵须过渡(谦虚过度)”。歇后语在民间使用十分广泛。它的口语色彩很重，情感色彩鲜明。它能增加言语的幽默性、风趣性，加强言语的表现力。

(四)名言类似谚语，一般都取句子形式，表达完整的思想，具有教养意义。严格讲，名言不只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名言的来源同谚语不同，谚语取自民间口语，而名言选自政治领袖、名人、作家的言论。例如列宁的 Лучше меньше да лучше.（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毛泽东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鲍狄埃的 Il n'est pas de sauveurs suprêmes.（从来就没有救世主)；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高尔基的 Человек — это гордость.（人——这个称号是骄傲的)；格里勃耶多夫的 У силь-

ного всегда бессильный виноват. (强权就是真理)。这些话的内容具有劝诫、教诲的意义。名言一旦传播开来，长期使用下去，就成了现成的语言材料。

(五)惯用语即日常生活中经常运用，表示寒暄、问候、致意的一些套话，如"您早"、"您好"、"再会"、"祝您健康"、"此致敬礼"，等等。惯用语的语义是由组成词的词义组合成的，组成词的词义没有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但是这些词组固定在一起，不必在交际中临时组织，是语言中现成的说法。每一种语言都有一套惯用语，在交际中起重要作用，学习外语的人要想学会说话，学会用外语交际，必须掌握所学语言的惯用语。如英语的 Good morning (早安)，How are you (您好)，Good by(e) (再见)，See you later (以后见)；俄语的 Доброе утро (早安)，Спокойной ночи (晚安)，Приятного сна (祝您睡个好觉)，С новым годом (恭贺新禧)；法语的 Bonjour (您好)，Bonsoir (晚上好)，Au revoir (再见)，Bonne santé (祝您健康)，Bon appetit (祝您健饭)。

第六节 词典学

语言学中研究各种词典和字典的性质及其编纂原则和技术的学科叫作词典学。词典学反映了语言科学以及对某种语言，特别是对词语的研究水平。

词典学是近代兴起的一门应用语言学学科。词典自古就有，公元前二世纪成书的《尔雅》就是我国一部最古的字典。古代的词典大都是凭个人或古人的经验编纂的。它们是很宝贵、很丰富的实际材料，但是，由于缺乏语言学的理论基础，这些词典尚不够完善。只有在语言学，尤其是词汇学、语义学形成并发展起来以后，词典编纂才具有巩固的、系统的理论基础。

字典是像汉语这类拥有表意文字的语言所特有的辞书。汉语

的字不等于词，但字却是独立的书写符号单位，它有自己的形、音、义。为了便于查考、检索，通常以字为单位编辞书，由字引出词。字典的编纂原则和词典有许多共同点，因此，下面均从词典的角度来分析。

词典首先分语言词典(严格地说，应该称作语文词典)和非语言词典两大类。非语言词典常常称作百科类词典，这种叫法其实名不符实。非语言词典与语言词典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阐释的不是词语本身，而是词语所表示的概念以及概念所反映的现实。非语言词典可以涉及科学、技术、生产、政治、文学等各种领域。例如生物学词典就收入分析“动物”、“植物”、“细胞”、“胚胎”、“核糖核酸”等概念的词条。词条阐释这些术语的内涵，分析这些术语所涉及的各种理论和实践的问题，简述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存在的各种学派和它们的观点。换句话说，这类词典要通过解释术语提供一定范围的科学知识。这类词典中最典型的就是百科全书或百科词典。百科全书和百科词典的区别在于所收词条的广度和释义的深度。这类辞书可以分两种类型，一种是综合性的，如我国正在编纂并陆续分卷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许多国家都出版了这类辞书，如英国的《英国百科全书》、苏联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德国的《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法国的《大拉鲁斯百科词典》。另一种则是专科性的，如我国出版的《经济大辞典》、《地理学词典》、《宗教词典》，苏联出版的多卷本《军事百科全书》、《文学百科全书》、《医学百科全书》等。

各种学科的术语词典也应该包括在这种类型的辞书里。单语言的术语词典往往在术语之后给以简要的解释，双语言或多语言的术语词典通常只给术语的翻译。我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俄汉《航空词典》、化工出版社的英汉、俄汉《化工词典》、人民卫生出版社的英汉《医学名词汇编》都属后者。

有些辞书介乎百科词典和语言词典之间，如我国出版的《辞海》、《辞源》既有语文词条，又有较多的百科词条；法国出版的

《小拉鲁斯词典》前半部是语言词典，后半部是百科词典。

语言词典除了根据词典任务确定选词原则以外，要解决词的界限、词义界限、词义性质、释义或翻译、修辞标注、读音标注和语法标注、例句、词源和构词以及熟语等问题。

语言词典也分综合性的和专门性的两大类。综合性的词典里首先包括详解词典。详解词典的首要任务是释义，可以采用描述性解说或者给同义词、反义词、近义词、类属词的办法分析词和语的理性意义。如"借"——暂时使用别人的物品或金钱（描述性定义）；"畏惧"——害怕（同义词）；"豹"——哺乳动物（类属词）。有些词典还用图示法释义，如英语、德语的杜腾词典；汉语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些词条附有插图。一部完善的详解词典应该对词语的情感色彩（如[鄙]、[戏]等）、文体属性（如[口]、[书]、[俗]等）作标注。详解词典根据需要标注词的发音特点。英语的发音与书写差距很大，因此英语词典对每个词都注有音标。俄语词的发音和书写差距小，往往只对有特殊读音规则的词才注音标，但每个词都标重音。俄语词的语法形式非常丰富，因此俄语词典通常都作有语法标注。详解词典为了进一步阐释词义和说明词的具体用法，往往附有例句。大型词典的例句常常从著名作家的作品里摘选，并在例句之后注明出处。释义之后通常列出由这个词构成的熟语。

语言词典从收词范围来看，大体分为标准语词典和方言词典。标准语词典具有规范性质，它们原则上只收标准语中的词语，所有不合标准规范的词语一律排斥在词典之外，法国的《法兰西学院词典》(Dictionnair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是典型的标准语词典。许多标准语词典的收词范围较广，大凡口语词，甚至俗语词也都收入词典，这同编者对"标准语"的理解不同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的《现代汉语词典》、苏联科学院俄语研究所编纂的十七卷本《现代俄罗斯标准语词典》、四卷本的《俄语词典》都是收词范围较宽的标准语词典。有必要说明，收词

范围和收词数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据词典使用对象的不同，收词数量可能不同，从而有大型词典、中型词典、小型词典和袖珍词典之分。

方言词典则专收集一种方言、土语或某几种方言、土语的词汇。我国汉代扬雄的《方言》就是一部汉语古方言词典。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方言词汇》是多方言的词典；《潮州方言词典》则是单方言的词典。

作家语言词典是综合性语言词典的一个分支，它可以显示出某个作家使用语言的特点以及这种语言的发展状况。国外已出版的有《莎士比亚语言词典》、《歌德语言词典》、《普希金语言词典》，苏联现在正在编《列宁语言词典》。

从词典涉及的语言种类角度，综合性语言词典分单语言词典、双语言词典、多语言词典。双语言词典、多语言词典一般是翻译词典。翻译词典通常借助翻译来揭示词义。我国出版的《俄汉大辞典》、《新英汉词典》、《法汉辞典》、《日汉辞典》、《汉英词典》、《汉俄词典》、《汉德词典》等基本上是翻译词典。利用翻译释义有很大局限性。多数情况下，甲语言的词义和用法与乙语言的对应词并不完全相同，翻译不能说明词义的全貌和用法的特点。因此，比较理想的释义方法是翻译加解释。

常见的双语详解词典是单语言词典和双语言词典的中间类型，例如香港版的《牛津英汉双解词典》即以英语释义，并附汉语翻译。

从词条排列的次序看，汉语字典和词典有以拼音字母次序排列的，也有以部首或字的笔划、字的起笔或收笔以及字的四角的笔法依次排列的。外语词典中大部分按字母次序排列，此外，还有倒排词典、词族词典和题材词典。

所谓倒排词典，即按词末尾的字母次序排列的词典，如俄语倒排词典从词末尾的 a 开始，转到 -ба，再转到 -ва、-га、-да…如：a，… баба，… служба，… изба，… дамба，… 直到最后

的 -яя (безмужняя)； 如苏联出版的《俄语倒排词典》。倒排词典对语言教学、语言构词和形态研究有实用价值，它把同一类词尾和后缀的词全都集中在一起，便于观察和分析。

词族词典把同根词都编排在一个词条里，根词则仍以字母次序排列。例如苏联科学院版的十七卷本《现代俄罗斯标准语词典》的前三卷以及《达里词典》的前几版都按词族编排。汉语的字典和词典实际上是字族词典，凡是以同一字起首的若干词收在同一个字条下。阿拉伯语的词典也按根词的字母排列，由根词派生的词都收在同一词条里。

题材词典中的词不按字母次序，也不按同根关系，而是按概念的范畴排列。编写这类词典首先需要把概念分成若干项目，排成次序，同一项目各种概念的词排列在一起。中国最早的辞书《尔雅》中的《释亲》、《释宫》、《释器》等等，即是按概念项目编排起来的。欧洲最早的大型题材词典是英国罗热编的《英语词语词典》(Thesaurus of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德国多恩赛夫编的题材词典《德语词汇的题材组列》(Der deutsche Wortchatz nach Sachgruppen) 把概念分成二十个基本项目，如：(1)非生物世界、物质；(2)植物、动物、人(生物的)；(3)空间、状态、形式；(4)体积、数量、数字、程度；(5)本质、关系、事件；(6)时间；(7)视度、光亮、颜色、声音；(8)位置的移动；(9)愿望、动作；(10)智力概念；(11)感情、兴奋、性格特征，等等。每个项目之下再分组列，每个组列中又包含若干个概念群。如"植物、动物、人(生物的)"这一项目下分出四十八个组列。哈利希和瓦特堡以法语为对象编写的题材词典 (Begriffssysteme Grundlage für die Lexikographie) 把概念归纳成三大部：宇宙、人、关系。"人"部又包括有关人体功能的概念及维持人生命的必需物、有关人的心理和智能的概念、有关社会人的概念、有关社会结构的概念。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俄分类常用词汇》也可以归入这类词典。

随着数理语言学的发展，出现了一种频率词典，它的任务是

指出词在言语中使用的相对频率，这种频率一般是在一定数量的话语、文献中统计出来的。这类词典可举什泰因费尔德的《现代俄罗斯标准语频率词典》(Частотный словар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为例。这部词典收入 2500 个常用词，选自总数为四十万词的文学、戏剧、广播、报刊等材料；还有《德语频率词典》、《英语频率词典》等。这类辞书相当有说服力地揭示了词、语法形式在言语中的功能。它还有助于编写教科书、挑选教学材料和确定相应的教学法。

根据所收词语的历史阶段，语言词典可以分现代语言词典和历史语言词典。上面所列举的词典基本上都是现代语言词典，历史语言词典的宗旨是指出词语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状态，以及它的历史发展状况。格里木兄弟的《德语词典》(Deutsches Wörterbuch)、斯列兹涅夫斯基的《古俄语词典材料汇编》(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словаря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属历史语言词典。

语言的专门词典有(1)同义词词典，(2)反义词词典，(3)成语词典，(4)名言词典，(5)谚语俗语词典，(6)拼写法词典，(7)读音法词典，(8)重音词典，(9)词源词典，(10)外来词词典等。

同义词词典的任务是分析同义词的词义、用法。词典的编排与综合性词典略有不同。每个词条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同义词的词列，词列的首词必须取词列中语义反映共性最多的词语。同义词列的释义方法有几种：(1)逻辑释义，(2)功能释义，(3)描述法释义，(4)反义词释义，(5)搭配释义，(6)例证释义。

成语词典的编排方法有它自己的特点，通常都按成语的中心词的第一个字母次序排列，如 dann vours eyes！(混蛋！)，do somebody in the eye (欺骗某人)，dry one's eye (不再哭泣)，eye for eye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the eye of day (太阳)，four eyes see more then two (两人总比一人强，人多智广)。这些成语的中心词是 eye，因此它们排列在一起，而不按成语第一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次序排列。我国已出版了好几本成语词典，

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成语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成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成语词典》，即将出版的《俄语成语词典》则属对译的成语词典。名言词典与成语词典接近，它专收著名文学作品中的摘句，作家、名人的语录，所收语句的书卷语色彩比较重，如布尤赫曼编的《名言词典》（Gefeügeete Worte und Zitatenschatz），阿舒钦夫妇编的《名言典故》(Крылатые слова)。

专门分析词语来源的词典叫词源词典。我国汉末魏初刘熙编的《释名》实质上是一部词源词典。国外出版的词源词典有英国斯基特的《英语词源词典》、苏联几种版本的《俄语词源词典》等。

第六章　语法学

第一节　语　　法

语法（grammar, грамматика）这个术语有两个意义。（1）指语言结构系统的一个方面，即语言自身的语法系统，或者，语言的语法构造。（2）来源于希腊语 grammatiké techné 的术语 grammar, грамматика 又指语言学的一门学科，它对语法的构造、功能和发展进行研究和描写。为避免混淆，本书分别使用两个术语："语法"（指语言的语法构造）和"语法学"（指关于语法构造的科学）。

语法和语法学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语言的语法客观地存在于语言之中，是由其他更小的系统（构词法、词法、句法）组成的一个系统。语法系统又同语音和词汇一道，构成语言整体。因此，语法是第一性的，而语法学依赖于语法，它只能反映、描写语法构造的状况、功能和发展变化，而不能把什么强加给语言，为语言规定什么。理想意义上的语法学应该是对语言语法系统的科学反映和正确而充分的记载。然而，实际上语法学只能是对语法的一种逐步完善、日益充分的认识。任何一种语法学，不论它的科学体系如何完善和严谨，也只能相对准确地反映语言的语法构造。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语法学科中存在各种流派、体系、学说的现象。即使对于同一个语法现象的解释和分析，也会由于观察角度不同，理论原则不同，使用的方法不同而众说纷纭。

语法与语音和词汇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一方面，语法与语音密切联系在一起，离开语音物质，语法是不可思议的，是无法感知的，语法单位之间的关系必须用各种语音手段加以表达。但

是，语音只涉及语言的表现方面，音位本身没有意义，只有进入语法单位以后，才能起辨义作用。而语法则具有内容和表现两个方面，即语法意义和表达语法意义的形式手段。所以，意义就是语音和语法之间的分界线。另一方面，语法与词汇既有紧密的联系，又有本质的区别，不过这种关系要比语法和语音之间的关系复杂得多。语法和词汇都具有两个方面，这两个层次上的语言单位都是表示一定意义的单位，例如，在词这个语言单位中就不仅有词汇因素，而且有语法因素。不仅如此，一个个分散的词，不经过语法的组织，脱离开语法的意义和形式，不按语法规则组合成句，是无法成为表达思想的话语的。语法又明显地不同于词汇。语法和词汇虽然都具有意义方面，但那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意义。人们常说，语法的特点是它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然而，列宁曾指出，“在语言中只有一般的东西”，“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哲学笔记》）。可见，概括性与抽象性是整个语言系统所具有的共同特性，不仅语法单位如此，词汇单位也同样如此。离开了概括和抽象就无所谓语言，人们就无法达到互相了解。

不过，语法的抽象和词汇的抽象却是不同性质的抽象。不能笼统地认为语法的抽象是比词汇更高的抽象，是在词汇抽象的基础上形成的抽象。语言中有表示非常抽象意义的词，也有表示相当具体意义的词；语法中不仅有很广泛的概括，而且有相当局部的、微小的概括。这两种抽象的区别主要不在于程度，而在于性质。语法所依据的是关系，而词汇所依据的则主要是意义。语法与关系打交道，与语法层次上的同类单位之间的关系——语素之间的关系，词之间的关系，词组之间的关系，句子之间的关系——打交道。这是由语法的本质决定的。

语法体现着语言的结构，而结构在这里就是指语法层次上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所以，语法学研究词的结构（包括词的语素结构和词的构词结构）、词组的结构、句子的结构等等。这里我

们使用“语法层次”这个说法，它是相对于语音、词汇等语言系统的各个方面而言的，只是个概略的提法。其实语法作为语言系统下面的一个方面(或者说一个分支系统)，在它的范围内又可以分出若干个层次(若干小的系统)，如语素层次、词层次、词组层次、句子层次等。这些层次都有自己相应的语言单位。语素进入词的构造，词进入词组，词组进入句子，如此等等。换言之，简单的单位进入比它复杂的单位。也可以反过来说，复杂的单位切分为比它简单的单位，即句子切分为词组，词组切分为词，词切分为语素。这种不同层次上的单位之间的关系就是所谓层级关系。而同一层次上的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关系，这就是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语法层次上的各种语言单位以及这些单位之间的各种关系便构成语言的语法系统。语素和词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构成语言的词法；而词组和句子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这些语言单位之内词(词形式)之间的各种关系便构成语言的句法。这两个术语也有双重意思。它们还可以用来表示研究语言的词法和句法的学科，称作词法学和句法学。

传统语言学把语法学划分为词法学和句法学两个部分。传统语法学把词看作语法的基本单位，认为正是词这个语言单位具有各种不同的语法能力，在语法系统中词的作用非常大。词法学所研究的词形系统和形态范畴都是词的形式和词所具有的范畴。句法学所研究的词组和句子以及它们内部和同类单位之间的关系，大多是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并依赖于词的语法特征和词的词汇语义特征。但是，即使在传统语法学的范围内，这种划分法也具有约定性。一方面，词法与句法联系十分密切，有些语法现象既属于词法，又属于句法范围，而词形变化所表示的语法意义，以及诸如此类的形态范畴，只有在句法层次上，只有考虑到词组和句子的功能时，才能充分加以揭示。另一方面，在词法范围之内实际上可以分出两个领域，一个与语言的词汇单位的构成(构词)有

关，另一个与词的语法形式的构成（构形）有关。所以，近年来在传统语法学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这就是把构词学（过去往往被当作词法学中的一个部分）明确地列为语法学中与词法学和句法学并列的部门。

这样，语言的语法构造是一个由构词法、词法和句法构成的系统，而构词法、词法和句法是这个系统下面的分支系统。构词法系统指词的内部构造规律和构成新词的规律。词法系统指词的形式系统（即聚合体）和语法范畴（形态范畴和词类等）。句法系统指大于词的语言单位（词组结构模式、句子结构模式等），以及这些单位的构造、联系和关系。所以，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语法学是撇开词、词组和句子的具体意义而研究词形的聚合体、词的构造和构成的模式、词组的模式、句子的模式的科学，是研究语言中的语法意义及其在形式上表达的方法和手段的科学。语法学相应地分为构词学、词法学、句法学三个部门。

必须指出，对于什么是语法单位这个问题，在现代语言学中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些人（如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把语素看作语法的基本单位，并认为由语素组合而成的词和比词更为复杂的单位（如词组、句子等）之间并没有原则性的区别，这样也就没有必要把语法再细分为词法和句法，而笼统地认为语法学就是研究语素的组合规律的科学（即形态配列学 "morphotactics"）。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语法的结构单位既不是语素，也不是词，而是完全另一种性质的单位，即语法范畴。

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法系统。尽管各种语言的语法在许多方面都各不相同，然而毕竟可以找到某些适用于一切语言的原则，用以研究任何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普通语法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部门，其任务就在于研究和确定这样的共同性原则。

由于目的和任务不同，语法学通常可以分为科学语法学和学校语法学。科学语法学使用严密、完善的方法深入地揭示某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构造。从共时角度研究现代语言的语法构造的语法

学便是现代语言的语法学，如现代汉语语法学、现代英语语法学、现代俄语语法学，等等。从历时角度研究某种语言语法构造的发展与变化的学科叫历史语法学。用历史比较法研究亲属语言的语法构造及其发展的学科叫历史比较语法学。而对比语法学则研究亲属语言或非亲属语言结构系统中的相似点和不同点。上述这些目的、任务和方法各不相同的语法学都属于科学语法学的范围。现代语言的科学语法学又可以分为理论语法学和描写语法学。理论语法学探讨语法学说中的复杂问题和悬而未决的问题，往往立足于某种特定的理论对语言的语法构造加以阐明。描写语法学的任务在于对某种语言的语法构造（或者其中的一个分支系统，如构词法，或者词法，或者句法）的特点进行系统而充分的分析和描写。如果分析和描写是对语法规范的说明，那么这种描写语法学又称作规范语法学。在实践中描写语法学往往都带有规范语法学的性质。与上述科学语法学相对立的是学校语法学。学校语法学用于一般教育中语言教学目的，常与科学语法学相脱节，它只阐述传统所公认的基本的语法知识，并辅以拼写规则与标点规则的说明。

第二节　语法意义和语法手段

一个词的意义中不仅有词汇因素，而且有语法因素。每个词（首先指实词）都有自己的词汇意义，而且这个词汇意义不在其他词中重复出现。词的词汇意义因词而异。因此可以说，词汇意义是个体性的。例如，英语的 hill（小山）不同于 mountain（大山）；river 表示“河”、“江”，不同于 brook、stream（溪）和 lake（湖）等。

我们说词汇意义是个体性的，是指某个意义仅仅属于某个词，不为许多词所共有。这并不妨碍我们认为词汇意义本身也是一种抽象与概括。river 这个词并不专指某一条河流，而概指客

观世界中一切符合“河流”概念特征的任何水域，长江是 river，黄河是 river，密西西比河、伏尔加河等等都是 river。这就是词汇的抽象与概括。而类似的水域还可以根据某个共同的语义特征集合为一类，如 river、brook、stream、lake、canal（沟渠）、pond（池塘）等等。然而这毕竟仍是一些词的词汇-语义类聚。

语法意义则不同。语法意义是共同性的，划一的，它不属于某个词，而同样地属于一整类词（或一整类词的形式）。例如，从语法角度看，不仅上列各词，而且还可以加上许多表示其他具体或抽象意义的词，如 cat（猫）、tree（树）、happiness（幸福）、labour（劳动）……，都具有几种共同的语法意义：单数意义、通格意义、名词意义。语法意义为整类的词所共有，而不管这些词在词汇意义上的差异。所以，与词汇意义相比较，语法意义是共同性的，划一的。

词汇意义把一个词从一系列词中间分辨出来，把它与其他词区别开来（cat 就不是 tree, happiness, labour ……）。语法意义则把这一系列词连结在一起，使之成为以某个（或某些）语法意义为特征的同类现象（这些词都是名词、单数、通格）。

在语言单位中语法意义和该单位的具体意义（如词的词汇意义、句子的语义等）同时并存。作为语言基本单位的词（首先是实词）既有词汇意义，又有语法意义，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两者的区别在于：如果说词汇意义以词的形式被直接指称出来，例如，“河流”这个意义在汉语中叫“江”或“河”，在英语中叫 river，在俄语中叫 река；“湖”在汉语中叫“湖”，在英语中叫 lake，在俄语中叫 озеро；“小溪”在汉语中叫“溪”，英语叫 brook、stream，俄语叫 ручей，等等；那么，语法意义则无法直接获得这样的指称。语法意义不能脱离开词汇意义而独立存在，它依附于词汇意义之上，伴随着词汇意义而存在。例如，俄语中名词、阴性、单数、第一格等这些语法意义不能凭空存在，而必须依附于词，如 река、книга（书）、береза（白桦树）、девочка（女孩子）、тетрадь（笔

记本)、мысль（思想)等等的词汇意义。也正是就这个意义说，语法意义具有比词汇意义更大的抽象性，更广泛的概括性。语法意义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正是语法意义起着组织话语的作用，使话语获得完整意思，使话语或者它的有意义的部分可以为人们所理解。例如，his, speak, well, English, quite, brother 这些分散的单词不经过语法意义的组织是不能成为可以理解的词组或句子的。经过组织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his brother（他的兄弟），quite well（相当好），speak English（说英语），His brother speaks English quite well（他的兄弟英语讲得相当好）。

上面我们一直以词为例来说明语法意义以及它与词汇意义的关系。事实上，不仅仅单个词和词的形式有语法意义，而且比词更大的单位(如词组和句子)也都有语法意义。例如俄语 Иванов — студент(伊凡诺夫是个大学生)这个句子。很明显，这个句子的意思并不等于 Иванов 和студент这两个词的词汇意义简单的和。这个句子包含如下六个语法意义：(1)肯定意义(肯定某个事实)，试比较：Иванов студент?（伊凡诺夫是个大学生吗?)；(2) 指出 Иванов 和 студент 具有等同的意义；(3)现在时意义(事实发生、存在于说话的那个时刻)，试比较：Иванов был /будет/ студентом (伊凡诺夫曾[将]是个大学生)；(4)事实的现实性意义(不是虚拟和假设)；(5) 单数意义，试比较：Ивановы — студенты(伊凡诺夫兄弟[夫妇]都是大学生)；(6)表明陈述对象为阳性，试比较：Иванова — студентка (伊凡诺娃是个女大学生)。这个句子(指句子的模式，而不是具体的句子)的这些语法意义既依附于句子的具体词汇意义，又是从词汇意义中抽象出来的，它同样适用于 Петров — инженер (彼得洛夫是个工程师)，Волков — врач (沃尔科夫是个医生)，等等。

语言中没有一种意义不是通过一定的物质手段表达出来的，词汇意义如此，语法意义也同样如此。语法意义就要用一定的语法手段表达出来。语法手段是指表达语法意义的语言手段，也可

以叫作表达语法意义的形式标志。一般认为，世界上已经研究过的语言所使用的语法手段有八种：词缀、音位交替、重音、重叠、异根、辅助词、词序、语调。这些手段中的绝大多数既可以表示构词意义，又可以表示关系意义（狭义的语法意义，指词形变化的区别，词组或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有一种语法手段叫词的复合，但它仅仅用于构成新词。这里着重从表达关系意义方面介绍八种语法手段，把词的复合以及其他手段的构词作用留到构词一节中再作说明。

（一）词缀　词缀指与词根相对立的带有附加意义（构词意义或关系意义）的语素。在词的结构内将词缀添加于词根（或词干）上便可以表达一定的语法意义，造成词的形态变化，组成词的形式聚合体。这种添加词缀的方法又叫作附加法。对于绝大多数印欧语来说，词缀是表示语法意义的主要的手段之一。

俄语是词形变化十分丰富的语言，附加法是这种语言中构形的最常用手段。名词、形容词等词类中的性、数、格意义，动词的人称、数、性等许多语法意义都用一种特殊的词缀——词尾表示。例如，动词的性：читал（读）— читал-а — читал-о，动词的数：читал（-а、-о）— читал-и，动词的人称：чита-ю — чита-ешь — чита-ет 等等。除词尾外，俄语中还使用前缀和后缀。上例中动词过去时形式 чита-л，чита-л-а，чита-л-о 中的 -л- 便是表示过去时意义的后缀（试比较现在时形式：читаю、читаешь、читает…）。前缀是构成动词体形式的常用手段，如 писать（写）— на-писать，делать（做）— с-делать。

英语的词形变化不使用前缀，但后缀[①]却用得相当广泛。例如，后缀 -(e)s 表示名词的复数意义：table（桌子）— tables，day（天，日子）— days，friend（朋友）— friends；表示名词的所有格也用 -'s：the friend's book（朋友的书）。动词现在时单数第三人称形式用后缀 -(e)s 表示：he works（他做工）；过去时

① 英语中不象俄语中那样严格区分后缀与词尾。

和过去分词用 -ed: worked; 现在分词用 -ing: working; -er、-est 分别表示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形式：cold（冷）— colder — coldest。

印欧语中一般都使用前缀、后缀等多种词缀。有的语言只使用某一种词缀，如土耳其语等突厥语言只用后缀，而斯瓦希里语则只用前缀。

随着对汉语形态研究的日益深入，不少学者认为汉语也运用附加法作为构形手段。例如，指人的名词和人称代词加词缀“们”表示一种特殊的数的意义，即概数意义：“朋友们”、“学生们”、“人们”；“我们”、“你们”、“他们”。动词后加词缀“着”、“了”、“过”等构成动词的各种时态范畴，如：“看着”—“看了”—“看过”，“笑着”—“笑了”—“笑过”。然而也有人认为这里使用的不是词缀，而是辅助词。一般地说，汉语中词缀主要用于构词，纯构形词缀是很少的。

（二）音位交替　音位交替又称内部屈折，是使用语音手段表示语法意义的一种方式。音位交替指的是语素（词根或者词缀）内部通过音位与音位的变换来表达语法意义。需要强调指出，这里所说的内部屈折不是指任何一种音位交替现象，而必须是与该语素所处的语音环境无关，而且表示一定语法意义的音位交替。内部屈折和前面讲过的附加法是性质不同的语法手段。附加法是在表示词汇意义的语素（词根或词干）上添加辅助语素，而内部屈折则是在一个语素的内部变换音位，使用的是语音手段。

这种语法手段广泛用于闪含语系诸语言（如阿拉伯语等）中，印欧语系的许多语言中也较为常见。

英语名词数的范畴就有单独使用这种语法手段的情况，如 man（男人，单数）— men（复数，下同），woman（女人）— women，foot（脚）— feet，tooth（牙齿）— teeth，goose（鹅）— geese，mouse（老鼠）— mice。动词不定式和过去时等形式：sing（唱）— sang，write（写）— wrote。以上是元音的交替。也有

用辅音交替的，例如 build（建造，现在时）——built（过去时），send（送，现在时）——sent（过去时）；又如 wolf（狼，名词，单数）——wolves（复数），house（房子，名词，单数）——houses（复数）。不过后两个例子中音位交替不是单独使用，而是和词缀同时用来表示名词单复数的区别。

对俄语来说，音位交替不是一种典型的语法手段，用得不多，而且往往与词缀同时使用，只起辅助作用。以形容词的原级和比较级形式为例：тихий（寂静的、安静的）——тише, громкий（高声的）——громче, дорогой（昂贵的、可爱的）——дороже。

汉语语法著作中很少提到音位交替的问题，但是汉语并不是绝对不使用这一手段。普通话中"你"[ni]——"您"[nin]，北京话中"他"[t'a]——"怹"[t'an]，也可以看成用音位交替手段来表示敬称的意义。

可见，音位交替既可发生在词根中，又可发生在词缀（往往是后缀）中。有元音与元音交替，辅音与辅音交替，元音与元辅音组交替等多种形式的交替。音位交替可以单独使用，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也可与其他语法手段（例如词缀）一起使用。

（三）重音　词重音也是一种语法手段，重音位置的移动可以区别词的不同形式。不言而喻，并非所有的语言都具有这一语法手段，仅仅那些有移动重音的语言才具备条件。比如说，捷克语、波兰语的词重音位置是固定的，这两种语言就无法使用这种语法手段。法语中也不用。日尔曼语有限地使用词重音作为语法手段，如英语有时用它区别不同词类的词，而不用来构形。德语的词重音照例也是落在词的第一个音节上，只有少数例外。因此，德语很少使用词重音这个手段，只能举出少量用词重音区别词的不同形式的例子：Doktor（医生）——Dok'toren, Traktor（拖拉机）——Trak'toren, Cha'rakter（性质）——Charak'tere。在这些词中重音有区别名词单复数的作用，不过也不是单独起作用，而是与表示复数的后缀（-en、-e）同时使用，而且这种现象

也只见于少数外来词中。

俄语中的词重音属自由重音，因此比较广泛地把重音位置的变化作为一种语法手段加以运用。尽管如此，把词重音作为区别词形的唯一手段的情况也是比较少见的，例如：головы́（头）——го́ловы，окна́（窗子）——о́кна，до́ма（房屋）——дома́，сло́ва（词）——слова́。上列四个词的前面一种词形是单数第二格，后面是复数第一格形式。两种形式仅仅靠重音位置的不同来区别。动词中未完成体和完成体的对应形式也有用重音区分的：нареза́ть（切碎，未完成体）——наре́зать（完成体，下同），насыпа́ть（倒、撒）——насы́пать，выреза́ть（切开、割除）——вы́резать。严格地说，这里也仅仅是部分形式（如动词的不定式和过去时）单独靠词重音来区分体的形式。

乐重音与上述的力重音不同，它不以位置的移动，而以重音的性质差别来表示语法意义。例如，塞尔维亚语名词 ствâри（东西）单数生格与对格用降调重音，而单数处所格则用升调重音：ства́ри。乐重音较多用于表示构词意义，即区别不同的词。

（四）重叠　重叠作为一种语法手段指的是词根、词干或者整个词全部的或者局部的重复，重复时词的语音组成可以毫无变化，也可能发生局部改变。重叠是汉语中较为常见的语法手段，不仅广泛用于构词，而且大量用于词的形态变化。现代汉语中单音节的动词和形容词大都可以重叠，而双音节的也有一部分可以重叠。动词的重叠形式表示尝试或者反复动作，也有人把它看作一种情态范畴，例如：“说”——“'说说”，“看”——“'看看”，“走”——“'走走”，“听”——“'听听”；“考虑”——“'考虑考虑”，“研究”——“'研究研究”，“讨论”——“'讨论讨论”。这都是整个词的重叠。“鼓掌”——“鼓鼓'掌”，“撑腰”——“撑撑'腰”则是局部重叠的例子。形容词的重叠形式表示强调意义，有时还伴有爱抚的意味，例如：“高(的)”——“高'高(的)”，“胖(的)”——“胖'胖(的)”，“黑(的)”——“黑'黑(的)”，“雪白”——“雪'白雪'白”，

"墨黑"——"墨'黑墨'黑";"清楚"——"'清清楚'楚"、"大方"——"'大大方'方","仔'细"——"'仔仔细'细"。动词和形容词的重叠在结构(重叠方式)上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下面的重叠方式就是形容词所特有的:"胡涂"——"'胡里胡'涂"、"罗唆"——"'罗里罗'唆","土气"——"'土里土'气"。这样的重叠形式也表示强调,所不同的是带有厌烦的意味。这种类型的重叠不仅是部分重叠,而且伴有语音变化,在重叠形式中增加音节[li]。其实,汉语中的重叠现象往往伴有语音交替或重音变化,这里就不详说了。顺便指出,一些语言学著作中把"人人"、"家家"等说成名词"人"、"家"的重叠形式。其实,这类重叠可能不是构形而是构词现象,而且有的不是名词的重叠,而是量词的重叠,由量词通过重叠而构成代词。越南语也有这类重叠,而且在意义上与汉语极其相似,如 ngùoi (人)——ngùoi-nguoi (每个人、人人),ngày (天)——ngày-ngay (每天、天天)。马来语中名词的重叠表示复数意义是比较典型的: orang (人)——orang-orang (人们),mobil (小汽车)——mobil-mobil (几辆小汽车)。日语名词的重叠形式一般表示复数或"每个"的意思,例如:人(ひと)——人人(ひとびと),国(くに)——国国(くにぐに),山(やま)——山山(やまやま),日(かず)——日日(かずかず)等等(前两例中重叠伴有辅音的浊化)。一般说,重叠广泛用于亚洲及东南亚的许多语言。在印欧语系的一些古代语言(如古希腊语、拉丁语、梵语等)中也把重叠用作构形手段。

(五)异根 异根指用不同的词根构成一个词的不同语法形式。虽然在许多语言中都可以看到异根现象,但远非所有的语言都使用这种语法手段。显然,类似汉语这样形态变化不丰富的语言一般是不使用它的。在印欧语系的语言中异根广泛用于表示人称代词的变格形式:

英语:I—me (我),she—her (她),we—us (我们,下同)

俄语:я — меня (мне),она — её (ей),мы — нас (нам)

德语：ich—mich, sie—ihr, wir—uns

法语：je—me(moi), elle—lui (la)

在上面的例子中，除俄语外，使用异根是人称代词变格的唯一手段。运用异根构成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也相当典型：

英语：good（好）—— better, bad（坏，下同）——worse

俄语：хороший (хорошо) — лучше, плохой (плохо) — хуже

德语：gut—besser

法语：bon—meilleur, mauvais—pire

在这些语言中，异根仅见于个别词类中的个别词，并不是一种活跃的语法手段。如英语除上述情况外，在动词的词形变化中很少使用异根，能够举出的只有动词be（是、在）和 go(去、走)：be—am—is—are—was—were, go—went；而名词系统中则完全没有异根交替现象。类似英语动词 be 和 go 的异根现象在其他语言中也有，如法语中的 être（是、在）—suis—fus—serai, aller（去、走）——vais — irai；俄语中的 быть（是、在）——есть, иду（我走）——шёл。俄语中异根的使用要比英语广泛些，除上述人称代词格的形式、形容词和副词比较级的形式、动词时间的形式外，还可见于动词体的形式（ловить [捉、捕]——поймать, садиться [坐下]——сесть, брать [拿、取]——взять 等），名词数的形式（человек [人]——люди, ребёнок [小孩]——дети 等），形容词长短尾形式（большой [大的]——велик）。尽管如此，总的讲来，异根现象毕竟比较少见。

（六）辅助词 辅助词可以独自或与其他语法手段一起表示某些语法意义，表示话语中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冠词、前置词和后置词、助动词、连接词、语气词等都属于辅助词。与其他各种语法手段相比，辅助词在表示语法意义方面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它几乎在所有各种结构类型的语言中都得到运用。在词形变化不发达的语言中，辅助词使用得更为广泛。不言而喻，上述不同种类的辅助词在不同语言中的使用和作用都有所不同。

冠词就远非所有语言都使用，在汉语、俄语等许多语言中都没有冠词。在使用冠词的语言中，它的范围和用途也不完全一样。在英、德、法等语言中冠词有多种功能。首先，冠词最常见的功能是对名词起标识作用：凡带有冠词的词必定是名词。例如，德语中 blau（蓝色的）是形容词，而 das Blau（蓝色）则是名词。又如法语中的 manger（吃，动词）——le manger（动名词），boire（喝，动词）——le boire（动名词），diner（吃午饭，动词）——le diner（午饭，名词）；英语中的 to call（打电话，动词）——a call（一次通话，名词，下同），to answer（回答）——the answer（答复）等。其次，冠词表示名词的有定与不定范畴。英语有定冠词 the 和不定冠词 a (an)，试比较：There is *a book* on the table（桌子上有一本书），Open *the book*, please（请把书翻开）。上述三种语言中英语冠词的作用最为有限，只用于执行以上两种功能。法语和德语的冠词还有其他用途，其中之一便是表示名词的性范畴。法语名词的阳、阴两种性的区别可以只靠改换冠词的方法表示，如 le (un) camarade（男同志）——la (une) camarade（女同志），le (un) artiste（男演员）——la (une) artiste（女演员）。而在德语中，冠词则是表示名词的性的唯一手段。冠词还是表示名词数范畴的手段，如德语：der Tisch（桌子）——die Tische（复数，下同），die Tafel（黑板）——die Tafeln, der Stuhl（椅子）——die Stühle, das Buch（书）——die Bücher，法语：le (un) livre（书）——les (des) livres①，la (une) table（桌）——les (des) tables。最后，个别语言的冠词还能表示格范畴，德语的冠词就有这种作用，例如：

主格	der Tisch	die Tische
属格	des Tisches	der Tische
与格	dem Tisch(e)	den Tischen
宾格	den Tisch	die Tische

① 法语名词复数形式书面上加 s，但不发音。

前置词和后置词表示词与词在话语中的各种关系，如空间、时间、目的、原因、领属、手段等关系。前置词和后置词的语法功能是相同的，两者的区别在于所占位置不同，一个在名词以及其他名词性词语之前，一个在后。前置词比后置词常见。在日尔曼语、罗曼语、斯拉夫语等印欧语中前置词用得很多，而后置词则用于突厥语、芬兰-乌戈尔语等。在英、法语中前置词往往单独表示上述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如英语：There's a letter *for* father. It's *in* the desk. Give it *to* him, please.（这封信是写给父亲的。信在写字台里。请把它交给他）。在象俄语、德语这样有格范畴的语言中，前置词配合构形词缀（或可变化冠词）表示格的意义；在许多情况下间接格的形式常常缺少不了前置词，后者确切地说明格的意义，如俄语：в школу（去学校），к другу（向朋友、对朋友），на столе（在桌子上），до десяти часов（十点钟以前），перед экзаменами（考试之前），из-за болезни（由于生病），ради дружбы（为了友谊），等等。前置词在汉语语法书中习称介词，在汉语中使用得相当普遍，如："这是给爸爸的信"，"信在桌子里"，"信是从北京寄来的"。汉语中有些词可以看作后置词，如"这本书中有不少新提法"，"五年前他还是个孩子"，"屋里屋外都挤满了人"。这里的"中"、"前"、"里"、"外"等至少在功能上与后置词十分相似。

助动词也是一种辅助词，但与其他辅助词不同，在有词形变化的语言中它本身有词形变化。助动词用来构成动词的各种复合形式，其中承担词汇意义的主要动词形式部分（往往是不定式或分词形式）一般不变化，人称、数、时等语法意义主要靠助动词的变化形式来表示。例如，英语中助动词 be 和动词的现在分词一起可以构成各种进行时态：

现在进行时：

I am reading	We	are reading
You are reading	You	are reading
He (she) is reading	They	are reading

过去进行时：

I was You were He (she) was	reading	We You They	were reading

助动词 have (has) 和动词过去分词一起构成现在完成时：I have (he has) read；过去完成时则是 had read，等等。助动词是英语中表达时态、语态等语法意义的十分积极的语法手段。类似情况亦可见于法语和德语之中。俄语助动词 быть 的人称形式加上未完成体动词不定式便构成未完成体将来时形式：

Я буду Ты будешь Он (она) будет	читать	Мы будем Вы будете Они будут	читать

英、德、法、俄各语言中的助动词有一个共同点：其中最主要的助动词是由表示"存在"(to be, sein, être, быть) 和"有"(to have, haben, avoir) 等意义的动词演变而来的。这些语言中的 be, sein, être, быть 以及其他一些辅助词还能与表语部分（名词、形容词等）一起组成句中的合成谓语，如英语：He is my friend（他是我的朋友）；俄语：Мы будем друзьями（我们将成为朋友）。这里的 be，быть 叫作系词。系词的作用与助动词十分相近。汉语中的"是"就是个最常用的系词，如"他是我的朋友"。

连接词是表示句中词与词、分句与分句之间的关系的辅助词，因而是句法层次上的语法手段。连接词使用得十分普遍，在各种类型的语言中都有；而且，在各种语言中对连接词按照功能和所表达的关系意义进行的分类也大致相同。连接词一般分成并列和主从两类。并列连接词用于表示并列关系，连接句法上平等的同等单位，表示它们之间的联合、对别和区分关系。因此并列连接词又可细分为联合连接词（如英语的 and、nor; 俄语的 и、да、и … и; "和"、"跟"、"与"、"及"等等）；对别连接词（如英语的 but、yet; 俄语的 а、но、однако; "但是"、"然而"、"可是"等等）；

区分连接词(如英语的 or、either … or; 俄语的 или、или … или; “或”、“或者……或者”等等)。主从连接词表示主从关系，连接在句法上不平等的非同等单位，表示它们之间的时间、目的、原因、条件、结果等等关系，并按这些意义分成相应的小的类别(如英语的 that、when、so that、because、if、so; 俄语的 что、когда、потому что、если、так что; “因为”、“所以”、“如果”等等)。汉语的连接词有个特点，是英、俄等印欧语言所没有的。汉语的连接词在使用范围上有所区别，如“同”、“与”、“及”等一般连接名词，“并”、“并且”一般连接动词，“而”、“而且”一般连接形容词或动词，而“和”、“或”、“或者”则可连接各类词。

语气词作为一种句法手段，表示各种情态意义(否定、疑问、祈使、虚拟、愿望等等)和某些非情态意义(确切、限制、指示、加强等等)。例如:“你喜欢他吗?”，“这不可能吧?”，“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I love *only* him (我只爱他)，I have said *exactly* what I mean (我说的正是我所想的)，I spoke *even* to him (我甚至跟他也说话了)。

(七)词序 词序指词在词组或句子中的相互位置，是一种在句法层次上表达语法意义的手段。在不同的语言中词序所起的作用在程度和性质上也不相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语言是否把词缀作为语法手段有关。如果句中词与词的关系主要靠构形词缀表示，词序所起的作用就小。相反，如果词没有形态变化或者词形所起作用不大，那么词序的语法作用就十分突出。英、汉、法、德等语言属于后一类情况，在这些语言中，词在词组或句子中的位置比较固定。例如，英语、汉语、法语大多数句子类型中的主语和谓语(动词)的位置都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动词谓语和宾语的位置是动词在前，宾语在后，如 He is reading a book. “他(在)读书。” 日语中动词和宾语的位置也是固定的，但与上述语言相反，宾语置于动词之前。英语、汉语中定语(形容词)一般放在被限定的名词之前 (an interesting book, 有趣的书)，而法

语相反 (un livre intéressant)。俄语中由于构形词缀发达，词的形态变化足以说明该词在句中的句法作用，词的位置比较自由。词序的变化通常不破坏也不改变词与词之间语法联系的性质。只在极少数情况下词序是固定的，词序的改变会导致语法意义的改变。例如，基数词与名词组成的词组的正常词序是"数词＋名词"(пять минут [五分钟])，倒置词序则表示约数 (минут пять [大约五分钟])。又如，当词形无法区别主语(第一格形式)和直接宾语(第四格形式)时，词序便成为表明主语和宾语的唯一手段：Мать любит дочь (母亲爱女儿)，Дочь любит мать (女儿爱母亲)；Автобус опередил троллейбус (公共汽车超过了无轨电车)，Троллейбус опередил автобус (无轨电车超过了公共汽车)。

(八)语调　作为一种语法手段，这里指的是句子的语调。语调在语法上与句子及其结构有密切的关系。语调一般用来表示说话人对所谈内容的各种态度：肯定、疑问、怀疑、祈使、惊叹等等。结构完全相同的句子可以根据语调区别为不同的句子种类，表示不同的情态意义，例如：Он болен."他病了。"；Он болен？"他病了？"；Он болен！"他病了！"。俄语和汉语都可以单独靠运用不同语调区别上列三种句子：陈述句、疑问句和感叹句。英语和法语则只能用语调表达第一和第三种句子，而一般疑问句除疑问语调外，还通过其他结构上的变化：主、谓语次序的颠倒。当然，俄语和汉语除语调外，也还使用其他语法手段。如汉语表示疑问时还可以使用疑问语气词"吗"："他病了吗?"，也可以使用特殊的结构："他是不是病了?"。所以，在肯定语调是一种重要的句法手段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即使在汉语中，它也往往是伴随其他语法手段的辅助性手段。句子的语调既包括语段音调的抑扬升降，还包括重音(语段重音、逻辑重音)、停顿、音色等。例如，"我赞成，他也赞成，你怎么样?"这句话只需改变句内停顿的位置，便可成为意思截然不同的句子："我赞成他，也赞成

你，怎么样?"；又如，"老师他不来了。"——"老师，他不来了。"

上面介绍了八种语法手段。前五种称为综合型语法手段，即在词的内部表示语法意义的手段，在一个词的范围内既包含了词汇意义，又包含了语法意义。以这类表达手段为主的语言通常叫作综合型语言，俄语、德语等属于这种类型。后三种称为分析型语法手段，即在词的范围以外表示语法意义的手段。以这类表达手段为主的语言通常叫作分析型语言，汉语、英语、法语等属于这种类型。

语法手段的种类有限，但使用的情况却不一致。有些语言（如英语、俄语）使用上述所有各种语法手段，而另一些语言（如汉语、法语）则仅仅运用其中某几类手段。由于不同语言所采用的语法手段各不相同，不同手段在不同的语言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各不相同，相同或相似的语法意义可以采用不同的表达手段，以及同一类语法手段在不同语言中表现为极不相同的物质形式，所有这一切便构成了每种语言所特有的结构特点。

第三节　语法范畴

某种语法意义和表达这种意义的形式手段这两者的统一体称作语法范畴。例如，许多现代语言中都有数的范畴。英语中大多数名词都有两种数的形式：day（天，日子）——days, dog（狗）——dogs, map（地图）——maps, watch（表）——watches, page（页）——pages, man（男人）——men, foot（脚）——feet, child（孩子）——children。前一种形式是单数，表示一个人或事物；后一种形式是复数，表示一个以上的人或事物。这种意义可以用多种形式手段表示：后缀、元音交替以及这两种手段的混合使用。我们可以说，语法范畴就其实质而言，必然由两个方面组成：语法意义和表达这种意义的手段，二者缺一不可，而在这两者中语法意义是主导方面。苏联语言学家谢尔巴说得好："任何一个语法

范畴的存在都以它的意义和它所有的形式特征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为条件。不了解意义，就不能确定形式特征，因为还不知道这些特征是否表示什么意义，因此也不知道这些形式特征本身究竟是否存在，范畴本身是否存在"(《论俄语词类》)。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不少语言学家在给语法范畴下定义的时候把语法范畴说成是一种"概括性的语法意义"。尽管这种提法失之于片面，然而却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语法意义是组成语法范畴的首要和主导方面。当然，在某种语言中如果没有特定的外部形式手段来表达数的概括意义，那么在这种语言中(或某种词类中)也就不存在数的范畴。汉语中无疑存在着"一个"或"一个以上"这类数的概念，并且可以用多种手段加以表达："一天"——"许多天"，"这(那)天"——"这(那)些天"；"一只狗"——"一群狗"；"这张地图"——"这叠地图"等等。然而这里的数的概念是用词汇手段表示的，而词汇手段毕竟不是语法手段。汉语中没有表达名词数的语法手段，所以汉语名词没有数的语法范畴。比如说，"狗叫了起来"，"他把地图忘在家里了"，"我走不动了，脚痛"。我们无法判断这些句子中"狗"、"地图"、"脚"是单数还是复数。如果用英语或俄语来表达这些句子的意思，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在这两种语言中这类名词必定表现为一种数的形式 (dog—dogs, собака—собаки; map—maps, карта—карты; foot—feet, нога—ноги)，不可能有超脱数范畴而存在的笼统的"狗"、"地图"、"脚"(至于单复数形式有泛指含义又作别论)。

不过，仅仅指出语法范畴是语法意义和语法手段的统一，还没有把问题完全说清楚。并不是随便什么样的一个既包含语法意义又具有形式表达手段的统一体都构成语法范畴。构成语法范畴的基础是对立关系，语法范畴必须包括两个(或者更多)相互处于对立关系的同类语法意义。英语名词的数范畴就很说明问题。"单数"和"复数"这两个语法意义既处于相互对立的关系，又互为各自存在的条件。单数和复数都是某种数，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同

类的，两者一起组成"数"的范畴。然而，没有单数和复数的对立，并使这种对立关系在形式上表现出来（即成为两列词形的对立），也就没有数的范畴可言了（上述汉语名词中的状况就是一个证明）。英语名词的格范畴由通格和所有格组成，也是两个意义、两种形式的对立；而俄语名词的格，则由六个格组成，构成一种更为复杂的对立关系。

因此，确切地说，语法范畴由一组处于相互对立关系的语法意义构成，这些有特定形式标志的语法意义根据一个更为一般的意义概括成为一个类别。语法范畴客观地存在于语言系统之中，它不具有线性特征，无法从语流中加以分解。

语法范畴的两个方面（语法意义和形式标志）之间没有必然的一对一的关系，而往往呈现出复杂的情况。第一种情况，一种语法意义由一个形式标志表达。英语名词所有格表示"所有"关系的手段是使用词缀 [s(z)]（书面写作 's）：my brother's coat（我兄弟的上衣）、the teacher's pen（教师的钢笔）、China's future（中国的前途）。第二种情况，一种语法意义用多种形式标志表达。前面提到的英语名词的复数意义就可以用后缀 (e)s 或元音交替，或两者兼用的方法表示。又如俄语名词单数第六格（处所意义）既用前置词（в、на），又用词尾（-е、-у …）表达（в комнате［在房间里］、на заводе［在工厂］、на берегу［在岸边］等）。第三种情况，一个形式标志表达多种语法意义。英语动词形式 works（工作）、lives（住）、studies（学习）、flies（飞）中词缀 -(e)s 同时表示一般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等意义。俄语形容词形式красивой（美丽的）、доброй（善良的）、черной（黑色的）中的词尾 -ой 同时表示性、数、格三种意义，即阴性、单数，至于格，它可能是第二格（у красивой девочки），或者第三格（к красивой девочке），或者第五格（рядом с красивой девочкой），或者第六格（о красивой девочке）。第四种情况，多种形式标志表达多种语法意义。如俄语名词第二格形式可以表示如下几种意义：领属

关系（книга моего друга［我朋友的书］），事物的性质、特征（человек высокого роста［高个子的人］），动作的主体（отъезд делегации［代表团启程］），动作的客体（изучени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外语学习］）等等。与上述第三种情况不同，这些意义在言语中分别交替出现，而并非同时起作用。表示这些意义的形式标志也有多种，如词尾 -а、-и、-ы、-ов、-ей 和零词尾等，其中的任何一个形式标志都可以用于表示上述意义中的任何一种。

一般把语法范畴理解为词法范畴（即与单个词有关的语法范畴），而不包括句法范畴（即表现在词组、句子等这些大于词的单位中的语法范畴）在内。实际上句法范畴也同样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对句法范畴的研究还相当薄弱，我们主要谈词法范围内的语法范畴及其主要类型。可以根据不同的特征对语法范畴进行多种分类，这里介绍一种常见的分类，即把词法范畴分为词的语法范畴和词形的语法范畴。

（一）词的语法范畴　把整类的词加以概括而得出的语法范畴就是词的语法范畴，也有人把它叫作分类性语法范畴。词类便是一种分类性语法范畴。每一个词类都是语法意义及其表达手段的统一，例如，按照某个共同的意义和表达这个意义的一系列形式标志把词分成为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等。所以名词、动词等又称作名词范畴、动词范畴。为了区别于每种词类内所特有的其他语法范畴，有些语言学家往往把词类称作一般语法范畴。其实，把一种词类叫作语法范畴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严格地说，可以称作语法范畴的并不是这一词类本身（不是这些词的总和），而是把这整类的词联结起来的语法枢纽，它使这些词汇意义各异的词在语法上成为相同或相似的词。对于名词而言，这个语法枢纽便是事物范畴，对于动词便是过程范畴，等等。

除词类之外，一些比词类更小的类别也是词的语法范畴，例如，性范畴是俄语和德语名词的典型语法特征之一。名词的性范畴就是词的语法范畴。一般地说，俄语和德语的名词都属于三种

性(阳性、阴性、中性)中的一种，并相应地表现在外部形式上。俄语名词的性主要表现在词尾上(如 стул［椅子］、табуретка［凳子］、кресло［沙发椅］)；德语主要靠冠词来区别名词的性属(der Stuhl［椅子］、die Bank［凳子］、das Sofa［沙发］)。除动物名词外，一个词属于某一种性通常与词义是无关的，例如，俄语和德语中“椅子” стул, der Stuhl 属阳性，法语中 la chaise 则属阴性；“沙发”在俄语(кресло)和德语(das Sofa)中属中性，而法语的 le fauteuil 则属阳性。这些语言中名词有性的区别，但没有性的变化，名词的性范畴不属于词形变化系统。此外，俄语名词中的动物与非动物范畴(试比较：писать роман［写小说］、читать книгу［读书］和 любить поэта［热爱诗人］)，形容词中的性质形容词(новый［新的］、высокий［高的］、белый［白的］、холодный［冷的］)和关系形容词(китайский［中国的］、пролетарский［无产阶级的］)等，都是词的语法范畴。

(二)词形的语法范畴　把词的各种形式加以概括而得出的语法范畴就是词形语法范畴，又叫作词形变化的语法范畴。俄语中形容词的性范畴与前面分析过的名词的性范畴是不同的。如果说名词的性范畴在名词这个词类中把几乎所有的词都按特定的语法意义和形式特征分成三类，那么形容词的性范畴联结的不是词，而是词形。不是按性的特征把形容词分为三类，而是每个形容词都具有三种性的形式，在言语中使用形容词的哪一种性的形式完全取决于它所说明的名词的性属，例如：новый дом(新房子)、новая комната(新房间)、новое здание(新楼房)。形容词的数范畴和格范畴也是词形的语法范畴。而且不仅俄语的形容词如此，其他各种斯拉夫语的形容词大都如此。

许多语言都有格的范畴。格表示词组或句子中词与词的关系，它是典型的词形语法范畴。格的聚合体由若干个(至少两个)用特定形态手段表示的形式组成。现代俄语中有六个格，名词、形容词、代词、数词等词类都有格这个语法范畴。格的形态差别

主要表现在词尾上。例如：

第一格	нов-ый дом	нов-ая комнат-а
第二格	нов-ого дом-а	нов-ой комнат-ы
第三格	нов-ому дом-у	нов-ой комнат-е
第四格	нов-ый дом	нов-ую комнат-у
第五格	нов-ым дом-ом	нов-ой комнат-ой
第六格	о нов-ом дом-е	о нов-ой комнат-е

这里列举的是名词(阳性名词和阴性名词的单数形式)和形容词(单数阳性和单数阴性)的部分变格形式。这些例子足以显示俄语名词和形容词变格的概貌，说明词尾在表示格的差别中的作用。

俄语名词的数范畴也是词形语法范畴，英语、德语、法语名词的数范畴同样如此。这些语言中动词的时间、人称、数等范畴也都是词形语法范畴。上述词形语法范畴是这些语言中相应词类(名词、动词、形容词等)所特有的形态特征，所以有人把这类语法范畴叫作某词类的具体(或局部)语法范畴。

每种语言都具有它所特有的语法范畴系统。不同语言之间在语法构造上的区别，具体地表现为它们各自的语法范畴系统不同。往往在这一种(或这一些)语言中有某种语法范畴，而在另一种(或另一些)语言中却没有这个语法范畴，这种情况是很多的。俄语动词有体的范畴，体分为未完成体和完成体两种，如 писать(写)——написать, вставать (起来，站起)——встать, изучать(学习，研究)——изучить, воспитывать (教育)——воспитать, говорить (说)——сказать,等等。俄语中任何一个动词及其任何一种形式都必定属于某一种体。体范畴与时间范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体的意义伴随着动词的其他语法意义。然而法语、德语等多数西欧语言中动词都没有体的范畴。又如，俄语名词有动物与非动物范畴。一般地说，表示人和动物的名词是动物名词，其他名词则为非动物名词。当名词作为受动词支配的直接宾语时，动物名词(阴性名词单数形式除外)的第四格形式与第二格形式相

同，而非动物名词的第四格形式与第一格形式相同。如 Мать так любила брата（母亲非常喜欢弟弟），试比较：Она любила спорт（她喜欢运动）；Она очень любит детей（她很喜欢孩子），试比较：Она любит эти фотоснимки（她喜欢这些照片）。西班牙语中名词也有这种区别，不过所用的语法手段不是词尾，而是前置词，试比较：La madre ama a la hija（母亲爱女儿），La madre ama el libro（母亲喜爱书）。英语、法语、德语中名词则没有动物与非动物范畴，但是，这几种语言中名词都具有有定和不定范畴，而俄语却没有。在这些语言中有定和不定范畴都用冠词表示。粗略地说，带不定冠词的名词表示泛指意义，泛指某一类人或事物，或者某一类人或事物中的任何一个。带定冠词的名词则表示特指意义，特指某(些)人或某(些)事物，或者说话人与听话人都熟悉的人或事物。例如：

英语：This is *a book*. （这是一本书，下同）

The book is on the table. （[这本]书在桌子上，下同）

法语：C'est *un livre*.

Le livre est sur la table.

德语：Das ist *ein Buch*.

Das Buch liegt auf dem Tisch.

试比较俄语：Это книга. Книга лежит на столе. 可见，俄语中不存在不定和有定范畴。当然，这不等于说用俄语无法表达"不定"这种意思，例如：На столе лежит какая-то книга（桌子上放着一本书），或者 Вас спрашивает один человек （有个人找您）。这两个句子中的名词(主语)都含有明显的不定意味，不过这种意味却是用词汇手段表示的。

俄语、法语、德语的名词都有性范畴，英语却没有。英语、俄语和德语的名词都有格范畴，而法语却没有。上面提到的这五种语法范畴都是汉语所没有的。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举出许多。语

法范畴体现着语法构造的特点，语言不同，语法范畴各异。

但是，语法范畴作为语法单位不同于词汇单位，其数量毕竟是有限的。尽管各种语言的语法范畴系统互不相同，但总难免有局部交叉，同一性质的语法范畴往往不为某一种语言所独有，而为若干种语言，甚至为多种语言所共有，例如名词的性、数、格范畴，动词的人称、时间范畴等等。上面已谈到，名词的有定与不定范畴、性的范畴、格的范畴等都为若干种语言所共有。还有些更基本、更广泛的语法范畴，比如词类中的名词和动词，句子中的简单句和复合句，句子成分中的主要成分和次要成分等等，则可能是语法范畴中的普遍现象。

然而差异仍然是主要的、绝对的。我们说不同语言有相同的语法范畴，是笼统地指这些语言都有某个性质相同的语法范畴。这不等于说这些语言所共有的语法范畴在一切细节上完全相同。相反，不同语言中性质相同的语法范畴在其内容、概括程度和表达形式等方面都各不相同。前面已经提到过性的范畴，远非所有的语言都具有这种范畴，它只存在于一部分语言中：俄语及其他斯拉夫语，法语及其他罗曼语，德语（而同属日尔曼语族的英语中则没有）等。在这些语言中性的范畴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性的数量不同。在俄语（以及其他斯拉夫语）和德语中有三种性：阳性、阴性、中性；在法语、意大利语及其他罗曼语中只有两种性：阳性和阴性。其次，性的表达方法各不相同。俄语中词或词形的语法性属一般用特殊的词尾和词与词的结合（一致关系）表示，试比较：ручей—река—озеро; широкий путь（宽广的路）——широкая площадь（宽阔的广场）；чёрный кофе（清咖啡），мой папа（我的爸爸）。在法语和德语中名词的性一般用冠词表示。法语的阳性冠词是 le（定冠词）——un（不定冠词），阴性冠词是 la—une，例如：le livre（书）、le carnet（笔记本）、le crayon（铅笔）；la maison（房子）、la chambre（房间）、la table（桌子）、la chaise（椅子）。法语中部分动物名词除冠词外还用词尾

-e 表示阴性，如 l'ami （男朋友）——l'amie （女朋友）（但 le camarade ［男同志］——la camarade ［女同志］）。再次，在不同语言里性范畴所涉及的词类的范围不同。俄语里性的范畴除名词外，还存在于形容词、非人称代词（人称代词的单数第三人称也有性的区别）、序数词、形动词、动词（过去时单数）等许多词类中；法语和德语中的性范畴一般只限于名词、形容词（德语较法语形容词性的表现更弱）和部分代词，而动词形式一般不反映性的区别。

不仅在不同的语言中语法范畴的系统各异，就在同一种语言中语法范畴系统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语法范畴是历史地形成的，在发展过程中有的语法范畴消失了，有的产生了，有的在内容或形式方面发生了变化。对英语历史的研究表明，在古英语中名词曾经有过格范畴（由四个格组成）和性范畴（由三个性组成）。现代英语中性范畴已不复存在，而格范畴也只有两个格了。古法语中也曾有过格范畴，现代法语中还能在人称代词中看到这种痕迹，如 je—me, tu—te, il—le, elle—la。现代俄语中的一些语法范畴，如名词的动物与非动物范畴，在古俄语中并不存在，是后来形成的语法范畴。名词的数范畴在许多古代语言（如古希腊语、梵语、古斯拉夫语等）中都由三个数，即单数、双数和复数组成。古俄语中也同样如此。后来双数范畴消失了，并入了复数范畴，因而复数范畴的范围扩大了。现代俄语中还可以看到双数的痕迹，如 два часа́ （两小时）、два дня́ （两天）等。现代还有若干种语言（如立陶宛语、斯洛文尼亚语、阿拉伯语等）保持着双数范畴。

在分别说明语法意义、语法手段和语法范畴之后，有必要交待一下语法学中另一个重要概念——语法形式。虽然这个术语使用得相当广泛，但它的含义却不够明确。语法形式与语法意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组成语言符号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语法形式作为语法意义存在的物质外形，是通过具体的语言手段（包括语法

手段在内)组织起来的，所以不能把它与语法手段混为一谈。语法形式与语法范畴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如格的范畴、时间的范畴，也可以说格的(语法)形式、时间的(语法)形式。但也不能因此而把语法形式和语法范畴这两个术语看作是同义的，因为两者毕竟是不同的概念。语法形式指的是词的形态变体，这些变体与伴随着词形变化的语法范畴相一致。

从语法角度看，词往往是由若干语法形式组成的一个系统，词具体地体现为它的某个语法形式。词的语法形式(形态变体)又叫作词形式。例如名词 boy 是由 boy-(ϕ)、boy-'s、boy-s、boy-s' 这些词形式组成的。俄语中 книга—книги—книге—книгу—книгой—(о)книге—книги—книг—книгам— книги — книгами — (о) книгах 这些词形式组成的一个系统便是名词 книга，更确切些说，是名词 книга 的聚合体。俄语动词 читать 是由下列词形式 читать—читаю—читаешь—читает—читаем—читаете—читают—читал—читала—читало—читали—буду читать — будешь читать —будет читать—будем читать—будете читать—будут читать—читающий—читавший—читаемый— читанный — читая — читай —читайте—читал бы 等等组成的聚合体。词形式之间的关系便是词形的聚合关系。一个词的每一个形式都是这个词的具体体现，是代表这个词的线性单位。它含有这个词的（即为该词所有词形式共有的)词汇意义，同时还含有使这个词形式与其他词形式相同或者相区别的语法意义(形态意义)。由一个词形式构成的词的形式称作综合形式(如 читаю、читал)，由实词形式和辅助词形式组合而成的词的形式则叫作分析形式(如 буду читать、читал бы)。

与上述有词形变化的词相反，词也可以体现为仅有的一种词形式，例如英语中的 such、today、yesterday、here、by、with、of、and，俄语中的 где、да、и、к、увы，等等。这些词是没有词形变化的。有趣的是，某些成语中的词形式是一定语言中仅有的一

种词形式，它不能脱离开成语而作为词独立使用，如俄语中的 точить *лясы*（闲聊）、ни *зги* не видно（伸手不见五指。）

第四节 词的结构

词作为高一层次上的单位，由低一层次的单位——语素组成。语言中任何词都是由语素组成的。词可以由一个语素组成（如где、such），也可以由两个或更多的语素组成（如 книг-а、ни-где、интерес-н-ый; to-day、yester-day、for-ward、down-ward 等等）。本节讨论的词的结构，是指多语素词的结构。

语素这个概念最先是由波兰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特内提出的，它是词内部最小的表义单位（词根、前缀、后缀、词尾）的总称，各国语言学家普遍接受了这个概念和术语，并加以扩大，用来表示语言结构系统中最小的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语素不仅表现为词结构内部的音义结合的线性段（例如：老——虎、阿——姨、可——爱、胖——子、工——头、左——派；read-ing、work-er-s; книг-а、пиш-у 等词中的各个组成部分），而且表现为起单词作用的音义结合的线性单位，它既可以是虚词（如：和、或、所以、把、被、呢、哟；by、with、of、and; да、о、к、увы），也可以是实词（如：虎、爱、胖、左、吃、走、玻璃、葡萄、蟋蟀；my、every、some、old、big、now、out、when、one、two; где、метро、чуть 等等）。

语素体现为若干语素形式。例如，语素 -s 体现为 [-s] (books)，[-z] (days)，[-iz] (classes)；语素 книг- 体现为 [kn'ig-] (книга、книгой、книгу)，[kn'ig'-] (книги、книге)，[kn'iž-] (книжка、книжный)；语素 от- 体现为 [ʌt-] (отходить)，[ʌtʌ-] (отойти)，[ʌd-] (отзывать)，[ʌtɔ-] (отозванный)。语素形式是语素的具体体现，是在词和词形式内可以分离出的最小的音义结合单位。因此，语素是意义相同、形式上（指音位或音位组合）近

似的若干同类的语素变体的总和。当然，少数语素也可以体现为仅有的一个语素形式，例如英语的后缀 -ing (reading)，俄语动词词尾 -y (вижк-y)。

通常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语素变体：

（一）限制性变体指在使用上受相邻其他语素限制的同一语素的不同语素形式。所谓限制，指的是在某个位置上只能出现这个语素形式，不能出现另一个语素形式，后者必须出现在另一个位置上，如上面提到的 -s 的语素形式，книг- 的语素形式，от- 的语素形式。又如英语的不定冠词有两个限制性变体：a (a book) 和 an (an apple)；法语定冠词单数阳性和阴性 le、la 在元音（或哑音 h）起首的名词前用变体 l' (l'élève [学生]， l' heure [时间])；俄语形容词词尾 -ой (простой [简单的，普通的]，городской [城市的])和 -ый (светлый [明亮的，光明的]，книжный)，等等。

（二）自由变体指处于同样位置可以相互替换的同一语素的不同语素形式。例如英语中名词 room（房间）既可读作 [rŏm]，又可读作 [ru:m]；英语的否定结构中 not 的两种变体 [nɔt] 和 [nt] (is not—isn't, are not—aren't)；俄语名词和形容词的阴性单数第五格词尾可以用 -ой，也可以用 -ою (книгой、книгою; интересной、интересною)，等等。不同的自由变体有时伴有修辞意味上的差异。

同一语素的不同形式必须在意义上相同，形式上（语音外貌）相似。语素形式的限度就表现在义同音似上面，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再是同一语素的不同形式，而是不同语素（同义语素或同音异义语素）了。

一个语素的各个变体之间的同一性首先要靠意义上的同一性加以保证，如英语的不定冠词 a/an，名词复数后缀 -s [-z,-s, -iz]，俄语的前缀 от- [ʌt-, ʌtʌ-, ʌd-, ʌtɔ-]，名词和形容词单数第五格词尾 -ой/-ою 等，都是典型的例子。其次，各个变体之

间在形式上的近似也是必须的。语音上的近似指音位之间的变异关系，即音位组成的局部吻合(差异部分有规律性的音位交替)，位置特征上的同一性等等。例如：мы—моj (мыть [洗]、мыл—мою、мойте)。有时变体可能表现为零位，如俄语动词过去时形式一般用后缀 -л- 表示 (носил、носила、носило、носили [携带，不定向动词])，但有些动词过去时词干末端为辅音，单数阳性形式中表示过去时的后缀就以零位形式出现：нёс (携带，定向动词)(试比较 носил、несла、несло、несли)。所以后缀 -л- 的语素形式是 [l]、[l']、[φ]。

但是，有时两个(或更多)语素形式的意义完全相同，然而在表现方面既没有音位(或音位组合)的近似或局部相同，又不是规律性的音位交替。例如，英语中常规的名词复数词缀是 -(e)s，然而个别词中也用 -en，如 ox (公牛)——oxen，甚至同一个名词也可能平行地用两种不同的复数形式，如 brother (兄弟)有brothers 和古体的 brethren。俄语中阳性名词复数第一格有两种词尾：-ы，如 сады (花园)；-á，如 городá (城市)；同一个词也可能有两种复数形式：гóды (年度)，годá (年岁)。又如，俄语动词现在时(和将来时简单形式)单数第一人称一般用 -у，如 иду (走)，пишу (写)；用 -ю，如 смотрю (看)，читаю (读)；而少数几个动词却用 -м，如 ем (吃)，дам (给)。这些平行的词缀虽然在语法意义，或者说功能上完全相同，然而从音位角度看却毫无共同之处，因此它们不是同一语素的不同形式，而是不同的语素。

下面谈谈语素的分类。

首先，根据语素所表示的意义性质的不同以及语素在词结构内部所起作用的不同，通常把它们分成词根语素(即词根)和非词根语素(即词缀)两大类。

在实词的结构内部，词根表示独立的词汇意义。例如，在英语的 boy (男孩)、warm (暖和的)、teach (讲授)，俄语的

книга（书）、тёплый（暖和的）、учить（教，讲授），汉语的“树”、“虎”、“胖”、“爱”、“玻璃”、“蜘蛛”各个词中，情况就是这样。在上列结构简单的词中，词根(boy-, warm-, teach-; книг-, тепл-, уч- 及上列汉语词)的意义，也就是包含这些词根的词的词汇意义[①]。词缀则没有这种词汇意义，只表示某种语法意义(下详)。在结构复杂的词中，词根所表示的意义是整个词的词汇意义的一个部分，例如，在英语的 boyhood（少年时代）、boyfriend（男朋友）、warmth（温暖，热烈，激动）、teacher（教师），俄语的книжный（书籍的，书面的）、книгохранилище（藏书库）、теплота（温暖，热情）、учитель（教师），汉语的“桦树”、“老虎”、“胖子”、“可爱”、“玻璃纱”、“蜘蛛网”各个词中，情况就是这样。在这些词中，上述词根(其中 boyfriend 和 книгохранилище 是由两个词根组成)不仅是整个词的词汇意义的一部分，而且是词义的核心和词的结构组织中心。而意义的另一部分则属于构词语素（-hood、-th、-er, -н(ый)、-лищ(е)、-от(а)、-тель, 老-、-子、可-等等），构词语素表示一定的附加意义。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词根除表示词汇意义之外，还能表示(或与词缀一起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例如，下列形容词的原级和比较级意义就由不同的词根(或词根与词缀一起)表示：good—better, bad—worse; хороший—лучше, плохой—хуже。

词缀不同于词根，它不具有独立的词汇意义。词缀可表示如下三种意义。

(一)表示构词意义。例如英语 teacher、writer（作家）、reader（读者)中的 -er, 俄语 учитель、писатель、читатель 中的 -тель 都表示“施动者”或“从事某种活动的人”。汉语中的“家”(“作家”、“画家”、“歌唱家”)，“者”(“读者”、“编者”、“劳动者”)，“师”(“教师”、“讲师”、“医师”)等词缀也都表示类似的意义。构

①对于俄语和英语，更确切些说，这些词根的意义等于词干(而不是整个词)的词汇意义。

词意义是一种介乎于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之间的附加意义。这类词缀以其构词意义与词根一起形成单词(词干)的完整的词汇意义。

(二)表示纯形式意义。例如，汉语词缀“老”在“老鼠”、“老虎”、“老鹰”这样一些词中就没有明显的附加意义，这个词缀的意义(或者更确切些说，功能)仅仅在于表明这些词属于名词类而已(词根“鼠”、“虎”、“鹰”等都可独立成词)。“桌子”、“椅子”、“房子”等词中的词缀“子”也同样如此。这种词缀的意义是一种形式分类意义。俄语动词 учить、писать 中的 -и-、-а- 也属这种词缀，表示相应的动词属于两种不同的变位系统。此外，有些词缀的纯形式意义表现为形式结构意义，在词的结构内起连结词根的作用，如 Anglo-American (英美的)中的 -o-, handiwork (手工)中的 -i-, statesman (政治家)中的 -s- 等。

(三)表示关系意义(或纯语法意义)，如 книга、теплый、teach、teacher 等词的各词形式中特有的词缀：книг-а、книг-и、книг-е、книг-у、книг-ой、книг-ϕ、книг-ам、книг-ах…；тепл-ый、тепл-ая、тепл-ое、тепл-ые…；teach-ϕ、teach-es、teach-ing…；teacher-ϕ、teacher-'s、teachers、teachers' 等等。实际上这里涉及到词缀按意义和功能的一个重要分类：具有前两种意义和功能的称作构词词缀，具有最后一种意义和功能的称作构形词缀(或称词形变化词缀)。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构词词缀不仅参与构成新词，而且改变原词干的词汇意义，参与构成新词的完整词汇意义(只有少数表示纯形式意义的构词词缀不改变原词干的意义)。构形词缀没有任何附加词汇意义，只表示纯语法意义，用于构成同一个词的不同形式。

在语言学传统中一般以词根为中心，按词缀在词内的相对位置对其进行分类。

(一)前缀指位于词根之前的词缀，如“老”(“老师”、“老婆”、“老虎”)，“阿”(“阿姨”、“阿飞”)，“可”(“可靠”、“可恶”)等；

in-correct（不正确的）、im-possible（不可能的）等；от-ходить（走开）、у-ходить（走去）、при-ходить（走来）、анти-научный（反科学的）、а-моральный（不道德的）等。

（二）后缀指位于词根之后的词缀，如英语中的 -er（teacher、writer），-hood(boyhood)，-(e)s（teachers、days、classes）；汉语中的"子"、"者"、"家"等。语言学著作中还使用另一个更广的概念：后加词缀（постфикс，postfix）。这个术语是博杜恩·德·库尔特内提出的，用来指广义的后缀，即位于词根之后的任何词缀，包括后缀和词尾，因为在俄语语法学传统中对这两个概念是严格加以区分的（英语、汉语这类语言则一般不加区分）。狭义的后缀则指位于词根和词尾之间的后加词缀，例如：уч-и-тел-я（教师们）中的 -и-、-тел-，тепл-от-а 中的 -от-，книж-н-ый 中的 -н- 等是构词后缀，учи-л、учи-л-а、учи-л-и（动词过去时形式）中的 -л-，луч-ше、хуж-е（比较级形式）中的 -ше、-е 等是构形后缀。而上列词中的 -я（учител-я，阳性名词复数第一格形式），-а（теплот-а，阴性名词单数第一格形式），-ый（книжн-ый，形容词单数阳性第一格或第四格形式）便是词尾。词尾不仅处于词形式的最末端（它的后面一般不再有其他词缀），而且是表示词与词在词组或句子中的句法联系的后加词缀。所以一般把表示名词、形容词、动词等词类的性、数、格、人称形式的词缀称作词尾，而把除此之外的其他构形词缀（如上列的 -л-、-ше、-е）都称作后缀（而不管有的后缀，如 -ше、-е，也处于词的末端位置）。①

应该指出，前缀与后缀的区别不仅表现在所占的位置上，而且表现在它们的功能上。一般讲，前缀只改变原词根（词干）的意义，即参与形成新构成词的词汇意义，而不与某个特定词类发生固定的联系，因此不起分类作用。与此相反，后缀不仅参与构成新词，而且往往同时与特定词类的形式标志紧密相联，因而能够指

①苏联学者中也有人赋于后加词缀这个术语一种狭义的解释，指位于词尾之后的词缀，如 учить-ся（学习）、идём-те（我们走吧）中的 -ся、-те 等，以区别于一般的后缀。

明新构成词的词类归属。

(三)间缀指处于两个词根之间的词缀。俄语中广泛使用的连接元音有 -о-/-е-, 如пароход(轮船)、пешеход(行人)、англ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英美的)、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й (铁路的)。英语里的间缀有 -i-, 如 handiwork (手工, 手工制品)、handicraft (手工艺品); -o-, 如 Anglo-American (英美的); -s-, 如 statesman (政治家)、craftsman (手艺人), 但用得不多。德语里间缀却使用得相当广泛, 有 -s-, 如 Arbeitsmann (工人); -en-, 如 Frauenarbeit (女工劳动)等。

其次, 根据语素的外形特征, 可以把它们分成线性语素和非线性语素两大类。线性语素指由线性音位组成, 可以在语流中用切分的办法分离出来的语素。上面列举的各种语言的词根语素和各类词缀语素都是线性语素, 唯一的例外是零位词缀。非线性语素与线性语素相对立, 是另外一种性质的语素。非线性语素又可细分为零位语素和超线性语素两种。零位语素以语素的缺位来表示一定的语法意义。这种缺位之所以能表示一定的含义, 是因为它与由特定线性语素所表示的意义形成常规的对应关系。例如英语 teacher 与 teacher-s、teacher-'s、teacher-s' 相比较, 单数、通格的意义是由词缀的缺位来表示的, 而复数通格、单数所有格、复数所有格的意义则是由词缀 -s、-'s、-s' 来表示的。而 such (这样的) 由于没有这种对应关系, 就不能说它包含零位词缀 (试比较: old-φ、old-er、old-est)。前面提过的俄语动词过去时 нес (试比较: нес-л-а、нес-л-и…) 的词形式中则包含两个零位语素, 一个是与表示过去时意义的后缀 -л- 相对应的零位后缀, 另一个是与表示性、数意义的词尾 -а、-о、-и 相对应的零位词尾(表示阳性单数)。保加利亚语中有零位前缀, 如原级形容词 хубав (好的), 试比较 по-хубав (比较级), най-хубав (最高级)。可见, 零位语素一般都表示纯语法意义, 都是构形词缀。所以, 所谓零位语素实际上只是零位词缀的问题, 不涉及词根语素。

除零位语素外，其他非线性语素便是超线性语素。超线性语素指由超音段音位组成，无法在语流中分离出来而依附于其他线性语素之上的语素。现代语言学中有些人把许多在功能上与词缀相似的现象，如词内的音位交替、重音，甚至语调、词序等，都称作超线性语素。我们在前面是把这类现象作为语法手段处理的。

为了分析和研究词的结构，就得对词进行语素切分。切分 teachers（教师们）这样一个词形式，意味着需要确定：（1）这个词形式能不能切分？（2）如果它是可切分的，应切分成哪些语素？语素切分要在对若干词或词形式进行外形（语音）和意义的比较中进行，认同求异：相同的外形部分表示相同的意义部分，不同的外形部分表示意义中的差异。比较 teachers—teacher—(to) teach—teachable—teaching，得出相同的语音段 teach-；这些词（词形式）中的共同的意义是"教学、教导"，可以假定这就是 teach- 的意义。又比较另一列词（词形式）：teacher—writer—reader，得出共同的音和义的部分 -er 和"施动者或从事某种活动的人"的意义，假定这是另一个语素。再比较 teachers—writers—readers，得出最后一个共同的音义部分 -s 和"复数、通格"的意义，这是第三个语素。这三者无法再用同样的办法进一步切分，至此可以认为切分正确。teach-、-er、-s 都在其他词中复现，它们分别为语素，teachers 由三个语素组成。当然，实际上词的语素切分远非如此简单。语言中存在一些词，其结构内的某个音段不以任何形式在其他词中复现。例如，英语名词 hamlet（小村子，尤指无教堂的小村）与 townlet（小镇，可分离出 town［城镇、城市］）、booklet（小册子，可分离出 book［书］）等词比较，可以确认 -let 是表示"指小"意义的后缀，但是剩余的部分 ham- 在现代英语中既不是独立的词，又不能在其他词的结构内找到；Tuesday（星期二）一词中可以分离出 day 是毫无疑问的，然而 tues- 既不独立使用，又不见于任何其他语素组合之中。又如，在俄语名词 почтальон（邮递员，试比较 почта［邮局］、почто-

вый [邮政的])、рисунок (图画，试比较 рисовать [画、描绘]) 中可以分离出词根 почт-、ри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альон、-унок 不在任何其他词中复现。因此，对这些词进行语素切分就比较困难了。目前多数语言学家倾向于承认这些词可以切分，他们认为 ham- 之类都是语素(孤语素)。所以，从词的结构角度看，有可切分词和不可切分词。可切分词还有不同的程度之分：teachers 之类明确可以切分；почтальон, рисунок 之类次之(它的词缀是孤语素，而词根是可复现的)；hamlet 的可切分性最弱，因为它的词根是孤语素。

语素切分对于构词学和词法学的研究都十分重要。对词进行语素切分可以弄清词的结构状况，即词由那些语素组成。

前面所说的是对词的共时语素切分。从历时角度看，词的结构状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主要有如下几种变化：

(一)简化 词干由可切分结构转化为不可切分的单语素组成(词根)的过程叫作简化。例如，现代英语中的 woman (女人)、husband (丈夫)、friend (朋友)等词，除可以切分出零位后缀外，都无法再加以切分。然而在古英语中，这三个词的词干都是可切分的：woman 由 wife (妻子)+man (人)组成，husband 由 hus-bond-a (户主、家长)组成，friend 由古英语的 freond 演变而来，其中的 -nd 是现在分词后缀。俄语形容词 прекрасный (十分美丽的)一词集中体现了两层简化现象。一方面，由于 красный (红色的)一词不再表示“美丽的”这个词义(试比较残存于口头文学作品中的 красна девица [美丽的少女])，因而它失去了与名词 краса、красота (美貌)的联系，красн- 不再切分为词根 крас- 和后缀 -н-。另一方面，由于 красный 失去了与 прекрасный 的构词联系，原前缀 пре- (表示“很”、“十分”的意思，试比较 пре-милый [很可爱的]、пре-умный [十分聪明的]) 不能再作为语素分离出来。所以在现代俄语中 красн-, прекрасн- 便都成了词根语素。

（二）繁化　与简化相反，原来不可切分的词干转化为可切分词干，一个语素变为两个语素的过程叫作繁化。例如英语中的 cobbler（皮匠、补鞋匠）、beggar（乞丐、穷人）原来都是不可切分的词干，由于受 work-er（工人，由动词 to work 构成）、liar（说谎者，由动词 to lie 构成）的类比影响，这两个名词又派生出新的动词 to cobble（修、补鞋等）、to beg（乞讨、乞求），于是原来的词根语素分裂变成词根加后缀：cobbl-er，begg-ar。又如名词 quisling（卖国贼）来源于挪威法西斯头子 Quisling，后来由这个名词构成新的动词 to quisle（卖国），于是 quisl-ing 便成为由两个语素组成的词干了。

（三）再分化　由于可切分词结构中语素之间的界线变动而造成语素面貌改变的过程叫作再分化。例如，现代俄语中 рука（手）、книга（书）之类阴性名词的复数旁格词尾是 -ах、-ам、-ами，然而在历史上词尾却是 -х、-м、-ми，而 а 则属于词根（рука-，книга-）。又如，名词 готовность（准备、情愿）在现代俄语中切分为 готов-ность（试比较 готовый）。实际上该词过去由 готовный 的词干 готовн- 加后缀 -ость 构成，后来 готовный 一词从标准语中消失，готовность 被视为由 готовый 构成，后缀便成了 -ность。可见，再分化能够促成新词缀的产生。

第五节　构词法

构词法这个术语有两个意义。构词法指语言系统的一个方面，即构词系统，它是语言使用特定的手段构成新词的规则与方法的总和。构词法又指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研究语言的构词系统，研究构词的方法和手段，回答怎样构造新词的问题。我们把它叫作“构词学”，以区别于“构词法”（语言的构词系统）。

构词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历史不过四五十年，因此关于它在语言学各门学科中的地位问题，学者们的看法还不尽一致。

语言的构词系统与词汇和语法都有紧密的联系。语言中词汇的充实和丰富主要靠构词法，而且新构成的词及相应的构词手段，又可以从各种词汇以及语义分类的角度加以研究。因此有些语言学家把构词学看成词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构词法又与语法交织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受语法的支配，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不同语言中构词手段的数量往往很不相同，这跟语言的结构类型有关。构词手段的性质往往取决于语法构造的性质。构词用的手段基本上也就是那些表达语法意义的手段，新构成的词一经出现在语言中，总是在语法上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形式的单位，并且归入某一词类。构词手段与语法形式的联系相当紧密，构词特征常常成为特定词类的形式标志。因此，更多的语言学家将构词学纳入语法学，把它看作词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构词机制的认识不断深化，对构词系统的描写更加充分，对理论问题的探讨日趋成熟，构词学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有些语言学家明确把它置于与词法学、句法学并列的地位，作为语法学的三个部门之一。

最后，有些语言学家认为，构词学是介于语法学和词汇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构词法是居于词汇和语法之间的一个语言系统。词汇相关关系所涉及的词数量最小，因为词汇意义是个体性的。词汇抽象表现在一个词的词义所指的事物不是孤立、个别的事物，而是作为同类事物的代表，如英语中的 reader，俄语中的 читатель 所指的“读者”是任何一个阅读书刊、文章的人。词汇的抽象仅此而已。从词汇的角度看，reader 与 teacher，читатель 与 учитель 之间毫无共同之处。构词相关关系所涉及的词数量居中，例如：reader—teacher—writer，читатель—учитель—писатель 等系列的词都具有一个共同意义：施动者或从事某种活动(或职业)的人。构词意义较词汇意义更为概括，因而构词相关关系具有系统性。就这个意义来说，构词抽象与语法抽象之间有更多的共同性。然而两者之间也有区别。语法抽象往往具有更大的

概括性，所以语法相关关系所涉及的词数量最大，具有最大的系统性，它包括整类的词或词形式，而不管这些词（或词形式）在词汇意义上是否相同。例如，reader、book、happiness 等词在词义和构词方面各不相同，然而它们都具有通格、单数、名词等语法意义，因而在语法上处于相关关系之中。

必须指出，构词学的地位问题，是以承认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为前提的，因此传统语言学把它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探讨。如果抛开上述前提，这个问题就变得毫无意义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就不把词看作语言的基本单位，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在语素、词和句子之间都不作原则性的区分，把这些不同层次上的单位统称为“语言形式”。比如说，在布龙菲尔德看来，Poor John ran away （可怜的约翰跑掉了）这个句子（布龙菲尔德称作“复合形式”）含有五个语素：poor、John、ran、a-、way。其中 a- 是粘附形式，其余都是自由形式。可见，布龙菲尔德的语素概念十分广泛，不仅包括词的组成部分，还包括词形式和非派生词（即所谓 morpheme-word）。句子叫“复合形式”，凡是由两个以上语素组成的单位（如 a-way、boy-ish、play-ed、danc-ing）都是“复合形式”。他们把句子和词笼统作为同一种“结构”来分析，并且对构词语素（*a*-way、boy-*ish*）和构形语素（play-*ed*、danc-*ing*）一般不加区分。所以，在他们的语言理论体系中便不存在什么构词学及其地位的问题了。

构词系统可以从共时和历时两种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共时构词学研究同时并存的单位之间的关系，历时构词学研究一些单位转为另一些单位的过程。因此，各种构词方法并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并列的现象，其中有些方法（如下面要讲到的词缀法、转换法等）属于共时构词学的范围，而另一些方法（如词汇-语义法：由英语名词 film ［胶卷、软片］形成同音异义词 film ［影片、电影］；逆成法：由英语名词 beggar ［乞丐］构成动词 to beg ［乞讨］，由俄语名词 доярка ［女挤奶员］构成 дояр ［男挤奶员］等）

则是历时构词学的研究对象。即使对同一现象、同一术语，共时构词学和历时构词学的理解和说明也往往不同。例如英语 orator（演说者）——to orate（演说、装演说腔），从历时构词学角度看，动词由名词派生出来，事实上构词过程确实是这样发生的。但是共时构词分析的结论却相反：名词是派生词，因为这些名词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意义上都比动词的结构复杂，而且这种关系是语言系统中的常规，试比较：to invent（发明、创造）> invent-or（发明者、创制者）。所以，区分共时构词学和历时构词学是十分必要的。

"派生"这个概念是构词学的基本概念。派生关系指的是派生词(如 teacher) 和生产词 (teach) 之间的构词关系，这种关系体现着语言构词机制的实质。从共时构词学角度在一群同根词中确定词和词之间的构词关系，这意味着：第一，寻找在形式上和意义上差别最小的两个(通常是两个，在少数情况下可能是三个)词。例如，在 man（男人)——manly（男人气概的、雄赳赳的）——manliness（勇敢、果断），black（黑的、漆黑的)——blackness（黑色、漆黑)——blackly（漆黑地)——blackish（稍黑的）两组词中，按上述条件应划分为下列成对的关系：man—manly, manly—manliness; black—blackness, black—blackly, black—blackish，而不可能是其他组配办法。第二，上列每对词中的后面一个词都较前面的一个在形式和意义上更为复杂。在形式上，每对的后一个词都较前一个词多一个词缀。在意义上，后一个词除包含前一个词的某种词义外，还含有某种附加的语义因素，这通常就是构词词缀带给该词的新义，这就是派生词。而另一个与之对应的词则是生产词。派生词的词义往往反映在词的结构上，它的意义通过生产词的意义得到解释。生产词与派生词相对应而存在，只有确定了生产词，才能确认某词是它的派生词。简单地说，构词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语言中的一切派生词，以及词与词之间的派生关系。

派生词是构词活动的结果和目的，因而也是构词学中的基本概念。

由直接派生关系联结在一起的生产词和派生词（如 teach—teacher, man—manly, manly—manliness 等等）组成构词系统中的构词对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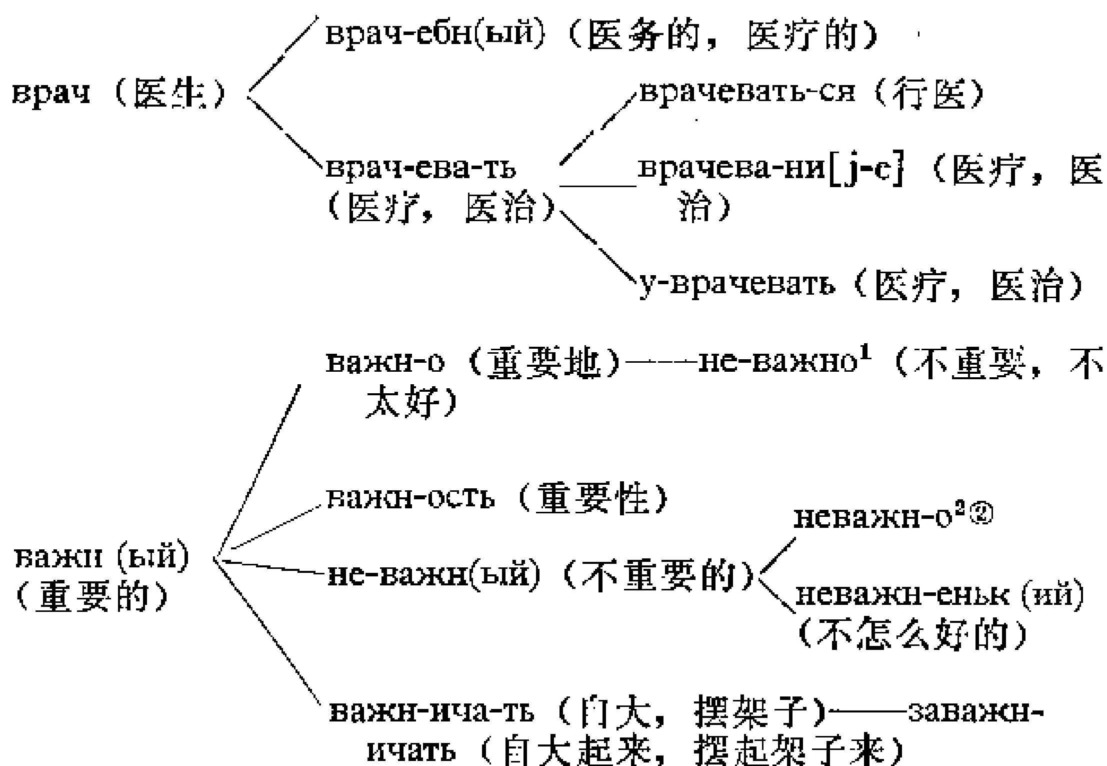
构词对偶所体现的往往就是某一种构词类型。构词类型是派生词的构造公式。凡与生产词之间具有相同的语义关系和相同的形式关系（即构词方法相同、构词手段相同）的派生词都属于同一个构词类型。例如，teach—teacher = write—writer = work—worker = read—reader; black—blackness = white（白的、苍白的、洁白的）——whiteness（白、苍白、洁白）=clear（清澈的、清晰的）——clearness（清楚、清澈）；eat（吃）——eatable（可食用的）= read—readable（易读的、使人爱读的、可看懂的）= laugh（大笑、发笑）——laughable（可笑的）=teach—teachable（可教的、便于讲授的）。这里列举的派生词分别属于三个构词类型：（1）动词＋后缀 -er 构成名词，表示"进行生产词所表示的那种动作的施动者（或把从事这种活动作为自己职业的人）"；（2）形容词＋后缀 -ness 构成名词，表示"具有生产词所表示的那种特征的抽象性质"；（3）动词＋后缀 -able 构成形容词，表示"具有（被动地）完成生产词干所表示的那种动作的可能性的"。构词类型是语言构词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新词的构成主要是在构词类型的范围内并按照构词类型进行的。

这里所说的构词类型的意义也就是构词意义。前面已谈到过构词意义及其与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之间的主要区别，现在可以给构词意义下个明确的定义：构词意义是一种属于某一构词类型的所有派生词所共有的意义，它只有在生产词和派生词的语义关系基础上才能确定。构词意义作为构词类型的意义，为一整类派生词所共有，并反映在词的结构之中。所以，构词学研究的不是个别的词的意义（那是词汇学的任务），而是联系词的构造来研究

词的意义，研究反映在词的构造中的那种语义上的共性。

词与词之间的构词关系是一种相对的关系，即 B 词是 A 词的派生词，同时又是 C 词的生产词。例如：man—manly—manliness, luck （名词，运气）—— lucky （形容词，幸运的）——unlucky（形容词，不幸的）—— unluckily （副词，不幸地）。每组的词都处于递次派生关系之中。这种按递次派生关系连接起来的同根词便构成语言构词系统中的构词链。构词链一环扣一环，说明构词系统的多级性质。

由一个非派生词直接和间接构成的一切派生词所组成的构词链的总和，便是构词系统中的构词族谱，例如①：



构词族谱是从一个基础词（非派生词）构成的所有派生词的层级关系和递次关系的组织网络，它反映着一种语言的构词潜力。

构词的方法取决于构词时使用的手段，不同语言中的构词方

---

①限于篇幅，这里未选用庞杂的构词族谱。

②副词 неважно 既可看作由副词 важно 加前缀构成，又可看作由形容词 неважный 加后缀构成。

法不尽相同。下面从共时的角度介绍几种常见的构词方法。

（一）词缀法　　词缀法指生产词（或词干）通过添加或变换词缀（前缀、后缀，或两者兼用）而构成新词的方法。这样构成的新词叫派生词，词缀法在汉语、英语、俄语中都是一种能产型的重要构词方法。词缀法又可细分为：

（1）前缀法通过添加或变换前缀构成新词。用前缀法构成派生词，一般只改变词的意义，不改变词的词类属性，也就是说，构词在一种词类的内部进行，如英语中的 non-friend（假朋友）、super-spy（超级间谍）、de-plane（下飞机）、de-train（下火车）、re-read（重读、再读）、re-write （重写）等。但也有少数例外，如形容词 large（大的、开阔的）加前缀 en- 构成动词 enlarge（扩大、扩展），rich（富裕的、丰富的）加 en- 构成 enrich（使富裕，使丰富）。又如汉语里前缀"可"照例由动词构成形容词："可爱"、"可信"、"可笑"、"可悲"、"可疑"等等。就英语和汉语本身而言，前缀的数量均较后缀少，前缀法的使用远不及后缀法积极而广泛。

（2）后缀法通过添加或变换后缀构成新词。后缀法既可以构成同类的词，又可以构成异类的词。因此，构词后缀不仅改变词的意义，而且起着转变词类的作用。以汉语名词后缀"子"为例："妻子"、"孩子"由名词构成，"瞎子"、"胖子"由形容词构成，"骗子"、"剪子"则由动词构成。又如名词后缀"头"："劲头"、"苗头"由名词构成，"甜头"、"苦头"由形容词构成，"想头"、"盼头"则由动词构成。需要指出，对于俄语、英语这样一些有形态变化的语言来说，用后缀法构词时发挥作用的不仅有后缀，而且还有派生词的词尾变化系统（聚合体），这一点往往容易被人们忽略。例如，名词 worker（工人）由动词 work（做工）构成，这里不仅使用了后缀 -er, 派生词还获得了名词所特有的词形系统 -ϕ、-'s、-s、-s'。不仅不同语言使用的构词方法不完全相同，而且同一种语言中的不同词类所特有的构词方法也不相同。比如说，英语动词

的构成主要使用前缀法，而很少使用后缀法，-ize (normal [正常的]——normalize [使正常化])可能是动词范畴内唯一的能产型后缀。

（3）前后缀法通过同时使用这两种构词词缀构成新词。例如俄语中的 на-столь-н(ый) (桌上的、案头的)、со-курс-ник (同年级同学)。

（二）转换法　转换法是指新词不改变原词的基本形式（即不增加、不变换任何语素）而转入另一种聚合体，获得新的句法功能和搭配能力，并出现在另一种词类中。例如，英语 telephone (电话、电话机)作为名词只能有数的形式。由这个词用转换法构成的动词 to telephone (打电话)，其聚合体则由 telephone、telephones、telephoning、telephoned 等词形式组成。新构成的动词在句法功能和搭配能力上也都不同于原来的名词，试比较：The telephone rings (电话铃响了)，He telephoned me (他给我打了个电话)。

对转换法不能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不能认为这是指一个词从一种词类转入另一种词类。其实并没有发生事实上的转换，因为原有的那个词(名词 telephone) 仍然留在原词类中，新构成的词(动词 to telephone) 则平行地存在于另一词类中。

转换法在英语中是一种十分能产的构词方法。它是动词构词的主要方法之一。在现代英语中，任何名词几乎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构成动词，只要这个名词不曾用派生法构成过相应的动词。例如：wire (电报)——to wire (打电报)，motor (汽车)——to motor (乘汽车、驾驶汽车)，cook (厨师)——to cook (烹调)，mask (面具)——to mask (伪装)，hammer(锤子)——to hammer (用锤子打)，dog (狗)——to dog (跟踪)，week-end (周末)——to weekend (度周末)等等。也可以由动词构成名词，如 to smile (微笑)——smile (微笑、笑容)，to mistake (搞错)——mistake (错误、过失；误会)等等。

汉语也使用转换法构成各类词，例如：由动词构成名词（"报告"、"组织"）；由名词构成动词（"锁"、"锯"）；由形容词构成动词（"红"、"丰富"）；由形容词构成名词（"困难"、"真诚"）；由动词构成量词（"挑"、"捆"）；由名词构成量词（"车"、"瓶"）等等。

（三）合成法　合成法指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词干）联结起来构成新词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构成的词叫作合成词。例如：英语中的 black+board（木板）——blackboard（黑板），school（学校、中小学）+boy（男孩）——schoolboy（中小学生）、day（天、日子）+off（[休]止）——day-off（休息日）；汉语中的"朋友"、"餐车"、"改进"、"民主"等等。

合成词不同于词组，它在语言中作为一个词的整体而存在和发挥作用，并具有一般的词组所没有的结构上的凝聚性。这种结构凝聚性首先表现在词义的完整性上。也就是说，合成词的词义往往不是构成该词的各部分在意义上的简单的和，合成词是发生了变化的新的语义单位。比如说 blackboard 和"黑板"并不是随便什么黑色的木板，而是通常用于教学、专供用粉笔写字的"黑板"，既可以用木板制成，也可以用玻璃以及其他材料制成，而且不一定是黑色。又如汉语"动静"，表示"情况"的意思，而不是"动和静"。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合成词都如此。合成词在语音方面往往只有一个统一词重音（或者主重音）。合成词在结构上的凝聚性还表现在形态特征上：合成词各组成部分的排列次序具有民族独特性（例如，汉语说"餐车"，俄语则说вагон-ресторан）；它的形态变化表现在末尾的词上，而前面一个词（词干）则一般不变化。这明显地体现在俄语中：черно-белый（黑白的）一类由间缀（-о-、-е-）联结的复合词，间缀之前的词干根本谈不上什么词形变化，就连 плащ-палатка（军用雨斗篷，可兼作帐篷用）一类无间缀复合词的第一部分也往往可以没有形态变化。尽管如此，把复合词和词组区分开来，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中都有一定困难，这在缺少形态的汉语中尤为明显。例如，"打倒"、"推翻"、"提高"等

许多单位都是两可现象。

合成法在德语、汉语、英语、俄语等许多语言中都是一种能产的构词方法。德语、俄语中用合成法构成合成词时广泛使用间缀，而英语则很少用。在汉语研究中常常从句子的结构关系角度把复合词划分为所谓联合式(例如："朋友、"道路"、"快乐"、"动静"等)，偏正式(其中又分为偏正关系："黑板"、"餐车"，动宾关系："理事"、"护膝"，动补关系："传奇"、"说明"等)；主谓式(例如："地震"、"政变"、"自觉"、"眼红"等)。从这些词的结构关系的角度看，这里充其量不过是合成词内部成分之间在语义上的关系，而不是句法结构关系，因为合成词毕竟是词而不是句子。

第六节 词 类

词类问题是语言学中最古老的问题之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和希腊。对词的分类最先见于古印度语言学家的著作。例如，波尼尼(约公元前四世纪)在其著作中提到，古印度语中有四种词类(静词、动词、前置词和小品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约公元前四世纪)区分出古希腊语中的三种词类(静词、动词和连词)。公元前三到二世纪时，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语法学家的著作中，词类已增至八类之多：静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副词、前置词和连词。后来古罗马学者几乎全盘接受了这个体系，把它用于对拉丁语的描写，所作的更动极为有限，仅剔除了拉丁语中所没有的冠词，增加了感叹词。中世纪时期对词类研究所作的唯一贡献是分出了形容词。这一建立在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基础上的词类学说对欧洲各国的语法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欧洲各种语言的语法学都以拉丁语法为楷模来划分词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中叶。由于古希腊罗马语言学中的词类划分与逻辑学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划分词类往往以概念或意义为标准。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语言学的蓬勃发展，语言学家的视野扩大了，有更多的语言成为语言科学的研究对象。于是人们发现，老的传统的词类划分法无法用于印欧语系以外的许多语言，而且，即使对印欧语系内的语言来说，传统的词类划分法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不利于正确认识不同语言的特点。就连一种语言内的词类划分中也有许多矛盾。人们开始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有关词类划分的各个问题：词类的性质，划分词类的标准，如何对待不同语言的词类划分，等等。语言学家开始改革过去的词类划分法，力求更科学、更严密地划分词类。他们提出了各种分类的方案，发现了过去没有划分出的新词类。有的语言学家甚至企图用全新的分类法取代旧有的分类法。这种探索一直持续到今天。就这个意义说，词类问题既是个老问题，又是个新问题。词类问题的研究方向不在于完全抛弃传统的分类法，去标新立异，而应该在清理传统词类学说的基础上深入了解和认识词类的实质，检验传统的词类划分标准，确定每个标准的可用性与适用范围和程度，研究并确定一套适用于一切已知语言的词类划分原则与标准。必须看到，传统的词类划分法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虽然经过改造，并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原有的拉丁语法框框，但仍旧建立在印欧语系语言材料（以及闪米特诸语言和突厥诸语言）的基础上，不可能完全适用或者完全不适用于其他语言。而现在语言学在其研究中越来越广地涉及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对所有这些语言都应该按普遍适用的统一的词类划分原则来加以研究。这就是当前语言学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从上面简短的历史回顾中不难看出，从古希腊罗马的语法开始直至当代的语法学，词类问题始终处于对词进行语法研究的中心地位。尽管如此，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依然是语言学中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这反映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以汉语为例加以说明。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8 年出版）开始，几乎没有一本系统的汉语语法不讲词类的。但时至今日关于

汉语的词类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多数学者认为汉语中有词类之分，然而否定汉语词类的也不乏其人。有人把汉语词类列为八类，有人列为九类、十一类、十三类，不一而足。人们普遍认为汉语划分词类是个难题，有的学者坦率地承认，汉语的词究竟应该分成多少类，现在还无法准确回答这个问题。也有人以为汉语词类难分的原因是汉语词没有形态，或者说形态不发达，而形态发达的语言(如俄语)中词类的划分就好办。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在俄语、德语这些综合型的印欧语言中，也远远不是单靠词形变化就可以把词类划分得一清二楚的。苏联的语法学家都承认，词类问题是俄语理论语法中复杂而未获彻底解决的问题之一。不同学者为俄语词所作的分类也大相径庭。可见这种情况并非汉语所特有，它普遍存在于许多语言的词类问题研究之中。对词类的实质和划分词类的原则与标准认识不一致，便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词类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分类，语言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不一致，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三种。

有人把词类看成是按词义划分的词汇分类。很明显，这种观点是缺乏根据的。按照词义可以把词作各式各样的分类，例如，把词分成表示物体、现象、动作、状态、性质、数量等类别，表示物体的词还可以分为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前一类中还可再分为表示人、畜、鱼、鸟、虫……等的词。然而这并不是语法学的分类。词汇上的归纳和概括与语法上的抽象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同样表示性质(或者数量、动作等等)的词并不一定是同一词类中的词。例如：英语 honest (诚实的，形)——honesty (诚实，名)；俄语 честный (诚实的，形)——честность (诚实，名)；法语 honnête (诚实的，形)——honnêteté (诚实，名)；俄语 десять (十，数)——десяток (十个，十岁，名)，сто (一百，数)——сотня (百个，一百卢布，名)；汉语"组织"(动，下同)——"组织"(名，下同)，"劳动"——"劳动"，"学习"——"学习"；俄

语 читать（阅读，动）——чтение（阅读，名），организовать（组织，动）——организация（组织，名）；法语 organiser（组织，动）——organisation（组织，名）；英语 organize（组织，动）——organization（组织，名）。这种观点在过去模仿拉丁语法分类法那个时期很盛行，持这种观点的人不顾具体语言自身的特点，把词塞入拉丁语法词类划分的框框中去；称呼物体的词被说成是名词，表示动作与状态的词就是动词，等等。这种情况现在已不多见，但也并未完全消失。

相当一部分语言学家主张把词类叫作词汇-语法范畴。他们认为，词类是对词的分类，而不是对词形的分类。词的意义（指一般的抽象的意义）在分类中起重要作用。正因为词类不是对词形的分类，所以应该叫作词汇-语法范畴，而不是语法范畴（更确切些说，形态范畴）。

现在有不少语言学家把词类看作词的语法分类，即根据词的语法特征（语法意义及其形态标志）所进行的分类。在语法范畴一节中说过，通常又把词类叫作最广的语法范畴或一般语法范畴，而把数、性、格等这些范畴叫作具体语法范畴，前者包含着后者，而后者是前者的属性和特征。既然把一种语法意义和这种意义的形式标志的统一体称作语法范畴，那就没有必要把词类叫作词汇-语法范畴。因为语法范畴已经有了意义和形式的统一这层意思，否则就要把任何一种语法范畴都叫作词汇-语法范畴了。词汇-语法范畴，实际上只是指一种过渡性的现象。举例来说，俄语名词中有集合名词、物质名词、抽象名词这样一些范畴。集合名词：молодежь（青年）、холостежь（单身汉）、студенчество（大学生）、старье（旧物）等等；抽象名词：прямота（直率）、честность（诚实）、заучивание（熟记）、болезненность（病态）等；物质名词：молоко（牛奶）、сахар（糖）、чернила（墨水）、объедки（吃剩的食物）等。这三类词以其意义上的共性而联结在一起，并且与其他一般的名词相比都有明显的语法特征：都只能以单一的数的

形式而存在，不具有对应的数的形式（即集合名词、抽象名词都只能有单数形式，物质名词 молоко、сахар 也如此，而 чернила、объедки 则只能用复数形式）；而且都不能与数词连用。我们认为，把词类称作词的语法分类是反映了语言实际的。

对词类实质的认识必然反映到人们对于划分词类的标准的看法上。

在任何语言中各个词类之间的区别都表现在一系列语法特征上，也就是说，划分词类的标准往往不止一个。这样就产生了正确选择划分词类的标准问题。划分词类的主要标准有：

（一）意义标准　当然，这里所说的意义不是指词的词汇意义，而是指另一种更为抽象、更为概括的范畴意义。不弄清这点，就无法正确运用意义标准。每个词都具有与其他词不同的词义，当然不能拿这种意义作为划分词类的标准，否则有多少个词就得划分多少词类。每个词还具有一种更为一般、更为抽象、更为概括的语法意义，也就是为该词类所有的词共有的，并且用一定的语法形式加以体现的意义，这叫作范畴意义。这种一般语法意义（范畴意义）是识别词类的最明显的，并往往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谢尔巴曾指出："如果我们知道 какаду 是鸟的名称，我们就无需再寻找形式上的特征以便确认该词是名词。"在谢尔巴看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凭词的词汇意义与词类的范畴意义的关系推断该词所属的词类。例如，汉语中的"山"、"河"、"人"、"土地"、"房屋"、"森林"等词单凭词义就可以知道是名词。不仅表示具体事物的词如此，表示抽象意义的词也一样。因为名词的"事物意义"也包括特征、动作等词汇意义，只不过是把这类特征、动作等都物象化了而已，如"思想"、"道德、""人性"、"品行"、"表现"等等。不仅在汉语中如此，在英语、俄语、法语等其他语言中，表示上述词义的词也都属于名词类。也就是说，几种主要词类的一般语法意义是许多语言，甚至是一切语言所共有的。但是，在不同语言中这种范畴意义是用不同的形式标志表现出来的。因此，尽管名词

的一般语法意义在许多语言中相同或近似，但体现这个意义的局部性语法范畴在不同语言中却是不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

（二）形态标准　从我国学者关于词类问题的讨论中不难发现一种相当普遍的说法，似乎印欧语系中形态发达的语言按形态特征划分词类是可靠的办法；有人还把形态笼统地看作划分词类的重要标准，甚至具有决定意义的标准。看到把形态标准用于汉语的词类划分有很大困难，这无疑是对的。然而也不能认为这种标准用于印欧语言就毫无问题。根据词形变化确定词类仅仅对形态发达的语言有一定作用，但它不是一个通用的标准。因为语言不同，其形态相异甚远。例如，在俄语和德语中，名词具有性范畴，然而世界上的大多数语言都没有这种形态标志。又如，俄语形容词可以根据性、数、格的形式加以鉴别，而英语形容词则全然没有这些词形变化。即使在形态发达的语言中，完全按照局部性语法范畴来确定词类也不总是行得通的，因为任何一种语言中总有一部分词（而且是属于各种词类的词）是没有词形变化的。俄语是公认为具有丰富的词形变化形式的语言。恰恰是俄语的研究史以事实证明，把形态作为划分词类的单一标准的做法是失败的。苏联学者彼杰尔松在二十年代末期提出一种形式分类法，根据词的语法结构和词形把所有的俄语词分为有词形变化和无词形变化两大类。在第一大类中又细分为三小类：有格形式的词，有性形式的词，有人称形式的词。这种形式分类法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革新"，既有条理又合乎逻辑，然而事实上它矛盾百出，只能给词的分类造成混乱。例如，按这种分类法，同一动词的各种时间形式（现在时形式和过去时形式）、名词中有词形变化和无词形变化的词（如 книга、стол 和 такси［出租汽车］、шоссе［公路］）、数词中的 два、две（二）和 пять（五）等均被分在不同的词类之中。这种分类法显然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即使对俄语来说，词形变化也只能是一部分词类的识别标志，而不是划分词类的主要标志。单独从形态角度观察词类不可能解决

词类划分问题。词的形式变化与其说是一种语言现象的原因和依据，还不如说是语言现象所具有的某种实质的外部表现和结果。正如谢尔巴指出的那样，格的变化是俄语名词和形容词的标志，然而我们未必是由于 стол、медведь（熊）能够变格而认为它们是名词，相反，正因为它们是名词我们才拿它们来变格。因此，不应该在外部形态特征中寻求词类划分问题的解决办法，对于俄语尚且如此，对于其他语言就更不用说了。

（三）句法标准　句法标准统指词的组合能力和词的句法功能，也可以说，它表现词与词之间的各种结构关系。与前述两种标准相比，句法标准问题在汉语研究中讨论得最为细致而广泛。我国相当多的学者把它看作划分汉语词类的主要标准。如按结构关系分类（"红花"之间是附加关系，被附加的"花"是名词，附加的"红"是形容词；"吃饭"之间是支配关系，被支配的是名词，支配的便是动词），按搭配关系分类（"一本书"、"两辆车"中的搭配关系表明"书"和"车"都是名词，名词不能与数词直接搭配而必须通过量词），按"鉴定字"分类（实词中不能在其前加"不"字的是名词，能加"不"字的是动词或形容词；其前可以加"很"字的基本上是形容词，等等），按重叠形式分类（用不同含义和不同形式的重叠来区分动词和形容词）等。这些方法都立足于词的组合能力，在词组范围内确定词类的划分。而按句子成分决定词类（在句中经常做主语、宾语、定语等的词是名词，经常做谓语和定语的是动词和形容词等等）以及各种关于词在句中的功能的提法，则着眼于词在句中的句法作用。实践表明，这许多不同形式的句法标准中，没有哪一种能普遍适用于语言中的所有词。至于根据句子成分划分词类就更不可靠，因为不同词类可以有相同的句法功能（例如，汉语中名词、动词和其他一些词类都可以做主语，名词、动词和形容词都可以做定语等等），同一词类可以充当不同种类的句子成分（例如，在大多数语言中名词几乎能充当任何一种句子成分）。诚然，与形态标准相比，句法功能在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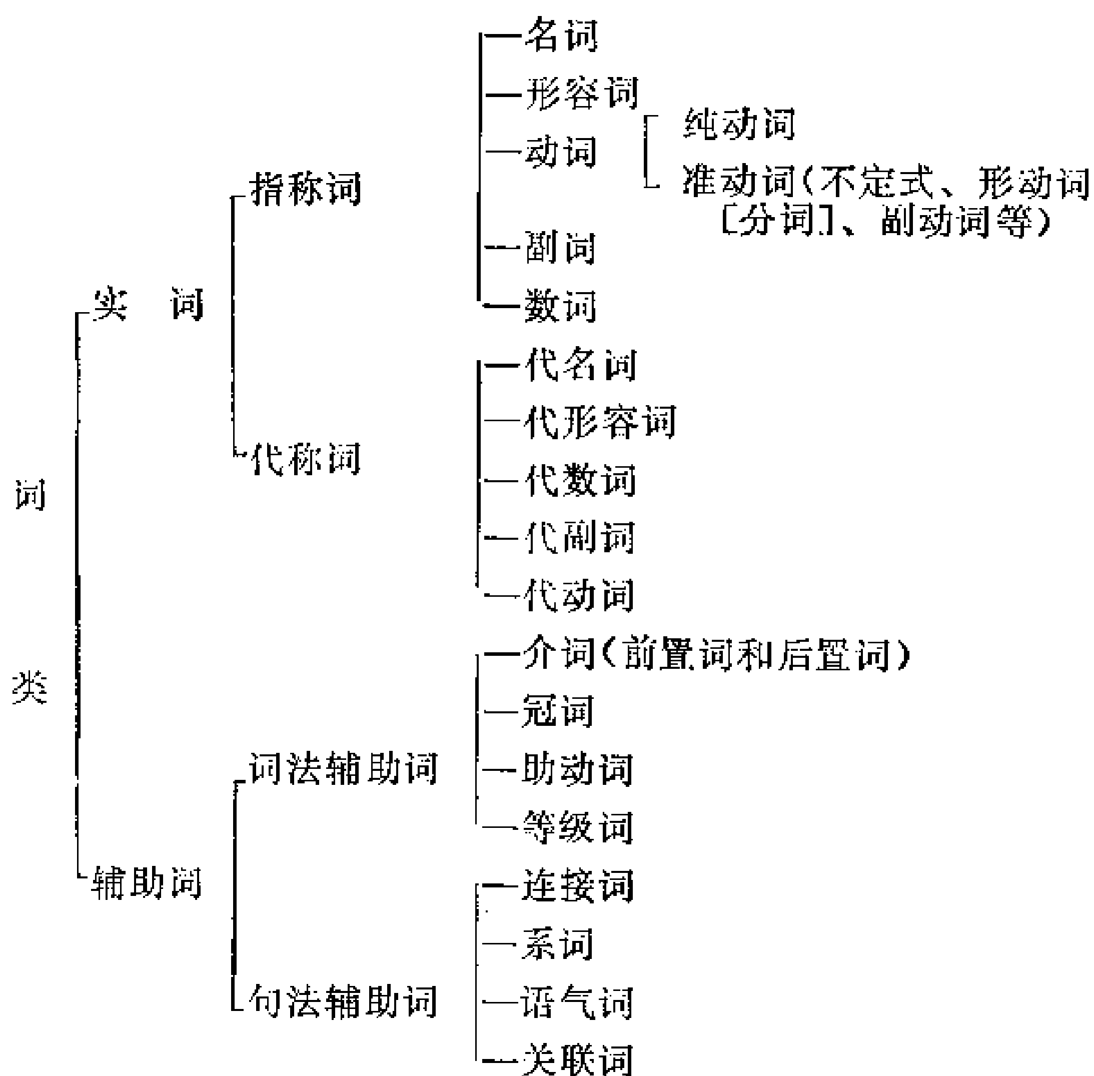
的语言中有更多的共同之处。

上面分析了划分词类的三种主要标准，对诸如构词特征等辅助性标准就不一一说明。为了充分而正确地反映语言的实际，科学地划分词类，应该正确对待上述各种标准。企图用一种标准划分一切词类的尝试都失败了，而综合考虑的原则在现代语言学中得到广泛的承认。当然，综合考虑并不是折衷，不是平均地对待每一种标准。

一般语法意义作为划分词类的一种标准，往往具有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这是许多语言甚至一切语言所共有的。形态和句法方面的形式标志是一般语法意义直接或间接的表现，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形态标准和句法标准的重要性也因语言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对于汉语、英语来讲，句法标准就显得更为重要些。相反，形态标准对于划分俄语和德语词类的价值是明显的。至于各种标准怎样配合，这往往是各种语言进行词类划分时遇到的难题，需要根据不同语言的情况而具体确定各项标准的主次关系。

词类客观地存在于语言之中。所有语言都有词类，然而不同语言中词类的性质和数量却各不相同。这里没有可能和必要分析各种语言的词类分类法的异同。词类划分的不同，取决于各种语言在语法构造上的差异；而且在同一种语言的词类系统内部，不同词类的性质也不相同，很难用某一种语言的词类划分来说明词类的一般情况。

词类是一个层级性的系统。各种词类之间的关系不同，不能把各个词类看成同一个平面上的现象(这是传统词类划分法的主要缺点之一)，而应该“立体地”看待这个系统。基于这个观点，语言学家们提出了许多各具特点的词类分类方案。这里把其中的一种列表介绍如下，目的主要在于说明词类系统中各词类之间的层级关系。



实词和辅助词各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分类系统。这两大类别的词在意义(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以及形态标志(对部分语言而言)方面有明显的区别。

实词进一步分成两个平行的词类系统：指称词类和代称词类。前一类是具有指称功能的词，而后一类词不直接指称客观事物，只起替代指称词的作用。指称词内可以分出名词、形容词、动词、副词、数词等五种词类。这也就是传统的词类划分中的几种主要词类，这里不逐项说明。其中动词对于许多语言来说又可分出纯动词和准动词。纯动词表示行动意义，或者说动态特征，在句中几乎总是做谓语。其典型的具体语法范畴有时间范畴、式

范畴、态范畴，例如俄语的动词 читаю（我读）、читал（读过）、читай（读吧）、читал бы（读读才好）。准动词兼有动词和其他词类的特点，例如，英语的动名词 reading 兼有动词和名词的特点；俄语的形动词 читающий（读着的）、читанный（被读过的）兼有动词和形容词的特点；副动词 читая（读着时）兼有动词和副词的特点。汉语中没有这类准动词。准动词有多种句法功能，可以做主语、宾语、定语、状语、谓语等。

可以形象地把代称词所组成的词类系统看作指称词的"影子系统"，它也可分为五类。代名词：如俄语中的 я(我)、кто（谁）、что（什么）、никто（谁[也不]）、ничто（什么[也不]）、некто（某人）、нечто（某物）、себя（自己）；代形容词：мой（我的）、чей（谁的）、какой（什么样的）、такой（这样的）、никакой（无论什么样的）、свой（自己的）；代数词：столько（这么多）、сколько（多少）；代副词：там（在那儿）、здесь（在这儿）、туда（往那儿）、сюда（往这儿）、тогда（那时候）、так（这样）、где（在哪儿）、куда（往哪儿）、когда（什么时候）、как（怎样）、нигде（在哪儿[也不]）；代动词：如英语中的 do（He reads better than you do [他比你读得好]）。代称词的词汇意义特别抽象，不仅有替代功能，而且有指代功能。如果说指称词在语言中的数量极大，甚至难以计量，那么代称词则为数不多，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往往可以一一列出。

辅助词构成一个不同于实词的独立的词类系统，也有人把它叫作小品词类。这个系统在不同语言中的差异甚大。词法辅助词用于构成词的形式，尤其词的分析形式。句法辅助词则用于短语和句子中。关于辅助词，在本章第二节曾作过详细的介绍，这里补充说明一下等级词。等级词指一些语言中构成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等级形式时使用的辅助词，如英语中的 more 和 most（more interesting [更有趣的，下同]，most interesting [最有趣的，下同]）；法语中的 plus 和 le (la、les) plus (plus interessant、le

plus interessant)。这种辅助词常见于印欧语系语言。

语言中还存在一些处于上述词类系统各类词之间的中间现象，这里就不详细述说了。

第七节 词组和句子

句法学是语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研究词组的结构模式和句子的结构模式，研究这些单位的构造、联系和关系。近二、三十年来，句法研究有很大的发展。从研究对象来说，句法学还把大于句子的单位——超句统一体列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从分析句子的方法来说，除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外，句法学还把实义切分方法用于分析句子。随着语义研究的开展，句法学也开始研究句子的语义结构，等等。

下面分五个方面加以叙述。

(一)词组一般指按语法(句法)规则构成的实词的组合。词组是由两个以上的实词组成的，如“哥哥弟弟”、“努力工作”、“在北京学习”等。在后一个例子中也包含虚词，那是为构成词组，或者说，为实词间发生句法关系所必需的。实词与虚词的组合，如“在北京”、“向你们”等，严格地说，还不是句法上的词组，因为这里实质上还不存在句法上的组合关系。虚词与实词组合只是赋予实词某种句法组合性能，使它有可能按一定的方式与其他实词相组合，在某种程度上就象英语中带有冠词的名词，如 the man (男人，确指)、a boy (男孩，泛指)；或者与俄语名词第六格必须带有前置词相类似，如 о человеке (关于人)、в школе (在学校里)等。句法中研究的词组通常是人们在交际过程中按语法规则临时组合的自由词组，而不是语言中的固定词组。固定词组在结构上和语义上都是已经定型的语言单位，因此它们不是句法学研究的对象，而属于词汇学的范围。

实词与实词组合时，它们之间会产生不同的语法关系，具有

各种关系意义，因此词组就有不同的类别。首先可以分出并列词组和主从词组两大类。并列词组中各个实词间的关系是互相平等的，彼此不分主次。它们联合起来在句子中起共同的作用，往往表示大于一个实词所表达的概念，如"父亲母亲"、"聪明伶俐"、"工作、学习和休息"等。如最后一例所示，词组内的虚词不象实词那样充当词组的关系项。主从词组内的实词有主次之分，因而可区别为主导词和从属词。它们在句子中的作用取决于主导词，表示一个统一而可以分割的概念，如"红墨水"、"建设工厂"、"慢慢说"、"走得快"等。在主从词组中，主导词"墨水"、"建设"、"说"、"走"等表示统一概念的核心；从属词则对这一概念的某个方面有所说明，从而缩小了主导词所表达的概念的范围，并与主导词一起表示统一而可以分割的概念。"红墨水"，这不是一般的墨水，而是红色的墨水；"建设工厂"也不是说建设任何一个项目，而是建设工厂，等等。主从词组的实词间有各种不同的句法关系，还可以进一步分类。较常见的有以下四种：（1）限定词组表示事物及其特征间的关系，如"伟大的祖国"、"胖娃娃"、"高水平"等，这种词组又称偏正词组。（2）支配词组表示动作及其对象或性状及其所及范围间的关系，前者如汉语的"反对霸权"、"爱清洁"等，在汉语语法书中又称动宾词组；后者如俄语的 всем известный（大家所知道的）、ему трудный（对他来说是困难的）等。（3）疏状词组表示动作、特征及其性状间的关系，如"爽朗地笑"、"马上出发"、"十分紧张"等。（4）补充词组表示动作、特征及其程度、结果、趋向等之间的关系，如"说清楚"、"熟透了"、"好得很"、"跳上去"等。主从词组除了按所表示的句法关系分类外，还可以据其实词所属的词类，特别是主导词所属的词类分为名词词组（如"宏伟的蓝图"）、动词词组（如"学习外语"）、形容词词组（如"空前激烈"），等等。还有一类主谓词组，它表示陈述对象和陈述内容间的关系，如"我说"、"个子高"、"精神饱满"等。

语言的语法构造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各种语言中划分出来的

词组类型不尽相同。例如，补充词组主要适用于词形很少变化的汉语和某些汉藏语言，它与疏状词组的差别在于词序不同。在汉语中主导词在前的是补充词组，主导词在后的是疏状词组。在词形变化丰富的语言中，句法关系主要由词的形态变化表示，词序的作用不显著，可不再加以区分。又如，主谓词组也是汉语这样的词形很少变化的语言所特有的。在词形变化丰富的语言中，主谓结构中的陈述内容部分(特别是动词)一般都具有人称、数、时、式等语法范畴，从而使整个结构具有句子的语法特性而超越了词组的范围。再如，象俄语 ему трудный 这样表示性状及其所及范围间的支配词组，也仅仅为少数词形变化丰富的语言所特有。

词组还可以按所具有的句法关系是否单一而分为简单词组和复杂词组。简单词组只具有一种句法关系，往往由两个实词组成(并列词组中也可以不止两个实词)，前面举的都是简单词组的例子。复杂词组具有不止一种句法关系，而且含有不止两个实词。但是，复杂词组仍然以单一的句法关系为基础，因而整个词组实质上是简单词组或单词的扩展。例如，“建设伟大的祖国”=“建设”+“伟大的祖国”、“认真学习外语”=“认真”+“学习外语”或“认真学习”+“外语”、“十分激烈壮观”=“十分”+“激烈壮观”等。除了多项的并列词组中只有一种句法关系(如“工作、学习和休息”=“工作”+“学习”+“[和]休息”)外，汉语常见的兼语词组，情况也比较特殊，如“让他休息”=“让他”+“(他)休息”。

词组作为句子的组成部分而具有句法功能。并列词组的句法功能与它的实词所属的词类相一致。主从词组的句法功能与它的主导词相同，因而整个词组实际上是主导词的扩展。主从词组中从属词的句法功能则决定于它们在词组中与主导词的句法关系。主谓词组在句子中既可以起名词的作用，也可以起形容词的作用。前者如“学习好只是‘三好’的内容之一”，“他感到胸闷”等；后者如“我说的话只是供大家参考的”，“你个子高”，“他精神饱满地忙了一天”等。

语法意义是通过语言的物质手段表达出来的。表达词组语法意义的手段通常是词序、辅助词、词形变化及语调（包括停顿、重音）等。在汉语这样的分析性语言中，词序和辅助词的作用就要大些。例如，疏状词组和补充词组的区别主要在于从属词在主导词之前，还是在主导词之后。限定词组、疏状词组和补充词组也常常用虚词“的、地、得”加以区别。在词形变化较丰富的语言如俄语中，按词际联系中词形变化的不同方式而分为三种关系。（1）一致关系：从属词的语法范畴与主导词保持一致。在形容词等限定语有性、数、格变化的语言中，限定语的这些语法范畴就要随被限定的名词等体词而转移。如 моя новая книга（我的新书）中限定语 моя、новая 就要与 книга 一致，采用同样的阴性、单数、第一格形式。当 книга 的数和格发生变化时，这些限定语也须跟着发生变化，如 мою новую книгу（阴性单数第四格），моим новым книгам（复数第三格），等等。在并列词组中也有一致关系。当然这里没有词组内的主导词和从属词的区别，但是由于词组外的句法联系，并列词组各实词在表示同等句法联系的语法范畴上是需要保持一致的，如各名词格的一致、动词在人称、数、性、时、体、态、式上的一致等。（2）支配关系：主导词要求从属词具有相应的语法形式。当然，这些语法形式主要是能表示词际的句法联系的。例如，及物动词的直接宾语通常要用不带介词的宾格，如 читать книгу（看书）；而不及物动词的宾语则用其他间接格或带有介词，如 учиться языку（学习语言）、учиться у вас（向您学习）等。有些表示性状的形容词和副词要求间接宾语具有一定的格的语法形式，这也是一种支配关系，如 мне знакомый（我所熟悉的）、ей жутко（她感到惊恐）等。（3）附加关系：词际联系不通过词形变化，而通过词序或重音、停顿等语调来表示，如 учиться прилежно（努力学习）、очень хорошо（很好）等。

（二）句子是按语法（句法）规则组成的最小表述单位。我们在

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是以句子为单位来传递信息的，也就是说，话是一句一句地说的。在语法层次上，句子高于词组，因而句子可以包含若干词或词组；但是由单词构成的句子也并不罕见，因此不能仅仅从词组的角度来考虑句子。句子是实现语言交际功能的最小单位，也是语言句法系统的基本单位。

句子必不可少的特征是它的述谓性及作为其主要表达手段的语调。当然，作为交际中的最小单位，句子必须具有意义上的完整性，也就是说，它能够独立地表达思想感情。句子的前后通常有较长的停顿（这也是句子语调的一部分），在书写上在句子末端要加句号。在语言的形式研究中就常以这种停顿或句号作为划分句子的标志。

述谓性是句子中词和词组表达的语义内容对现实的关系。构成句子的词的意义具有概括性，由这些词义以及词组合时产生的关系意义所构成的句子的语义内容仍具有概括性。在同说话时的现实联系起来之前，仅仅根据这样的语义内容，别人是无法了解说话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的。举例来说，汉语中“你写信”这一结构形式本身只是一个潜在的句子。在同现实发生联系之前（当人们把它逐个分散地说出来时），别人就无法确定：说话人是肯定了“你写信”这一事实；是作为疑问提出来（句末可以加或不加“吗”），希望得到答复；还是表达一种愿望（句末可加或不加“吧”）。与之同时，这一句子还可以用来表示某种感情，如喜悦、不满或惊讶等（句末可加或不加“了”）。可见，句子作为表述单位必须具有述谓性，即它的语义内容必须同主客观现实相联系。这样，它才能确切地表达说话人的思想感情，从而才能真正成为实现语言交际功能的基本单位。句子按其语义内容同现实的关系可以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这些句子如果同时又表达说话人的某种感情（喜悦、愤怒、哀怨、惊讶等），就成为感叹句。这四类句子就是按表述目的对句子的分类。

句子的述谓性可以通过多种物质手段来表达，但是，在任何

语言中述谓性共同的必要表达手段是语调。正是就这个意义说，语调是句子必不可少的物质特征。句子具有完整的语调，这就是在两个较长的停顿之间的完整的句调图型。它是句子意义完整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表示句子语义内容与主客观现实不同关系的主要手段。汉语中"你写信"可以是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或感叹句，在不借助其他手段的情况下，单凭语调的不同（即陈述语调、疑问语调、祈使语调或感叹语调）就能加以区分。单独一个词之所以能够成为句子，主要也在于它可以通过语调而获得述谓性。如一个被干渴折磨的人单说一个"水"时，可以因语调的不同而分别成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或感叹句。

除语调以外，句子的述谓性有时还需要使用词序、辅助词和词形变化等手段来表达。例如，英语中 You are a student.（你是学生。）是陈述句，而 Are you a student?（你是学生吗？）是疑问句；这两个句子除语调外，在词序上也有差别。又如，"你写信。""你写信吗？""你写信吧。""你写信了！"之作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还在于加不加辅助词以及加有不同的辅助词。在有些语言中，述谓性还可以由动词式的形式、时的形式、人称和数的形式加以表达。例如，英语 He swims.（他会游泳。），Be our monitor!（做我们的班长吧！）等句子中还通过动词的词形表达了与现实的某种关系。

句子可以由单个的词构成，但多数句子由若干个词组成。实词在句子中因发生各种句法关系而成为句子的各个成分。句子成分实际上是句子中各种句法关系的关系项。这些句法关系在构成句子这种表述单位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句子成分在句子的句法结构中有主次之分。句子的主要成分是句子句法结构的中心，处于主导地位，不从属于其他成分；句子的次要成分则直接或间接地从属于主要成分，是主要成分的扩展。句子中通常有两个主要成分，有些句子只有一个主要成分，但不论怎样，它们是句子的陈述中心，或者分别表示陈述的对象和内容。在有两个主

要成分的句子中，一个是主语，另一个是谓语，如“新学年(主语)开始了(谓语)”，“孩子们(主语)很天真(谓语)”等①。主语和谓语是相对的，在只有一个主要成分构成陈述中心的句子中分不出陈述的对象和内容，如“夏夜”、“寂静的村庄”、“下雨了”、“上课了”等，就不再区分主语和谓语。根据与主要成分的不同句法关系、句子的次要成分可以分别是定语、宾语、状语或补语等。例如，在“开学前同学们把整个校园布置得焕然一新”这个句子中，“同学们——布置”是句子的结构中心。它们之间具有陈述的对象与内容的主谓关系，因而分别作为句子的两个主要成分，即主语和谓语。其他的词语分别直接或间接从属于这两个主要成分，因而是句子的次要成分："开学前布置"是疏状词组，“开学前”是状语；“把校园布置”是支配词组，“校园”是宾语；“布置得焕然一新”是补充词组，“焕然一新”是补语；而“整个校园”是限定词组，“整个”是定语。此外，句子成分间也可能具有并列关系，它们就互为同等成分。例如，“老师和同学都很高兴”这个句子中“老师”和“同学”就是并列的主语；“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章程”这句中的“讨论”和“通过”是并列的谓语。同等成分而又互相说明、限定的是同位语，如“东方巨人中国觉醒了”中的“东方巨人”和“中国”。有些词语在句子中并不与具体的句子成分发生句法关系，它们是句子中的独立成分，称作呼语和插入语。前者如“同志，您找谁?”，后者如“总之，这还得深入地加以研究”等。叹词也归入句子的独立成分，称作感叹语，如“啊呀，可怎么办?!”

句子除了按表述目的分类外，还可以按句法结构加以分类。有两种主要成分的句子叫双部句，只有一种主要成分的句子叫单部句；前者如“孩子们在游戏”，后者如“刮风了”。双部句和单部句又都可以按是否带有次要成分而分为扩展句和非扩展句，如“他

---

①我国有些学者为了强调汉语中宾语的重要性，提出把宾语列为句子基本成分的主张。例如“牛吃草”这个句子，如果没有“草”，结构就不完整，就不能独立地存在和表达思想。

的弟弟在学习外语"和"弟弟在学习"，"休息一会吧"和"休息吧"。有些句子在一定的语境中可以也需要省去一些句子成分而成为不完全句，未省略句子成分的句子则是完全句。例如，"你中学毕业后在哪里？""在工厂里。""干什么？""当电工。""干了几年？""三年。"在这段对话中。除了第一句是完全句外，其余的都是不完全句。由于有一定的语境，不完全句并不影响理解；相反，在日常对话中把每句话都说成完全句，倒显得噜苏。单部句中有一种称谓句。它的主要成分由名词或代替名词的代词表示，如"谁呀？——我"以及"寂静的夜晚"，"蔚蓝的天"，"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等。口语中常用的独词句则不能分解出句子成分，尽管它们也可以包含两个以上的词。独词句常表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赞同或反对，如"是"、"行"、"可以"、"不"、"不对"等；也可以用于招呼、应答，如"早"、"您好"、"请问"、"劳驾"、"再见"、"对不起——没关系"、"谢谢——别客气"等；这些实际上是熟语中的惯用语。此外，单独使用叹词表示说话人的感受，也构成独词句，如"哎！"，"啊哈！"，"喔唷！"等。

句子可以按人称的意义和特征而分为人称句和无人称句。无人称句中没有也不需要表明动作的发出者，如"下雨了"，"失火了"等。人称句又可以分为确指人称句、不定人称句和泛指人称句。确指人称句中施动者的人称在意义和语法上是明确的，如"我们休息过了"，"请进来"等。不定人称句中不明确指出施动者，如"到处都在讲"，"有人说，火车开掉了"等。泛指人称句陈述的情况较普遍，它的施动者可以是任何人，如"谁都听得懂"，"你拿他怎么办？"等。格言、谚语也常用泛指人称句，如"欲速则不达"、"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

句子还可以按结构中心是否单一而分为简单句和复合句。简单句只有一个结构中心，如"他在学习"，"起风了"等。复合句则具有两个以上的结构中心，如"哥哥学习，弟弟玩耍"，"他一来，我就走"等。复合句的各结构中心及其次要成分组成分句，各分

句作为复合句的组成部分相互间可以有不同的句法关系。分句互不从属而处于平等关系的复合句叫作并列复句，它们的句法关系与并列词组相类似。并列复句的各分句可以仅用语调，也可以兼用并列连词(如“并且”、“同时”、“但是”、“要不”、“或者……或者”、“不是……就是”等)相连接，前者如“山高，林密，沟深”，后者如“雨停了，同时风也止了”。分句间有依赖关系的复合句叫从属复句；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分句叫主句，处于从属地位的小句叫从句。主句和从句的句法结构关系与各主从词组相类似。主句和从句可以仅用语调相连，也可以兼用从属连词(如“为了”、“因为”、“所以”、“如果”、“尽管”等)或联系用语相连。例如，“学到老，学不了”这个复句就是靠语调把主句和从句连接起来的。连词是辅助词，仅仅表示句法联系，而不充当句子成分.如“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必须发展科学技术”中的“为了”。联系用语既表示句法联系，又充当从句中的成分，因而是实词；在多数语言中往往是具有疑问代词和疑问副词形式的关系代词和关系副词，如“哪儿跌倒，就在哪儿爬起”中的“哪儿”。在句法结构关系上，从句往往相当于主句的一个成分，可以据此把从句进一步划分为定语从句、谓语从句、宾语从句、状语从句，等等；而状语从句又可以按时间、地点、目的、原因、结果、条件、让步等意义再加以划分。

(三)句子作为交际中具体的表述单位属于言语，它的数量是无限的。但作为语言中的句法单位，句子的结构模式则为数不多。句法学真正的研究对象是句子的结构模式，而不是一个个具体的句子。

句子的结构模式指的是一种抽象的句子模型，它由造句所必需的最小数量的成素构成，又称句型。句子的结构模式或句型是抽象的，是没有具体词汇单位填充在内的。在交际中，人们根据传递信息的需要选用适当的句型，把词汇单位填充进去，造出各种具体的句子。例如汉语动词谓语句的五种基本句型：

(1)不及物动词句 $S+V$，如"爸爸走了。"

(2)及物动词句 $S+V+O$，如"他学过英语。"

(3)双宾语句 $S+V+O_1+O_2$，如"学生问老师问题。"

(4)连动句 $S+V_1+(O_1)+V_2+(O_2)$，如"社员们下地割麦子。"

(5)兼语句 $S_1+V_1+O\sim S_2+V_2$，如"老王叫你们去。"

操汉语的人按照这些句型，可以造出许许多多的句子来。

句子的结构模式或句型的概念，是由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提出来的。这一概念不仅符合使语言学研究对象形式化和模式化的趋势，而且符合各个领域(如语言教学、机器翻译等)实际应用的需要，因而日益受到语言学家的重视，对句子结构模式的研究也不断深入。例如，我国1980年出版的《现代汉语八百词》除名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是"字句等外，列出了动词谓语句的十三种类型，每种类型还包括了带有附加成分的各种变式。苏联科学院1980年出版的《俄语语法》列出了六十八个俄语简单句的结构模式。

近些年来，随着语义研究的开展，语言学家也尝试着对句子的语义结构进行描写，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句子的语义结构指句子的一种抽象的语言意义，它是一种由句子结构成分的语法意义与词汇意义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语义要素之间的关系。举例来说，汉语中"爸爸走了"和"爸爸高兴了"两个句子的结构模式 $(S+V)$ 是相同的，它们都表示"主体与它的述谓特征——动作或过程、状态之间的关系"这一共同的语法意义。但由于动词的词汇意义不同，前一句表示"主体与它的具体动作之间的关系"，后一句表示"主体与它的情感状态之间的关系"。与句子结构模式的语法意义相比，语义结构所表示的语言意义要具体一些，但它并不是句子中各个词的词汇意义的总和，而是从同类句子的结构中抽象出来的，所以句子的语义结构也是一种抽象的语言意义。

构成句子语义结构的语义要素叫作语义结构范畴。在各种语

言中，句子语义结构的最低限度的语义结构范畴有三类，它们是述谓特征范畴、主体范畴和客体范畴。

第一，述谓特征范畴即动作、过程或状态特征的范畴，它是通过是否与主体发生关系来体现的。与主体发生关系的叫有主体特征，如"爸爸走了"，"请进来"等；不与主体发生关系的叫无主体特征，如"下雨了"，"失火了"等。述谓特征范畴还可以按动作、过程或状态加以区分。例如在英语研究中，有的语言学家根据述谓特征范畴的不同把句子分为三类：（1）表示动作的，如 She sang a song（她唱了一首歌），Bill broke the dish（比尔打破了碟子）；（2）表示过程的，如 The wood dries（木柴发干），He laughed（他笑了）；（3）表示状态的，如 The wood is dry（木柴是干的），The tiger is dead（这只老虎是死的）。

第二，主体范畴即动作发出者或过程、状态体现者的范畴。在上面举出的（1）类句子中，she、Bill 是发出动作的主体；在（2）类句子中，the wood、he 是体现过程的主体；在（3）类句子中，the wood、the tiger是体现状态的主体。根据与动作的关系，还可以分出施事主体和受事主体，试比较：Bill broke the dish—The dish was broken (by Bill)。汉语中还有一类表示存在地点或时间的主体，如"门外是一个池塘"，"古代有一个国王"。

第三，客体范畴即动作承受者的范畴。客体的意义也是各种各样的。例如汉语中动词"吃"的客体可以是：（1）受事客体，如"吃饭"、"吃鱼"、"吃药"；（2）非受事客体，如"吃食堂"（场所）、"吃大碗"（工具）、"吃劳保"（凭借）；（3）数量客体，如"（他一天）吃三顿"。客体还可以分出直接承受的客体和间接承受的客体，如"学生问老师问题"中的"问题"和"老师"。

除上面所说的外，还有一些表示限定、疏状或补充意义的语义要素，如"我们歌唱伟大的祖国"，"哥哥三年前参加了工作"，"他们玩得很痛快"等。这些语义要素是句子基本语义结构的扩展，可以叫作非最低限度的范畴。

（四）句子成分分析是传统语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一种分析句子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在于找出句子的中心成分，首先是主语和谓语，然后再找出附加成分：宾语、定语，状语、补语。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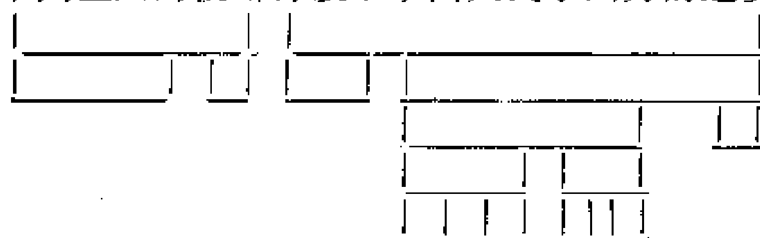
开学前同学们把整个校园布置得焕然一新

状语　主语　定语 宾语 谓语　补语

句子成分分析法有提纲挈领的好处，不仅对语言教学有用，对于科学地理解一种语言也是不可少的。但是这种分析也有它的局限性，主要是不能反映句子的层次；而所有自然语言的语法构造都是有层次的，层次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之一。为了消除这一弱点，有些学者就采用层次分析法来分析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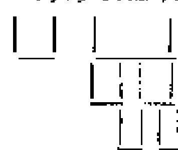
层次分析法是以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提出的“直接成分”的概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关于直接成分，我们在附录四中还要讲到）。这种分析方法根据二分的原则，通常把一个言语片段切分为二，再用同样的方法把切分出来的较小的言语片段切分为二，直到不能再加切分为止。例如：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民学西方的迷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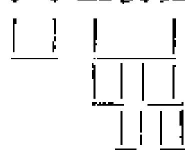


层次分析法能表示句子组织的层次关系，对语言教学也有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分析方法对层次相同而结构性质不同的言语片段有时不能加以区分，例如：

一朵大红花



小李上夜班



对有些歧义（多义）的句子，如“鸡不吃了”（可以是“鸡不吃[食]

了"，也可以是"[我]不吃鸡了"），也不能加以区分。

有些学者还在句法研究中引进了实义切分法。实义切分的概念是由捷克语言学家马特西乌斯首先提出来的。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都是对句子的结构要素进行的切分，实义切分则是根据交际任务对句子的语义内容所进行的切分。实义切分把句子分为主位和述位两个部分。主位是句子表述的出发点，述位是句子表述的内容和核心。从句子传递的信息来讲，主位一般是已知信息，是说话双方已经知道的或者根据语境能事先确定的；述位则是说话者所提供的新信息。例如，对"妹妹把自行车骑走了"这件事，如果说话者要告诉对方妹妹怎么样，他就说"妹妹//骑走了自行车"，"妹妹"为主位，"骑走了自行车"为述位；如果他要告诉对方自行车怎么样，就说"自行车//妹妹骑走了，""自行车"为主位，"妹妹骑走了"为述位；如果要告诉对方妹妹把自行车怎么样，则说"妹妹把自行车//骑走了，""妹妹把自行车"为主位，"骑走了"为述位。说话者要强调句子的哪一部分语义内容，这是由当时的交际任务决定的。

实义切分可以通过词序来表示，如在上面举出的例子中，或是把"自行车"提到句首，或是通过"把"字把"自行车"提到谓语前面。除词序外，语调也是表示语义切分的手段。语调造成主位后有停顿的印象（有时候可能实际上存在停顿），语调中心一般落在述位上。

实义切分的结果与成分分析不尽一致。试观察下列俄、英两句例句：

（1）Пошла в школу//дочка.（上学去的是女儿。）

（2）(He gave part of the money to his mother.) The rest//he spent on books.（[他把一部分钱给了母亲。]余下的他都花在买书上了。）

按成分分析，句（1）中的 пошла в школу 是谓语部分，在实义切分中则为主位；句（2）中的 the rest 按成分分析是宾语，在实

义切分中则为主位。实义切分的结果与层次分析也不尽一致，而且层次分析要一层层地进行切分，实义切分只要分出主位和述位就行了。实义切分有助于语言材料的组织，使说话更有条理，更合乎逻辑。当然，实义切分也有助于正确地理解话语。

实义切分是一个新的课题。在理论和实践中，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五）近些年来，语言学家开始重视对连贯性话语的研究。他们看到，句子虽是最小的交际单位，但有时单个的、孤立的句子却不能起充分的交际作用，因而也要对大于句子的单位——超句统一体进行研究。超句统一体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句子，通过一定的词汇或语法手段组成的语义-语法整体。超句统一体中的语义联系一般表现为启句、展句和合句。试观察下面的例句：

（1）“①你看，你看，这不是又一批新斫的毛竹滑下山来了吗？②这些青翠的竹子，沿着细长的滑道，穿云钻雾，呼啸而来。③它们滑下溪水，转入大河，流进赣江，挤上火车，走上迢迢的征途。”

（2）① Last week I went to the theatre. ② I got a very good seat. ③ I didn't enjoy the play, though.（上星期我去剧院观剧。我得到一个很好的座位。然而我并不欣赏那出戏。）

（3）① Данилов не умел танцевать. ② Он стоял, прижавшись к стене, и следил, как носится по залу розовая карточка... ③ Тревожная тоска охватила его.（丹尼洛夫不会跳舞。他倚墙站着，注视着那玫瑰色的短上衣在大厅里转来转去……一阵忐忑不安的忧虑攫住了他。）

在这三个超句统一体中，①是启句，②是展句，③是合句，表现出这些句子的语义内容是密切联系的。这些超句统一体在结构上也有联系，例（1）是通过名词“毛竹”和“竹子”以及代词“它们”来表示的，例（2）是通过代词 I 的重复和连词性副词 though

来表示的，例（3）是通过 Данилов（名词）、он（代词）和 его（代词）来表示的。

语言学家也采用实义切分的方法来分析超句统一体。因为在话语中，从已知信息到新信息总是一层一层展开的。例如，“①今年四月，我到广东从化温泉小住了几天。②那里四围是山，环抱着一潭春水，那又浓又翠的景色，简直是一幅青绿山水画。”在句①中，“今年四月”是已知信息，标为 a；后面的部分是新信息，标为 b。在句②中，“那里（从化温泉）”是已知信息，承接上句，标为 b；后面的部分又是新信息，标为 c。这个超句统一体中主位和述位展开的方式是 a→b→c。当然，话语中句子间联系的方式远非如此简单。

正因为这样，有些语言学家认为，句法学研究的对象应该包括词组、句子和超句统一体。但是，总的说来，对超句统一体的研究目前处于探索阶段，不少语法著作还回避这个问题。至于大于超句统一体的单位，如句群、段落、篇章等，则属于新兴学科如话语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的研究范围。

第七章　世界的语言及其分类

第一节　世界的语言

人类的自然语言数量很多，情况也十分复杂。由于对许多语言，特别是对南美、非洲、新几内亚、澳大利亚的许多语言，还没有进行过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加上难以在这些语言和方言之间划分出一道明确的界限，因此无法确切地说出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语言。据有些语言学家提供的数字，世界的语言，包括已经消亡的语言在内，约为二千五百种到五千种。一般认为，现在使用的语言，在三千种到四千种之间；其中有百分之七十的语言没有文字。

各种语言使用的人数悬殊极大。汉语使用的人数达九亿四千万，占全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强。有的语言，如我国境内的赫哲语，使用人数约八百人，有的语言则更少，如苏联境内的沃德语仅五十人左右。使用人数超过五千万的有十七种语言，按使用人数多少为序是：（1）汉语（九亿四千万，约数，下同）；（2）英语（三亿五千万）；（3）俄语（二亿四千万）；（4）西班牙语（二亿一千万）；（5）印地语（一亿八千万）；（6）印度尼西亚语（一亿三千万）；（7）阿拉伯语（一亿二千七百万）；（8）孟加拉语（一亿二千五百万）；（9）日语（一亿一千六百万）；（10）葡萄牙语（一亿一千五百万）；（11）德语（一亿）；（12）法语（九千万）；（13）意大利语（六千五百万）；（14）旁遮普语（六千万）；（15）朝鲜语（五千六百万）；（16）泰卢固语（五千二百万）；（17）越南语（五千万）。

各种语言在地域上的分布是不平衡的。有些地区和国家使用语言的情况比较单一，如德国和奥地利的居民几乎全部讲德语；

在波兰，全国通用波兰语；在日本，除约五十万人操朝鲜语外，其他人都使用日语进行交际。有些地区和国家使用语言的情况非常纷繁，如美洲印第安语约有一千种以上，非洲的语言也接近一千种，单单新几内亚一个岛屿上就有七百来种语言。印度有一百五十多种语言，苏联有一百三十种语言，坦桑尼亚有将近一百二十种语言，我国有五十多种语言。目前世界上使用地区和国家最广泛的是英语，其次是法语，再次是西班牙语。

各种语言在社会功能方面也是有差别的。联合国1945年成立时，就确定英语、法语、俄语、汉语、西班牙语五种语言为该组织的正式语言，后又确定英、法、西、俄、汉和阿拉伯语等六种语言为它的工作语言。多数国家都有它法定的国语或官方语言。有些国家规定使用不止一种官方语言，如比利时有佛莱芒语和法语两种官方语言，南斯拉夫有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和马其顿语三种官方语言。瑞士有四种官方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拉托罗曼语。新加坡也有四种官方语言：马来语、泰米尔语、汉语和英语。有的国家除全国性的国语或官方语言外，还有地区性的官方语言，如印度规定印地语为国语，乌尔都语为穆斯林用的官方语言，英语为正式联系语言，同时还规定孟加拉语为西孟加拉邦的邦官方语言，马拉蒂语为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邦官方语言，古吉拉特语为古吉拉特邦的邦官方语言，泰卢固语为安得拉邦的邦官方语言，泰米尔语为泰米尔纳德邦的邦官方语言，等等。

双语现象即一个民族、语言社团（或其中一部分人）使用两种语言的现象，在现代世界上相当普遍，现在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居民能操两种语言。这种现象在瑞士、加拿大、比利时、英国、法国和美国都相当普遍。事实上，在多民族的国家里，都有可能产生双语现象。例如在我国，有不少民族既能操本族语，也能操汉语。印度有不少民族能同时使用本族语和印地语，在苏联有不少民族能同时使用本族语和俄语。还有一种多语现象，据观察，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有些以法语为母语的人，会根据不同对

象、不同场合，有时说法语，有时说荷兰语，有时说佛莱芒语；甚至对同一个人，当有旁人在场时说一种语言，无人在场时又说另一种语言。这种一个人能说多种语言的现象，在欧洲的其他国家，如瑞士和挪威等国家也同样存在。

有许多过去存在过的语言现在已经消亡了。与活的语言相对，这些语言叫死的语言。如我国的鲜卑语、契丹语和女真语，是在同汉语融合的过程中消亡的；哥特语、腓尼基语、奥斯克语、赫梯语、巴拉语等，是随着国家和民族的灭亡而消亡的。有一些语言，如古典拉丁语、古典阿拉伯语和梵语，虽然没有完全消亡，但使用的范围已经非常狭窄，分别成为天主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宗教语言（拉丁语还在医学界使用），已经没有一个母亲用这些语言教自己的孩子说话了。语言消亡的现象目前还在大量出现。据观察，有二百五十种澳大利亚语言、一百七十种北美印第安语正处在消亡的过程中。也有一种罕见的语言"复生"的现象。希伯来语就是一个例子。希伯来语的书面语是犹太人的宗教语言，它的口语大约在公元前二百五十年消失，为阿拉米语所取代。到了十九世纪，由于埃利泽·本·耶胡达的努力（通过引进数千个现代词语的办法使这一语言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希伯来语终于作为一种现代语言获得"复生"，成为以色列的主要语言。现在有三百二十万人使用希伯来语。

与自然语言相对的是人工语言。从十七世纪开始，人们曾经陆续创制了二十多种人工语言，但只有一种得到国际上某种程度的公认，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辅助语。这就是波兰医生柴门霍夫于1887年创制的世界语（Esperanto)。九十多年来，世界语传播到世界各地，许多国家都成立了世界语协会，出版了不少书籍和刊物。近几十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理语言学的发展，人们还成功地设计出一些供电脑使用的人造语言，如 FORTRAN（公式翻译语言，指用以编写科技及代数计算程序的一种电脑语言)、ALGOL（算法语言，指采用代数符号的一种电脑语言）、BASIC

（初学者的通用符号指令代码，指在编制程序时应用一般英文术语的一种电脑语言）、COBOL（通用事务语言，指商业及数据处理广泛采用的一种电脑语言）等。

总之，由于社会政治、文化历史、经济、地理、人口以及语言本身各种因素的作用，世界语言的图景是错综复杂的。

第二节 语言的谱系分类

为了便于研究语言间的各种关系，语言学家常常对语言进行分类。历史较长、影响较大的有两种分类的方法，一种是谱系分类，另一种是类型分类。六十年代以来，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分类方法——语言的功能分类。这一节讲语言的谱系分类。

谱系分类以来源的共同性为依据对语言加以分类。它是在发生学的基础上建立的，所以也叫作发生学的分类。这种分类把具有共同来源的亲属语言归为同一个语系，比较主要的语系有：汉藏语系、印欧语系、闪-含语系、阿尔泰语系、高加索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澳斯特罗-亚细亚语系、达罗毗荼语系、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尼罗-撒哈拉语系，等等。在一个语系内部，又按关系的疏远和亲密程度分成不同语族和语支。例如，汉藏语系可分成汉语族、藏缅语族、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藏缅语族又可分成藏语支、缅语支、景颇语支和彝语支。又如，印欧语系可分成日耳曼、罗曼、凯尔特、斯拉夫、印度-伊朗等语族；日耳曼语族又可分成西、北两个语支，罗曼语族又可分成东、西两个语支，斯拉夫语族又可分成东、西、南三个语支，等等。这样，每种具体语言"谱系"上就有了归属，比如，我们可以说，汉语属汉藏语系汉语族，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英语和德语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西日耳曼语支，法语和西班牙语属印欧语系罗曼语族西罗曼语支，俄语属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东斯拉夫语支，等等。

亲属语言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经历复杂的过程形成的，但

它们有共同的来源。作为各个亲属语言的共同来源的那种语言称为基础语。举例来说，作为印欧诸语言基础语的，大约是在公元前三千年在欧洲东部某地发展起来的原始印欧语，大约到了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原始印欧语开始分裂，逐步发展成为现在属于印欧语系的各个语言；而作为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等罗曼诸语言的基础语，则是在大约二千年前散布在西欧地区上的民间拉丁语。基础语经过分化产生了各个亲属语言之后，它本身就消失了。因此，有的基础语是为流传下来的、用这些语言写成的文献所证实了的，有的基础语则只是学者们通过语言材料的研究所作的科学推测。

确定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对语言进行谱系分类，要运用专门的研究方法。在语言学中，用来研究语言或方言的亲属关系，重建它们过去的历史，揭示它们从基础语时期到以后各个时期发展规律的一套研究方法，叫历史比较法。

亲属语言既然是由同一个基础语分化而来的，来源的共同性就决定了语言材料的共同性，也就是说，亲属语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都有相同、相似或相近的地方。历史比较法就是通过比较这些共同的材料来确定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的。

历史比较法要求比较语言中的哪些材料呢？有时候，毫无亲属关系的语言中也可能出现某些相同或相似的材料。其中有一些完全是偶然的巧合，如汉语的“宝贝”和法语 poupée（玩偶），汉语的“八哥”和罗马尼亚语的 papagol（鹦鹉）；有一些则是借词，如汉语的“茶”与英语的 tea 和俄语的 чай，汉语的“丝绸”与英语的 silk 和俄语的 шёлк。这些相同或相似之处与语言的亲属关系毫不相干，因此，这些材料不是比较的对象。

应该比较的是语言中那些可能有共同来源的材料，即是那些在基础语里有过的，在各个亲属语言中保留下来而又有了不同变化的材料。首先是那些最古老的表示基本概念的词，如基本数词、人称代词、表示亲属称呼和人体器官的名词，等等。例如：

	梵　语	希腊语	拉丁语	法　语	德　语	英　语	俄　语
母亲	mātár	mḗtēr	māter	mère	Mutter	mother	мать
姐妹	svásar	—	soror	sœur	Schwester	sister	сестра
女儿	duhitár	thygatēr	—	—	Tochter	daughter	дочь
二	duvé	dyo	duae	deux	zwei	two	два
你	tuvam	ty	tū	tu	du	thou	ты
鼻子	nasa	—	nārēs	nez	Nase	nose	нос
狼	vrkah	lykos	lupus	loup	Wolf	wolf	волк

除了词汇之外还有语法材料，如印欧诸语言中动词"携带"（在古斯拉夫语和俄语中是"取"）的现在时变位形式如下：

	梵　语	希腊语	拉丁语	古斯拉夫语	俄　语
单数第一人称	bhárami	phérō	ferō	берѫ	беру
单数第二人称	bharasi	phéreis	fers	берешн	берешь
单数第三人称	bhárati	phérei	fert	береть	берет
复数第一人称	bhárâmas	phéromen	ferimus	беремъ	берем
复数第二人称	bháratha	phérete	fertis	берете	берете
复数第三人称	bháranti	phérūse	ferunt	берѫтъ	берут

从词汇和语法材料的比较中，可以找出亲属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例如，从上面表格拉丁语复数第三人称形式 ferunt 与斯拉夫语族俄语 берут 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词根 fer 与бер对应，词尾 -unt 与 -ут 对应。由此我们可以假定在一定条件下，拉丁语的 f 与斯拉夫语的 б 相对应，拉丁语的元音和鼻响音 n 的音组与斯拉夫语的 y 相对应。这种语音对应可以从另一些相对应的词中得到证实。例如，拉丁语中的 frater（兄弟），在斯拉夫语族的俄语中是 брат；拉丁语中的 pons（桥），在斯拉夫语族的

俄语中是 путь（道路）；拉丁语中的 angulus（角），在斯拉夫语族的俄语中是 угол。通过大量语言材料细致的比较，就可以确定拉丁语中的 f 在什么情况下与斯拉夫语的 б 相对应，元音和鼻响音 n 的音组在什么情况下与 у 相对应。这样就得出了拉丁语与斯拉夫语族的俄语之间的一定语音对应规律。

借助历史比较法还可以探索那些对应材料所共有的，但没有被文字记录下来的基础语中的成分。这项工作叫作重建或构拟。经过重建或构拟所得到的对应事实的共同来源叫作古型。比如说，根据俄语 город（城市）、波兰语 grod、保加利亚语 град 等重建（构拟）出来的共同斯拉夫语的古型是*gord；根据俄语голова（头）、波兰语 glowa、保加利亚语 глава 等重建（构拟）出来的共同斯拉夫语的古型是* golva。

由于对许多语言的描写和对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都进行到很不够，语言学家们在语言的谱系分类问题上还有不少争论。比如说，对语系的划分，一般把世界的语言分成三四十个语系，有的语言学家却认为至少可分出一百个语系。也有人主张语系可以归并，如有的语言学家提出划分欧亚大语系的假设，认为这个大语系可以包括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乌拉尔语系、达罗毗荼语系、高加索语系南部语族（卡尔特魏耳语族）和闪-含语系等六个语系。在各个语系中，对印欧语系的研究工作做得比较深入，对它的划分意见也比较一致；而对其他语系、语族和语支的划分，在看法上几乎都有分歧。如有的语言学家提出，台语族（即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不属于汉藏语系。至于对美洲印第安诸语言、非洲诸语言和澳大利亚诸语言的语系划分，看法上的分歧也就更多了。有些语言的亲属关系至今尚未确定，如日语、朝鲜语、越南语、巴斯克语等。由此可见，语言谱系分类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本书把世界主要语言（包括使用人数、分布地区和它们的功能）按照谱系分类编排，作为附录附在后面。

第三节　语言的类型分类

类型分类以语言结构的共同性为依据对语言加以分类。过去的类型分类主要是在形态学的基础上建立的，所以也叫作形态学的分类。语言学家对语言的类型分类曾经提出过不少方案，比较流行的方案，是把语言分为词根语、粘着语、屈折语和多式综合语四种基本类型，同时又把屈折语分为综合语和分析语。

词根语又称孤立语，它的主要特点是这些语言的词没有构形词缀，因此也就没有形态变化。词根语中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词在句中的作用，是通过词序和辅助词等手段来表示的。一般把古汉语、缅甸语、越南语、壮语、苗语等语言归入词根语。

粘着语和屈折语的词都有构形词缀。但在这两类语言中，语素的性质和语素间的相互关系是不同的：

（一）粘着语没有内部屈折，它的词根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发生变化。例如土耳其语的 sev-erek-dir（他将爱）——sev-miš-dir（他爱过）中，sev- 是动词词根，表示词汇意义“爱”，词缀 -dir 表示第三人称，-erek- 表示将来时，miš 表示过去时，这些语素一般不变化。屈折语有内部屈折，也即词根中元音和辅音的交替。例如英语中的 tooth（牙齿，单数）——teeth（牙齿，复数）；lend（借给，不定式）——lent（借给，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德语中的 Bruder（兄弟，单数）——Brüder（兄弟，复数）；俄语中的 избегать（避免，未完成体）——избежать（避免，完成体）。

（二）在粘着语中，一个词缀只表示一种语法意义，每种语法意义也总是由一个词缀来表示。例如斯瓦希里语的动词形式 wa-ta-si-po-ku-ja（假如他们不来）中，ja 是词根，表示词汇意义“来”，其他几个前缀分别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wa- 表示第三人称复数（只用于施事是人物的场合），-ta- 表示将来时，-si- 表示否定　-po- 表示假定，-ku- 表示这个词是动词。在屈折语中，

一个词缀可以同时表示几种语法意义，例如英语动词 reads（读）中的 -s，可以表示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等语法意义；俄语名词 работа（工作）中的 -a，可以表示阴性、单数、第一格等语法意义。不仅如此，同一语法意义可以用不同的词缀来表示，如英语名词 desks（书桌，复数）中的 -s 和 oxen（公牛，复数）中的 -en；俄语名词 книги（书，复数）中的 -и、студенты（大学生，复数）中的 -ы 和 дела（事，复数）中的 -a。

（三）粘着语中语素结合得不紧密，词根和词缀都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比较容易区分开来。如前面举出的土耳其语和斯瓦希里语的例子。屈折语中语素结合得很紧密，词根和词缀的独立性不强，比如说，有些词根如果脱离词尾，就不能独立应用，象俄语中的 окн-о（窗子）、земл-я（土地）；ид-ешь（走，现在时第二人称单数）、полож-у（放，将来时第一人称单数）等。

属于粘着语的有阿尔泰诸语言、乌拉尔诸语言、班图诸语言以及日语、朝鲜语等；属于屈折语的有印欧诸语言、闪含诸语言等。语言学家在屈折语的内部区分综合语和分析语。前者的主要特点在于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靠词本身的形态变化来表示，后者的主要特点则在于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不是通过词本身的形态变化，而是通过词序和辅助词等手段来表示。印欧诸语言经历了长期复杂的历史演变，在类型上有了分化，如日耳曼语族中的德语、斯拉夫语族中的俄语、印度-伊朗语族中的印地语、波罗的语族中的立陶宛语等仍保持为综合语，而日耳曼语族中的英语和丹麦语、斯拉夫语族中的保加利亚语、罗曼语族中的法语和意大利语等已成为分析语。有些语言学家把综合语和分析语划分的范围扩大了，如把汉语也列入分析语。这样，这种划分就不仅限于屈折语了。

多式综合语的主要特点是动词谓语包含有各种复杂的成分（如宾语、状语等），这些复杂的词的形式往往相当于其他语言的句子。例如美洲阿尔贡金语的 akuo-pi-n-am（他从水中拿起它），

包含词根 akuo-（拿），附加成分 -(c)pi-（水）、-(c)n-（用手）和 -am（它）；苏联楚克奇语的 т-ы-каа-нмы-ркын（我杀鹿）中，包含词根 нмы（杀），附加成分 -ркын（现在时）、т-（第一人称单数）和 -каа（鹿），以及连接语素的元音 -ы-。

语言的类型分类中还有不少问题没有解决。首先，这种分类只能概括部分语言，而不能概括世界上所有各种各样的语言；其次，各种类型找不到纯粹的典型，而只能找到近似的典型，因为每种语言差不多可以说都是"跨类型"的。因此，语言的类型分类只是根据结构的主要特点对语言进行大致的分类而已。

现代类型学认为，对语言的类型分析，不仅涉及词法范围，而且应该考虑到语音、句法以及词汇、语义等方面。比如说，在语音方面，从音位数量着眼，可以把世界的语言分为三大类：第一类，音位数量最少(20个音位以下)的语言，如澳大利亚的阿龙塔语和某些波利尼西亚语；第二类，音位数量最多(超过50个，最高达75个音位)的语言，如某些高加索语言和许多印第安语言；第三类，音位数量中等(在20个到45—50个音位之间)的语言，大多数语言属于这一类。从音位性质着眼，可以把世界的语言分为两大类：元音型语言，其中元音音位占该语言音位总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如法语(共36个音位，元音音位16个，占百分之四十四)、英语(共44个音位，元音音位20个，占百分之三十九)、德语(共40个音位，元音音位17个，占百分之三十八)等；辅音型语言，其中辅音音位超过音位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如俄语(共41个音位，元音音位6个，辅音音位35个，占百分之八十五)以及波兰语、阿拉伯语等。从音节性质着眼，也可以把世界的语言分为两大类：开音节占优势的语言，如古俄语、日语等；闭音节占优势的语言，如英语、德语等。

在句法方面，有的语言学家根据主要成分在句中的排列次序把语言分成：(1) SVO（主——谓——宾)型语言，如英语、罗曼诸语言、班图诸语言；(2) SOV（主——宾——谓)型语言，

如日语、突厥诸语言；（3）VSO（谓——主——宾）型语言，如阿拉伯语、凯尔特诸语言。试比较：

（1）英语：　The student is writing a letter
　　　　　　（这　学生　　正在写　一封信）

（2）日语：　この学生は手紙を書いている
　　　　　　（这　学生　　信　　正在写）

（3）阿拉伯语：Yaktubu al- talib maktüban
　　　　　　（正在写　这 学生　　信）

在词汇、语义方面，有的语言学家认为可以把语言分为两大类型：理据型语言和非理据型语言。前者广泛运用合成词，许多词的意义往往可以从其组成部分推断出来，如德语、汉语；后者相对而言其合成词的比例要小得多，许多词的意义往往不能从其组成部分推断出来，如法语。

现代类型学把语言普遍现象的研究放到了重要的地位，语言学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种普遍现象。下面就语言结构本身举出一些普遍现象作为例子。在语音方面，有的语言学家认为，世界上许多语言都具有下列三角体系的元音：

a

o　　e

u　　　　i

世界上许多语言都有后舌音、前舌音和唇音等辅音。语调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在极不相同的语言里，许多激发感情的语调往往表达相同的意义。音位的组合特征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没有"辅音＋元音"组合类型的语言几乎是不存在的，等等。在词法方面，有的语言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语言在动词词形变化中存在着下列依存关系：如果动词有人称和数的范畴，或者有性的范畴，那么它必然有时和式的范畴。如果在一种语言中，动词可跟在名词主语和名词宾语之后，在这种语言里总是有格的体系，等等。在句法方面，有的语言学家认为，在各种语言里都有双部句型，其中

一部分表示“主位”，为已知信息；另一部分表示“述位”，提供跟已知信息有关的新信息。许多语言都有由名词性词语和动词性词语(NP+VP)构成的句子。各种语言的名词性词语和动词性词语，至少有两种发生关系的方式：自动和他动，等等。在语义方面能否找出普遍现象，语言学家们的看法还不一致。

普遍现象反映语言结构的一般特征，对它的研究已成为语言学中的一个专门课题。

第四节　语言的功能分类

功能分类以交际功能上的特点为依据对语言加以分类。这种分类是在社会语言学的基础上建立的，所以也叫作社会语言学的分类。社会语言学家认为，描写语言状况和建立语言的功能分类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一任务的解决，有助于阐明国家语言政策的基础和性质，评价语言方针的前景，调整国家语言生活的趋势。语言的功能分类还缺乏统一的标准，目前的情况是语言学家们按照各自的着重点提出不同的分类方案。这里择要加以阐述。

语言状况指的是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内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总和及其功能分布。有的语言学家把现有的语言状况分为四类：(1)各种语言相互平等的语言状况。如在比利时，法语和佛莱芒语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在实际使用上也基本如此。在瑞士，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拉托罗曼语这四种语言，在法律上也是完全平等的，但在实际使用中，德语列在第一位，而拉托罗曼语只有十几万人使用，而且使用人数还有减少的趋势。(2)各种语言相互不平等的语言状况。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在多种语言中，一两种语言起主要作用，其他语言则为地区语言或地方语言，宗教语言或职业语言。如在印度，印地语是国语，英语是正式联系语言，这两种语言起主要作用，此外，各个邦又有邦官方语言作为地区语

言，邦内还有各种地方语言(非邦官方语言)，梵语则为上层种姓的宗教语言。(3)一种语言内各种变体(这里主要指地方方言)相互平等的语言状况。这种语言状况在当代已很少见，比较接近这一类的是索马里，其民族语言基本上是由地位平等的各种地方方言的总和构成的。(4)一种语言内各种变体相互不平等的的语言状况。这是十分常见的语言状况。通常是一个变体为标准语，居于主导地位，其他变体处于从属地位。

有的语言学家着重描写和分析一个国家内的语言状况。在一个国家内使用多种语言时，可以按使用人数的多少和使用情况的不同加以描写：(1)大语言 (Lmaj)，有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人作为母语使用的语言或使用人数超过一百万的语言；(2)小语言(L min)，有百分之五到二十五的人作为母语使用的语言或使用人数在百万人以下的语言；(3)特殊语言 (L spec)，如宗教语言、教学语言等。以西班牙为例。西班牙有两种大语言：西班牙语、加泰隆语；一种小语言：巴斯克语；两种特殊语言：拉丁语(宗教语言)、法语(教学语言)。其描写公式是 5L= 2Lmaj+1Lmin+2Lspec。

功能分类的标准不一，得出的结果也不相同。有的语言学家根据交际功能的不同性质(主要是交际功能的范围)把世界的语言分作以下层次：(1)民族语言，如汉语、藏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等，都是民族语言。(2)族际语言，指用于不同民族或语言社团之间的交际的语言，如汉语是汉民族语，回族、满族、畲族的通用语言，也是我国各民族间的族际语言。事实上，在多民族的国家里，一种起主要作用的语言往往也是族际语言，如苏联的俄语、印度的印地语等。(3)区域性语言，指某些区域内一定数量国家的通用语言。如阿拉伯语在近东，斯瓦希里语在中非，豪萨语在西非，马来语在东南亚，都起着区域性交际工具的作用。(4)世界性语言，指能够充当国际性交际工具的语言。不过在目前阶段，这还只是一种预测。世界性语言要具有下列条

件；第一，传播范围广，传播性能强；第二，能广泛地为人们所自觉接受；第三，能储存极为丰富的信息，特别是国际化科学情报的信息。人类语言的发展趋势将是一种相对集中的多元化体制，即为数不多的几种世界性语言并存。哪些语言有可能成为世界性的语言呢？据有些语言学家的观察，在地球上已知的语言中，只有十五到二十种具有成为世界性语言的潜在可能性。有人根据联合国确定的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认为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汉语有可能成为世界性语言，有人则倾向于认为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意大利语有可能成为世界性语言。

有的语言学家则根据一些能说明交际功能总趋势的特征对语言进行分类。按照其中的一种说法，这些特征有四种：（1）规范性，即看这种语言是否具有为大家所接受的规范；（2）独立性，即看操这种语言的人是否把它看作有别于其他语言；（3）历史性，即看这种语言是否具有历史继承性；（4）生命力，即看是否有人把这种语言作母语使用。把这些特征排成矩阵，就可以分出不同功能类型的语言：

特征				功能类型	语言例证
①	②	③	④		
+	+	+	+	标准语	英语标准语
+	+	+	—	古典语言	拉丁语
+	+	—	—	人造语言	世界语
—	+	+	+	区域性语言	口头阿拉伯语
—	—	+	+	方言	伦敦 Cockney 方言
—	—	—	+	克里奥耳语①	克里奥耳法语
—	—	—	—	皮钦语②	新美拉尼西亚语

对语言功能分类的研究正在深入进行中。

①②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指某些混合语，一般由一千多个来自英语、法语或葡萄牙语的词语，掺杂着其他语言的若干词语，再加上大大简化了的语音成分和语法成分构成。

附　　　录

一　常见基本元音辅音分类表及释例

分类	发音方法		发音部位	唇：双唇	唇：唇齿	前舌：前舌尖	前舌：翘舌（顶）	前舌：卷舌	中舌：前	中舌：后	后舌	小舌	咽壁	喉
辅音分类	塞音	爆破	纯	p　b		t　d					k　g			ʔ
辅音分类	塞音	爆破	鼻（响）	m		n			ȵ	ɲ	ŋ			
辅音分类	塞音	塞擦	单焦		pf	ʦ　ʣ			ʨ　ʥ					
辅音分类	塞音	塞擦	双焦			ʧ　ʤ		tʂ	(ʧ) (ʤ)		(ʧ tʂ)			
辅音分类	擦音	中缝	平缝	ɸ　β	f　v	θ ʃ　ð ʒ	š　ž	ʂ　ʐ	ɕ(ʃ)　(ʒ)	ç　j	x(ʃ š ʂ)　ɣ(ʒ ž ʐ)	χ　ʁ		h　ɦ
辅音分类	擦音	中缝	圆缝	ʍ		s　z					(ʍ)			
辅音分类	擦音	响	中缝	ɥ w			ɹ			j(ɥ)	(w)	ʁ		
辅音分类	擦音	响	边			l				ʎ				
辅音分类	颤音	响	颤				r					ʀ		
辅音分类	颤音	响	闪				ɾ					ʀ		
辅音分类	颤音	噪												
元音分类	高			(ɥɥ yu)		ɿ　ʮ		ʅ　ʯ	i　y	ɨ	u			
元音分类	偏高			(Y ʊ)					ɪ　Y		ʊ			
元音分类	半高			(ø o)					e　ø		ɤ　o			
元音分类	半低			(œ ɔ)					ɛ　œ	ə	ʌ　ɔ			
元音分类	偏低								æ					
元音分类	低			(ɒ)					a	A	ɑ　ɒ			
元音分类	舌高程度／舌高部位			圆唇		前（舌尖）		后（舌尖）	前（舌面）	央（舌面）	后（舌面）			

说明：1.同一格内左边的音符表示清辅音或展唇元音，右边的音符表示浊(响)辅音或圆唇元音(圆唇元音栏不含这些区别)。
2.括弧内的音符表示双焦音的第二发音部位。　　3.噪颤音和咽壁音不常见，故未列音符。

常见基本元音释例

[ɿ] 舌尖前展唇元音。主要见于汉语的舌尖辅音以后，如“资、雌、思” zi、ci、si [tsɿ、tsʻɿ、sɿ]；日语假名す [sɿ]、つ [tsɿ]、ず、づ [dzɿ] 中的元音也接近于 [ɿ]。[ʮ] 是 [ɿ] 的相对圆唇元音，主要见于汉语的方言。

[ʅ] 舌尖后展唇元音。主要见于汉语普通话的卷舌辅音以后，如“知、吃、诗、日” zhi、chi、shi、ri [tʂʅ、tʂʻʅ、ʂʅ ʐʅ]。[ʯ] 是 [ʅ] 的相对圆唇元音，主要见于汉语的方言。

[i] 舌面前高展唇元音。各语言中都有，如汉语“衣” yi[i]、俄语 и [i]（和）、法语 vie [vi]（生命）、日语い [i] 段假名所含的元音。英语和德语的这个音素主要是长元音 [i:]，如英语 eat [i:t]（吃）、德语 Biene ['bi:nə]（蜜蜂）。

[y] 舌面前高圆唇元音，是 [i] 的相对圆唇元音。如汉语普通话的“迂” yu [y]、法语 vue [vy]（视觉）。德语中这个音素主要是长元音 [y:]，如 Düne ['dy:nə]（沙滩）。

[ɪ] 舌面前偏高展唇元音。主要是英语和德语中的“短 i”，如英语 it [ɪt]（它）、德语 Kind [kɪnt]（小孩）。

[ʏ] 舌面前偏高圆唇元音，是 [ɪ] 的相对圆唇元音。主要是德语的“短 y”，如 füllen ['fʏlən]（装满）。

[e] 舌面前半高展唇元音。如英语 pen [pen]（钢笔）、德语 Beet [be:t]（花坛）、法语 été [ete]（夏天）；其中法、德语的 [e] 舌位较高，英语的 [e] 舌位略低。汉语普通话二合元音 ei [ei] 也含这个元音，如“飞” fei [fei]。

[ø] 舌面前半高圆唇元音，是 [e] 的相对圆唇元音。主要见于德语和法语，如德语 Löwe ['lø:və]（狮子）、法语 deux [dø]（二）。汉语方言中也能见到这个元音。

[ɛ] 舌面前半低展唇元音。如德语 Bett [bɛt]（床）、法语 fait [fɛ]（行为）。俄语音位 [e] 的典型变体（前后没有腭化辅音并重读时）也是这个元音，如 это ['ɛtʌ]（这个）。日语え段假名所含的元音也是 [ɛ]。汉语普通话感叹词"唉" ê 的音素 [ɛ] 和二合元音 ie、üe [iɛ、yɛ] 中的主要元音都是这个元音，如"耶" ye [iɛ]、"约" yue [yɛ]。英语二合元音 [ɛə] 中的主要元音也是这个音素，如 air [ɛə]（空气）。

[œ] 舌面前半低圆唇元音，是 [ɛ] 的相对圆唇元音。主要见于德语和法语，如德语 Löffel ['lœfəl]（羹匙）、法语 seul [sœl]（单独的）。汉语方言中也能见到这个元音。

[æ] 舌面前偏低展唇元音。主要见于英语，如 man [mæn]（人）。汉语普通话韵母 ian、üan [ian、yan] 中的主要元音也发成这个音素，如"天" tian [tʻiæn]、"宣" xuan [ɕyæn]。

[a] 舌面前低展唇元音。法语的 [a] 是较典型的"前 a"，如 patte [pat]（爪子）。俄语非腭化辅音间重读的 a [a] 也接近于 [a]，如 там [tam]（那里）。日语あ段假名中的元音也是 [a]。汉语普通话韵母 ai、an [ai、an]（如"爱、安"）中的韵腹（主要元音）也是 [a]。

[u] 舌面后高圆唇元音。各语言都有，如汉语"乌" wu [u]、俄语 рука [ru'ka]（手）、法语 bouche [buʃ]（嘴）。英语和德语中这个元音主要是长元音，如英语 two [tu:]（二）、德语 Hut [hu:t]（帽子）。日语う段假名的元音基本上也是这个元音，但双唇圆撮不明显，接近于相对的展唇元音 [ɯ]。

[ʊ] 舌面后偏高圆唇元音。主要是英语和德语的"短 u"，如英语 book [bʊk]（书）、德语 Hund [hʊnt]（狗）。

[o] 舌面后半高圆唇元音。如汉语普通话"拨" bo [po]、德语（多是长音）Hof [ho:f]（庭园）、法语 beau [bo]（美丽的）。

[ɤ] 舌面后半高展唇元音，是 [o] 相对展唇元音。主要是汉语普通话单元音 e 的发音，如"鹅" e [ɤ]、"得" de [tɤ]、"歌"

ge [kɤ]、"遮" zhe [tʂɤ]。

[ɔ] 舌面后半低圆唇元音。如德语 Dock [dɔk]（船坞）、法语 pomme [pɔm]（苹果）。英语中有长短两个 [ɔ]，短 [ɔ] 的舌位略低于长 [ɔ:]，接近于 [ɒ]，如 law [lɔ:]（法律）和 dog [dɔg]（狗）。俄语重读的 o 中的基本成分也是 [ɔ]，如 тот [tᵘɔt]（那个）。日语お段假名中的元音也是 [ɔ]。汉语方言中也能见到这个元音。

[ʌ] 舌面后半低展唇元音，是 [ɔ] 的相对展唇元音。主要见于英语，如 study ['stʌdɪ]（学习）。汉语普通话音节 weng [uʌŋ] "翁"中的主要元音也是这个音素。俄语非重读 o、a 的读音之一，如 водá [vʌ'da]（水）、вáза ['vazʌ]（花瓶）。

[ɑ] 舌面后低展唇元音。如英语 car [kɑ:]（车）、法语 pâte [pɑ:t]（面团）。德语中有长短两个舌位略偏前的 [ɑ]，如 Staat [ʃtɑ:t]（国家）和 Stadt [ʃtɑt]（城市）。汉语普通话韵尾 -ng、-u [-ŋ、-u] 前的 a 也发成 [ɑ]，如"当、刀" dang、dao [tɑŋ、tɑu]。[ɒ] 是 [ɑ] 的相对圆唇元音，汉语方言中能见到。

[ɨ] 舌面央高展唇元音。主要见于俄语，如 мышь [miš]（老鼠）。

[ə] 舌面央半低展唇元音。发这个元音时唇、舌最接近于静止的状态，因此这个元音主要出现在非重读或轻声的弱化位置，如英语 again [ə'gein]（再）、俄语 хорошо [xərʌ'šɔ]（好）、德语 Löwe ['lφ:və]（狮子）、法语 celui [sə'lɥi]（这个）。汉语普通话轻声的"得、了" de、le [tə、lə] 等中的元音以及韵母 ou、en [əu、ən]（如"藕、恩"）的主要元音也都是 [ə]。此外，还有一个舌位略高于 [ə] 的音素，如英语的长 [ə:]（bird [bə:d] [鸟]）。汉语普通话韵母 uo 中的主要元音 o（如"我" wo [uə]）及"二、耳、尔" er 等卷舌元音的舌面也都接近这个较高的 [ə]。

[A] 舌面央低展唇元音。汉语普通话中 a 作为单音词或作为单元音与非舌面辅音组合时都发成 [A]，如"啊" a [A]、"八"

ba [pʌ]。

常见基本辅音释例

[ɸ] 双唇平缝清擦音。主要是日语假名ふ的辅音，如ふゆ[ɸuju]“冬天”。[β] 是 [ɸ] 的相对浊辅音，主要见于西班牙语，如 libro ['liβro] “书”。

[ʍ] 双唇后舌双焦圆缝清擦音。主要见于美国英语，如 which [ʍɪtʃ]（哪一个）。

[w] 双唇后舌双焦圆缝响擦音，是 [ʍ] 的相对响辅音。如英语 wait [weit]（等候）、法语 oiseau [wa'zo]（鸟）、日语假名わ [wa] 的辅音。汉语普通话中 u [u] 作声母时也接近于这个音素，如“威” wei [wei]。

[ɥ] 双唇中舌双焦圆缝响擦音。主要见于法语，如 muet [mɥɛ]（哑的）。汉语普通话中 ü [y] 作声母时也接近于这个音素，如“约” yue [ɥɛ]。

[p] 双唇爆破清塞音。一般语言中都有，如英语 paper ['peipə]（纸）、俄语 палка ['pałkʌ]（棍子）、德语 pille ['pɪlə]（药丸）、法语 poumon [pu'mɔ̃]（肺）。汉语普通话中包括 [p] 在内的清塞音都分为不送气和送气两种辅音，如“玻” bo [po] 和“坡” po [p'o]。日语“半浊音”ぱ行假名的辅音也是 [p]。

[b] 双唇爆破浊塞音，是 [p] 的相对浊辅音。如英语 big [big]（大的）、俄语 бал [bal]（舞会）、德语 Bahn [bɑːn]（道路）、法语 bas [bɑ]（低矮的）、日语浊音ば [ba] 行假名的辅音。

[m] 双唇爆破鼻响塞音。一般语言中都有，如汉语普通话“猫” mao [mau]、英语 man [mæn]（人）、俄语 мало ['malʌ]（少）、德语 Mühle ['myːlə]（磨坊）、法语 maison [mɛ'zɔ̃]（房屋）、日语ま [ma] 行假名的辅音。

[f] 唇齿清擦音。多数语言中都有，如汉语普通话“发” fa

[fa]、英语 far [fɑ:]（远）、俄语 фаза ['fazʌ]（阶段）、德语 Fahne ['fɑ:nə]（旗帜）、法语 facile [fa'sil]（容易的）。

[v] 唇齿浊擦音，是 [f] 的相对浊辅音。如英语 vast [vɑ:st]（巨大的）、俄语 ваза ['vazʌ]（花瓶）、德语 Wüste ['vy:stə]（沙漠）、法语 vide [vid]（空的）。

[p͜f] 唇齿清塞擦音。主要见于德语，如 Pfad [p͜fɑ:t]（小径）。

前舌尖辅音中的前舌背音跟舌尖音是有差别的，尽管不太显著。后面的解释中凡称为"前舌尖"音的，兼指前舌背音和舌尖音。究竟是哪一种，往往因具体语言而异。一般地讲，汉语普通话、英语、日语多为舌尖音，俄语、德语、法语多为前舌背音。

[θ] 舌尖平缝清擦音。如英语 thing [θiŋ]（东西）。

[ð] 舌尖平缝浊擦音，是 [θ] 的相对浊辅音。如英语 this [ðis]（这）。

[s] 前舌尖圆缝清擦音。多数语言中都有，如汉语普通话"四" si [sɿ]、英语 sing [siŋ]（唱）、俄语 сын [sin]（儿子）、德语 Kasten ['kɑstən]（箱子）、法语 savon [sa'võ]（肥皂）、日语さ[sa] 行假名(し除外)的辅音。

[z] 前舌尖圆缝浊擦音，是 [s] 的相对浊辅音。如英语 season ['si:zn̩]（季节）、俄语 зал [zal]（厅）、德语 Satz [zɑ͜ts]（句子）、法语 voisin [vwa'zɛ̃]（邻居）。

[ʃ] 前舌尖(中舌或后舌)双焦清擦音，英语、俄语的第二发音部位是舌中，德语、法语的第二发音部位是舌后。如英语 shop [ʃɔp]（商店）、俄语 щи [ʃ:i]（菜汤）、德语 schaffen ['ʃɑfən]（完成）、法语 chat [ʃa]（猫）。

[ʒ] 前舌尖(中舌或后舌)双焦浊擦音，是 [ʃ] 的相对浊辅音，在具体语言中的第二发音部位同 [ʃ]。如英语 measure ['meʒə]（度量）、德语(仅见于借词) Genie [ʒe·'ni:]（天才）、法语 jouet [ʒwɛ]（玩具）。

[l] 前舌尖边缝响擦音。多数语言中都有，如汉语普通话“辣” la [la]、英语 lateral ['lætərəɫ]（侧面的，边音）、俄语 лиловый [l'i'ɫɔvij]（淡紫色的）、德语 Luft [lʊft]（空气）、法语 lent [lɑ̃]（慢的）。日语ら [la] 行假名的辅音基本上也是这个音素。[ʎ] 是 [l] 的相对中舌边缝响擦音，见于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及法语方言。

[t] 前舌尖爆破清塞音。多数语言中都有，如汉语普通话“低” di [ti] 和“踢” ti [t'i]、英语 state [steit]（状态）、俄语 ты [tɨ]（你）、德语 Tat [tɑ:t]（行为）、法语 tante [tɑ̃:t]（姑母）、日语た [ta] 行假名（ち、つ除外）的辅音。

[d] 前舌尖爆破浊塞音，是 [t] 的相对浊辅音。如英语 deed [di:d]（行为）、俄语 дух [dux]（精神）、德语 Damm [dɑm]（堤坝）、法语 doute [dut]（疑惑）、日语浊音だ [da] 行假名（ぢ、づ除外）的辅音。

[n] 前舌尖爆破鼻响塞音。多数语言中都有，如汉语普通话“南” nan [nan]、英语 nine [nain]（九）、俄语 нос [nɔs]（鼻子）、德语 nun [nu:n]（现在）、法语 neuf [nœf]（新的）、日语な [na] 行假名的辅音。

[ts] 前舌尖清塞擦音。如汉语普通话“资” zi [tsɿ] 和“雌” ci [ts'ɿ]、俄语 цель [tsel']（目的）、德语 Zahn [tsɑ:n]（牙齿）、日语假名つ [tsɿ] 的辅音。

[dz] 前舌尖浊塞擦音，是 [ts] 的相对浊辅音。日语浊音ざ [dza] 行假名（じ除外）及假名づ [dzɿ] 中的辅音就是这个音素。

[tʃ] 前舌尖（中舌或后舌）双焦清塞擦音，在具体语言中的第二发音部位同 [ʃ]。如英语 child [tʃaild]（小孩）、俄语 час [tʃas]（钟点）、德语 klatschen ['klɑtʃən]（拍打）。

[dʒ] 前舌尖（中舌或后舌）双焦浊塞擦音，是 [tʃ] 的相对浊辅音。如英语（第二发音部位是中舌）edge [edʒ]（刀口）。

[š] 翘舌后舌双焦清擦音。主要见于俄语，如 шар [šar]

（球）。

[ž] 翘舌后舌双焦浊擦音，是 [š] 的相对浊辅音。主要见于俄语，如 жар [žar]（热）。

[ɹ] 翘舌响擦音。主要见于英语，如 run [ɹʌn]（跑）。

[r] 舌尖响颤音（因为用舌尖发的响颤音仅此一个，所以不妨按习惯叫做"舌尖响颤音"，而不叫"翘舌响颤音"）。如俄语 роза [ˈrɔzʌ]（玫瑰）。德语的规范读音要求把 r 发成舌尖响颤音，如 Rübe [ˈryːbə]（萝卜），尽管这种读音还不够普及。法语中把 r 发成舌尖响颤音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如 rond [rɔ̃]（圆的），但这不是规范的读音。[ɾ] 舌尖响闪音，是 [r] 的相对闪音，主要见于西班牙语。

[ʂ] 卷舌后舌双焦清擦音。主要见于汉语普通话，如"诗" shi [ʂʅ]。

[ʐ] 卷舌后舌双焦浊擦音，是 [ʂ] 的相对浊辅音。主要见于汉语普通话，如"日" ri [ʐʅ]。

[t͜ʂ] 卷舌后舌双焦清塞擦音。主要见于汉语普通话，如"知" zhi [t͜ʂʅ] 和"吃" chi [t͜ʂʻʅ]。

[ɕ] 中舌前清擦音。如汉语"希" xi [ɕi]、日语假名し [ɕi] 及其拗音しゃ、しゅ、しょ [ɕa、ɕu、ɕɔ] 的辅音。

[ɲ] 中舌前爆破鼻响塞音。主要是日语假名に [ɲi] 及其拗音にゃ、にゅ、にょ [ɲa、ɲu、ɲɔ] 中的辅音。

[t͜ɕ] 中舌前清塞擦音。如汉语普通话"基" ji [t͜ɕi] 和"欺" qi [t͜ɕʻi]、日语假名ち [t͜ɕi] 及其拗音ちゃ、ちゅ、ちょ [t͜ɕa、t͜ɕu、t͜ɕɔ] 的辅音。

[d͜ʑ] 中舌前浊塞擦音，是 [t͜ɕ] 的相对浊辅音。主要是日语浊音假名ぢ [d͜ʑi] 和じ [d͜ʑi] 及其拗音じゃ、じゅ、じょ [d͜ʑa、d͜ʑu、d͜ʑɔ] 的辅音。

[ç] 中舌后清擦音。主要见于德语，如 wichtig [ˈviçtiç]（重要的）。日语假名ひ及其拗音ひゃ、ひゅ、ひょ的辅音也常发成

[ç]。

[j] 中舌后响（浊）擦音，相对于清擦音 [ç]。较多语言中这是个响辅音，如英语 yes [jes]（是）、俄语 юный ['junɨj]（少年的）、法语 fille [fij]（女儿）、日语假名や、ゆ、よ [ja、ju、jɔ] 的辅音。汉语普通话中 i [i] 作声母时也接近于 [j]，如"烟" yan [jæn]。德语的 [j] 是浊辅音，如 jung [jʊŋ]（年轻的）。

[ɲ] 中舌后爆破鼻响塞音。如法语 peigne [pɛɲ]（梳子）。

[x] 后舌清擦音。如汉语普通话"花" hua [xua]、俄语 хор [xɔr]（合唱队）。[ɣ] 后舌浊擦音，是 [x] 的相对浊辅音，主要见于西班牙和葡萄牙语。

[k] 后舌爆破清塞音。多数语言中都有，如汉语普通话"光" guang [kuaŋ] 和"筐" kuang [k'uaŋ]、英语 school [sku:l]（学校）、俄语 клубок [klu'bɔk]（线团）、德语 Kunst [kʊnst]（艺术）、法语 cuvette [ky'vɛt]（脸盆）、日语か [ka] 行假名的辅音。

[g] 后舌爆破浊塞音，是 [k] 的相对浊辅音。如英语 gay [gei]（愉快的）、俄语 гайка ['gajkʌ]（螺帽）、德语 Gut [gu:t]（财富）、法语 garçon [gaʁ'sɔ̃]（男孩）、日语浊音が [ga] 行假名的辅音。

[ŋ] 后舌爆破鼻响塞音。如汉语普通话"明" ming [miŋ]、英语 finger ['fiŋgə]（手指）、德语 Jüngling ['jʏŋlɪŋ]（青少年）。日语が [ga] 行假名的 [g] 处于元音间时也可发成 [ŋ]。

[χ] 小舌清擦音。主要见于德语，如 Macht [maχt]（力量）。

[ʁ] 小舌响（浊）擦音，相对于清擦音 [χ]。法语 r 的巴黎音是小舌响擦音，如 rouge [ʁu:ʒ]（红的）。

[ʀ] 小舌响颤音（或闪音）。德语和法语中 r 较普遍的发音是小舌响颤音，如德语 Recht [ʀɛçt]（权利）、法语 rire [ʀi:ʀ]（笑）。

[ʔ] 喉爆破清塞音。这个辅音是由声带爆破发出的，所以没

有相对的浊辅音。德语中以元音开始的词，包括构成复合词时，常在首元音前有这个音素的成分（叫作“强成阻”），如 Akzent [ʔakˈt͡sɛnt]（重音）、Unordnung [ˈʔunˌʔɔrdnʊŋ]（紊乱）。汉语方言中有以这个辅音作声母或入声韵尾的。

[h] 喉清擦音。如英语 home [ho͡um]（家）、德语 haben [ˈhaːbən]（有）、日语は [ha] 行假名（ふ [Φu] 除外）的辅音。[ɦ] 喉浊擦音，是 [h] 的相对浊辅音，汉语方言中能见到。

二　世界语言的谱系

这里把世界上现在使用的语言按语系加以排列，并对各种语言的使用人数、使用国家和地区以及有关情况作些简要的说明。所列使用人数只是约数（在五万人以下的数字从略），使用国家和地区也只列主要的。

（一）汉藏语系

1．汉语族

汉语　94,000万。汉民族语，回族、满族、畲族通用语言，新加坡官方语言之一，联合国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之一。在中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美国、加拿大等地使用。

2．壮侗语族

壮傣语支

（1）泰语　3,900万。泰国国语，越南。

（2）壮语　1,209万。中国。

（3）老挝语　250万。老挝官方语言。

（4）布依语　172万。中国。

（5）掸语　150万。缅甸。

（6）傣语　76万。中国。

侗水语支

（1）侗语　111万。中国。

（2）水语　23万。中国。

（3）仫佬语　7万多。中国。

（4）毛难语　中国。

黎语支

黎语　68万。中国。

3．藏缅语族

藏语支

藏语　445万。中国、尼泊尔、不丹、锡金。

缅语支

(1)缅甸语　2,500万。缅甸国语。

(2)莱普语　锡金、尼泊尔、不丹。

(3)阿昌语　中国。

景颇语支

(1)那加语　50万。印度。

(2)景颇语　又名克钦语。43万。缅甸、中国。

(3)博多语　20万。印度、孟加拉。

彝语支

(1)彝语　485万。中国。

(2)白语　105万。中国。

(3)哈尼语　96万。中国。

(4)傈僳语　47万。中国。

(5)拉语　27万。中国。

(6)纳西语　23万。中国。

属于藏缅语族的还有：

(1)克伦语　250万。缅甸、泰国。

(2)宗卡语　又名宗卡不丹语。100万。不丹官方语言，锡金。

(3)土家语　77万。中国。

(4)曼尼普尔语　60万。印度。

(5)穆尔米语　50万。尼泊尔。

(6)加罗语　50万。印度。

(7)内瓦里语　50万。尼泊尔。

(8)钦语　50万。缅甸。

(9)梅塞语　50万。印度。

(10)卢谢语　40万。印度。

(11)怒语　32万。越南、中国。

(12)珞巴语　20万。中国。

(13)羌语　8万多。中国。

(14)普米语　中国。

(15)基诺语　中国。

(16)独龙语　中国。

(17)门巴语　中国。

4．苗瑶语族

苗语支

(1)苗语　430万。中国、越南、老挝、泰国。

(2)畲语　中国。

瑶语支

瑶语　147万。中国、老挝、越南。

属于苗瑶语族的还有中国境内的仡佬语。

(二) 印欧语系

1．日耳曼语族

西日耳曼语支

(1)英语　35,000万。英国、美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巴哈马、牙买加、巴巴多斯、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新加坡、博茨瓦纳、喀麦隆、加纳、斐济、冈比亚、莱索托、利比利亚、马拉维、马耳他、毛里求斯、尼日利亚、津巴布韦、塞拉利昂、南非、基里巴斯、乌干达、赞比亚、圣卢西亚、所罗门群岛、肯尼亚、塞舌尔、纳米比亚、瓦努阿图、斯威士兰、巴基斯坦、锡金等国家和地区的国语或官方语言，联合国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之一，印度正式联系语言；还在埃塞俄比亚、格林纳达、汤加、约旦、菲律宾、坦桑尼亚等地使用。

(2)德语　10,000万。西德、东德、奥地利、瑞士、卢森堡等国家和地区的国语或官方语言，还在法国、意大利、

比利时、美国、苏联等地使用。

（3）荷兰语　1,400万。荷兰、苏里南、荷属安得列斯群岛等国家和地区的国语或官方语言。

（4）佛莱芒语　550万。比利时官方语言之一。

（5）依地语　又名犹太德语。500万。散布于犹太人居住的国家和地区。

（6）阿非利堪斯语　又名南非荷兰语。400万。南非、纳米比亚官方语言。

（7）卢森堡语　35万。卢森堡。

（8）弗里西亚语　30万。荷兰。

北日耳曼语支

（1）瑞典语　900万。瑞典和芬兰的国语。

（2）丹麦语　500万。丹麦国语。

（3）挪威语　460万。挪威国语。

（4）冰岛语　22万。冰岛官方语言。

2. 罗曼语族

东罗曼语支

（1）意大利语　6,500万。意大利、瑞士、梵蒂冈、圣马力诺等国家和地区的国语或官方语言，还在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地使用。

（2）罗马尼亚语　1,800万。罗马尼亚官方语言，还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使用。

（3）摩尔达维亚语　270万。苏联。

（4）撒丁语　100万。意大利。

（5）拉托-罗曼语　20万。瑞士官方语言之一，还在意大利使用。

西罗曼语支

（1）西班牙语　21,000万。西班牙、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巴拉圭、巴拿马、哥伦比亚、古巴、哥斯达黎加、

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秘鲁、委内瑞拉、乌拉圭等国家和地区的国语或官方语言，联合国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之一；还在巴西、美国、直布罗陀、安道尔、伯利兹等地使用。

（2）葡萄牙语　11,500万。葡萄牙、巴西、几内亚比绍、佛得角、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安哥拉等国家和地区的国语或官方语言。

（3）法语　9,000万。法国、比利时、瑞士、卢森堡、喀麦隆、中非、乍得、刚果、贝宁、加蓬、马里、几内亚、海地、多哥、象牙海岸、扎伊尔、布隆迪、尼日尔、马达加斯加、科摩罗、毛里塔尼亚、摩纳哥、布基纳法索、阿尔及利亚、塞内加尔、卢旺达、瓦努阿图、吉布提、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国语或官方语言，联合国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之一；还在摩洛哥、突尼斯、老挝、越南、柬埔寨、黎巴嫩、叙利亚等地使用。

（4）普罗旺斯语　900万。法国。

（5）加泰隆语　600万。安道尔官方语言，还在法国、西班牙使用。

3. 凯尔特语族

布里索尼语支

（1）威尔士语　100万。英国、美国。

（2）布列塔尼语　100万。法国。

戈伊迪利语支

（1）爱尔兰盖尔语　140万。爱尔兰官方语言，英国。

（2）苏格兰盖尔语　13万。英国、加拿大。

4. 希腊语族

希腊语　1,000万。希腊国语，还在塞浦路斯、土耳其使用。

5. 斯拉夫语族

东斯拉夫语支

(1)俄语　24,000万。苏联主要语言，联合国正式语言和工作语言之一；还在西欧、美国、中国等地使用。

(2)乌克兰语　4,500万。苏联、美国、加拿大。

(3)白俄罗斯语　900万。苏联。

西斯拉夫语支

(1)波兰语　4,000万。波兰国语，还在美国、苏联、加拿大、巴西等地使用。

(2)捷克语　1,000万。捷克斯洛伐克官方语言之一。

(3)斯洛伐克语　500万。捷克斯洛伐克官方语言之一。

南斯拉夫语支

(1)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1,600万。南斯拉夫官方语言之一。

(2)保加利亚语　800万。保加利亚国语。

(3)斯洛文尼亚语　150万。南斯拉夫官方语言之一。

(4)马其顿语　125万。南斯拉夫官方语言之一。

6. 波罗的语族

(1)立陶宛语　320万。苏联。

(2)拉脱维亚语　200万。苏联。

7. 阿尔巴尼亚语族

阿尔巴尼亚语　350万。阿尔巴尼亚官方语言，还在南斯拉夫、意大利、希腊等地使用。

8. 亚美尼亚语族

亚美尼亚语　400万。苏联、黎巴嫩、叙利亚、土耳其、伊朗、伊拉克。

9. 印度-伊朗语族

印度语支

(1)印地语　18,000万。印度国语，还在毛里求斯、斐

济、特立尼达、圭亚那、苏里南等地使用。

(2)孟加拉语　12,500万。孟加拉国语，还在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地使用。

(3)旁遮普语　6,000万。巴基斯坦、印度。

(4)马拉蒂语　4,800万。印度。

(5)比哈尔语　4,100万。印度、尼泊尔。

(6)古吉拉特语　2,700万。印度、巴基斯坦。

(7)乌尔都语　2,600万。巴基斯坦国语，印度穆斯林用官方语言。

(8)奥里亚语　2,000万。印度。

(9)拉贾斯坦语　1,500万。印度。

(10)僧伽罗语　1,000万。斯里兰卡国语。

(11)阿萨姆语　900万。印度。

(12)尼泊尔语　700万。尼泊尔国语，还在印度、锡金、不丹等地使用。

(13)信德语　650万。巴基斯坦、印度。

(14)吉普赛语　又名茨冈语。500万。散布于吉普赛人居住的国家和地区。

(15)克什米尔语　300万。查谟和克什米尔。

(16)比利语　240万。印度。

(17)康卡尼语　135万。印度。

(18)马尔代夫语　14万。马尔代夫。

伊朗语支

(1)波斯语　又名法尔西语。2,500万。伊朗国语，阿富汗官方语言之一。

(2)普什图语　1,600万。阿富汗官方语言之一，巴基斯坦。

(3)塔吉克语　600万。阿富汗、苏联、中国。

(4)库尔德语　480万。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叙利

亚、苏联。

（5）俾路支语　150万　巴基斯坦、伊朗、

(6)沙维亚语　15万。阿尔及利亚。

3. 库施特语族

(1)盖拉语　800万。埃塞俄比亚、肯尼亚。

(2)索马里语　480万。索马里国语，还在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使用。

(3)锡莫达语　400万。埃塞俄比亚。

(4)贝贾语　100万。埃塞俄比亚、苏丹。

4. 乍得语族

豪萨语　2,500万。尼日利亚、尼日尔、喀麦隆、乍得、多哥、加纳、马里。

(四) 阿 尔 泰 语 系

1. 突厥语族

西南语支(奥古兹语支)

(1)土耳其语　4,000万。土耳其国语，还在保加利亚、希腊、塞浦路斯使用。

(2)阿塞拜疆语　840万。苏联、伊朗。

(3)土库曼语　190万。苏联、阿富汗。

西北语支(基普查克语支)

(1)哈萨克语　670万。苏联、中国、蒙古。

(2)鞑靼语　590万。苏联。

(3)吉尔吉斯语　150万。苏联。

(4)巴什基尔语　120万。苏联。

(5)卡拉恰伊语　24万。苏联。

东南语支(查加泰语支)

(1)乌兹别克语　1,100万。苏联、阿富汗、中国。

(2)维吾尔语　560万。中国、苏联。

(3)撒拉语　5万多。中国。

东北语支

图瓦语　14万。苏联。

属于突厥语族的还有：

(1)楚瓦什语　170万。苏联。

(2)雅库特语　30万。苏联。

(3)柯尔克孜语　10万。中国。

(4)裕固语　中国。

(5)塔塔尔语　中国。

2. 蒙古语族

(1)蒙古语　400万。中国、蒙古。

(2)布里亚特语　31万。苏联。

(3)东乡语　19万。中国。

(4)卡尔梅克语　14万。苏联。

(5)土语　12万。中国。

(6)达斡尔语　8万。中国。

(7)保安语　中国。

3. 通古斯语族

通古斯语支，有中国境内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苏联境内的埃文基语等。

满语支，有中国境内的锡伯语、赫哲语和满语，苏联境内的纳奈语等。

(五) 乌拉尔语系

1. 芬兰-乌戈尔语族

芬兰语支

(1)芬兰语　480万。芬兰国语，还在美国、苏联、瑞典等地使用。

(2)莫尔多瓦语　130万。苏联、罗马尼亚。

(3)爱沙尼亚语　100万。苏联。

(4)乌德穆尔特语　70万。苏联。

(5)马里语　60万。苏联。

(6)科米语　47万。苏联。

(7)卡累利阿语　15万。苏联。

(8)拉普语　挪威、瑞典、芬兰、苏联。

乌戈尔语支

(1)匈牙利语　1,340万。匈牙利国语,还在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地使用。

(2)奥斯恰克语　又名汉蒂语。苏联。

(3)沃古尔语　又名曼西语。苏联。

2. 萨莫耶德语族，有苏联境内的涅涅茨语、塞尔库普语和牙纳桑语等。

(六) 高加索语系

1. 南部语族(卡尔特魏耳语族)

(1)格鲁吉亚语　320万。苏联、土耳其。

(2)赞语　50万。苏联。

2. 西部语族(阿布哈兹-阿第盖语族)

(1)卡巴尔达语　32万。苏联。

(2)阿第盖语　10万。苏联。

(3)阿布哈兹语　8万。苏联。

3. 东部语族(维伊纳赫语族)

(1)车臣语　61万。苏联。

(2)印古什语　16万。苏联。

4. 达吉斯坦语族

(1)阿瓦尔语　40万。苏联。

(2)列兹金语　32万。苏联。

(3)达尔金语　23万。苏联。

(七) 古亚细亚语系

属于这一语系的有苏联境内的楚克奇语、科里亚克语和捷尔缅语等。

(八) 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

属于这一语系的有爱斯基摩语(8万多人。在丹麦、苏联、加

拿大、美国等地使用）、阿留申语（在苏联和美国阿留申群岛使用）等。

（九） 澳大利亚语系

属于这一语系的有澳大利亚的许多小的语言，如阿兰达语、门金语等。

（十） 马来-玻利尼西亚语系（南岛语系）

1. 印度尼西亚语族

(1)印度尼西亚语　13,000万。印度尼西亚国语。

(2)爪哇语　4,500万。印度尼西亚。

(3)巽他语　1,300万。印度尼西亚。

(4)米沙鄢语　1,250万。菲律宾。

(5)菲律宾语　又名他加禄语。1,000万。菲律宾国语。

(6)马都拉语　800万。印度尼西亚。

(7)马来语　730万。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国语，泰国。

(8)马达加斯加语　700万。马达加斯加官方语言之一。

(9)米南卡包语　300万。印度尼西亚。

(10)依洛卡诺语　300万。菲律宾。

(11)布金语　250万。印度尼西亚。

(12)比科尔语　200万。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13)阿钦语　200万。印度尼西亚。

(14)巴塔克语　150万。印度尼西亚。

(15)邦板牙语　65万。菲律宾。

(16)邦阿西楠语　50万。菲律宾。

(17)马拉瑙语　40万。菲律宾。

(18)高山语　泛指高山族诸语言。30万。中国。

2. 密克罗尼西亚语族，有马绍尔语（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语（吉尔伯特群岛）、昌莫罗语（关岛）、特鲁克语（特鲁克群岛）、瑙鲁语（瑙鲁）等。

3. 美拉尼西亚语族，有斐济语(20万。斐济)、莫图语(巴布亚-新几内亚)、雅比姆语(巴布亚-新几内亚等)。

4. 波利尼西亚语族，有萨摩亚语(15万。西萨莫亚官方语言，东萨摩亚)、毛利语(10万。新西兰)、汤加语(9万。汤加)、塔希提语(5万。塔希提岛)、夏威夷语(美国夏威夷)等。

(十一) 澳斯特罗-亚细亚语系(南亚语系)

1. 孟-高棉语族

(1)高棉语　750万。柬埔寨国语，泰国、越南。

(2)孟语　40万。缅甸、泰国。

(3)卡西语　40万。印度。

(4)佤语　又名佧佤语。30万。中国、缅甸。

还有中国境内的布朗语(5万)、崩龙语等。

2. 蒙达语族

(1)桑塔利语　300万。印度。

(2)蒙达利语　75万。印度。

(3)霍语　75万。印度。

(4)萨瓦拉语　25万。印度。

(5)科尔摩语　20万。印度。

(十二) 巴 布 亚 语 系

属于这一语系的有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恩加语、卡泰语、基怀语、奥罗科洛语，印度尼西亚的马林德语、宁博拉语等。

(十三) 达罗毗荼语系(德拉维达语系)

(1)泰卢固语　5,200万。印度。

(2)泰米尔语　4,700万。新加坡官方语言之一，还在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斐济等地使用。

(3)卡纳雷语　又名坎纳达语。2,200万。印度。

(4)马拉亚拉姆语　2,200万。印度。

(5)冈迪语　150万。印度。

(6)库鲁克语　100万。印度。

(7)图卢语　100万。印度。

(8)库伊语　50万。印度。

(9)布拉休伊语　50万。巴基斯坦。

(十四)　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

1. 西大西洋语族

(1)弗拉尼语　1,000万。尼日利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塞内加尔、冈比亚、毛里塔尼亚、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喀麦隆。

(2)沃洛夫语　150万。塞内加尔官方语言之一，冈比亚。

(3)泰姆奈语　75万。塞拉利昂。

(4)谢列尔语　65万。塞内加尔。

(5)迪奥拉语　35万。塞内加尔。

2. 曼迪语族

(1)曼丁哥语　包括马林凯语(200万)、班巴拉语(150万)、迪乌拉语(60万)，在塞内加尔、冈比亚、马里、象牙海岸等地使用。

(2)门得语　100万。塞拉利昂。

(3)索宁凯语　55万。马里、毛里塔尼亚。

(4)克培列语　50万。利比里亚。

(5)苏苏语　25万。几内亚。

3. 古尔语族

(1)莫西语　300万。布基纳法索。

(2)塞努佛语　60万。马里、象牙海岸。

(3)古尔马语　25万。加纳、多哥、布基纳法索。

(4)达戈姆巴语　25万。加纳。

4. 库阿语族

(1)约鲁巴语　1,220万。尼日利亚、贝宁。

(2)伊博语　800万。尼日利亚。

(3)特威语　200万。加纳。

(4)芳蒂语　200万。加纳。

(5)埃维语　175万。加纳、多哥。

(6)丰语　100万。贝宁。

还有尼日利亚的埃多语（50万）、乌尔霍博语（50万）、努培语（50万）和加纳的阿当格姆语（25万）、加语（25万）等。

5. 贝努埃-刚果语族

(1)斯瓦希里语　3,000万。坦桑尼亚国语，肯尼亚官方语言之一，还在科摩罗、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扎伊尔等地使用。

(2)卢旺达语　550万。卢旺达官方语言之一，扎伊尔。

(3)祖鲁语　500万。南非、莫桑比克、津巴布韦。

(4)隆迪语　400万。布隆迪官方语言之一。

(5)绍纳语　400万。津巴布韦。

(6)柯萨语　400万。南非。

(7)姆崩杜语　350万。安哥拉。

(8)尼昂加语　又名奇切瓦语。325万。马拉维官方语言之一，赞比亚。

(9)基恩格瓦纳语　300万。扎伊尔。

(10)卢巴语　300万。扎伊尔。

(11)刚果语　280万。刚果、扎伊尔官方语言之一，安哥拉。

(12)索托语　又名塞索托语。250万。莱索托官方语言之一，南非。

(13)茨瓦纳语　250万。博茨瓦纳官方语言之一，南非。

(14)马库阿语　250万。莫桑比克。

(15)蒙戈语　200万。扎伊尔。

(16)吉库犹语　200万。肯尼亚。

(17)干达语　200万。乌干达。

(18)林加拉语　180万。扎伊尔、刚果。

(19)别姆巴语　150万。赞比亚。

(20)宋加语　150万。莫桑比克。

(21)塔迪语　150万。南非。

(22)埃菲克语　150万。尼日利亚。

(23)伊比比奥语　150万。尼日利亚。

(24)芳语　137万。喀麦隆、赤道几内亚、加蓬。

(25)斯威士语　104万。斯威士兰官方语言之一，南非。

(26)卡姆巴语　100万。肯尼亚。

(27)苏库马语　100万。坦桑尼亚。

(28)蒂维语　100万。尼日利亚。

还有乌干达的恩科列语(75万)、吉苏语(75万)、赞比亚的通加语(60万)、喀麦隆的布卢语(50)、安哥拉的乔克维语(50万)等。

6. 阿达马瓦-东部语族

(1)桑戈语　100万。中非。

(2)赞德语　75万。扎伊尔、苏丹。

(3)伊卓语　50万。尼日利亚。

(4)姆布姆语　10万。乍得、喀麦隆。

(十五)　尼罗-撒哈拉语系

1. 沙里-尼罗语族

(1)丁卡语　150万。苏丹。

(2)卢奥语　100万。肯尼亚。

(3)努埃尔语　75万。苏丹。

(4)泰索语　75万。乌干达。

(5)萨拉语　75万。乍得。

(6)努比亚语　67万。苏丹。

(7)兰戈语　50万。乌干达。

(8)芒贝图语　50万。扎伊尔。

2. 撒哈拉语族

卡努里语　200万。尼日利亚。

3. 桑海语族

哲马尔语　75万。尼日尔。

4. 马巴语族

马巴语　20万。乍得。

5. 富尔语族

富尔语　18万。苏丹。

(十六) 科伊桑语系

属于这一语系的有霍屯督语(纳米比亚)、布须曼语(博茨瓦纳、南非、纳米比亚)、散达维语(坦桑尼亚)、哈察语(坦桑尼亚)等。

(十七) 北美印第安诸语言

1. 阿尔冈基亚语系

属于这一语系的有美国和加拿大的奥杰布华语、布莱克福特语、米克马克语等。

2. 阿塔帕斯卡语系

属于这一语系的有美国的那伐鹤语(10万)、阿帕什语,加拿大的奇皮尤扬语等。

3. 易洛魁语系

属于这一语系的有美国的切罗基语、塞内卡语、欧奈达语等。

4. 乌托-阿兹台克语系

属于这一语系的有墨西哥的尤蒂-阿茨蒂克语(80万)、美国的波普阿戈语、皮马语、河皮语等。

5. 奥托-曼克亚语系

属于这一语系的有墨西哥的扎波特语(30万)、米克斯特语(22万)、奥托米语(22万)、马扎华语(10万)、马扎特语(10万)等。

6．玛雅语系

属于这一语系的有墨西哥和英属洪都拉斯的玛雅语（45 万）、危地马拉的基切语（75 万）、卡克奇凯尔语（40 万）、曼语（35 万）、凯克奇语（30 万）等。

此外还有萨利香语系诸语言、佩纽蒂亚语系诸语言、尤马语系诸语言、苏语系诸语言、摩斯科洛语系诸语言、基诺亚语系诸语言、宗尼语系诸语言、佐基语系诸语言等。

（十八） 中南美印第安诸语言

1．大奇布钱语系

属于这一语系的有米斯基托语（尼加拉瓜）、伦卡语（洪都拉斯）、瓜伊米语（巴拿马）等。

2．吉-帕诺-加勒比语系

属于这一语系的有吉语（巴西）、帕诺亚语（巴西、秘鲁）、加勒比语（巴西、洪都拉斯、委内瑞拉、苏里南）、奇基托语（玻利维亚）等。

3．安第斯赤道语系

属于这一语系的有凯楚亚语（650 万。秘鲁国语）、艾马拉语（150 万。玻利维亚、秘鲁）、阿劳堪尼亚语（20 万。智利）、图皮语（巴西）等。

（十九） 系属未确定的语言

（1）日语　11,650 万。日本国语，还在美国夏威夷和巴西等地使用。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把它列入阿尔泰语系。

（2）朝鲜语　5,660 万。朝鲜通用语言，还在中国、日本、苏联等地使用。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把它列入阿尔泰语系。

（3）越南语　5,000 万。越南官方语言，还在老挝、柬埔寨等地使用。也有人把它列入澳斯特罗-亚细亚语系。

（4）巴斯克语　70 万。西班牙、法国。也有人把它列入印欧语系。

三　语言研究历史简述

语言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内容也是丰富多采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在语言研究方面各有其特点和传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有它们不同的地方。这里只对一些重要的流派、人物和著作作些简要的叙述，粗线条地勾勒出语言研究历史的轮廓。

早在古代的时候，中国、印度、希腊等一些文明古国以及在哈里发时期（七到十二世纪）的阿拉伯，就开始了对语言问题的研究。不过在谈到古代的语言研究之前，首先要明确语文学和语言学这两个概念。语文学这个术语有两个意义，广义的语文学有时还包括文学和文化的研究；狭义的语文学指对书面文献的研究，特别着重于文献资料的考证、诠释和评注。这种研究往往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则是语言本身。关于语言学的概念，我们在第一章里就已经讲过了。大致说来，欧洲在十九世纪以前，中国在“五四”以前所作的语言研究，大体上属于狭义语文学的范围。

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　中国在先秦时期，零星的语文学知识已经在萌发了。主要是对古书某些字义所作的解释。但由于当时去古未远，书籍尚少，语文学的著作在先秦尚未问世。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哲学家们在著作中所涉及的一些语言理论，有些真知灼见，直到今天还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曾经开展过一场名实问题的讨论。名是名称，实是事实，名实问题就是名称和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时各个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如老子、公孙龙子、荀子、墨子等，都曾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其中荀子（约公元前313—公元前238）在《正名篇》中所阐述的语言理论，如认为语言具有社会性，词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语言具有民族的特点，而思维具有人类的共性；语言具

有稳固性，同时又是发展的等等，是特别有价值的。

随着岁月的流逝，书籍的增多，语言逐渐发生变化，这就促使人们进行探讨。语文学在我国古代称为“小学”。“小学”后来包括训诂、文字、音韵三个部分，训诂研究字义，文字研究字形，音韵研究字音。可见，“小学”是有关文字的学问，古人治“小学”，是以文字为对象的。秦汉之际，语文学的著作开始出现，其中主要的有《尔雅》、《方言》、《说文解字》、《释名》等。

对于《尔雅》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大抵这部书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它经过许多人的增补，成书约在公元前三世纪秦汉之间。《尔雅》实际上是一种训诂汇编，它把许多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排列在一起，以当时常用词的常用意义来作解释。现存的《尔雅》共分十九卷，是我国第一部训诂学方面的重要专著。

《方言》是西汉末年扬雄（公元前 53—公元 18）的著作。这部书的全称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原来周秦时代每年八月派輶轩（一种轻车）之使到各地采集方言，回来后加以编纂，藏在密室。秦亡之后，逐渐散失。扬雄虽然没有到各地去调查方言，但他利用当时各地孝廉和士兵们集中在京都的方便，普遍地进行访问，逐渐积累资料，一共花了二十七年功夫才写成这部书。《方言》分十三卷，它的体例与《尔雅》相同，每条先列举一些同义词，然后用一个常用词加以解释。所不同的，是这些同义词来自各个不同的方言。《方言》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词汇著作，它通过方言与通语（即共同语）的对比，对研究汉语的发展历史有重要价值。

《说文解字》为东汉许慎（约公元 58—147）所编。这部书在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 100）开始动笔，到安帝建光元年（公元 121）宣告完成，历时二十一年。《说文解字》共收 9,353 个字，另重文 1,163 个字，按照它们的结构举一个简单的形体做部首，共分 540 部。这是我国的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开以后字书编纂的滥觞。

《释名》系汉末魏初刘熙所辑。全书共分二十七篇。刘熙用声

训的办法，即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的词来说明词的意义，以追求事物所以得名的真正解释。所以《释名》实际上是一部对语源进行探索的著作。

以上几部书，基本上属于训诂学和文字学方面的著作。魏晋时，音韵学开始兴起。音韵学的兴起是与反切法的盛行有关的。我国文字是表意文字，原来古书和字典(如《说文解字》)的注音，都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比拟，这是“直音”或“读若”的方法。随着佛教的传入，在梵语语音研究的影响下发明了反切法，用两个字切一个字的音，上字与所切之字双声，下字与所切之字叠韵，如倡，尺浪反；巢，庄交反。这使我国注音的方法跨进了一大步。在反切的基础上，为了适应诗赋发展的需要，于是就产生了韵书。影响最大的一部韵书。是隋陆法言等人撰写的《切韵》(601)，这部书已经亡佚，但国内外还保存着一些《切韵》残卷。唐代孙缅著的《唐韵》(751)、宋代陈彭年、邱雍等重修的《广韵》(1008)，都是以《切韵》为基础的。《唐韵》也已散失，现在仅存残卷。《广韵》是目前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完整的韵书。韵书历代都有修订，元周德清的《中原音韵》(1324)代表当时大都话（北京话）的实际语音系统，与《切韵》同为我国两大韵书。韵书方面还有一些等韵的著作，这里就从略不讲了。我国对训诂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的研究，绵延不绝。清代更是“小学”的鼎盛时期，名家迭出。他们继承、总结并发展了前人的成就，但基本上都没有超出传统语文学的范围。

语法的研究是比较晚起的。我国古代也开展了对虚词的研究，但是把它作为词汇问题来处理的。在翻译佛经时，我国学者曾介绍过印度的语法学(当时叫“声明学”)，但没有象反切那样运用于语言实际。直到 1898 年，马建忠(1845—1900)在研究西洋语法的基础上写出《马氏文通》，我国才有了第一部系统的语法书。

印度古代的语言研究　相传印度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时候，就有了用古代梵文写成的《吠陀》经文。随着时间的推移，《吠陀》经文中的语言逐渐与祭司阶层婆罗门的口头言语脱离。他们为

了保持所垄断的“神圣”经典的完整。实行了本阶层内部口耳相传的各种严格诵读方式。同时发展了所谓六种“吠陀支”的辅助学问，其中包括了“尼录多”即词源学和“毗伽罗”即语法学。耶斯迦(Yāska)著的《尼录多》(约公元前五世记)主要是论述词汇、语源和解释难词的，同时也涉及语法。而研究梵语语法最完整的著作，则首推波尼尼(Pānini)所编的《八卷书》(约公元前四世纪)。《八卷书》(又名《波尼尼经》)用 3996 条经文，对语音结构和音在语流中的变化即所谓 sandhi (联音变化)，对词的结构和词形变化，对词类和句子，都作了严密的分析和描写。它是古代印度语法研究的高峰，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从十八世纪末期梵语和它的语法体系传到欧洲后，近代比较语言学便由此兴起。欧洲语言学家把梵语同古希腊语、拉丁语和许多欧洲语言进行对比，确定这些语言具有共同的来源，得出了存在着一个印欧语系的结论。这种着重词的形态分析并在比较词和语法结构基础上得出语音对应规律的研究，在十九世纪占了主导地位，从而导致真正意义的语言学的产生。

古希腊和罗马的语言研究　古代希腊的语言研究带有思辨和哲理性质，受逻辑学的影响较深。古希腊也曾经讨论过思想跟词、事物跟名称的关系问题。据说赫拉克利特(Heraklitos，约公元前 540—480)和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约公元前 460—370)也都对这个问题发生过兴趣。前者主张“按本质”定名，后者主张“按法则”定名。柏拉图(Plato，公元前 427—347)的《对话录》是当时科学中专门阐述语言问题的著作，其中也讨论了正名问题，但没有得出肯定的结论。柏拉图第一次根据逻辑学的原理尝试着给词分类，把语言中的词分成两类：静词和动词。古希腊的另一位著名学者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公元前 384—322)曾深入地研究过语言范畴的问题，赞同对语言范畴分类的逻辑原理，他也区分静词和动词，此外还有连词(包括代词和冠词)。亚里斯多德还分出格、性、数的范畴。当然，这些都是从逻辑的角度进

行分析的。

在公元前三世纪到二世纪的时候，古希腊统治者占领了埃及的京城亚历山大里亚，并在那里形成了亚历山大里亚语法学派。这一学派的学者们重视语音的研究，但他们把音跟字母等同起来，从而把它们分为两大类：元音和辅音；对词类的学说也有了发展，他们已能区分出八大词类：静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前置词、副词和连词。

古罗马的文化和艺术都是从希腊输入的，希腊语是罗马人必须学习的一种语言。希腊语法于公元前二世纪传入罗马。瓦罗(M.T. Varro, 公元前 116—27）是古罗马一位有名的语法学家，他写的《论拉丁语》共有二十五篇，但只留下其中的第五篇到第十篇。多纳图斯 (Donatus, 约公元 350）和普里西安 (Priscianus, 约公元 500）编的语法，在几百年中一直被采用作为学校的拉丁语课本。

希腊和罗马是欧洲文化的摇篮。希腊、罗马的语言研究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欧洲的语法体系直到十九世纪都是建立在希腊、罗马语法学说的基础上的，不少古希腊的语法术语，一直沿用至今。

阿拉伯的语言研究　　公元七到十二世纪，阿拉伯的语言研究获得发展。促使阿拉伯语文学发展的动力，是宗教语言与口头语言日益脱节，因此需要解释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中的读不懂的地方，同时力求古典阿拉伯语不受为数众多的方言的影响。

阿拉伯语文学运用了印度和希腊的语言研究的成果。八世纪初，在伊拉克的两个城市巴士拉和库法分别建立了两个语法学派，后来，语法研究中心逐渐转移到当时阿拉伯哈里发王国的京城巴格达。阿拉伯人明确地区分音和字母，指出发音和书写是不一致的。他们对语音的描写主要根据生理学的原则，同时适当兼顾音响的因素。巴士拉学派的代表者、波斯人希伯维 (Sibawaih, ?—793）区别构成音素的十六个部位，在这个基础上对阿拉伯语语音进行分类。

阿拉伯学者们遵循亚里斯多德的原则，把词分为静词、动词和辅助词三类。他们确切地指出了作为闪米特诸语言特点的三辅音词根，还说明了附加成分和内部屈折的意义。他们对词的结构的精细观察，对许多欧洲语言学家，包括对十九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葆朴（Franz Bopp, 1791—1867）都有影响。阿拉伯语文学家们在词典编纂方面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在中世纪，欧洲的语文学处于停滞状态，而阿拉伯的语言研究却是很出色的。

普遍唯理语法　前面说过，古代希腊的语法研究深受逻辑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上半期。随着理性主义哲学流派的出现，把语法范畴看作逻辑范畴的现象更为盛行。《普遍唯理语法》的问世，便是这方面的集中表现。

《普遍唯物语法》的作者是法国的阿尔诺（Antoine Arnauld, 1612—1694）和朗斯洛（Claude Lancelot, 1615—1695）。他们是波尔-罗瓦雅尔女修道院的隐士，所以这部语法又名《波尔-罗瓦雅尔语法》。《普遍唯理语法》于1660年在巴黎出版，经过多次重印。结构主义语言学派对这部书的评价很低，而乔姆斯基（N. Chomsky）却对它加以推崇，因此近年来又受到人们的注意。

《普遍唯理语法》以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观点为出发点，论证了语法和逻辑的关系。作者认为，如果语言是表现思想的，那么语言范畴就是思维范畴的体现，因此在研究语法时应当依据逻辑。逻辑对人类是共同的，语法也应当是共同的、普遍的。他们把在希腊、拉丁语材料基础上建立的语言的逻辑形式，如概念、判断和九个词类（名词、冠词、代词、分词、前置词、副词、动词、连词、叹词），看作一切语言的普遍形式。

语言与思维是密切联系的，语法与逻辑也互相关连，但是却不能把语法范畴同逻辑范畴等同起来。每一思想的表达可以从逻辑学的、心理学的和语言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果以逻辑学的分析取代了语言学的分析，必然会导致先验的结论，忽视甚至抹杀

掉具体语言语法的特点。逻辑对语法的影响到十九世纪末在个别语言的研究中还有表现，本世纪在学校语法中也仍有反映。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　十九世纪语言学的突出特点，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观点是：（1）每种语言都有它与其他语言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通过比较而被认识；（2）比较可以揭示某些具有共同来源的语言的亲属关系，亲属语言组成语族和语系；（3）亲属语言的不同之处只能用这些语言所经历的历史变化来解释，这些不同之处正是每种语言的重要特点；（4）语音要比其他语言要素变化得快，在同一语系中，语音的变化是遵循严格的规律进行的；语言的基本要素，如词根、屈折变化和词缀等，在几千年间都保持稳固性；（5）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大体上重建（构拟）原始的基础语（始源语）的型式。构拟和始源语这两个概念是研究一般语言和各种具体语言的动力和工具。

对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早期著作有：（1）德国学者葆朴于1916年出版的《论梵语的动词变位系统，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相比较》；（2）丹麦学者拉斯克（Rasmus Rask, 1787—1832）于1822年出版的《古代北方语或冰岛语的起源研究》；（3）德国学者格里木（Jacob Grimm, 1785—1862）的《德语语法》，第一卷于1819年出版，1922年又出了第一卷的全新增订第二版；（4）俄国学者沃斯托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Востоков, 1781—1864）于1920年出版的《斯拉夫语探讨》。上述几位语言学家广泛地运用了前人的经验和研究成果，把比较方法运用到语言的历史研究中去，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接下来，经过德国学者狄茨（Friedrich Diez, 1794—1876）、波特（August Pott, 1802—1887）、古尔提乌斯（Georg Curtius, 1820—1885）、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 1828—1868）、费克（August Fick, 1833—1916）和其他国家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历史比较语言学获得蓬勃的发展，到青年语法学派而达到高

峰。十九世纪的语言学以语言为研究对象，制定了专门的研究方法——历史比较法，以揭示语言的发展规律为自己的任务，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真正意义的语言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建立的。

洪堡特和普通语言学的建立 普通语言学是语言学的理论部分，研究语言的一般性质和共同规律。语言学的这一分支也是在十九世纪建立的。一般认为，德国学者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是普通语言学的奠基人。洪堡特从事过政治和外交活动，同时研究过哲学、文学、法律和人种学。在语言学方面，《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三卷集，1936—1940年出版）是他最重要的著作。这部著作附有一篇绪论《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于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提出了不少有关语言的理论问题。洪堡特把语言看作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不是现成的，而是在不断创造的系统。他认为语言不是活动的产物，而是一种活动；语言的存在形式就是它的发展。语言表现人民内心深处的精神，是按精神法则发展的思维工具。语言同言语是有区别的，语言作为它的产物的总和不同于言语活动的个别行为。他也强调语言交际功能的作用和语言的语音方面。洪堡特在许多著作中运用康德派的哲学观点，考察了语言的各个方面、语族和语言个体与人类精神和人类思维及文化的关系。他的学术观点对欧洲的许多语言学家包括后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都有影响。继洪堡特之后，前面提到过的德国比较语言学家施莱歇尔创立了自然主义学派。施莱歇尔受达尔文学说影响，认为语言学同自然科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把语言看作有机体，按自然规律存在并发展，其变化不是历史的发展而是自然的增长；并根据植物学中的谱系理论，创立了关于语言发展的谱系树说。德国的缪勒（Max Müller, 1823—1900）也是自然主义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的斯坦达尔（Heyman Steinthal, 1823—1899）则发展了心理主义的观点，他以赫尔巴尔特的联想心理学为基础，

把研究重点放在个人言语行为上，认为这是一种心理现象，他否认思维在语言形成中的作用，而只就人类较低级的心理现象（感觉、表象）去解释语言的起源和发展。俄国的波铁布尼亚（Александр Афанасиевич Потебня, 1835—1891）也持心理主义的语言观，但他并不把语言跟思维割裂开来。

青年语法学派　青年语法学派又称新语法学派，是十九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之间形成的一个语言学派。这个学派的主要人物是德国学者，其中有勃鲁格曼(Karl Brugmann, 1849—1917)、奥斯特霍夫 (Hermann Osthoff, 1847—1909)、雷斯琴 (August Leskien, 1840—1916)、保罗 (Hermann Paul, 1846—1921)、德尔勃吕克 (Berthold Delbrück, 1842—1922) 等人。俄国的弗尔图纳托夫（Филипп Федорович Фортунатов, 1848—1916)、丹麦的汤姆逊 (Vilhelm Thomsen, 1842—1927) 也跟他们的观点接近。代表青年语法学派观点的是以下两部作品：（1）勃鲁格曼和奥斯特霍夫为《形态学研究》杂志第一卷(1878)所写的前言，一般把它称作“青年语法学派的宣言”；（2）保罗的著作《语言史原理》(1880)。

青年语法学派提出语音规则的无例外性，强调类比在形成新的语言形式和语音-形态变化中的作用。主张首先要研究现代活的语言及其方言，对当时欧洲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对语言学有以下贡献：（1）研究活的口语材料，研究音素构成的生理和声学基础及其在语流中的变化，有助于语音学的建立和发展；（2）发现了一些形态演变类型，如语素的再分化和简化。承认除屈折变化外，还有其他表达语法意义的手段，如词序、辅助词、重音、语调等；（3）研究词义的演变，对词源学有所发展，对词义学的建立也有帮助；（4）用新的观点阐述语言的分化和方言的形成。

后人对青年语法学派的批评，主要是这样两点：第一，个人心理主义，他们认为语言是个人心理活动的结果，把个人的心理

活动看成语言发展的主要原因，并从而把语言看成是无数个人言语的集合，共同语只是科学上虚构的东西。第二，"原子主义"，他们只着重分析个别的语音和语法形式，把一些语言事实作为孤立的现象来处理，忽视语言系统和从系统中研究语言现象。

索绪尔和索绪尔学派 在批评青年语法学派的语言学家中间，对现代语言学特别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有巨大影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波兰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特内（Jan Baudouin de Courtenay, 1845—1929），另一个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博杜恩·德·库尔特内持客观心理主义语言观。他把语言看作心理社会现象，认为语言学属于心理-社会科学。他越过当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樊篱，提出了一些为现代语言学所关心的问题，如语言的系统性以及语言基本单位——音位和语素的分析方法，语言的静态（共时）研究和动态（历时）研究等。他是现代音位学的先驱者之一。博杜恩·德·库尔特内和索绪尔几乎并行地提出了一些相同的问题，但因为前者的论点散见于各篇文章，而后者的则比较集中，所以博杜恩·德·库尔特内对后人的影响不如索绪尔大。

索绪尔开始是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他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时，正值青年语法学派成立的初期。他跟勃鲁格曼、奥斯特霍夫、保罗等人结识，并深受他们的影响。1906年他在日内瓦大学讲授普通语言学，到1911年止一共讲了三次。1913年索绪尔去世后，他的学生巴利（Charles Bally）和薛施蔼（Albert Sechehaye）把学生们听课的笔记整理成《普通语言学教程》，于1916年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这部书对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可以分作以下五点来讲。（1）语言和言语。索绪尔划分语言和言语，是为了明确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过去的语言研究，都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因此主张把言语活动划分为语言和言语两个部分。语言在实质上是社会的，不依赖于个

人的，语言的研究纯粹是心理的；言语，其中包括发音，则是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言语的研究是心理-物理的。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言语要为人所理解，并产生一切效果，必须有语言；但是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2)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索绪尔认为语言有它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从而语言学也可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内部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的内部结构，语言的系统；外部语言学研究的则是语言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包括语言与政治、历史、文化和各种社会设施（如教会、学校等）以及与地理上的扩展有关的一切。语言研究中要把外部语言学包括的东西全部排除出去。(3)语言是符号系统。这是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核心。首先，索绪尔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因此可以比之于文字、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形式、军用信号等等。语言学则是符号学的一部分，当然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语言符号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音响形象不是指物质的声音，而是声音的心理印迹，为感觉所证明的声音表象。索绪尔把音响形象叫作能指，把概念叫作所指。语言符号具有两个特征。一是符号的任意性，即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二是能指的线性，能指属听觉性质，只在时间上展开，它在语流中体现为一条线。索绪尔提出了"价值"学说，认为语言是一个纯粹价值的系统，语言系统中的各项要素都有联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4)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组合关系建立在语言符号的线性和语言要素向度序列的基础上，这种关系是现实的；联想关系建立在说话人记忆中组成的联想系列的基础上，这种关系是潜在的。联想关系后来被改称为聚合关系。(5)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共时语言学研究语言状态而不涉及语言的演变过程，历时语言学则研究语言事实的历史变化。

总的说来，索绪尔取语言而舍言语，取内部要素而舍外部要素，取共时研究而舍历时研究，从而严格地规定了语言学的对象

和范围。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的最后一句话是：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

索绪尔学说的继承者因研究重点的不同分为两派。一派以法国巴黎的梅耶（A. Meillet）、格拉蒙（M. Grammont）、房德里耶斯（J. Vendryes）和瑞士日内瓦的巴利、薛施蔼、戈德尔（R. Godel）等为代表。他们接受了语言是社会心理现象的观点，在这一基础上深入研究语言系统的本质；但他们并不把语言和言语、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共时和历时截然分割开来，如巴利还研究语体和个人的语言风格，房德里耶斯还研究语言与思维和文化的关系等。这一派被称为社会心理学学派，另一派则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

结构主义语言学派　本世纪三十到五十年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欧美各国盛行一时。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是：（1）真正的主要的实际存在不是某种语言的个别事实，而是作为系统的语言；语言的每一个成分只是由于它跟系统中其他成分的关系而存在；系统不是成分的机械总和，而是规定成分的。（2）系统的框架或结构是由关系构成的，在系统的框架或结构内，关系统驭成分。（3）因此，可以采用形式的方法或“代数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系统，因为这种研究是建筑在关系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筑在成分的个别特征或物质性的基础上的；这就使在语言学中采用精密的数学方法成为可能。结构主义语言学只重视关系，忽略甚至否定实体；它的哲学基础是逻辑实证主义。

结构主义有三个主要学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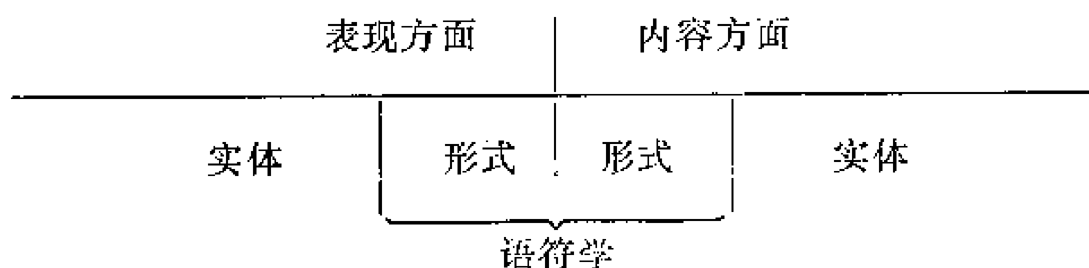
（一）捷克的布拉格学派，又称功能学派。这一学派主要由捷克语言学家马特西乌斯（V. Mathesius, 1882—1945）、瓦契克（J. Vachek）、特尔恩卡（B. Trnka）和俄国语言学家卡尔采夫斯基（С. О. Карцевский, 1884—1955）、特鲁别茨科依（Н. С. Трубецкой, 1890—1938）、雅柯布逊（Р. О. Якобсон, 1896—1982，1941年后入美国籍）组成的。他们于1926年创立了布拉格

语言学会，并于1929年到1939年出版了《布拉格语言学会学报》。布拉格学派接受了博杜恩·德·库尔特内关于功能的学说，把语言看成一种功能系统，主张评价任何语言现象都要从它所执行的功能着眼；他们也接受了索绪尔关于系统的学说，把索绪尔关于区别、对立、关系和系统的观点运用于语言研究之中。他们重视语言实体，并认为语言在共时和历时上都构成系统。这一学派的主要成就在音位学方面，特鲁别茨科依的《音位学原理》(在1939年他死后出版)，是这方面的一本纲领性著作。他们发展了"对立"的概念，不仅用于音位学，而且也用于语法的研究。他们对话语问题也进行了不少探索，提出了句子的实义切分学说。

(二)美国学派，又称描写学派。开创美国学派的，有三位著名人物。一是鲍爱士 (F. Boas, 1858—1942)，语言学界一般把鲍爱士为1911年出版的《美洲印第安语手册》写的序言，称作美国语言学创立的宣言。一是萨丕尔 (E. Sapir, 1884—1939)，萨丕尔是继鲍爱士之后美国著名的印第安语专家，他致力于人类学和普通语言学的研究。他所写的《语言论》(1921年)，利用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知识来说明语言现象以及语言与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关系。他的继承者有弗里斯 (Ch. C. Fries)、奈达 (E. A. Nida)、派克 (K. L. Pike) 等人。人们也把萨丕尔的语言学说称作人类学语言学。一是布龙菲尔德 (L. Bloomfield, 1887—1949)，他是公认的美国描写学派的奠基人。他在1933年出版的《语言论》是这一学派的奠基性著作。在他周围结集了一批有才能的语言学家，如海里斯 (Z. S. Harris)、布洛克 (B. Bloch)、特雷格 (G. L. Trager)、霍克特 (Ch. F. Hockett)、威尔斯 (W. S. Wells) 和裘斯 (M. Joos) 等。海里斯的《结构语言学的方法》(1951年)是描写方法方面集大成的著作。描写学派的工作对象是大量的话语即"素材"，他们的工作目的是制订从素材中分析出音位和语素等语言单位的一套工作方法和严格的分析程序。描写学派使语言描写方法在客观性和形式化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们制订的直接成分分析法和分布分析法，广泛地在语言的各个学科中使用。他们忽视语义，在研究中留下了空白。

（三）丹麦的哥本哈根学派，又称语符学派。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布龙达尔（V. Bröndal, 1887—1942）、乌尔达尔（H. J. Uldal, 1907—1957）和叶尔姆斯列夫（L. Hjelmslev, 1899—1965）。他们在1931年成立了哥本哈根语言学会，1939年出版了《语言学著作》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国际评论刊物。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作是布伦达尔的《结构语言学》（1939年）和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理论导论》（1943年）。叶尔姆斯列夫认为，语符学既是语言学，又是符号学，也是科学的一般理论；它大大超过了语言学的范围。语符学派主要从事理论研究。他们强调语言是形式而非实体，把索绪尔的理论推向极端；语言被看作是纯粹抽象关系的系统。他们认为语言符号有表现方面和内容方面，每个方面都可以分出形式和实体，语音是表达实体，不进入符号，语义是内容实体，也不进入符号；构成符号的是表达形式和内容形式。语符学是研究这两个方面的形式的：



他们认为必须完全改革语言学的方法，在新的基础上解决普遍语法的问题。他们主张把语言的抽象理论跟数学结合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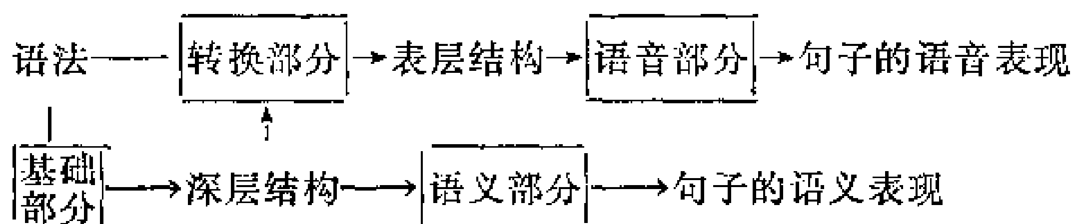
转换生成语法　本世纪六十年代，转换生成语法学派崛起。这个学派的创建人是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 1928—　）。乔姆斯基是描写学派后期主要代表人物海里斯的学生。开始，乔姆斯基是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现代希伯来语的，后来他发现这种按分布原则对语言成分进行切分、替换和分类的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于是就另辟蹊径，逐步建立了转

换生成语法。1957 年，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问世，这本书标志着转换生成语法的诞生；1965 年，《句法理论的各个方面》出版，它奠定了乔姆斯基在语言学界的地位。转换生成语法六十年代曾在欧美风靡一时。七十年代以后，有人对它提出各种疑问和批评，但它的巨大影响仍然存在。事实上，转换生成语法已经成为现代语言学理论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乔姆斯基是理性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崇奉者，他的哲学基础是笛卡儿和莱布尼茨等人的学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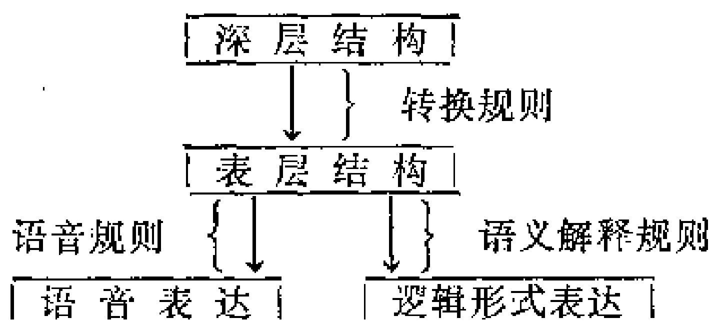
转换生成语法在研究目标和对象、理论性质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主要指描写语言学)都有不同：(1)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目标是描写和研究语言事实，转换生成语法的目标是研究造成语言事实的原因。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对象是话语素材，乔姆斯基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前者指说话者和听话者对自己语言的潜在知识，后者则指这种知识的实际运用，转换生成语法是研究语言能力的。乔姆斯基把语言看成由语法生成的句子的无限集合，而语法则是人类语言的内在规则系统；说话者利用有限的规则系统，可以造出无限多的句子来。(2)结构主义语言学收集语言事实并加以分类，因此是分类性质的理论；转换生成语法则是解释性质的理论。乔姆斯基认为，理论的目的不在于描写“全部事实”，因为语言事实是无限的，描写全部事实一是不可能，二是没有必要。而且，结构主义提供的原理和方法解释不了某些歧义(多义)现象，如 John is easy to please (约翰易于取悦)——John is eager to please (约翰急于取悦)，按照直接成分分析法，它们的结构是完全相同的。乔姆斯基引入了“深层结构”的概念，说明前一句的深层结构是 To please John is easy，后一句的深层结构是 John is eager to please someone，就能加以识别。因此，转换生成语法具有更大的解释力。(3)结构主义语言学是经验性的，即依靠经验的归纳方法对实际的语言现象进行观察，能观察到什么，就研究什么。而语言能力是非经验性的，是观察不到的，所以转换生成语法采用的是演绎方法。乔姆斯基主

张从观察到的事实出发，用普遍性的规则根据假设预言新的现象，再用事实验证，在细节上对规则加以修正。此外，转换生成语法是高度形式化的，它的规则具有抽象的性质，因此也具有普遍性。转换生成语法的重点在于发现语言的普遍特征，在于寻找语言的共性，这跟结构主义语言学偏重语言个性的研究也是不同的。

转换生成语法不断发展，到目前为止，它已经历经四个阶段的变化，主要在于对语义的作用和地位的态度的变化。第一阶段(1957—1965)，以《句法结构》(1957年)为代表，它的特点是不考虑语义。第二阶段(1965—1972)，以《句法理论的各个方面》(1965年)为代表，称作"标准理论"。在这一阶段，乔姆斯基认为深层结构决定语义。其理论框架如下图：



第三阶段(1972—1977)，以《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语义解释》(1972年)为代表，称作"扩展的标准理论"。这一阶段的主要变化，是他认为表层结构对语义解释起一定作用。第四阶段(1977到现在)，以《关于形式和解释的论文集》(1977年)为代表，称作"修正的扩展的标准理论"。它的特点是把语义解释放到了表层结构上。其理论框架如下图：



近些年来，语言学家们还建立了不少种语法体系。它们的主

要特点是把语法研究同语义研究和语用研究结合起来。这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边缘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近三四十年来，语言学也同其他科学一样。朝着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它同其他科学相结合，建立了不少门边缘学科，其中主要的有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数理语言学等。下面分别对这几门学科作些简单的介绍和说明。

社会语言学是运用语言学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语言现象的一门学科。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它的任务是揭示语言结构变异和社会结构变异之间的系统对应关系，以及它们之间一方对另一方的因果关系。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面临的社会语言现象和社会中的语言问题不同，它们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重点也各不相同。美国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研究语言变异与社会因素的关系，探索语言变化的社会原因。对语言变体的研究，是七十年代美国语言学的一个特点。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拉波夫 (W. Labov)，由于他们注重语言变体本身的描写和分析，被称为社会语言学中的语言派。(2)研究人们如何使用语言进行交际，分析语言交际(也包括非语言交际)的过程和组成成分以及言语规律等。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海姆斯 (D. Hymes) 和冈佩兹 (J Gumperz)，被称作人类学派。(3)研究不同语言代码(包括语言、方言甚至谈话风格)之间的转换，双语现象和多语现象；研究较大的社会语言学问题，如双语教育、语言计划和语言政策。由于他们的侧重点不同，故又称语言社会学。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有菲什曼 (J. Fishman) 和费格森 (C. A. Ferguson) 等。在苏联，社会语言学的任务则在于研究语言这一社会现象的本质，它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语言的社会功能及其发展，语言的社会分化和语言的功能分类等问题。社会语言学也研究有关语言计划和语言建设的实际问题，如探索创立和改革文字，确定标准

语、国语和官方语言以及实现语言规范化的途径、方法和措施等，以帮助政府制订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政策。这种研究有时被称作“应用社会语言学”。

心理语言学是运用语言学与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人们掌握语言和使用语言的心理过程的学科。心理语言学通过观察和实验，试图从知觉、记忆、智力、动机等方面解释各种语言现象，回答人们是怎样掌握语言的，人们是怎样理解和说出话语的，语言是怎样与思维过程联系的，语言能力究竟是什么问题等。西方的心理语言学主要分成三派。一派是以美国奥斯古特（O. E. Osgood）为代表的新行为主义，他们提出了传递论，认为除了外部的、可见的反应之外，还有一种内部的、见不到的反应，即依靠语言进行的传递反应。一派以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理论和认知心理学为基础，如乔姆斯基和米勒（G. A. Miller）认为人有两种类型的记忆：短暂记忆和长期记忆，前者记忆表层结构，后者记忆深层结构。另一派则力求综合过去心理学和现代各派的研究成果，这种做法在挪威、意大利、荷兰和英国都有反映。苏联的心理语言学主要以维戈茨基（Л. С. Выготский）的心理学理论为基础，着重研究人的言语活动。心理语言学跟言语病理学的联系也日益紧密，二者互相提供和补充资料。

数理语言学是运用语言学理论与数学方法和模型来研究语言现象的一门学科。在上一世纪，就有人提出过用数学方法研究语言现象的设想。到俄国数学家马尔柯夫（A. A. Марков）运用概率论的方法研究语言，美国语言学家齐夫（G. K. Zipf）把词的频率分布同“费力最小”这一基础的生物学原则联系起来，在这以后，语言学家才逐渐运用数量计算法，使用若干种不同的模式处理语言资料。学者们也研究出确定文体和作者风格的统计学标准，在比较语言学中采用了数学公式衡量各种语言的相关程度，以及改进确定语言历史发展中的不同时期的方法。数理语言学主要包括两个部分：（1）统计语言学。统计语言学大致分成三个方

面：词汇统计学、文体统计学和语言结构本身的统计研究，它采用概率论、数理统计以及信息论方法来研究语言成分的出现概率和频率，从而为自然语言的机器处理提供数据，这些数据也可供语言教学参考。(2)代数语言学。促使代数语言学发展的动力来自两个不同的领域，因此出现了两类不同性质的语言模型。一类是分析性模型，诞生于五十年代的机器翻译研制；另一类是生成性模型，主要来源于乔姆斯基对自然语言所作的研究。它采用集合论、数理逻辑和算法理论等数学方法来研究语言的数学模型，从而为自然语言的信息处理提供理论基础。数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已广泛应用于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通讯理论、大脑神经科学等领域，也有人把这些应用称为"应用数理语言学"。

四 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和转换生成语法

语法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大约在公元前四世纪时，印度就有了体系严谨的专门语法著作。在欧洲，希腊人于公元前三世纪在哲学和逻辑的基础上研究希腊语中词的变化和词的结构模式，区分出不同的词类。他们的研究为传统语法奠定了基础。公元二、三世纪，罗马人继承希腊人的传统，把希腊语的范畴运用于拉丁语，建立了拉丁语法。他们编的语法书在学校中沿用了好几百年，并对后来欧洲各国的语法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世纪，拉丁语是欧洲各国的宗教和学术语言，欧洲人继续在拉丁语法的框架内进行语法研究。到文艺复兴时期，各民族的语言广泛用于书面交际，一些民族语言的语法相继建立，如在1616年出版了第一本俄语语法，1653年出版了第一本英语语法，1662年出版了第一本法语语法。这些语法都是以拉丁语为蓝本编写的。一般认为，希腊罗马传统在欧洲一直到十九世纪都占主导地位。传统语法是规范性的。语法为正确使用语言(主要是书面语)提供规范和准则，所以又称为规范语法。传统语法有无可否认的价值和作用，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对传统语法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点：(1)这种语法是在希腊语特别是拉丁语的基础上建立的，对本民族语言的语法构造没有进行充分的描写；(2)这种语法以概念为基础，从意义到形式，而不是从形式到意义；(3)这种语法重视书面语而忽视口语。在二十世纪，一方面，语言学家对传统语法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他们重视口语，以通用的语言事实为依据，对本民族语言的语法构造进行细致的描写。另一方面，语言学家探索运用新的原则和方法研究语言系统，建立了不少语法学流派。下面着重介绍语法研究中的两个影响较大的流派——结构主义语法(主要是美国描写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

结构主义语法(或称描写语言学)是由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奠定基础的。布龙菲尔德提出了语言描写的基本原则，他的同事和学生们则制定出描写方法和程序的细则，使语言描写方法在客观性和形式化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结构主义学派重视某个语言社团通用的口语，强调每种语言不同于其他语言的特点。他们主张按照有系统的、严密的步骤客观地描写语言的表现形式。描写过程一般分为四个阶段：(1)实地记录能以代表某种语言的一定数量的话语作为素材;(2)把这些话语按不同层次分成音位、语素、词、短语和句子；(3)说明上述语言单位，主要是音位和语素的分布情况；(4)把语言单位和话语的语法结构加以分类。下面就语法部分有关的问题择要作些说明。

布龙菲尔德把语言符号称作语言形式即具有意义的语音形式。它可以包括任何言语片段，从句子、短语、词到语素，如 John fell (约翰摔倒了)、poor John (可怜的约翰)、John、poor、fell, 以及 playing (玩，动词现在分词)中的 play 和 ing, books (书，名词复数)中的 book 和 s。有些语言形式可以单独说，有些不能单独说。布龙菲尔德把它们分成两类：能单独说的(也即能作为句子出现的)形式叫自由形式，不能单独说的(也即不能作为句子出现的)形式叫粘着形式。粗略地说，粘着形式是指语素特别是指表示语法意义或构词意义的词缀和词尾，而自由形式则指词、短语和句子。

描写语言学家把语素看作最基本的语法形式。他们制订出一套严密的方法来划分语素，比较典型的是同型替换法，即在同一类型的框架中找到可以相互替换的成分。比如说英语"warmly"(温暖、热情，副词)这一言语片段可以分出"warm"和"ly"两个语素，因为在"warm～"框架中有 warmly (热情地)、warmish (微温)和 warmest (最热)等形式，在"～ly"的框架中有 warmly、coldly (冷淡地)和 badly (拙劣地)等形式。同样，汉语"电话"这一言语片段可以分出"电"和"话"两个语素，因为在"电

～"的框架中有"电话"、"电灯"、"电扇"、"电线"等形式，在"～话"的框架中有"电话"、"废话"、"大话"、"梦话"等形式。把一定数量的素材按上述方法进行处理，可以得出一种语言中所有的语素。

布龙菲尔德把语法定义为"各种形式的有意义的配置"。语言形式有四种配置方式：第一，次序，如"John hit Bill"（约翰打比尔）和"Bill hit John"（比尔打约翰），这里施动和受动的意义完全是由形式排列的次序确定的。第二，变调，指超音段音位的运用，包括重音和语调等。这些概念前面都已讲过，这里不再重复。第三，变音，指形式中音位的变化。有些是随意的，如do not — don't；在这个例子里，说话者对两种形式可以自由选择。有些是强制的，如duke（公爵）——duchess（公爵夫人），run（跑，不定式）——ran（跑，过去式）；在这两个例子里，说话者对语音的变换不能自由选择。第四，形式的选择或类别。这是指语言形式（语素、词、短语）按照各自的行为方式构成不同的语法类别。比如说，drink milk（喝牛奶）和fresh milk（鲜牛奶）的组合方式是不同的，由于不同，我们可以辨认出drink属于动词类，fresh属于形容词类。词类也是一种形式的类别（简称形式类），但形式类不等于词类，它的含义要比词类广泛；如词尾不是词，但它是形式，可以构成一定的形式类。在布龙菲尔德的语法体系中，形式类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布龙菲尔德反对根据意义来划分形式类，而主张以某个形式的功能或位置为标准来规定形式类。功能或位置是说明某一语言形式可能出现的环境即分布的基础。在他以后的描写语言学家，如海里斯就根据分布情况来确定语素的类别，公式是：A和B能出现在"C—D"的环境中，它们就属于同一类别。举例来说：

N类：出现在-s（复数词尾）之前，the或形容词之后，如hotel（旅馆）、butter（奶油）、one（一个、这个）等；

V类：出现在-ed（过去时词尾）之前，-ing（现在分词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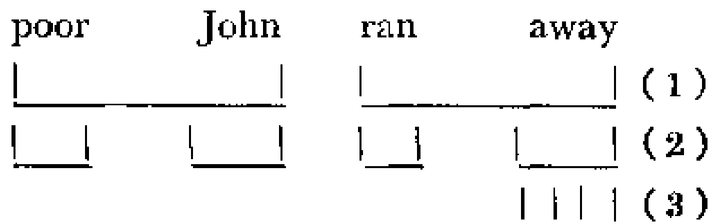
尾）之前，N 加 should、will 或 might（助动词）之后，如 go（去）、gain（获得）、take（拿）、think（想）等；

A 类：出现在 the—N 之间，但不能出现在 -s 之前，如 young（年轻的）、pretty（漂亮的）、first（第一）等；

D 类：出现在 the—A 之间，但不能出现在 the—N 之间，如 rather（相当，颇）、very（十分，很）等。

布龙菲尔德还把语言形式分成复合形式和简单形式。跟别的语言形式在语音语义上有部分相似的语言形式是复合形式，跟别的任何一个形式在语音语义上没有任何部分相似的语言形式是简单形式。

复合形式由成分组成，是可以分析的。分析复合形式到语素为止，语素是最终成分。怎样分析复合形式呢？布龙菲尔德引入了直接成分的概念。如英语句子 poor John ran away（可怜的约翰跑掉了）的直接成分是 poor John 和 ran away 这两个复合形式，poor John 的直接成分是语素 poor 和 John，而 ran away 的直接成分是语素 ran 和复合形式 away，后者的直接成分又是语素 a- 和 way。用图解表示为：



这种分析方法有时还能区别歧义的（多义的）结构，如汉语：发现了敌人的/哨兵——发现了/敌人的哨兵；英语：old men / and women（老头儿们和妇女们）—— old / men and women（老头儿和老婆子们）；俄语：Для выполнения этой работы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 он пригласил двух помощников（为了进一步完成这项任务，他请了两名助手）—— Для выполнения этой работы/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он пригласил двух помощников（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他后来请了两名助手）。但它对有些歧义（多义）结构却显得

无能为力，如汉语：母亲的回忆(母亲本人的回忆)—— 母亲的回忆(对母亲的回忆)；英语 the shooting of the hunters (猎人的射击)—— the shooting of the hunters (对猎人的射击)；俄语 посещение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亲戚的访问)——посещение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访问亲戚)；因为用直接成分分析这些序列，得出的结果是相同的。

描写语言学家把描写话语的语法结构作为语法分析的最后一道程序，其目的在于说明语言素材里能出现哪些话语，这些话语是由哪些语素序列和结构组成的。海里斯认为可以用公式图表把英语的语法结构概括地展示出来。比如说，英语中有按 NVX (X 为升降曲线) 式组成的话语，从这个公式还可以推演出很多由 N 和 V 的组成的话语：NVX = TNVX = TANVX = TDANVX (T 为冠词 the) 等等。他用图表展示的话语语法结构如下(图中横向表示连续出现的成分，纵向表示可以替换的成分)：

<table>
<tr><td rowspan="2">N</td><td>V</td><td>P</td><td>N</td></tr>
<tr><td>V_b</td><td colspan="2">A</td></tr>
</table>

这张图表说明可以出现以下这些话语：

NV: Our best books have disappeared. (我们那些最好的书不见了。)

NVP: The Martian came in. (火星人进来了。)

NVPN: They finally went on strike. (他们终于进行了罢工。)

NVN: We'll take it. (我们将接受它。)

NV_b: He is.（他是的。）（V_b 指 be、seems 一类语素，
它们的分布与 V 相似，但也能出现在 A 前面）
NV_bP: I can't look up. （我不能往上看。）
NV_bPN: The mechanic looked at my engine. （技工瞧着我的机器。）
NV_bN: He's a fool. （他是个笨蛋。）
I looked daggers. （我怒目而视。）
NV_bA: He's slightly liberal. （他有点开明。）
They looked old.（他们当时看起来老了）。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得出某种语言常用的句型。

转换生成语法也称生成语法或转换语法，是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建立的语法体系。乔姆斯基原来是海里斯的学生。在使用结构主义的切分、替换、分类等方法来处理语言现象时，他发现，这套方法用于描写和分析音位和语素确实是行之有效的，但用于描写和分析句子却不能得心应手。这是因为语言中音位的数量是有限的，语素的数量虽然很多，但毕竟也是有限的；而在任何一种自然语言中，句子的数量实在是无限的。语言有无限多的句子，这一事实难以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作出解释。而且，正如前面说过的那样，结构主义语法也难以解释句子之间的内部联系，特别是解释有歧义的结构。这就引起了乔姆斯基的挑战。

乔姆斯基把语言看成是由语法生成的句子的无限集合，而语法则是人类语言的内在规则系统。根据洪堡特“以有限的手段作无限的使用”这一原理，人们利用有限的规则系统，可以说出并听懂无限多的句子，包括从未听人说过的句子在内。乔姆斯基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语言能力指人们对自己语言的内在知识，如理解别人说的每一句话，判断句子是否正确，对歧义（多义）现象作出解释等。语言运用则指说话者和听话者对这种能力的实际运用，即具体使用语言的一种行为。转换生成语法是研究语言能力的。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描写和分析的目的不在于分类，而在

于建立一种能解释自然语言中无限多句子的理论。

转换生成语法从五十年代建立以来，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在二三十年时间里，乔姆斯基对自己提出的某些论点和具体规则，不断进行修改和补充。这里不准备介绍这一理论发展的全过程，而只就它的一些基本概念作些说明。转换生成语法具有生成和转换两个方面，也就是说，这种语法既是生成的，又是转换的。

先说生成。转换生成语法把生成性看作语法的本质属性。语法必须生成某种语言里所有的句子，而且仅仅生成合乎语法的句子。按照语法所设计的规则和规定，能够得出某种语言所有的句子或者任何可能出现的句子。生成这一术语是从数学中借来的。在数学中，生成指的是用有限的成分来说明无限事实的一种方法。比如说有一个变项 X，它可以取任何一个自然数作为它的值。这样，X^2+X+1 这个代数式代表的函数关系就能生成一个无限的聚合：{3，7，13，21，31……}。转换生成语法的规则能生成无限的句子，正是在这种抽象的意义上来说的。应该指出，生成并不是指一个人说话的实际过程，而是指生成句子的逻辑过程。逻辑过程只是模拟这种实际过程，说明和解释它的性质或状况，构成实际使用语言——表达和理解的基础。

粗略地说，生成规则包括一套改写规则(短语结构规则)和词汇插入规则。一种语言中所有的词项(包括词和语素)组成词库(或词典)。例如按照改写规则：S → NP+VP, NP → D+N, VP → V+NP (S 为句子符号，NP 为名词短语，VP 为动词短语，D 为限定词，N 为名词，V 为动词)；插入词项：D → the; N → boy, girl, ball, table 等；V → hit, kicked 等；可以推导出 "The boy hit the ball" (男孩击球)，The girl kicked the table (女孩踢桌子)一类句子。推导过程是严格的：第一，不得改变符号的位置；第二，不得增加符号；第三，不得减少符号；第四，每次只能演化一个符号。"The boy hit the ball" 的推导式如下：

S

NP + VP (1)

D + N + VP (2)

D + N + V + NP (3)

D + N + V + D + N (2)

the + N + V + D + N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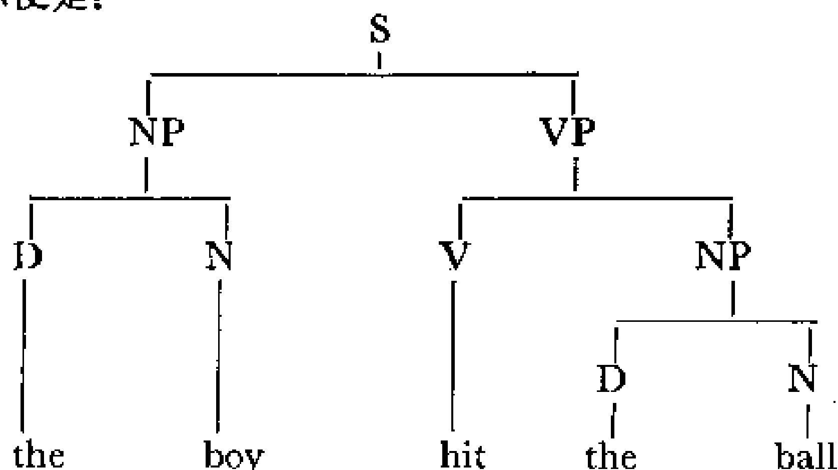
the + boy + V + D + N (5)

the + boy + hit + D + N (6)

the + boy + hit + the + N (4)

the + boy + hit + the + ball (5)

这里(1)、(2)、(3)……表示运用规则的次序，重复出现的(2)、(4)、(5)表示推导过程中重复使用某一规则。用树形图表示便是：



怎样才能保证生成的句子都是合格的呢？或者，换句话说，怎样才能避免产生象 *The table kicked the girl (桌子踢女孩)这类不合格的句子呢？这就要对一个句子内成分的同现(通常称作搭配)加以限制，给每一词项规定它的语义、句法特征。比如说，kicked 前的名词一定要有生命的，一般是人，至少是有生命的。我们不能说"table kicked"(桌子踢)或"thought kicked"(思想踢)。跟名词有关的特征可以描述为"Abstract"(抽象的)、"Animate"(有生命的)、"Human"(人类的)等等。如对

thought、table、girl 等名词可记为：

thought [+N, + Abstract, — Animate] (+读作“是”，—读作“非”)

table [+N, —Abstract, —Animate]

girl [+N, —Abstract, +Animate, +Human]

这主要是词汇上的限制，即在特定的语法关系里某些词不能跟另一些词同现。另一种是结构上的限制，即某些词不应该进入某些语法结构里。如 *A week elapsed the girl (一个星期过去这女孩)是不合格的句子，因为 elapsed 后面不能跟任何名词短语。因此就要给动词再分小类，限制它可能进入的语境，如对 elapsed、kicked 等动词可记为：

kicked [+V, +Transitive] /—NP

elapsed [+V —Transitive] /—#

上面 Transitive 表示及物，—— 表示这一动词进入的语境，# 表示停顿。这样就可以保证生成 “The girl kicked the table”, “A week elapsed” 等合格的句子。

再说转换。转换这一术语是海里斯用过的，乔姆斯基加以改造和发展。在转换生成语法中，转换也是句子结构描写规则体系中的一种规则。它是句子生成过程中的必要环节，生成任何句子都必须经过转换这一程序，但转换不能改变句子的基本意义。转换的具体操作方式主要有以下五种：

(1)换位：XY→YX，如把主动句 John opened the door (约翰开门)改变为 The door was opened by John (门被约翰打开)时，主语 John 与宾语 door 交换位置。

(2)添加：X→XY，如在上述例句中添加 by。

(3)省略：XY→X，如把陈述句 You open the door (你开门)改变为命令句 Open the door (开门)时，省略主语 you。

(4)替换：X→Y，如把 I want ... (我要)和 John comes (约翰来)改变为 I want John to come (我要约翰来)时，用不

定式动词 to come 替换定式动词 comes。

（5）复写：X→XX，如把陈述句 It certainly is hot today（今天一定很热）改变为附加疑问句 It certainly is hot today, isn't it?（今天一定很热，对吗？）时，后一个 it 就是复写。

在早期，乔姆斯基区分随意转换和强制转换。随意转换指的是把核心句改变成它的转换形式，如把主动句改变成被动句，把肯定句改变成否定句，把陈述句改变成疑问句或命令句等。一般说来，简单的陈述句、肯定句、主动句是核心句，疑问句、命令句、否定句和被动句则是其相应的转换形式。进行随意转换的目的，在于说明这些不同结构的句子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

John opened the door.

John did not open the door.（否定转换）

Did John open the door?（疑问转换）

The door was opened by John.（被动转换）

随意转换可以由说话者根据需要自由选择，因为不论是陈述句、肯定句、主动句，还是疑问句、否定句、被动句等，本身都是合格的句子。强制转换则不同。强制转换不能由说话者自由选择，它是在每个句子的推导过程中必须使用的，否则就不能生成合格的句子。英语动词是有时态变化的。我们用 C代表时态，把它记作：

$$C\left\{\begin{array}{l}S/NP\ sing\ — \\ \phi/NPpl\ — \\ past\end{array}\right\}$$

这是说时态有现在式和过去式两种。如果是现在式，名词为单数(sing 表示单数)时，C 就是 S；名词为复数（pl 表示复数)时，C 就是 ϕ（零形式），如 The boy walks（男孩子在散步）——The boys walk（男孩子们在散步）。如果是过去式（past 表示过去式），walk 要变成 walked。

转换还分成单项转换和综合转换，只涉及一个句子的转换叫单项转换，如把主动句 John opened the door 改变成被动句

The door was opened by John。涉及两个以上句子的转换叫综合转换，如把两个句子 I want … 和 John comes 改变成 I want John to come。通过综合转换，可以造出各种复杂的句子来。

到后来，乔姆斯基摒弃了核心句的提法，取消了随意转换，并引入了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概念。前者指可以直接感知的、用声音或文字形式表现出来的结构，后者指不能直接感知的、潜藏在人们意识中的结构。深层结构在基础部分生成，接受词汇插入，进行语义解释，并通过转换操作改变成合格的表层结构。转换的作用就是把深层结构映射成表层结构。深层结构的概念对语言解释来说是有作用的，它可以说明一些直接成分分析不能解决的歧义现象问题。这就增强了语法的解释力。如前面提到过的几个歧义（多义）结构：母亲的回忆、The shooting of the hunters、посещение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等，从转换的角度看，是分别从两个不同的句子，或者说，是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深层结构转换来的：

母亲的回忆：（1）母亲回忆……；
（2）（子女）回忆母亲。

the shooting of the hunters: （1）the hunters shoot;
（2）(they) shoot the hunters.

посещение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1）(кто-то) посещает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2）родственники посещают (кого-то).

在转换过程中，某些外部标记失落，才造成了表层结构的歧义（多义）。

总的说来，传统语法、结构主义语法和转换生成语法是当前语法研究中的三个主要流派。在我国学校的语法教学中，传统语法仍占主导地位，但我们也应当对结构主义语法和转换生成语法进行研究，了解它们是怎样描写和分析语法现象的。

五. 主要术语(汉、英、俄语)对照表

(按汉语拼音方案字母表的顺序排列)

A

阿拉伯字母表	Arabic alphabet	арабский алфавит

B

百科词典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半元音	semi-vowel	полугласный
伴随语言现象	paralanguage	параязык
爆破音	(ex)plosive	взрывной
本义	basic meaning	основное значение
鼻化	nasalization	назализация
鼻音	nasal	носовой, назальный
闭音节	close syllable	закрытый слог
边音	lateral	боковой, латеральный
标准语	standard (literary) language	стандарт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язык
表情词	affective word	аффективное слово
表现方面	plan of expression	план выражения
表形(图画)文字	pictography, pictographic writing	пиктография, пикт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письмо
表意文字	ideography, ideographic writing	идеография, ид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письмо
表音法、书写法	graphics	графика
表音文字、拼音文字	phonetic (phonographic) writing	фонография, звуковое письмо
宾语	object	дополнение, объект
并列词组	coordinate phrase	соедин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е
补语	complement	дополнение
部分同化	partial assimilation	частичная ассимиляция

不变重音	invariable stress	постоянное ударение
不送气音	unaspirated	непридыхательный
布拉格学派	Prague School	пражская школа

C

擦音	fricative, spirant	фрикативный, спирант
颤音	rolled, trill	дрожащий
超句统一体	supra-sentential unity	сверхфразовое единство
超线性语素	suprasegmental morpheme	супрасегментная морфема
超音段音位	suprasegmental phoneme	супрасегментная фонема
陈述句	declarative sentence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成语	idiomatic phrase	идиом(а)
成阻	onset, initial (first) phase	приступ, экскурсия
持阻	hold, middle (central) phase	выдержка
重叠	reduplication	удвоение, редупликация
除阻	final phase, release	отступ, рекурсия
唇齿音	labiodental	лабиодентальный, губно-зубной
唇化	labialization	лабиализация, огубление
唇音	labial	губной, лабиальный
词	word	слово
词的结构模式	structural pattern of word	структурная модель слова
词的用法	usage of word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слова
词典(辞书)	dictionary	словарь
词典学	lexicography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я
词法、词法学(形态学)	morphology	морфология
词干	stem	основа
词根	root	корень
词根语	radical language	корневой язык
词根语素	root morpheme	корневая морфема
词汇	vocabulary	лексика, словарь

词汇学	lexicology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
词汇—语义构词法	lexico-semantic derivation	лексико-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е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词类	parts of speech	части речи
词尾	(flexional) ending	окончание, флексия
词形(式)	word form	словоформа
词序	word order	словопорядок
词义	meaning of word	значение слова
词源学	etymology	этимология
词重音	word-stress	словесное ударение
词缀	affix	аффикс
词缀法	affixation	аффиксация
词组	word group, phrase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е
词组(的)结构模式	structural pattern of word group	структурная модель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次重音	secondary stress (accent)	второстепенное (побочное) ударение

D

大写字母	capital letter (majuscule)	прописная буква
带音的、浊音	voiced	голосной, звонкий
代词	pronoun	местоимение
代码	code	код
单焦(点)音	monofocal	однофокусный
低元音	low vowel	гласный низкого подъема
地方(域)方言	regional dialect	местный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й) диалект
定语	attribute	определение
动词	verb	глагол
动态	dynamics	динамика
读音法(正音法)	orthoepy	орфоэпия
短语结构规则	phrase-structure rule	фразоструктурное правило
多式综合语	polysynthetic language	полисинтетический язык
多语制	multilingualism	ногоязычие

E

腭化	palatalization	палатализация
儿化(的)	r-coloured	р-окрашенный
耳语	whisper	шёпот
二合元音	diphthong	дифтонг

F

发音部位	place of articulation	мест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артикуляции)
发音动作、发音法	articulation	артикуляция
发音法基础	basis of articulation	артикуляционная база
发音(三)阶段	phases of articulation	фазы артикуляции
发音方法	manner of production	способ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артикуляции)
发音器官	apparatus of pronunciation	произносительный аппарат
繁化		усложнение
反义词	antonym	антоним
方言	dialect	диалект
方言词	dialectism	диалектизм
方言学	dialectology	диалектология
仿译词	calque	калька
非爆破音	implosive	имплозивный
非词根语素	affixal (nonroot) morpheme	некорневая (аффиксальная) морфема
非线性语素	non-linear morpheme	несегментная морфема
非音节音	non-syllabic sound	неслоговой звук
非重读(轻声)音节	unstressed (unaccented) syllable	безударный (неударный) слог
非自由词义	bound meaning	связанное значение
分布	distribution	дистрибуция
分析形式	analytic from	аналитическая форма
分析语	analytic language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язык
缝隙音	constrictive	щелевой, щелинный
符号系统	system of signs	система знаков
辅音	consonant	согласный
辅音文字	consonantal writing	консонантное письмо

辅助词	auxiliary (word)	служебное слово
副词	adverb	наречие
复合词	compound (word)	сложное слово
复合句	composite sentence	слож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附词	clitic	клитика
附加(关系)	adjunction	примыкание
附加符号	diacritic(al) mark	диакритический знак
附音	(on-)glide	призвук

G

概念	concept	понятие
感情(强调)重音	emotional (emphatic) stress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е (эмфатическое) ударение
感叹句	exclamatory sentence	восклицатель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高元音	high vowel	гласный высокого подъема
哥本哈根学派	Copenhagen School	копенгагенская школа
格	case	падеж
个别(具体)语言学	particular linguistics	част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功能分类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ая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共核	common core	общее ядро
共鸣	resonance	резонанс
共鸣体(器)	resonator	резонатор
共时语言学	synchronic linguistics	синхрониче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共同语	common language	общий язык
构词对偶	word-formation pair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пара
构词法、构词学	word-formation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构词类型	word-formation type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тип
构词链	word-formation chain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цепь
构词意义	word-formation meaning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构词族谱	family of words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е

		гнездо́
构拟(重构)	reconstruction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孤立语	isolating language	изолирующий язык
孤语素	unique morpheme	уникальная морфема
古词	archaism	архаизм
固定词组	fixed word group	устойчиво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е
固定重音	fixed stress (accent)	фиксированное ударение
官方语言	official language	оффициальный язык
冠词	article	артикль
规范性	normality	нормативность
国际词语	international word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м
国际辅助语	international auxiliary language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ый язык
国际音标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I. P. A.)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етический алфавит (М.Ф.А.)
国语	national language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язык

H

汉字	Chinese character	китайский иероглиф
行业语	professionalism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изм
核心句	kernel sentence	ядер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合成法	composition	словосложение
宏观语言学	macrolinguistics	макролингвистика
喉音	laryngal, glottal	ларингальный, гортанный
后附词	enclitic	энклитика
后加词缀	postfix	постфикс
后舌音	backlingual	заднеязычный
后元音	back vowel	гласный заднего ряда
后置词	postposition	послелог
后缀	suffix	суффикс
后缀法	suffixation	суффиксация
互补分布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ая дистрибуция

J

积极发音器官	active organs of pronunciation	активные произносительные органы
基音	fundamental pitch	основной тон
机制	mechanism	механизм
集团语	lingo, jargon	жаргон
(比较)级	degrees (of comparison)	степени (сравнения)
假名	kana	кана
间缀	connecting morpheme	интерфикс
简单句	simple sentence	прост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简化	de-etymologization	опрóщение
简化字	abbreviated Chinese character	опрощенный китайский иероглиф
减音	omission, dropping	пропуск, выпадение
阶级习惯语	class dialect	классовый диалект
结构	structure	структура
结构主义语法	structural grammar	структур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结构主义语言学	structural linguistics	структур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节奏重音	rhythmic stress	ритмическое ударение
节奏组	rhythmic group	ритм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
借词	loan-word	заимствованное слово
近接同化	contact assimilation	контактная ассимиляция
警句(名言)	epigram	сентенция
静态	statics	статика
旧词	obsolete word	устаревшее слово
聚合关系	paradigmatic relation	парадигматическое отношение
句法、句法学	syntax	синтаксис
句型	sentence pattern	модель предложения
句子	sentence	предложение
句子成分	sentence element	член предложения
句子的实义切分	actual division of sentence	актуальное членен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句子的语义结构	semantic structure of	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

	sentence	тура предложения
句子(的)结构模式	structural pattern of sentence	структурная модель предложения
卷舌音	retroflex	ретрофлексный

K

开音节	open syllable	открытый слог
克里奥耳语	Creole	креол
口音	accent	акцент
口(腔)音(非鼻音)	buccal	ротовой (ртовый)
口语	spoken language	устная речь
口语词	colloquialism	разговорная лексика, коллоквиализм
宽式音标	broad transcription	широкая транскрипция

L

拉丁字母表	Roman alphabet	латинский алфавит, латиница
类比	analogy	аналогия
类型分类	typological classification	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类型学	typology	типология
理论语言学	theoretical lingustics	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力重音	dynamic accent (stress)	силовое ударение
历时语言学	diachronic linguistics	диахрониче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历史比较法	comparative historical method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
历史比较语言学	comparativ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联调变化	sequences of tones	чередование тонов
联音变化	combinative sound-change	комбинаторное звуковое изменение
连(接)词	conjunction	союз
量词	quantitative(s), numerative classifier(s)	счетное слово,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й) класси-

		фикатор
量重音	quantitative stress (accent)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ое ударение
零(位)语素	zero morpheme	нулевая морфема
流音	liquid	плавный
逻辑重音	logical stress	логическое ударение

M

描写法	descriptive method	описательный (дескриптивный) метод
描写语言学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дескриптив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民族语	national language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язык
名词	noun	(имя) 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ое
名言(警句)	maxim, winged words	крылатые слова

N

内部屈折	internal flexion	внутренняя флексия
内容方面	plan of content	план содержания
逆成法	backformation	обратное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逆行同化	regressive assimilation	регрессивная ассимиляция
粘着形式	bound form	связанная форма
粘着语	agglutinating (agglutinative) language	агглютинирующий (агглютинативный) язык

P

派生词	derived word	производное слово
派生法	derivation	деривация, слов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陪音	harmonic, overtone	гармоника, обертон, парциальный тон
配置	arrangement	расположение
皮钦语	Pidgin	пиджин
拼写法(正字法)、书写法	orthography, spelling	орфография, правописание

拼写法原则	orthographic principle	орф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принцип
频率	frequency	частота
平缝音	slit fricative	плоскощелевой
普通语法学	general grammar	общ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普通语言学	general linguistics	общ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普通语音学	general phonetics	общая фонетика
谱系分类	genealogical classification	генеалогическая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Q

歧义句	ambiguous sentence	двусмыслен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祈使句	imperative sentence	повелитель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气声门	intercartilaginous glottis	межхрящевая щель
前附词	proclitic	проклитика
前舌背音	dorsal	дорсальный
前舌音	forelingual	переднеязычный
前元音	front vowel	гласный переднего ряда
前置词、介词	preposition	предлог
前缀	prefix	префикс, приставка
前缀法	prefixation	префиксация
强成阻	stopped (vowel) beginning	сильный приступ (гласного)
翘舌音、顶音	cacuminal	какуминальный
亲属语言	affiliated languages	родственные языки
青年语法学派、新语法学派	young grammarians	младограмматики
清辅音	surd (voiceless) consonant	глухой согласный
清化	devocalization	оглушение, девокализация
清音、不带音(的)	unvoiced, voiceless	глухой, безголосный
情感色彩	emotional colouring	эмоциональная окраска
区别(性)特征	distinctive feature	различительный признак
区域性语言	areal language	ареальный язык

屈折语	flexional language	флективный язык

R

人称	person	лицо
人工语言	artificial language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язык
任意性	arbitrariness	произвольность
软腭化	velarization	веляризация
软辅音	soft consonant	мягкий согласный
软化	softing (palatalization)	смягчение
软音符号	soft sign	мягкий знак
弱化	weakening, reduction	редукция, ослабление

S

塞擦音	affricate, occlusive-fricative	аффриката, смычно-фрикатиный
塞音	stop, occlusive	смычный, затворный
三合元音	triphthong	трифтонг
嗓音	voice	голос
色彩	colour, shade	окраска, оттенок
闪音	flapped	одноударный дрожащий
舌尖音	apical	апикальный
舌尖元音	apical vowel	апикальный гласный
社会方言	social dialect	социальный диалект
社会语言学	sociolinguistics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ка
社会学学派	sociological school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身势语	body language	язык жестов
声波	sound-wave	звуковая волна
声带	vocal bands (c(h)ords)	голосовые связки
声调	tone	тон
声调语言	tone language	тональный язык
声门	glottis, glottic aperture	голосовая щель
生产词	underlying word	производящее слово
实词	full word	знаменательное (полное) слово
实验语音学	experimental phonetics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льная фонетика

实语素	full morpheme	знаменательная (лексическая) морфема
时	tense	время
式	mood, mode	наклонение
世界性语言	world language	мировой язык
世界语	Esperanto	эсперанто
书卷语词	learned word	книжное слово
书卷语体	literary style	книжный стиль
书面语	written language	письменная речь
熟语	idiom	фразеологизм
数	number	число
数词	numeral	(имя) числительное
数理语言学	mathematical linguistics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术语	term	термин
述谓性	predication	предикативность
述位	rheme	рема
双唇音	bilabial	двугубный, губно-губной, билабиальный
双焦(点)音	bifocal, bicentral	двухфокусный
双语词典	bilingual dictionary	двуязычный словарь
双语制	bilingualism	двуязычие
吮吸音	click	щёлкающий
顺行同化	progressive assimilation	прогрессивная ассимиляция
斯拉夫字母表	Slavic alphabet	славянский алфавит
思想	thought	мысль
思维	thinking	мышление
咝音	sibilant, hissing sound	свистящий, сибилянт
送气	aspiration	придыхание, аспирация
送气音	aspirate	придыхательный
俗语词	vulgarism	вульгаризм
随位音变	positional sound-change	позиционное звуковое изменение

T

态	voice	залог

谈话语体	colloquial style	разговорный стиль
(感)叹词	interjection	междометие
体	aspect	вид
替换	substitution	субституция
天城体	devanagari	деванагари
停顿	pause	пауза, остановка
同化	assimilation	ассимиляция
同义词	synonym	синоним
同音词	homonym	омоним
脱落，省略	omission, elision	выпадение, пропуск

W

外来词	foreign word	иностранное слово
完全同化	complete assimilation	полная ассимиляция
微观语言学	microlinguistics	микролингвистика
唯理语法	rational grammar	рациона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委婉词	euphemism	эвфемизм
谓语	predicate	сказуемое
文字	script, writing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письмо
无理据词	unmotivated word	немотивированное слово
五十音图(假名表)	syllabary	силлабарий

X

希腊字母表	Greek alphabet	греческий алфавит
唏音	hushing sound	шипящий
系词	copula	связка
系统	system	система
线性	linearity	линейность
线性语素	segmental morpheme	сегментная морфема
详解词典	explanatory dictionary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响度	loudness, sonority	громкость, звучность, сонорность
响(辅)音	sonant, sonorant	сонорный, сонант
消极发音器官	passive organs of pronunciation	пассивные произносительные органы
小句、分句	clause	фраза

小舌音	uvular	увулярный, язычковый
小写字母	small letter	строчная буква
楔形文字	cuneiform (writing)	клинопись
协音变化	accomodation	аккомодация
新词	neologism	неологизм
心理语言学	psycholinguistics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а
心理主义学派	psychological school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形容词	adjective	(имя) прилагательное
形式类	form class	формальный класс
形态音位学	mor(pho-)phonology	мор(фо-)фонология
性	gender	род
虚词	empty word	пустое (служебное) слово
虚语素	empty morpheme	служебная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ая) морфема

Y

咽壁音	pharyngal	фарингальный, глоточный
言语	speech, speaking	речь
言语活动	speech activity	речев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言语社团(语言社团)	speech community	языковая общность
严式音标	narrow transcription	узкая транскрипция
谚语	proverb	пословица
央元音	central vowel	гласный среднего ряда
一词多义	polysemy	полисемия
一致(关系)	agreement, concord	согласование
移动重音	movable stress	подвижное ударение
疑问句	interrogative sentence	вопросительн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意识	consciousness	сознание
义素	sememe	семема
异根	suppletion	супплетивизм
异化	dissimilation	диссимиляция
异体字	modified character	разнопись
音标	(phonetic) transcription	(фонетическая) транс-

		крипция
音长	duration, length	длительность (долгота) звука
音调	melody	мелодия, мелодика
音段	segment	сегмент
音段音位	segmental phoneme	сегментная фонема
音高	pitch	высота (звука)
音节	syllable	слог
音节文字	syllabic (syllable) writing, syllabism	слоговое (силлабическое) письмо, силлабизм
音节音	syllabic sound	слоговой звук
音强	intensity of sound	сила (интенсивность) звука
音色	tamber (timbre)	тембр
音声门	intermembranous glottis (slit)	межсвязочная щель
音素	phone, sound	звук
音素文字	phonemic writing	фонематическое письмо
音位	phoneme	фонема
音位变体	phonemic variant, allophone	вариант фонемы, аллофон(ема)
音位必然变体	sub-phonemic variant	обязательный вариант фонемы
音位典型变体	norm, principal member (allophone)	типичный (главный) вариант фонемы
音位对立	phonological opposition	фонологиче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
音位交替	alternation of phonemes	чередование фонем
音位随意变体	optional allophone	факультативный вариант фонемы
音位学	phonology, phonemics	фонология
音位音标	phonemic transcription	фонемная транскрипция
音值	phonetic value	звуковое значение (значимость)
隐语	argot, cant	арго, тайный язык

应用语言学	applied linguistics	прикладн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硬辅音	hard consonant	твердый согласный
硬音符号	hard sign	твердый знак
有理据词	motivated word	мотивированное слово
语调	intonation	интонация
语段重音	syntagmatic stress	синтагматическое ударение
语法、语法学	grammar	грамматика
语法范畴	grammatical category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ая категория
语法手段	grammatical device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е средство
语法形式	grammatical form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ая форма
语法意义	grammatical meaning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语素	morpheme	морфема
语素变体	allomorph	алломорф
语素形式、语子	morph	морф
语体	style	стиль
语体色彩	stylistic colouring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ая окраска
语文学	philology	филология
语系	language family	семья языков
语言	language	язык
语言变体	variety in language	вариант языка
语言层次	linguistic levels	уровни языка
语言单位	linguistic unit	единица языка
语言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развитие языка
语言的分化	divergency of language	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я языка
语言的功能	function of language	функция языка
语言的起源	origin of language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языка
语言的融合	crossing of language	скрещивание языков
语言的统一	convergency of languages	интеграция языка
语言的普遍现象	linguistic universal(s)	языковые универсалии
语言形式	linguistic form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фо-

		рма
语言学	linguistics	лингвистика, языкознание
语言状况	status of language	статус языка
语义场	semantic field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е поле
语义学	semantics	семантика, семасиология
语音	(speech-)sound	звук (речи)
语音变化	sound-change	звуковое (фонетическое) изменение
语音词	phonetic word	фонетическое слово
语音段、意群	syntagma, sense-group	синтагма, смысловая группа
语音交替	alternation (interchange) of sounds	чередование (альтернация) звуков
语音句	phrase	фраза
语音学	phonetics	фонетика
语用学	pragmatics	прагматика
语支	language branch	ветвь языков
语族	language group	группа языков
元音	vowel	гласный
元音和谐	vowel harmony, harmony of vowels	гармония гласных, сингармонизм
圆唇元音	rounded (labialized) vowel	лабиализованный (губной, огубленный) гласный
圆缝音	hole fricative	круглощелевой
远接同化	distant assimilation	ассимиляция на расстоянии
约定俗成	conventionalism	конвенционализм
乐音	tone	(музыкальный) тон
乐重音	pitch accent (stress)	музыкальное (тоническое) ударение

Z

再分化	metanalysis	переразложение
噪辅音	noise consonant	шумный согласный
噪音	noise	шум

增音	epenthesis	эпентеза, вставка
展唇元音	unrounded vowel	негубной (неогубленный) гласный
振幅	amplitude	амплитуда, размах колебаний
支配(关系)	government, rection	управление
直接成分	immediate constituents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составляющие
直义	immediate meaning	прямое значение
质重音	qualitative stress (accent)	качественное ударение
中缝音	medial	серединный
中和	neutralization	нейтрализация
中舌音	mediolingual	среднеязычный
中性元音	neutral (schwa) vowel	нейтральный гласный
中元音	mid vowel	гласный среднего подъема
中缀	infix	инфикс
重读音节	accented (stressed) syllable	ударный слог
重音、重读	stress, accent	ударение
主位	theme	тема
主语	subject	подлежащее
主重音	primary (main) stress	главное ударение
助动词	auxiliary verb	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ый глагол
转换法	coversion	конверсия
转换规则	transformation rule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правило
转换生成语法	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енератив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转义	transferred meaning	переносное значение
传统语法	traditionl grammar	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状语	adverbial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о
准二合元音	diphthongoid	дифтонгоид
浊(音)化	voicing	озвончание
字母	letter	буква